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詩經》是中國文學肇始之端，是詩歌的起源，詩篇裡反映了當時的生活風貌，包括戀愛情思、征？鄉思、戰爭田獵，憂讒畏譏、亡國傷痛、宴飲朝會、婚禮民俗、農事技術等，具有極高的文學與史學價值，猶如張世祿在《中國文藝變遷論》裡說：

歐洲而無荷馬詩，則魏其爾、但丁、彌兒頓諸人或永不產生於世上，中國而無詩經，則楚辭以下之文藝亦將無以產生。¹

聞一多也說：

在他開宗第一聲歌裡，便預告了他數千年間文學發展的路線。《三百篇》的時代，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文化大體上是從這一剛開端的時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此以後二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的正統類型。²

兩人都將《詩經》的地位提升至所有文藝的源頭。由此設想若無《詩經》則今日中國詩詞之美、文學理論將無所開展，豈不令人扼腕？王士禎《漁洋詩話》說：

余因思詩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 燕燕 之傷別， 籊籊竹竿 之思歸， 蒹葭 蒼蒼之懷人， 小戎 之典制， 碩人 次章寫美人之姚冶， 七月 次章寫春陽之明麗，而終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東山 之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寫閨閣之致，遠歸之情，遂為六朝唐人之祖。 無羊 之「或降於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簞何笠，或負其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字字寫生，恐史道碩，戴嵩畫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³

¹張世祿：《中國文藝變遷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再版），頁41。

²聞一多：《文學的歷史動向》，《聞一多全集》第十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7。

³王士禎：《漁洋詩話》收入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認為詩反映了現實生活，具有時代史料價值，形象鮮明，情感豐富，極盡生活一切。這些紀錄周朝時期人民生活情感的詩歌，其時代背景為臣下作詩、陳詩、獻詩，其用意在「主文而譎諫」⁴，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因此教戒作用是可想而知。春秋時期《詩》成了外交的利器，各國在宴饗、朝覲時每每賦詩、引詩言志，以傳情達意，在《左傳》裡有詳實的紀錄，此時不論是斷章取義、就詩取義，直用其本意或引申詩義均是政治上的運用。到漢代《毛詩序》中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⁵認為詩具有教化作用，強調《詩》的美刺作用。從那時開始，言志載道成了我國詩歌傳統，文人重視詩歌現實內容之表現，主張詩歌與民生憂戚相關，與教化、道統畫上等號。《詩經》始肇其端，經過漢魏樂府緣事而發，關注民生疾苦的繼承，到唐初陳子昂提倡「漢魏風骨」，中唐白居易、元稹「新樂府」運動，充分發揮詩歌寫實諷諭精神，詩歌儼然成了社會發聲的管道，時代的反射鏡子。

《毛序》中說 國風 者「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吟詠性情，以風其上」⁶， 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美」是詩人對生活遭遇、現實採取歌頌讚美的態度，希望人們把被頌美的事物作為學習的榜樣；「刺」則是詩人對現實生活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希望人們屏棄被「刺」的醜陋事物，並引以為戒⁷。一部人民的生活詩歌掛上了明顯的政治標記，每一首詩都被解讀成帶有美刺意涵的作品，詩開始有了多樣風貌。朱自清《詩言志辨》裡說：「《詩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風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兩共一百五十七，占風雅詩全數百分之五十九強。其中興詩六十七，美詩六，刺詩六十一，占興詩全數百分之五十八弱。」⁸他認為刺詩較美詩多。再者根據張成秋

2003年5月)，頁228。

⁴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16。

⁵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4。

⁶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16。

⁷見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409。

⁸朱自清：《詩言志辨》（台北：五洲出版社，1964年），頁70。

研究《詩經》詩篇大概分成兩組：美詩與刺詩。美詩又分成四類，甲類稱文王、后妃、夫人或大夫妻之？或其長處，但不明言美詩，實為美詩之極致也。乙類言「美某人」，其云嘉、戒、誘、規、誨、頌，亦美之同義語。丙類美某事，此類詩多不言美字，但美意甚明。丁類為祭祀詩。而刺詩又可以分成兩類，甲類為「刺某人」，如刺幽王、刺其它諸王、刺諸公等。乙類為「刺某事」，其云憫、思、傷、止、疾、悔，亦刺之同義語。如：憫周之詩、刺亂之詩、刺不用賢、刺學校廢無禮節、刺失德等。總計美詩凡一百四十三首，刺詩一百六十八首，合共三一一首⁹。而胡楚生也曾將《詩序》裡說詩旨為美刺之詩作統計，他先去除不涉及美刺者之詩九十二首詩，在剩下的二一三首詩篇中，統計出與刺有關的詩有一百五十四首，佔百分之七十二，而美詩僅有五十九首，佔百分之二十八，刺詩明顯多於美詩¹⁰。各家所說刺詩數量均不同，經統計後相互對照表格如下：

學者/項目	取材範圍	刺詩	美詩	無關美刺(其他)
朱自清	《詩序》風雅部份	129	28	未說明
張成秋	《詩經》	163	143	未說明
胡楚生	《詩序》	154	59	92

不論是朱自清的說法，或是張成秋統計的數字，刺詩數量比美詩多出二十幾首，或者是胡楚生的分析，這些結論均值得深思，《詩經》裡是否真如《毛序》所說該詩是刺某某、美某某的？以美刺論詩是否符合詩人真正的心意？《詩經》裡詩篇源自於採詩、獻詩，採詩者為何採了這首詩？目的為何？獻詩者所獻之因？年代已久遠，無法得知詩人創作真正旨意，再經過採詩、獻詩者的挑選，《詩經》裡所有詩篇的出現已帶有許多人的評價與觀感。而《毛序》所言詩旨是美或刺，刺詩數量為何如此龐大？筆者以為詩歌本身就能透露出訊息，根據其使用字句、寫作技巧、敘述角度，再加上史書記載佐證，就能論定其詩旨究竟為何，刺詩多

⁹見張成秋：《詩序闡微》（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5年），頁217-226。

¹⁰胡楚生：詩序與詩教——從詩序內容看詩經之教化理想，收入《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2年11月），頁1-16。

於美詩意義是什麼？由此而來的問題不少，因此本文特以「《詩經》諷刺詩研究」作為研究主題，希冀在本論文裡能瞭解以下問題，以達成本論文研究目的：

- (一)何謂諷刺？諷刺與諷諭有何差別？諷刺詩產生的背景為何？周朝當時的政治、文化如何影響《詩經》刺詩的出現？
- (二)中國文學裡的諷諭觀念從《詩經》而來嗎？採詩、獻詩之說顯示了詩與政治關係密切，這是形成《詩經》與教化脫不了關係的原因嗎？詩教理想如何形成？孔子如何看待《詩經》？孔子對於《詩經》的推廣是否有推波助瀾之效？
- (三)漢朝獨尊儒術，將《詩經》列為五經之一，漢人所作《毛序》開始以「美刺」說詩，這對《詩經》有何影響？《毛序》所說的風雅頌與政治如何扯上關係？對於人倫教化的看法又是什麼？從《毛序》開始，諷諭理論如何慢慢成形？過程中各個朝代詩人如何在詩裡反映政治問題與民生疾苦？
- (四)《詩經》裡是否有高達一百多首的刺詩？《毛序》所言詩旨是否正確？其諷刺主題、事物為何？在以諷刺為主的詩中，能否歸類出特殊相似主題？以何性質相連屬？
- (五)刺詩以諷刺政治為主嗎？那麼政治裡問題最多的是那一類呢？是君王無德失民心？還是官員失職，讓詩人如此憤慨不滿？除了諷刺政治，對於民情有沒有詩人以詩刺之？顯示了哪種情感？
- (六)諷刺藝術如何表現？詩人如何表現其諷刺情志？寫作筆法有何特色？一般人認知的賦比興手法如何運用在刺詩裡？詩人選擇了哪些修辭技巧，又如何增強了刺意？在內容上詩人有什麼特殊安排以顯示刺意？
- (七)刺詩可以反映周朝社會哪些狀況？當時的政治、思想、習俗民情如何？
- (八)這些刺詩對後代文學有何影響？中國文學裡的諷諭精神，來自於這本紀錄周人真實生活的詩歌嗎？與後代諷刺作品是否有任何關連、影響？後代的詩人從它身上吸收汲取了什麼？

以上叩問諸多相關問題，皆有待一一釐清，期許本論文能透過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妥切為上述問題找到解答。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以《詩經》為研究主題之著作汗牛充棟，而且表現在許多不同的面向，包括《詩序》的研究、《詩經》六義的研究、《詩經》語言與文字研究、《詩經》所反映的文化風貌研究、《詩經》史學研究、《詩經》注釋研究、《詩經》基本問題研究、思想和技巧研究¹¹。由於漢儒說《詩》以美刺為主，因而直覺地以為以《詩經》諷刺為主題的研究，應該普遍受到學界注意。出乎意料的此主題在各論文或期刊、學術討論會上並不多見，因而引發撰者的好奇，企圖探討這個大家並不陌生，卻又乏人全面探討的議題。

本文打算先從《毛詩序》論起。《詩序》在宋代漸漸受到質疑，宋代學者認為《詩序》內容及其表現意涵，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無法認清真正詩旨，因此宋儒出現廢序以求詩旨的解詩方式。雖然有尊《序》者呂祖謙(1137-1181)推崇，卻抵不過宋代歐陽修(1007-1072)以來疑《序》的強大影響力。到元、明時期仍延續宋學餘緒，認為《序》不可信，應直探作詩者本意，以求得真正詩旨。故《詩序》中論及刺某、美某的均被推翻，誠如朱東潤所言：

然而古人作詩，何嘗盡以美刺立論。朱熹《詩集傳序》不取《毛序》諷刺之說，但云：「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朱子語類》卷八十又云：「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朱熹此言深得詩義，後人作詩往往牽扯附會，或自作一詩而必影射時政。或讀人一詩而必推求寄喻，皆《毛序》之言，為之厲階也。¹²

¹¹以上參考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4年4月再版)，目錄頁9-12；《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9年再版)，目錄頁9-15；《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年4月)，目錄頁11-16。

¹²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02

自此之後，解詩明顯出現異於《詩序》的聲音，美刺之說被視為穿鑿附會，認為其說不合詩人本義，可棄之不談。在既定的印象下，《詩經》研究者很容易忽視研究此題的意義，於是以諷刺為博碩士論文研究主題者多鎖定於唐代之文學，包括詩、古文與傳奇，以及以明清時期的長篇諷刺小說。以《詩經》為研究範疇，在論文內容中略提及刺詩的博碩士論文有以下四本：

(一)《詩序闡微》¹³：本論文以《詩序》為中心展開論述，探討《詩序》作者、淵源、解詩態度等。認為《詩序》寫作態度為以述為作，將原有之制度、史料理論化，再賦予理論之根據，使其產生新的意義。其中有合乎史實者，卻也有部分將詩義扭曲。針對其闕疑部分歸納分析，認為共有九項，其中第九項就是完全以美刺觀點說詩，故詩裡美刺之說不可遽信。

(二)《詩經大小雅研究》¹⁴：本文以 大雅、小雅 為研究範圍，先探討 雅 得名緣由及區分大、小原因，並針對其內容探討整理分類、比較，並歸納出其具有文學、史學、社會學價值和現實主義精神。其中對「怨刺詩」之作者群作側寫，認其為「為行吾言，不愛其身」，具有高尚節操。亦探討 雅 詩所反映的社會狀態，包括男女關係、嗜好、習俗、宗教信仰等，以及西周末年政治黑暗。

(三)《詩經、詩序、左傳關聯問題研究》¹⁵：此論文中探討三者關聯，先敘述《詩經》、《左傳》內容、質性、分類與特色，再將二者關聯分為《左傳》引《詩》作品、引「逸詩」、朝聘宴享、外交場合賦詩引詩風氣，與記錄《詩》與禮樂關係。再說《詩序》作者、內容、流傳，其中略敘詩的美刺作用，認為《詩序》裡說明了《詩》的目的是為了讓周天子得以觀民風俗，探知民心向背，臣下以詩作為譏諫工具來達到勸善懲惡的作用。並就《左傳》賦詩與《詩序》引詩、賦詩部分作比較分析。

¹³張成秋：《詩序闡微》(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5年。

¹⁴古敏慧：《詩經大小雅研究》(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¹⁵林思妤：《詩經、詩序、左傳關聯問題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四)《詩經二雅君臣倫理探析》¹⁶：本文研究重點在二雅中的君臣倫理，與西周盛世之所以盛，亂世之所以亂的原因。撰者以為盛世明君皆能以誠正脩己，以禮義治國；能尚賢貴德、勤政愛民，與民同好惡，故民心附之；忠臣良士對國君則盡心效命，忠君敬上，明君得良臣，相得益彰。而亂世昏君則多行暴虐之政，信讒佞罷黜忠臣，忠臣進諫反被小人構陷，君臣失道釀成西周滅亡。文中對於諷刺厲、宣、幽王之詩仔細探討，將其過錯一一點出，對本文探討刺君王暴虐、荒淫、任用奸邪小人一節頗多助益。

其他與《詩經》無直接關係，但以諷刺為研究主題，在文中提及諷諭、諷刺的有《晚唐諷刺詩研究》¹⁷、《晚唐傳奇集之諷刺類型研究》¹⁸、《晚唐諷刺小品文探析——以羅隱、皮日休、陸龜蒙三家為論》¹⁹、《晚唐諷刺小品文研究》²⁰、《清代三部鬼類諷刺小說研究》²¹、《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畫與諷刺手法之研究》²²、《聊齋志異諷刺性研究》²³、《清代長篇諷刺小說研究》²⁴、《諷刺之形態：兼談晚清四大小說》²⁵等。以上論文均或多或少認為諷刺詩、小說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早在《詩經》中，先民已利用詩歌本質中特有的抒情性和滲透力，反映現實，抒發情志，冀能改變現實以達到淑世的目的。

個人撰寫專書中，提及《詩經》諷刺、諷諭詩的則有夏傳才、劉懷榮、趙沛霖等三人。夏傳才《詩經講座》第十四講談論政治諷諭詩²⁶，在《大雅》、《小雅》中選出幽厲時期的幾首詩逐一解說介紹，包括 民勞、板、蕩、桑

¹⁶張淑珍：《詩經二雅君臣倫理探析》（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

¹⁷劉幸怡：《晚唐諷刺詩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研究碩士論文），1997年。

¹⁸傅含章：《晚唐傳奇集之諷刺類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¹⁹田啟文：《晚唐諷刺小品文探析——以羅隱、皮日休、陸龜蒙三家為論》（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

²⁰陳莞菁：《晚唐諷刺小品文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9年。

²¹陳英仕：《清代三部鬼類諷刺小說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²²林源茂：《》（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²³林慧咨：《聊齋志異諷刺性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年。

²⁴吳淳邦：《清代長篇諷刺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年。

²⁵王心玲：《諷刺之形態：兼談晚清四大小說》（台北：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年。

²⁶夏傳才：《詩經講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頁295-324。

柔、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詩。夏氏認為這些詩體現了詩人關切國事之心，揭露政治的腐敗，向統治者提出激烈的諷諫，是《詩經》裡優秀的篇章。劉懷榮在《周漢詩學與文學思想研究》²⁷一書末尾附錄了一篇探討《詩經》怨刺詩的文章，他將怨刺詩分成三類，分別是謀國圖遠者的怨責，包括老臣勸諫的怨責、近臣諷諫的怨恚、朝臣直諫的怨怒；不滿朝政者的怨刺，包括對黑暗政治的怨刺、荒淫君主的怨刺；自傷傷時者的怨歌，有現實苦難的訴說、百端憂患的歌哭；最後再將這些怨刺詩的藝術特點寫出，所提出的特點包括怨刺之情或隱於勸戒、諷諫之間，或見於客觀批評和主觀感傷之外，多半能以意在言外的方法傳達出怨刺之情。其次為了適當表達怨刺之意，詩人特別重視修辭，常使用對比、婉轉、誇張、反語的手法，使怨刺作用淡化而又被保留。再者怨刺詩的作者往往發自內在，出於赤誠之心關懷國事，抒情意味極濃。劉懷榮所論及的內容對本文頗多啟發，唯內容過簡僅觸及《詩經》諷刺的局部問題。趙沛霖的《詩經研究反思》裡將《詩經》所有的詩分為祭祀詩、宴飲詩、史詩、農事詩、戰爭詩、怨刺詩以及情詩七類，顯示《詩經》詩篇的總類繁多，怨刺詩是其中重要的一類。²⁸書裡針對每一種詩內容稍作說明解說，他以為：「詩序以美刺說詩，它所謂的刺詩多是取賦詩、用詩之義，即《周語》、《晉語》所記載的『獻詩』規諫之義，而不一定是怨刺詩。」²⁹故怨刺之作是後世所引用，非原始之意，足見他亦認為詩序所言並非屬實，所說之刺某、傷某更值得討論。

在期刊論文方面：林坤鎮《談詩經的諷刺詩與讚美詩》一文³⁰，將《詩經》的內容分類歸屬，分成宗教祭祀、宴會田獵、社會離亂、男女抒情等四類，再說明其間諷刺詩及讚美詩創作之緣由、內容之表達、技巧之運用、思想之深刻，

²⁷劉懷榮：《周漢詩學與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9月），頁227-249。

²⁸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7。

²⁹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147。

³⁰林坤鎮：《談詩經的諷刺詩與讚美詩》，《國立空中大學共同科學報》（1999年6月），第1期，頁119-137。

認為其足資後人之借鏡。而孫嘉鴻《詩經采詩說與中國諷諫傳統》³¹一文，提及中國諷諫傳統源遠流長，在《詩經》時代即有以風刺上的作品，孟子多次以《詩經》之人物事例微言諷諫，漢代詩教發揮「主文而譎諫」，到唐時新樂府運動繼承之，甚至到民國時期仍有學者秉持此傳統為文諷諫，因此中國諷諫傳統是有悠久的歷史，是詩人、文學家內在的一貫精神。在中國大陸期刊論文方面，舉其要者有：劉俊陽《論雅詩中的抒情詩與中國詩歌抒情傳統的形成》³²、張克鋒《儒家詩教傳統與漢代詩歌諷諫論》³³、《上古諫諍傳統，獻詩、采詩制度與詩歌諷諫》³⁴、高建青《近代譴責小說與美刺、諷諫的文學傳統》³⁵、趙常征《詩經與先秦兩漢勸諫文化》³⁶、文航生《論二雅怨刺詩的創作動機》³⁷，討論怨刺詩的創作動機來自於作者與王室血脈相連，斥責敗亂國政時也是對自身利益的關懷。其內在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對天命的懷疑，都標誌著詩歌抒情傳統的形成。其中劉俊陽所指的怨刺詩亦屬於本文所研究的刺詩範圍，認為這些怨刺詩語言成熟、表達多樣、豐富性，是中國詩歌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高峰。還有很多期刊論文討論諷刺小說的藝術特色或技巧³⁸，或者針對某位詩人所寫的諷刺詩文作單一研究³⁹。在眾多前人的研究中，獨缺全面研究《詩經》諷刺詩之作，將中國詩歌與政治諷諭間的關係，作縱向聯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了解《詩經》與政治教化脫不了關係，卻不知《詩經》中究竟有多少刺詩，

³¹孫嘉鴻：《詩經采詩說與中國諷諫傳統》，《嘉南學報》(2004年)，第30期，頁381-393。

³²劉俊陽：《論雅詩中的抒情詩與中國詩歌抒情傳統的形成》，《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頁76-80。

³³張克鋒：《儒家詩教傳統與漢代詩歌諷諫論》，《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年3月)，第16卷第1期，頁29-31。

³⁴張克鋒：《上古諫諍，獻詩、采詩制度與詩歌諷諫》，《西北師範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11月)，第43卷第6期，頁43-47。

³⁵高建青：《近代譴責小說與美刺、諷諫的文學傳統》，《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2月)，第29卷，第1期，頁79-83。

³⁶趙常征：《詩經與先秦兩漢勸諫文化》，《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3月)，第24卷，第1期，頁85-92。

³⁷文航生：《論二雅怨刺詩的創作動機》，《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5月)，第26卷第3期，頁88-90。

³⁸如陳昭罪、傅榮珂：《儒林外史諷刺藝術之研究》，《嘉義大學學報》(2000年4月)，第69期，頁94-144。

³⁹如黃致遠：《羅? 詩歌「諷刺」之主題思想探析》，《中華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6月)，第30期，頁1-14。

諷刺藝術如何。本文欲將諷諭傳統與《詩經》中的刺詩作一聯繫，期許能一窺《詩經》經學的風貌，文學的深度，並析論《詩經》諷刺藝術，考察《詩經》諷諭傳統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取之研究方法，可分三個方向進行：首先針對有關諷刺的詩篇內容作探討分類；其次為分析其如何諷刺，如何表達詩人諷刺勸諭的心志，再從詩中判讀關於刺詩所反映的周代政治社會等內涵。研究方法分別採用了文獻分析法、分類探討法、經史互證法、兼採子集法、援西補中法等研究方法，藉此釐清文章中欲探討之主題，以達成本論文之寫作目標，充實本文之深度和廣度。下面論述本論文所使用之各種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首要之道即是先從《詩經》裡尋繹選擇符合本研究主題詩篇，故需先求《詩經》本文。所採文獻以鄭玄《毛詩鄭箋》為研究之文本，並運用《毛詩序》、《鄭箋》、孔穎達《毛詩正義》、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等主要的注疏本，再參考朱熹《詩集傳》、姚際恆《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等精闢解詩的著作，參考這些研究《詩經》的專家注解說法，再加上現代研究《詩經》名家之說，如屈萬里《詩經詮釋》、余培林《詩經正詁》、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朱守亮《詩經評釋》、程俊英《詩經注析》、陳子展《詩經直解》、周嘯天等編《詩經鑑賞集成》等，爬梳鉤理，反覆確認詩篇內容，再三檢索賢達之見解，未可明確論定之詩，則以近人較佳說法為主，以使本文論點周全詳實。

(二)分類探討法

將初步蒐集之詩依類歸納，依其所刺之事物類別，作系統分列，分為政治上在位者與民情兩大類，針對各大類再細分不同主題，一一說明。主題明確後，再分別討論諷刺藝術，研究其筆法是否有雷同之處，作者諷諭心志如何表明，以達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目的。

(三) 經史互證法

本研究涉及當時朝代政治、社會、民俗習慣，所以除了對《詩經》內容考察外，還需要運用《尚書》、《禮記》、《國語》、《論語》、《左傳》、《史記》、《漢書》等經史類書籍，藉藉史書相互佐證，以使諷刺主題、對象、歷史背景更為明確。

(四) 兼採子集法

子集中對本文研究相關者，亦採之作為旁佐，如《墨子》、《莊子》、《淮南子》、《潛夫論》、《文心雕龍》，甚至一些雜著類書籍等，以補經史之不足，讓論點圓融無慮。

(五) 援西補中法

因諷刺一詞源於西方，西方文學理論研究較多，故本論文亦援引西方諷刺文論觀點，如 Brogen, T.V.F, Preminger, Alex. 《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詩與詩學百科全書)、亞瑟 帕得勒(Arthur Pollard)《何謂諷刺》、俄巴赫金(M.M. Baxtnh) 諷刺 等篇章，以增加理論之精實，彌補中國諷刺理論之不足。

二、研究步驟

本論文研究步驟擬分成七章來進行，分述如下：

(一) 第一章緒論

擬分成三小節說明：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前人研究成果；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二) 第二章詩經諷刺詩義界及形成背景

擬分成兩節說明：第一節為諷刺詩之義界；第二節則為《詩經》諷刺詩

產生背景，分成政治背景、宗法封建、文化背景等三部份討論。

(三)第三章中國文學的諷諭傳統

擬分三節論述中國文學諷諭傳統如何衍生塑形：第一節為諷諭時政；第二節詩教理想；第三節形成文學傳統。

(四)第四章《詩經》諷刺主題與內容

擬將諷刺詩分門別類，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諷刺在位者，並分為九類主題，分別為刺在位者暴虐無道、在位者荒淫無恥、在位者橫徵暴斂、在位者信讒斥賢、在位者尸位素餐、在位者度量狹小、在位者除惡不盡、貴族之行為不當，最後則為諷刺貴族之表裡不稱。第二節為諷刺民情，包括吝嗇者、喜新厭舊者等。

(五)第五章《詩經》諷刺詩的寫作特色

擬對《詩經》諷刺詩的寫作特色提出說明，第一節賦與興的寫作手法；第二節修辭格的運用，第三節內容的特殊安排。

(六)第六章《詩經》諷刺詩所反映的周代社會

根據《詩經》諷刺詩來了解周代政治、社會等狀態，擬分成四節。第一節政治風氣的敗壞、第二節天人思想的興起、第三節不良習俗的存在、第四節人性弱點的醜陋。

(七)第七章《詩經》諷刺文學對後代文學的影響，

擬分成三節分別討論，第一節諷諭文學觀念的形成、第二節多元諷刺寫作藝術的建立、第三節真善美人生理想的嚮往。

(八)結論

總結全文，提出全文研究成果以及未來研究期望。

第二章 《詩經》諷刺詩義界及形成背景

第一節 諷刺詩之義界

諷刺(satire)一詞源於西方，《詩與詩學百科全書》(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將它定義為：「透過韻文或散文的體裁，以講述或洞察的形式來表達爭論性與批判性觀點的一種特殊文類。」¹此段話概括了諷刺的性質和作用。《詩經》是中國韻文之祖，但詩中並無諷刺一詞，只出現「刺」字。分別出現於 魏風 葛履、大雅 瞻印 中，當作埋怨、指責、諷刺解釋。另外與「刺」字意思較近的還有出現了三次的「怨」字，分別在 鄘風 氓、小雅 雨無正、小雅 谷風。但怨刺二字在《詩經》裡並未連用，本文欲討論《詩經》的諷刺詩，在此先對「諷刺」作一義界說明。

中國文學中，「諷刺」、「諷諭」以及「諷諫」三種用法常出現，並且混淆難以劃清。《說文解字注》裡說「諷」字：「諷者，誦也，從言，風聲。」段玉裁注：「諷，以聲節之曰誦。」²「諷」的本意是閤聲誦詩，常與「誦」連用。《廣雅詁林》：「風者，詩序云『風，風也、教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鄭箋》云：『風化、風刺，皆譬喻不直言也。』《白虎通義》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也，諷與風通。』」³又說：「諷者，《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與諷通。』《說文》：『諷，誦也。凡諷諫也，誦成言以納箴諫，故解諷為誦。』」⁴《增修辭源》解釋為：「不用正言，託辭以感人也。」⁵故諷誦即有委婉勸告之義。《周禮 春官》「瞽矇掌播、柷、敔、塤、

¹ SATIRE :「SATIRE,as generally defined,is both a mode of discourse or vision that asserts a polemical or critical outlook (“ the satiric ”) and also a specific literary genre embodying that mode in either prose or verse .」見 Brogen,T.V.F,Preminger,Alex. 著：《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詩與詩學百科全書)(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頁 1114。

²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2版1刷)，頁90。

³徐復主編：《廣雅詁林》(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22、223。

⁴徐復主編：《廣雅詁林》(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11。

⁵台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增修辭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增修台7版)，下冊，頁1963。

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⁶《國語》亦有「使工誦諫於朝。」⁷「誦」與「諷」相同，「誦諫」等於「諷諫」。「諫」字《廣雅詁林》釋為「督促也。」⁸《荀子 臣道篇》說：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⁹

《周禮 地官》載有「司諫」之官，鄭玄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¹⁰周代有諫官之職，目的是「掌諫王惡」，將君王過錯導正，使之合乎禮義、正道。《春秋公羊傳》：

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讜諫，百里子蹇叔是也。¹¹

將「諷諫」視為最高層次。《後漢書 李雲傳》甚至說：

禮有五諫，諷為上。故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¹²

認為「諷諫」是勸諫君王最巧妙的方式，以委婉託物方式勸戒君王，達到規勸目的，合情合理，又使自己免於受罰。孔穎達《禮記正義》借用《毛詩序》的觀點，以「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解釋溫柔敦厚之詩教。這裡所指的「諷諫」均是指對君王而言。

「諷刺」本作「風刺」，最早見於 大序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

⁶鄭玄注，賈公彥疏，陸德明音義：《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八四 經部，禮類，頁431、433。

⁷韋昭注：《國語 晉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六四，史部，雜史類，頁117。

⁸徐復主編：《廣雅詁林》（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74。

⁹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台北：世界書局，1991年11月），卷九，頁165。

¹⁰鄭玄注，賈公彥疏，陸德明音義：《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八四 經部，禮類，頁253。

¹¹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三九，經部，春秋類，頁157。

¹²范曄：《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1981年），卷57，頁1853。

而譎諫。」¹³漢代學者強調詩的美刺作用，孔穎達指出「下以風刺上」，詩人作詩目的在於「刺上」，即「以風諭箴刺君上」¹⁴，「風刺」的意思就是「感而不切，微動若風」的「譎諫」，即「不直言君之過失」，假借對事物的形容，以寄託規諫。揚雄《甘泉賦》「奏甘泉以風」，李善注：「不敢直言之謂諷。」¹⁵《漢書·田蚡傳》「蚡乃微言太后以風。」顏師古注曰：「風曰諷，諫也。」那麼「諷」或作「風」為微言婉勸之意，二者可通用。《文心雕龍·書記》：「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¹⁶劉勰自己說明「刺者，達也」，諷，大約取「誦也」、「告也」之訓，他說詩人以詩諷刺，周禮有三刺之法，把事理述明表達給對方，像用針線撥解繩結般。歐陽修《詩本義》說：「蓋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¹⁷目的則是「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¹⁸而《說文解字注》：「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¹⁹段玉裁注曰：「刺，直傷也，當為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為別義。」²⁰並在書中舉許多例子認為「刺」本義是直傷，所以「刺」的本義是以尖銳物品直傷，後來才引申為舉發他人過失，就如同《大雅·瞻印》「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老天為什麼指責君王而降禍？神為什麼不降福？《魏風·葛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因為女主人太過高傲，女僕才作詩指責她。兩首詩中，「刺」均是指責的意思，但《毛傳》與《鄭箋》未解釋《魏風·葛履》「是以為刺」的「刺」字，僅在《大雅·瞻印》「天何以刺」中解釋，《毛傳》解為「刺，責也。」²¹《鄭箋》申述為「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²²也釋刺為責。

¹³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16。

¹⁴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21。

¹⁵蕭統編：《昭明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287 總集類，頁81。

¹⁶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486。

¹⁷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四 經部，詩類，頁228、229。

¹⁸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四 經部，詩類，頁229。

¹⁹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2版1刷），頁182。

²⁰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2版1刷），頁182。

²¹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874。

根據毛亨、鄭玄、孔穎達所作釋義，將刺解為「責」，即「恚恨責愆」。兩人的說法均將《詩經》轉向溫柔敦厚的一面，將「刺」字攻擊的部份降到最低，認為詩意是指責過錯，即便如此，「風刺」還是帶有委婉勸戒、指責，期許改過遷善之意。鄭玄《詩譜序》裡又出現「怨刺」二字，《詩譜序》說：

自是(周懿王)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世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 勃然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²³

刺怨即怨刺，孔穎達以為：「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²⁴孔安國注《論語 陽貨》「詩可以怨。怨，刺上政也。」²⁵孔穎達根據這條注文及《詩譜序》，在 邶風 擊鼓 下又申說：「怨與刺皆自下刺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²⁶可見鄭玄、孔穎達、孔安國都把怨刺當作《詩經》中一類詩的專稱看。怨、刺都是表現情感的詞，則幽、厲時期因為政治敗壞，出現了許多憤恨責備時政的作品。這一類作品不光是抒發詩人情感，在抒發怨刺同時，也諷諫了君王，達到「以風刺上」的作用。故「諷誦」、「諷諫」、「諷刺」、「怨刺」，基本上詞彙意思相同，都是指根據禮法、道義，評斷諷刺對象的言行，進而勸誡改善其行為。西方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美學》中也提出對諷刺的看法與定義，他說：

一種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無法在一個罪惡和愚蠢的世界裏，實現它的自覺的理想，於是帶著一腔火熱的憤怒，或是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語調，去反對當前的事物，對和他的關於道德與真理的抽象概念起直接衝突的那個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視。

以描繪這種有限的主體，與腐化墮落的外在世界之間矛盾為任務的藝術形

²²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874。

²³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50。

²⁴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50。

²⁵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頁689。

²⁶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94。

式，就是諷刺。²⁷

所以他也以為諷刺本來就是對現實世界的不滿與憤慨，語調往往是辛辣的。透過諷刺，可改變腐化墮落的世界。

在《詩經》文本只有兩個「刺」字，這兩首詩明確的指出貴族婦女態度高傲；周幽王寵愛褒姒，任用小人，導致老天降罪。但某些詩歌詩中雖無「刺」字，無「責」、「怨」字，卻明顯流露出詩人怨憤、不平的心情，如 邶風 旄丘 黎臣指責衛國充耳不聞其渴望救援的心境，「叔兮伯兮，裒如充耳。」以此諷刺其過著享樂的生活，無視於我方過著流離喪亂的日子；或如 鄘風 牆有茨 通篇寫宮中秘密「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字裡行間透露出對此醜事的批評諷刺。更甚者是 魏風 碩鼠 直罵碩鼠，責其忘恩負義，「碩鼠」一詞自是有所指稱，不可能真對著老鼠痛罵。畢竟在專制的君權時代，詩人若欲諷諫達到預期效果，便不能不講究表達方式，北宋理學家程顥就曾說過：

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²⁸

《唐音癸籤》中也說：

詩家雖刺譏中要帶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²⁹

《說詩晬語》更是以為：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³⁰

無非要求以隱語諷諫，正所謂：「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³¹不直接表達本意，意在言外，委婉曲折地流露、暗示其諷刺、諷諫之意。故《詩經》內雖無「諷刺」一詞，卻有「諷刺」實名。漢儒解經著重於《詩》的教化，詩序 中多達一百多個「刺」字，其中除前文已引 關雎序 一「刺」字外，剩的皆與「美」相對。孔穎達在 甘棠 「美召伯」下疏云「善者言美，惡者言刺」，把「刺」與

²⁷ 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第2冊，頁279。

²⁸ 《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頁1243。

²⁹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四（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39。

³⁰ 沈德潛：《說詩晬語》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473。

³¹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276。

「美」相對，惠周惕以為「美刺者，美者可以為勸，刺者可以為懲。」³²美刺之間可以看作是詩的一體兩面，《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³³雖說是美刺並舉，但批評的詩、諷刺的詩才具有端正得失的作用。即便是「美詩」，政治若動盪不安，則所美的可能是借此說彼，以正面事物反襯今日之亂，意在言外。朱自清《詩言志辨》說：

詩序 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風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兩共一百五十七，占風雅詩全數百分之五十九強。其中興詩六十七，美詩六，刺詩六十一，占興詩全數百分之五十八弱。美刺並不限於比興，只一般的是詩的作用。所謂「詩言志」最初的意義是諷與頌，就是後來美刺的意思。」³⁴

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中，論及《詩經》主題時特別提到：

要之則頌禱之詩少而怨刺之詩多；歡愉之情少而詛咒之情多，即在優游身世之篇章，亦往往露其一縷之怨意。」³⁵

我們拜讀《詩經》時，確實是憂忿怨怒之情多，言歡樂讚頌者少。十五國風中的詩篇，均取材於現實生活，凡是政治敗壞，社會動盪，民生疾苦，都列入詩的主題，當然其中不乏男女情思之詩。《詩經》三百零五篇，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將內容分為宗教詩、社會詩、宴獵詩、情歌舞曲四類³⁶；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則分為祭祀詩、宴飲詩、史詩、農事詩、戰爭詩、怨刺詩以及情詩七類。

³⁷他還認為「怨刺詩是三百篇的大宗。」³⁸周東暉則說：「出自於勞動人民之手的

³²惠周惕：《詩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八一 經部，詩類，頁 4。

³³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 49。

³⁴朱自清：《詩言志辨》（台北：五洲出版社，1964 年），頁 70、71。

³⁵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118。

³⁶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81 年），頁 29。

³⁷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27。

³⁸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205。

作品稱作諷刺詩，把貴族統治階級創作的詩歌稱作怨刺詩。」³⁹又說：「詩人如果僅僅侷限於對辛勞的抱怨和遭讒的哀怨；如果僅僅侷限於抒發個人得失之情和被棄之恨，我們則把它稱之為怨詩。如果在抒發個人怨恨之情時，或責斥暴君暴政，或指摘讒諛禍國；在抒發個人進退之恨時，或聯繫國家興衰，或聯繫民生疾苦，那麼我們把它稱之為刺詩。」⁴⁰諸多學者對《詩經》的內容都以社會詩、怨刺詩為重要的內容，著墨甚多，本文就以《詩經》中的諷刺詩為研究主題，在此「諷刺」中包含了「諷諭」與「怨刺」，因為從激烈的斥責，到慧黠的挖苦、戲謔、嘲笑，或者含蓄內斂的反諷、敘述，均是「刺」詩的表現方法與技巧，如同麥爾維爾 克拉克(A.M.Clark)總結諷刺的形式後說：

揭露愚蠢與譴責邪惡，是諷刺領域的兩個中心，正如同一個橢圓曲線上的兩個焦點，而諷刺即在此焦點之間變來變去。他或者輕率，或者認真；或者淺薄無聊，或者寓意深刻；從粗俗、殘忍到優美、雅致，無不應有盡有。他既可單獨運用，也可與獨白、對話、書信、引語、敘事、行為描寫、人物刻畫、寓言、幻想、模仿、滑稽、滑稽模仿，以及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表現手法聯合運用。而且，藉助運用諷刺系列的所有語氣，如諷諧、嘲笑、反語、挖苦、冷嘲、熱諷、譏刺與謾罵等，其形式可謂是千變萬化。⁴¹

此段話說明了諷刺的形式多變，但其最終目的是揭露譴責愚蠢邪惡。

詩人作詩「言情」、「言志」，一旦涉及到政治、時弊、社會不公不義時，除了抒情以外，對於讀者或有關當局、當事人就帶有勸諭諷刺意義。詩人以不同的筆法，聯繫民生疾苦，抒發民痛反映時艱，抨擊敗壞時政，譏刺統治階層。透過了這些來「洩導人情」、「救濟時病」，反映社會百姓問題，更進一步以達到規過補失的目的。

³⁹周東暉：二雅刺詩再探，收入《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11。

⁴⁰周東暉：二雅刺詩再探，收入《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11。

⁴¹參見宋美華 語調與說話人 諷刺詩的修辭傳統 收入《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三期，頁4-45。

第二節 《詩經》諷刺詩產生背景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作品，內容十分廣泛，詩人藉由詩歌表達對政治社會的所思、所感、所見，反映現實、關懷民生，甚至揭露黑暗、抨擊罪惡權貴，期能由此讓在上位者曉諭，使之引以為鑑，並加以改善。時代精神、風俗習慣、社會文化、歷史等，皆能影響詩歌，興起一個朝代文學風格。客觀環境造成主觀的意識，時局的變化塑造詩人人格特質，二者交互激盪，互相薰染，創造出流傳千古的詩篇。劉勰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⁴²道出時代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文學是時代的反映，與當時歷史、社會、文化緊密連結，欲知為何出現帶有諷刺意味的詩，須先了解當時社會背景，以下論述《詩經》諷刺詩產生的背景。

一 政治背景

在周王朝的興起與衰弱過程中，戰爭不斷。盛世時期為了擴張國勢版圖，曾多次對外征伐；或者是周天子勢力衰微時，諸侯間彼此爭權奪位，征戰不斷，如此一來造成百姓生活痛苦，如同元朝作家張養浩《山坡羊 潼關懷古》所寫「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戰爭帶給人民悲歡離合的複雜感情，在這些爭戰歲月裡，除了為自己生計奮鬥努力，更要為徵召付出痛苦的代價。期間要面對與家人生離死別的苦楚；或者行役時的相思眷戀，再者面對自身生命延續的擔憂，總總相連進而衍生出人民對戰爭行役的糾結感情。在此時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造成人民痛苦的政治背景：

(一)周王朝與四方民族的關係

周初至周宣王時，周民族主要聚居於黃河流域中部，從事農業定居生活，文

⁴²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813、816。

化社會逐漸發展。周圍廣大範圍都是遊牧民族，生活習慣與文化均不相同，相處互動時不免摩擦，偶有爭執與糾紛，日積月累下漸無法忍受，久而久之解決的方法就是以武力解決 戰爭。

據殷光熹《詩經戰爭詩中的歷史畫卷》一文研究，當時在周民族的四周，北有蠻貊、狄人、獫狁等，西有犬戎、昆夷等，東南有荆蠻，淮夷、徐戎等。⁴³因為文化的差異，生活習慣的不同，語言無法溝通，造成彼此間常發生戰爭，與《漢書 匈奴傳》所說的：「戎狄交侵，暴虐中國。」⁴⁴狀況差不了多少。面對四方民族的糾紛征戰，周天子為確保國家邊防安定，百姓財產，亦採取武力對抗。戰爭的兵力來源即是人民，軍士遠調邊疆異地，造成士兵因久役而不得安養之苦。穆王以後，周王朝國力逐漸衰微，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四代，由於周圍戎狄的不斷侵擾，周朝陷入長期的戰爭之中，國力消耗很大，不得不加重對百姓的剝削勞役，讓百姓苦不堪言，無法承受，像《碩鼠》一詩詩人破口大罵在位者貪婪豪取，希望遠離此處遷至樂土。長期的不安定讓民怨逐漸積累，使王朝產生了重大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繼位的周厲王，不僅不採取安撫百姓、發展民生的措施，反而任用奸人佞臣，大肆揮霍，連年對外征戰，變本加厲地剝奪、壟斷山澤之利，甚至派巫師監視民論，引起百姓不滿和議論。此時期的百姓生活更艱辛，處境更艱難，怨聲載道，詩歌中充滿怨憤的感情，對於國政、君王不滿，希冀君上能改善治國之法，親賢臣遠小人，此類作品包括《節南山》譏刺幽王寵愛褒姒，棄賢臣任小人；《桑柔》諷刺厲王任用貪利之人，拒絕忠臣的勸諫；《瞻卬》指出幽王昏庸暴虐，任用好利之人，奪取貴族奴隸，讓下民苦不堪言，周王朝也因此陷入絕境，終至犬戎破城平王遷都洛邑，開啟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征戰不息。

(二)周宗室與諸侯國的關係

周朝建立後，分封有功之臣於各地，代天子管理各地，形成諸侯國。申、甫、許是周代姜姓小國，與周王室比鄰而居。三國地小勢微，與楚國地理位置相近，

⁴³參見殷光熹：《詩經戰爭詩中的歷史畫卷》收入《第五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368。

⁴⁴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 匈奴傳》，卷九十四上，頁3744。

常受到國力較強的楚國侵犯。為了抵禦楚國侵犯，三小國常聯合禦敵防守。據《竹書紀年》記載：周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不僅危及申國，而且危及到周王朝。又云周平王三十六年，「王人戍申」，透露了平王派兵戍申的信息。⁴⁵除此之外，平王與母家申國有親戚關係，情理法中都必須「戍申」。而許國曾為平王當政出力，讓周平王不得不派遣王畿之民，遠戍三國，以免三小國受到侵略強占，順便達到遏止楚國欲謀大位的野心。這樣的軍事行動，遠戍異地，久不能返，讓征人極思念家園，眷戀故鄉，王風，揚之水 即寫此事。歐陽修《詩本義》說：「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能代爾。」⁴⁶他認為此詩亦寫出了周王朝東遷後國力衰微，周天子面對外患，已無力號召諸侯聯防的窘境。除此，《史記 周本紀》中，臣子富辰曾勸諫周襄公說：「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⁴⁷認為周東遷後國力已衰，不該因小事而攻伐鄭國，讓周宗室與諸侯關係生變，導致國內混亂。這些均顯示周宗室與諸侯國的關係或互相協防，或相互攻訐，十分不安。

(三)諸侯國之間的關係

王室衰微後，天子對諸侯的約束力日趨薄弱。諸侯國彼此兼併的結果，諸侯國由西周時的八百個，兼併成春秋時的一百七十多個諸侯國，使原有的封建秩序動搖，同時各國亦時常發生內亂，使宗法制度遭到破壞，而戎、狄等游牧民族，常會乘各諸侯國內亂之時攻占城邑，對各國產生嚴重威脅。

在這種情勢下，周天子無法應付，諸侯中有意爭奪霸主者，曾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尊王」就是擁護周宗室，尊崇周天子的地位、「攘夷」就是團結諸侯國，抵抗異族侵略，以維持各諸侯國的秩序與安定。如此看來是名正言順，實際上卻是挾天子令諸侯，想藉以獲得霸主地位，獲得經濟上的利益；另一方面，

⁴⁵殷光熹：《詩經戰爭詩中的歷史畫卷》收入《第五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370。

⁴⁶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四 經部，詩類，頁202。

⁴⁷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75。

是怕謀奪天子王權，遭致與天子同姓諸侯的聯合反對或他人非議，因而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開始了春秋爭霸的局勢。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間為了自身利益，彼此征戰不斷，如《左傳 宣公十二年》記載晉、宋、趙、曹之間的「清丘之盟」，其云：「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⁴⁸杜注：「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也。」依照盟約的規定，要體恤弱小的國家、有困難的國家，並且討伐三心二意的國家。這時陳已歸附楚國，宋依盟約規定「討貳」伐陳。然而同是清丘之盟的趙，不僅未幫助宋，反而前去營救持有二心的陳國，違背清丘之盟。之後晉國又助宋伐陳，陳國因此戰敗。趙救陳時與宋交戰，而晉又心生不滿趙救陳，前去幫助宋伐趙，趙國又與晉交戰。如此混亂的交戰，讓各國士兵苦不堪言，久久不能安居返鄉。像 邶風 擊鼓 一詩寫衛國士兵長久出征，南向平定陳、宋二國了，卻仍在外戍守無法返家，不禁眷念家中妻小，怨慨無法實現「與子偕老」之諾言。又如 魏風 陟岵 寫行役者思念家人，料想在家中的親人想念自己之情，頗令人不捨。或者國內戰爭，避居他處不得歸，充滿思念故土之情，如 衛風 河廣 即是宋人僑居衛地思宋的作品⁴⁹。

(四)諸侯國與週邊部族的關係

以秦國來說，秦國原是居住在秦亭（今甘肅張家川）周圍的嬴姓部落。秦襄公因護送平王東遷有功，被封為諸侯，賜給岐以西之地，正式建國。經文、寧、武、德、宣諸公，秦國疆土不斷東移，到穆公繼位時，已佔有大半個關中。朱熹《詩集傳》云：

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

⁴⁸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766。

⁴⁹王質：《詩總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六 經部詩類，頁487。

因為秦國常受到西戎的騷擾，故戰爭不斷。秦仲在宣王時為大夫，討伐西戎時為西戎所殺，故有「不共戴天之仇」。秦仲之孫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有功，被封為諸侯，並達成協議，其若能驅逐犬戎，可以有岐豐之地。襄公曾有數次與西戎對戰，從原先的防禦戰轉而為反攻戰，收復了周王都周圍數百里的地盤，襄公也因而受賜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秦能擊敗西戎，拯救周天子，保護平王東遷，亦證明其國力日益增強，間接表明周天子無力自保，須依賴諸侯國保護和抗拒其他部族的入侵。

而秦國為了擴張勢力，常和附近戎狄部落和小國征戰，讓成年男子出征，故在家的婦人只能遙想在異地的夫婿，思婦之詩如 秦風 小戎、 晨風 就出現了。

二 宗法封建

周朝為了加強政治權力及對國家的統治，建立了較嚴密的組織及維護階級秩序的宗法制度。西周滅商後，為了重蹈商朝滅亡的教訓，周武王採納箕子的建議，決定實行「封土建國」，按疆土距京城的遠近，依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全國為若干諸侯國。將轄內土地及土地上人民，分封給有功之姬姓親族及他姓的功臣，藉以鎮撫各地，有效掌控國政。所分封的原則亦做了妥善規劃，將同姓和重要的同盟異姓諸侯國，分封在原殷王畿內或其重要屬國，以屏障王室之安全。投降之殷商貴族，則留置於周貴族采邑間，便於監視；而降周的殷商屬國被遷至周人勢力邊緣，接近戎、蠻、夷狄的邊境，在夷狄外族入侵時可以犧牲他們，作為抵禦外族入侵的首要防線。天子對諸侯享有賞罰生殺之權，可以依規定巡狩諸侯各國。各諸侯須定期向天子進貢、朝賀、隨王祭祀、出兵勤王等，有許多應盡的義務。諸侯雖可擁兵但須隨時聽從天子調遣，可管理自己領土，分封國內卿大夫、士等階級，但須忠於天子。這個分封加強了周朝的統治作用，維護天子、

⁵⁰朱熹：《朱熹集註》，(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4刷)，頁58。

諸侯、卿、大夫、士各層的利益。再者不同的等級就有不同的封地和軍力。以軍力來說，天子有六軍，公和侯各有三軍，伯有二軍，子和男各有一軍；以土地來說，公和侯有百里，伯有七十里，子和男有五十里。因此周朝社會，以周天子的地位最高，其次為諸侯、卿大夫、士，這些都是統治階級，以士為最下層，野人或鄙人則為被統治階級。《左傳 昭公七年》云：「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⁵¹可見周朝封建制度中，自天子、公、卿大夫、士至庶人、奴隸之間，層層等級間，有相當嚴格的主從關係，也有一定的權利及義務關係，要嚴格遵守禮法，不得逾越。

宗法制度就是宗族組織法，主要特徵是嫡長子繼承制和大宗、小宗的區別。「嫡」就是元配所生的兒子，其餘妾所生的都叫做「庶」。在嫡子之中只有長子才有繼承王位的資格，如果嫡長子死了，就立嫡次子為王，如果完全沒有嫡子，就立庶長子為王。立為天子者就是「大宗」。在諸侯內，以諸侯的嫡長子繼位為諸侯稱為「大宗」，但是對天子而言，則為「小宗」。同樣的，在卿大夫之內，以卿大夫的嫡長子繼位為卿大夫稱為「大宗」，但是對諸侯而言，則為「小宗」。如此層層類推，枝幹分明。這些貴族享有許多權利，不事生產卻過著安逸享樂的生活，相對之下普通百姓就必須辛勤耕作，付出勞力與心血，為貴族效命，遇到天災時連自己都養活不了，還要為貴族賣命，因此諷刺埋怨貴族的作品就出現了，如 齊風 東方未明 刺上位者徵召無節，發號司令不守法度，令臣下奔走不及；或如 邶風 北門 寫仕人公務繁忙，不得歇息，卻又貧困無法度日，其日子悲慘可想而知。又如 召南 小星 寫出終日在外奔波小臣的辛酸，披星戴月勤於王事，命運著實與上位者不同。

從西周到東周，大小戰爭不斷，遍及各地，各國之間的關係錯綜而複雜。或者割讓兼併，或者弱肉強食。但事實上整個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的興衰存亡都與百姓有密切關聯，在長年用兵之下，在位者不體恤下民，獨自享受既有利益，又

⁵¹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下冊，頁1452。

耗費大量資財，只增加了人民的負擔與壓力，因此此時人民心裡自然充滿無窮無盡的怨怒與不滿。

三 文化背景

《詩經》收錄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約五百年間黃河江漢流域各國民間歌謠、士大夫作品，以及祭神的頌辭。春秋時期，始於「平王東遷」。之所以稱為「春秋」得名於魯史《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急劇變化，政治局面錯綜複雜，軍事競爭層出不窮，學術文化異彩紛呈的一個變革時期，也是中華古代文明逐漸遞嬗為中世紀文明的過渡時期。周平王在內亂和戎族入侵的交相打擊下，被迫放棄鎬京，仰仗晉、鄭等諸侯的力量遷都洛邑，從此王室開始衰弱，周天子號令天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此後諸侯爭霸，大國兼併，大夫專政與夷夏鬥爭登上舞台。春秋初年，大小諸侯國見諸經傳的有一百七十餘個，但其中會盟、征伐事蹟史書有載者，不外齊、晉、楚、秦、魯、宋、衛、燕、陳、曹、蔡、鄭、吳、越等十數國。這些變化與紛爭，影響的不光是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在當時的平民，生活也隨著局勢而不安定。改朝換代需要花很久時間適應，社會的規範也會因此而產生變化，人民面對大環境的改變，在思想、文化上內外衝擊，反映在詩歌裡就成了情感複雜的詩篇。

在西周時，全國土地均屬周室所有。天子將王畿外的土地分給諸侯作封國，諸侯又分地給卿大夫作采邑，士則從卿大夫取得食田。但是各級貴族對於自己的土地，從王畿到封土、采邑、食田等，只自留一部分稱作公田，其餘則交給庶民耕種稱為私田。據《孟子·滕文公上》載：「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⁵²意思是說各級貴族以「九百畝」而劃成井字形的田，中間一百畝為公田，四周是私田分給八戶。農家要先合力耕好公田，然後才能回私田勞作，這實際上是一種勞役地

⁵²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八九，經部，四書類，頁121。

租制度，以收獲取代地租。在西周前期，井田制實施頗有成效，但到西周中期，已有土地交換轉讓現象。隨著農業的發展，也帶動工藝和商業的興盛。井田制度事實上是一種奴役百姓的方法，讓百姓成為貴族的奴隸，為之耕作、勞動，無法過自己的生活。周公東征後為加強統治，不但制定刑法，提出德治，還制禮作樂，從各個方面加強統治的力量。所謂的「禮」是維護統治者階級制度的準則、道德規範和各種典章制度的總稱，實行後使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使得「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⁵³，讓周朝社會階級制度更為穩固。宗法制與禮制也讓周朝成為父權統治的社會，形成男尊女卑的觀念，使婦女成為男人的附屬品。在婚姻上，禮制規定需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配，若不遵守禮法，會遭受輿論的批評，如 鄭風 將仲子 寫出女子的害怕畏懼。女子雖然心繫情人，但「人言可畏」，讓她不得不阻止對方踰矩的行為。此外婚後也無法自由返家探視父母，使得思歸心切的婦人，只能望鄉興嘆。 鄘風 載馳 是許穆夫人所作。她眼見狄人攻破衛國，殺死衛懿公，祖國遭遇浩劫，卻無法返衛國營救，心中充滿擔憂。但許國人卻反對她的行動，連歸唁失國都遭受阻攔，在憂憤之餘寫下此一哀切詩篇，流露出出嫁女兒的悲苦。因為父權如此強大，女子地位低下，因此社會上就充滿重男輕女的習俗， 斯干 一詩寫生男生女的差別，生兒子是「載寢之？」，載衣之裳，載弄之璋」，若是女兒就變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天壤之別的待遇，凸顯出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同樣新生兒，男女待遇不同，有不同的期許，期許男生是一家之主、一國之君，女孩則只希望她不要犯錯，不讓父母擔憂，如此看來女子有何未來可言呢？ 邶風 谷風、 衛風 氓 兩首詩道盡婦人被棄的不平等待遇。男子有了新歡就拋棄了與他共患難的妻子，忘了婦人勤勉持家之苦，對其暴虐、責備，拋棄的主因是因為婦人年老色衰。而婦人卻仍對其眷戀不捨，其以夫為天之觀念、男尊女卑之想法，不禁令人大嘆悲哀啊！

⁵³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〇九 經部，禮類，頁69。

周人滅商以來，周文化繼承殷商的部分，也展現了屬於自己的文化。《禮記表記》上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⁵⁴有學者稱夏、商時期的文化分別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周文化與夏、商文化的不同，最重要的就在於周人人文理念的提升。周人在殷商滅亡後，體會到天是有選擇性的，並非永恆不變，天會依照人的作為決定賜福與否，故人的作為很重要。周人將鬼神人格化，神超越人但不離人，《尚書 周書 泰誓中》中提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⁵⁵老天能看到人的表現，故他們祭拜所有的神，更因此重視祖先，將祖先地位提升到與上帝一樣，如 大雅 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祭祖時充滿虔敬之心，小雅 楚茨 說：「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神與祖先會保佑周人，使周人永遠安康。即使周人思想已進步，但仍崇信巫覡，陳風 宛丘、東門之枌 寫巫覡祭禱時場面盛大景象，男女相聚作樂，而祭祀的場所也轉變成男女聚會遊觀的地點⁵⁶。而占卜亦是信仰的一部分，周人除了重視倫理，講究合乎禮制，更相信占卜，凡是疑惑不可解或不知所從之事，均求之於卜筮。如 衛風 氓 男女主角雖是自由戀愛而結合的，但女子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責備男子未託媒前來提親，又在婚前先占卜，故有「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因為占卜並無凶兆，女子便不顧一切的與他結合。國之大事、軍事行動前亦要占卜，大雅 文王有聲「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遷鎬前以灼龜占卜，待龜正得吉兆後，才遷都於鎬。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均盛行篤信占卜的習俗，讓周人文化呈現多樣風貌，《詩經》也因此除了寫實外還帶有神秘浪漫色彩。

總而言之，周朝從西周到東周初期，在政治上封建漸漸解體；社會上則是社

⁵⁴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0九 經部，禮類，頁394。

⁵⁵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四八，經部，書類，頁221。

⁵⁶此點可參考魏慈德：論詩經陳風詩所表現出的巫風特色，收入《孔孟月刊》（1999年6月），卷三十七，第十期，頁4-10。

會階層流動；經濟上農工商業發達，土地私有制度形成；學術上教育漸普及，學術發達。正因為封建制度的解體，許多沒落貴族流落民間，人數最多的「士」淪為平民，從事知識的講授，帶動百姓的知識水準，使一些優秀有志人才崛起，受到國君重用。或者因為經營工商業致富，而他們倍受國君禮遇，甚至重用為臣子。知識的普及，階級的流動，讓自我意識覺醒，人民對政府有更高期待，不再默默接受。他們看到在位者的荒淫無恥、暴虐；見到官員的貪婪、巧取豪奪，甚至尸位素餐，以及國內間不斷的爭戰。在忍無可忍之下，再加上發生自然災害山崩、河水枯竭等，周人在天命與人事之間，承受極大的生活壓力，在這樣動盪起伏的社會狀態之下，終於忍不住發出了怨恨之聲，宣洩對社會的不滿，期許在位者能了解他們的悲苦與無奈，冀望透過詩歌改善政治與社會民生，以風風上，刺詩就這樣出現了。

第三章 中國文學的諷諭傳統

諷刺觀念在中國文學理論中並不存在，但有「諷諭」傳統，兩者並不相同，無法畫上等號，但有相近類似的部份。傳統文學中所提的「諷刺」，強調的是「諷諭」有所謂告曉勸諭的作用，從詩三百篇開始，中國文學有了諷諭的說法與觀念。

第一節 諷諭時政

《詩經》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是獻詩、一是采詩，雖然周代並無明確記載采詩之官和采詩制度，不過太師不排除有收集民間詩歌。《國語·周語上》記載：「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¹《國語 晉語》又說：「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祿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²史籍中所載公卿列士獻詩的目的是使上位者能「辨祿祥於謠」、「問謗譽於路」，藉以「觀民風」、知得失，作為執政的參考。故獻詩是在下位者寄望君王能知民疾苦，透過獻詩了解政治施策如何，是毀是譽，藉以自戒改正。《左傳 昭公十二年》中記載了獻詩諷諫的實例：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³

¹韋昭注：《國語 周語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六四，史部，雜史類，頁 7。

²韋昭注：《國語 晉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六四，史部，雜史類，頁 117。

³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下冊，頁 1524、1525。

祭公謀父預見穆王周行下，將班師動眾，勞民傷財，作《祈招》一詩諷諫穆王，穆王採納了他的意見。在《詩經·小雅》中，亦不乏士大夫獻詩諷諫王朝，例如：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政，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正月）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小雅·雨無正）

這些長詩結構上十分緊密，章法亦嚴謹，情感懇切叮嚀，顯出為國憂勞之意，作者應是東周士大夫，其寫作目的不外是警戒與規勸。這反映當時公卿列士的諷諫方式是特地作詩獻上，使其知所警戒改正。而一般人的諷諫方式，則是透過師箴、瞽賦、矇誦，以瞽矇樂工為轉達人，告誦於上，《詩經》中也有一些詩，留下這類庶人謗議的痕跡，例如：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屨）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小雅·節南山）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何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采詩之說則以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所載為主：「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⁴《食貨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⁵《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親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⁶而《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

⁴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藝文志第十》，卷三十，頁1708。

⁵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食貨志第四上》，卷二十四上，頁1123。

⁶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〇九 經部，禮類，頁253-255。

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⁷兩家說法相異之處，在於班固以為行人乃王官，負責到各國采詩再獻於太師。何休則以為是采詩並無專職之官，僅由各國自行採集以獻於天子，王者由此可知天下之苦。無論是獻詩之說或采詩之說，目的均是希望能將民間的心聲上達天聽，以此改善施政，所以《詩經》的編訂與施政不無關係。

采詩 獻詩在在顯示出詩的作用與施政關係密切，目的在使國君知所進退。

《詩經》裡有些詩篇中直書作意為刺，如 魏風 葛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或者是 陳風 墓門 中「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大雅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這些詩篇坦率地寫出了作詩目的在刺、譏與諫。不論是譏、刺或諫都是詩人的內在心志，顯出了詩篇的諷刺政治意念，詩就成了一種媒介，有了刺上、針砭時事的作用，《周禮 春官 大宗伯》記載說：「瞽矇掌播、祝、簫、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鄭玄注：「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⁸說明了詩的諷諫作用，由此可知在周王朝時，《詩》已擔負起諷諫的功能，但尚未成為諷諭傳統；不過這種透過作詩、誦詩以勸諫王事的方式，儼然已經成為中國文學諷諭傳統的源頭。正如孔穎達《詩譜序正義》引鄭玄《六藝論》論《詩》云：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日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誠懇而已。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⁹

將詩的作用「頌美譏過」清楚點出，因此可見諷諭是詩的重要功能。《史記 十

⁷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三九，經部，春秋類，頁320。

⁸鄭玄注，賈公彥疏，陸德明音義：《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八四 經部，禮類，頁431、433。

⁹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詩譜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48。

二諸侯年表》中提及：「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¹⁰司馬遷認為周道衰微讓《詩經》詩篇出現，因此《詩經》與時政敗壞密不可分，更是諷諭時政的作品。

第二節 詩教理想

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相互聘問、結盟、宴會時，每每引詩和賦詩以言志，藉著引詩賦詩來委婉表達心意，《詩》成了外交上往來的重要工具。引詩與賦詩往往不用詩中文字呈現的意思，在一定的語境下，透過斷章取義，以達成各國之間外交上的目的，或化解彼此衝突。當時貴族子弟學《詩》成了外交上言談的利器，不了解詩旨詩意是無法在外交辭令上應對的。《漢書 藝文志 詩賦略》：「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¹¹在當時學習《詩經》為重要的學問，政治上的應用讓詩句成為從政的準則。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 草蟲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 鶉之賁賁 ，趙孟曰：「床第之言不諭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 黍苗 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 隰桑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 蟋蟀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 桑扈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

¹⁰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227。

¹¹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 藝文志第十》，卷三十，頁1755。

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¹²

這種賦詩引詩強調詩在政治上的實用性，詩又再一次與政治聯繫，而且關係更密切。之後孔子以詩跟禮樂結合，以政教觀點說詩，完成他的禮教仁政思想，也啟發了漢代的學者，將諷諭理論完成。

《史記 孔子世家》記載：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 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 之亂以為 風 始，鹿鳴 為 小雅 始，文王 為 大雅 始，清廟 為 頌 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 武 雅 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¹³

根據司馬遷的說法，孔子一生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尤其返魯以後更添加了《易》、《春秋》教。孔子反魯後先正樂，將《詩》做了一刪修，透過此一動作，將他對詩禮的想法呈現出來。《論語》中記載孔子論詩的部份，包括 為政篇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¹⁴在此孔子總論《詩》義，謂詩為「思無邪」。「思無邪」一句出自於《詩 魯頌 駉》第四章末兩句「思無邪，思馬斯徂」中的前句。孔子從「別胡思亂想，專想馬的去向」的本義中，斷章取義截取前句，以此表示《詩經》全文的旨義，說《詩》三百篇可以用「思無邪」一句話來涵蓋，故孔子以為藉由讀詩可感發出不假外求，純真善意的心志，即所謂的仁。又如 陽貨篇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¹²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下冊，頁1241-1243。

¹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742、743。

¹⁴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八九，經部，四書類，頁541。

木之名。」¹⁵這是孔子對詩的功能最明確的說法，葉國良等著《經學通論》一書說：「《詩》還可以令人興、觀、群、怨，提高個人的性情修養，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人倫關係，擴展人對自然界動植物的認識。我們可以說，孔子將《詩》在社會政治的功用顯現出來，並加以擴大。」¹⁶《詩》成了實用功能的興、觀、群、怨，將詩從個人修德言志部份，進一步推廣到政治教化層面。後人孔安國將「怨」解釋為「刺上政也」¹⁷，邢昺疏：「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也。」¹⁸從此處看出孔子以為詩可以「刺」，怨刺的對象是「君政之不善」，有由下而上勸諭的功能。《禮記 經解》中記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¹⁹「溫柔敦厚」是《詩》的教化成果，班固《白虎通義》：「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²⁰儒家的「教」就是指這種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孔子以《詩》教育弟子，目的在使其有溫柔敦厚的品德，朱熹說：

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²¹

詩教重大目的乃在於使人民的「為人品性」趨於「溫柔敦厚」，使之「事行而不悖」。人其有之，人格乃健全，推而廣之家諧國安天下平矣。孔穎達亦解釋「詩

¹⁵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頁689。

¹⁶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7年），頁454。

¹⁷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頁689。

¹⁸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八九，經部，四書類，頁689。

¹⁹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〇九 經部，禮類，頁309。

²⁰班固：《白虎通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五六，子部，雜家類，頁50。

²¹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六 經部，詩類，頁748。

依違諷諫，不止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²²強調詩歌在政治教化「諷諫」的作用。綜論孔子對《詩》的看法，著重於「詩教」，認為詩具有社會政治、人格品德塑造的作用，故《詩經》也成了儒家重要的書籍。至漢朝時漢武帝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提升到最高層次，《詩》成了五經之一，諷諭理論就透過漢代經學家推波助瀾而形成了。

《毛詩序》的內容奠定了諷諭文學的理論，將詩六義比附於「美刺」意義上，把《詩三百》當作攸關政教的內容，美刺比興變成了《詩》的主要作用。《毛詩 大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²³

大序 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提出「詩言志」說法，但其實此說源於《尚書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²⁴，以為詩的心理根源是「情志」，蔡鎮楚以「『詩言志』：文學批評開山之祖」²⁵為題，論述「詩言志」開啟文學批評的大門。內在情感的抒發，表現於文字上，即成了詩。大序 以為詩的作用在：「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²⁶認為詩確立了夫婦之道，養成孝敬之心，將此深厚培植於君臣、父子、兄弟等人倫分際上，達到教化人民、

²²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429。

²³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16、119。

²⁴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四八，經部，書類，頁71。

²⁵蔡鎮楚：《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頁47。

²⁶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16、119。

移風易俗的目的。孔穎達解釋說：「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箴刺君上。」²⁷周天子以《詩》觀民風、知得失；臣子以《詩》作為譎諫工具，經過《詩大序》的強調，詩就成了上諷下？的工具，不再只是單純的吟詠情志，抒發內在，而是以此反映社會現實，藉此寄寓感化勸諫。《詩大序》又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將詩說成是「風化」、「風刺」，《鄭箋》：「皆謂譬喻不斥言也。」²⁸而「譎諫」鄭玄謂「詩歌依違不直諫」²⁹，鄭玄將此解釋為以譬喻寓言來諷喻君王，不直斥君王的過失，委婉的勸諫，讓說的人「無罪」，聽的人以此為戒惕。以此觀點來看待《詩》，詩歌是出於「性情」，止於「禮儀」，將其作用放在「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上，每首詩就都成了帶有教化意味的作品。鄭玄注《周禮·春官·大師》中更具體說明賦、比、興的內容，將美刺視為《詩》的主要功能：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曰比曰興者，比方於物

²⁷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21。

²⁸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19-122。

²⁹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429。

也，興者託事於物。³⁰

將賦比興視為反映政治善惡的原則，將其作用歸結於政治教化，美是鼓勵美善，譏刺是揭露罪惡，二者均是為政治服務。孔穎達對此進一步發揮：

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政變，兼美刺也。比云兼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兼有比興者也。³¹

認為詩人以賦比興手法來美刺時政，無分比刺興美。他也直接強調：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若政運淳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³²

詩是對政治「止僻防邪」、「塞違從正」的。而「王道廢」後，政治敗壞「變風」、「變雅」出現，鄭玄將「風雅正經」與「變風變雅」對立，《詩譜序》中說：「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³³ 將作品劃分時期，認為厲、幽之後，國政衰亂，出現許多彰明禍福的作品，作為勸諫借鏡，以使君王因此警惕，風雅「正、變」說，使《詩》的重點在怨刺上，只有抒發憤懣、批評現實的詩歌，才能發揮政治上正得失的作用，讓美刺作用更明確。夏傳才認為「大序」一文：「對於諷諫提出了兩個原則：一個原則是『主文而譎諫』，必須委婉含蓄，不得直言『君過』，不得觸犯統治者的尊嚴；一個原則是『發乎情止乎禮儀』，它說『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儀，先王之澤也。』規定抒發情感不能越出先王教誨的禮義範圍。這兩個原則把孔子『溫柔敦厚』的詩教具體化了。」³⁴ 「詩大序」後文接著寫：

³⁰鄭玄注，賈公彥疏，陸德明音義：《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八四 經部，禮類，頁429。

³¹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20。

³²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47。

³³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51。

³⁴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台北：萬卷樓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98。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將風、雅解釋為「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完全以政治看待風、雅，《詩》成了政治、社會的代言，是政治的產物，不是詩人情志的單純歌詠。儘管《毛詩序》以倫理道德教化說《詩》，未必能呈現詩人本義，但慣用非美即刺，凸顯詩的政治、社會教化功能，使詩成為美刺諷諭的工具，如同清人程廷祚說：

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體。故君上有令德令譽，則臣下相與作為詩歌以美之。非貢諛也，實愛其君有是令德令譽，而欣豫之情發於不容已也。或於頌美之中，時寓規諫，忠愛之至也。其流風遺韻，結於士君子之心，而形為風俗，故遇昏王亂政而欲救之，則一托之於詩。³⁵

這種觀念形成詩歌帶有規諫託寓的意涵，形成詩教理想。《毛詩序》正變係以政治興衰為標準，並不符合《詩經》詩篇實際狀況，故即使《詩序》說刺詩有一百多首，撰者並不認同其說法，認為應還原詩歌本身意義，不以政治美刺立場看待詩篇，如此才能將《詩經》的文學性、史學價值、藝術性顯現出來。

漢代時五經博士以詩說教，往往曲解詩義，如 關雎 一詩，《毛詩序》已經解讀成：「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 關雎 之義也。」王充《論衡·謝短》則說：「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³⁶《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韓詩曰：「詩人言雎鳩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

³⁵程廷祚：《青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38。

³⁶王充：《論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六八，子部，雜家類，頁156。

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 關雎 ，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³⁷三種說法不同，但都將《詩經》與政治結合，以詩教化君上，目的均在使君上聞詩以自戒，欲其治國慎行謹言。行慎則業勤，業勤而德顯，德顯仁乃生，仁生則國治。人民循此則亦歸於善，民善則易使，國君與民均以仁德自處，天下則太平也，詩教作用即在此完美呈現。

第三節 形成文學傳統

美刺理論從採詩獻詩之說，漸漸衍生而來，再透過《詩序》作者依據詩歌創作內容，或採集時當時執政者作為，紀錄當時社會狀況，對詩歌作品內容性質作出具有政治色彩的評論，以美或刺將詩與政治聯繫，呈現當時政治風貌，提供歷史借鏡，以達到「知得失」、「觀風俗」、「自考證」的目的。倘若只有《詩經》關注現實社會，強調詩的政治教化作用，中國傳統文學並無法塑型出其諷諭價值、理念，但從《詩經》開始，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亦流露出深厚的政治意涵，期許上位者聞之而改之，延續了《詩經》的美刺教化作用，中國文學諷諭傳統也在此承接衍生了。

離《詩經》年代最近的 離騷 ，亦流露出詩人濃厚政治情志。屈原作 離騷 ，繼承了怨悱諷諭的作用，司馬遷《史記》中提及：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 離騷 。 離騷 者，猶罹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 離騷 ，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 者，可謂兼之矣。

³⁷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〇，史部，正史類，頁73。

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³⁸

離騷 乃諷諫之作，「上以諷諫，下以自慰。」³⁹除了自我安慰外，屈原作 離騷 明顯為了表達他的政治理想、抱負，對國政有諷諭美刺之期許。劉勰《文心雕龍》說：「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 雅、頌 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旨，亦自鑄偉辭。」⁴⁰認為《楚辭》與《詩》旨意相同，有相同之處。又說：「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 騷，諷兼比興。」⁴¹明確點出其比興意味是依照《詩經》而來，延續繼承了它的諷諭精神。陳怡良在 離騷的諷刺手法與意涵 一文中，提出若以「詩言志」、「詩分正變」角度來看 離騷，則 離騷 可謂是曠古未有的諷刺奇文⁴²。屈原忠於自己理念的精神，憂君憂國進而投江自沉，表現出他的愛國激情與政治理想。程廷祚 騷賦論 裡就說：「屈子之作，稱堯舜之耿介，譏桀紂之昌披，以寓其規諷；誓九死而不悔，嗟黃昏之改期，以致其忠怨，近於《詩》之陳情與志者矣。」⁴³認為 離騷 與《詩經》相似。

到漢朝時，樂府發揮了諷諭文學的作用，前人稱為「漢魏風骨」，以為六朝文學靡豔絕麗，失去對政治的諷諭，民生關注，故改以樂府質樸詩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來反映社會生活，如 戰城南、羽林郎，均是社會寫實的作品，充滿生命力與諷諭精神。《漢書 藝文志》說：「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⁴⁴班固以為漢樂府與《詩經》相同，都具有觀政知風俗的教化意義，諷諭性質一樣重要。即便是「勸百諷一」的漢賦，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賦

³⁸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983

³⁹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初版），頁85。

⁴⁰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9月），頁65、66。

⁴¹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9月），頁145。

⁴²參見陳怡良：離騷諷刺手法與意涵，《中國古典文學研究》（2000年12月），第10期，頁1-32。

⁴³程廷祚：《青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頁65。

⁴⁴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 藝文志第十》，卷三十，頁1756。

者，古詩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⁴⁵認為漢賦與《詩經》中雅頌之辭一樣，主要用來表述政治見解，宣揚教化。劉熙載《藝概 賦概》亦指出：「言情之賦本於風，陳義之賦本於雅，述德之賦本於頌。」⁴⁶仍體現了《詩經》言情陳志的美刺傳統。

魏晉南北朝時玄學清談盛行，影響了當時的文章風格，開始從文學角度欣賞文學作品，出現了較多文學理論的研究作品，包括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詩品 序》說：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凡斯總總，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⁴⁷

鍾嶸以為詩可激發人際親才之情，亦可傾訴內心鬱悶之情，在怨之間達到和諧美好。他強調詩使人抒發情感，窮賤易安，幽居靡悶，並不以政教觀念看待詩。陸機與劉勰則強調詩歌要有社會諷諭的價值，陸機著重於詩歌具有緣情的性質，是詩人因情而生的產物，除此之外也延續當時「詩賦欲麗」的文風，要求詞藻華麗，音韻和諧。對於詩的社會性，則以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⁴⁸，可以挽救國家政治，宣揚教化。劉勰則以為「昔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⁴⁹他在此透露出對《詩經》風雅的想法，以為風雅裡的作品均是作者懷有情志，激憤難忍，為了諷刺刻意所為。所以在

明詩 中提到「義歸無邪」、「持人性情」、「順美匡惡」⁵⁰，注重詩的思想和美刺作用，認為《詩經》：「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

⁴⁵蕭統編：《昭明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 287 總集類，頁 18。

⁴⁶劉熙載著、王氣中箋注：《藝概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253。

⁴⁷鍾嶸撰、徐達譯注：《詩品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頁 11。

⁴⁸蕭統編：《昭明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 287 總集類，頁 181。

⁴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 600。

⁵⁰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 83。

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⁵¹兼具情理、文采、六義，表達既深刻又完備。

隋朝裴子野《雕蟲論》抨擊彌尚麗靡、堆砌詞藻的齊梁文風，認為當時詩賦注重「藻飾」、「雕蟲」，他主張作品應「勸美懲惡」、「止乎禮義」，應與《詩》同樣具有美刺作用才行。到唐朝時仍有文人強調詩歌應發揮美刺諷諭的作用，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意義。陳子昂提出復古革新理論。他在《修竹篇序》批評齊梁詩風「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與東方左史《修竹篇序》），認為「風雅不作，以耿耿也」（與東方左史《修竹篇序》）⁵²，以恢復《詩經》風雅及漢魏風骨為職志，標舉「風骨」、「興寄」精神。所謂的「興寄」是透過對事物的歌詠來表現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而「風骨」則是將明朗的思想感情透過質樸有力的語言表現出來，形成爽朗剛健的風格。他所作的《感遇》詩正印證了他對「興寄」、「風骨」的要求。他說：「吾無用久矣，進不能以義輔國，退不能以道隱身，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并序》）⁵³他標舉的「興寄」、「風骨」，其實就是源自於《詩經》，強調《詩經》裡比興的精神，以為詩歌要有「興寄」，要像國風中反映當時社會民情，表達人民思想情感，要發揮社會作用，要有批判現實精神，藉此扭轉當時流於虛妄的文風。林耀澐在《陳子昂詩觀研究》中說：

子昂繼承《詩大序》一脈相傳之詩言志觀念，注重詩係因人心活動流露表現而成的功能。中國文學（學詩）有「言志」、「緣情」二派，子昂的詩觀接近言志一派，而言志派的特色就是有興寄，重比興，富於現實主義的精神，子昂此一詩觀實繼承《詩經》國風小雅的精神而來，有儒家詩教的意味。⁵⁴

陳子昂著重於文學的社會作用，推崇《詩經》關注現實層面，發揮了《詩經》

⁵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85。

⁵²陳子昂撰，楊家駱主編：《新校陳子昂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4月初版），頁15。

⁵³陳子昂撰，楊家駱主編：《新校陳子昂集》（台北：世界書局，1964年4月初版），頁41。

⁵⁴林耀澐：《陳子昂詩觀研究》，《孔孟學報》（1992年9月），第64期，頁205。

的優點，在唐初奠定了雅正復古文風。陳子昂之後的李白、杜甫等詩人也無不以《詩經》的諷諫美刺精神為依歸，發揮詩歌諷諭價值，留下許多不朽的篇章。李白曾感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⁵⁵杜甫則倡言「別裁偽體親風雅」，王嗣爽《杜臆》對此解釋：「『必須區別裁正其偽體，而直與風雅為親，始知前賢皆淵源於風雅。』」⁵⁶足見他們用實際行動延續《詩經》諷諭的傳統。

之後元稹、白居易將詩的社會意義放大，延續了《詩經》的社會性。元稹批評唐初「沈、宋之不存寄興」⁵⁷，認為自己的詩「稍存興寄」⁵⁸。而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⁵⁹，其新樂府序中說：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⁶⁰

將詩歌視為政治的傳聲筒，沿襲《詩大序》的諷諭理論，並完成《詩經》以來諷刺文學理論的總結。白居易認為「補察時政，洩導人情」是詩的主要作用，詩不是文學的產物，必須要有社會內容，能反映民生疾苦，揭發社會弊病。他在《寄唐生》詩中寫著：「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⁶¹他對詩的要求不在文字奇巧上，而是冀望以詩表現百姓悲苦哀愁，冀望天子明察，改善政治。他讚美張籍的詩，曾說過：

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

⁵⁵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5。

⁵⁶王嗣爽：《杜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6年11月台2版），卷四，頁133。

⁵⁷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上策，頁352。

⁵⁸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上策，頁353。

⁵⁹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著：《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5，頁2792。

⁶⁰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著：《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5，頁136。

⁶¹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著：《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5，頁43。

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⁶²

此 讀張籍古樂府詩 白居易表達了他對詩歌的要求，認為詩歌具有指陳政治得失，敦厚風俗民情的功能。甚至於他在 策林 六十八條中，更明確指出他對詩歌的看法：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⁶³

白居易認為詩歌若不合乎美刺之道，無關於國家政事、補察時政，則須加以禁止，以此觀之他亦是將詩與政治畫上等號，詩必須有政治作用，而不是空言漫談，他推崇《詩經》的風雅比興傳統，在 策林 六十九條中說：

故聞 蓼莪 之篇，則知澤及四海也；聞 禾黍 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 北風 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賢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⁶⁴

將《詩經》的詩作與政教相連，詩歌的諷刺文學本質，在他手中發揮的更淋漓盡致。從白居易以後，詩歌關注現實生活，與政治興廢、民生疾苦相繫。詩人作詩不單純只是抒發個人情志，常以詩諷諭政治，透過詩表達其政治理念抱負，寄託深情。呂正惠在《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中指出：

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在中國文學史上，

⁶²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著：《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5，頁85。

⁶³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著：《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5，頁3547。

⁶⁴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著：《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5，頁3551。

第一次有一批人，把早期儒家的政治詩論極嚴肅的加以看待，並且熱心的想要加以實現。因此，在詩人方面，他們要求自己『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要求自己的詩，『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在上位者方面，他們希望皇帝、宰相能夠恢復「采詩官」，採集他們的作品，呈獻於朝廷，使朝廷透過他們的作品，了解政治的缺失，以作為改革的參考。⁶⁵

唐朝詩人從《詩經》中汲取諷諭價值，延續其傳統，詩裡「首章標其目，卒章顯其志。」⁶⁶不論是內容或形式上，都繼承了《詩經》的精神。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對後代詩歌延續《詩經》「風雅」精神，說道：

《詩經》表現出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

《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歎齊梁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的優良傳統。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 其一)；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 其六)，杜詩以其題材的廣泛和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曾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實際上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

⁶⁵ 呂正惠：《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65。

⁶⁶ 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第1冊，頁52。

唐以後的詩歌創作中，從陸游到清末黃遵憲，也代不乏人。⁶⁷

唐朝以後，詩雖然並非文學主流，但並未失傳。北宋中葉蘇舜欽、梅堯臣著意以寫實手法表現社會真實面，達到「美」與「刺」的「興寄」目的。⁶⁸南宋張戒尊崇《詩經》、《離騷》，認為詩歌要言志、思無邪、貴含蓄，他在《歲寒堂詩話》中說：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 自

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

《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⁶⁹

足見他所謂詩應是思無邪，要落實在人倫教化上。陸游在紛亂的戰爭情勢裡，將滿腔愛國熱情、千萬感慨訴諸於詩，其詩「斗帳重茵香霧重，膏粱那可共功名。」⁷⁰或者「三秦父老應惆悵，不見王師出散關。」⁷¹投注對國家政治的關心，是偉大的愛國詩人，承接《詩經》關切國事的情志。到清朝時，沈德潛論詩強調要言之有物，「詩必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所謂其言有物也。若一無關係，徒辦浮華，又或叫號撞搪以出之，非風人之指矣。」⁷²其《說詩碎語》更說「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無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嘆，而中藏之權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尚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⁷³至清末黃遵憲主張詩歌須與政治時事結合，將社會生活、政治時事作為題材，反映時代的精神，延續了《詩經》言志諷諭的傳統。如同王熙元在《王荊公詩的風貌與評價》中談到：

諷諭是中國詩歌從《詩經》、《楚辭》以來，一個久遠的傳統。當詩人眼

⁶⁷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卷1，頁77、78。

⁶⁸刺、美的說法，見梅堯臣《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

⁶⁹張戒：《歲寒堂詩話》收入丁仲佑編《續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下冊，頁465。

⁷⁰張永鑫、劉桂秋譯注：《陸游詩詞》（台北：錦繡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夜寒，頁154。

⁷¹陸游：《陸放翁詩詞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觀長安城圖，頁67。

⁷²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7年港1版），頁3。

⁷³沈德潛：《說詩碎語》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471。

見政治的黑暗、社會的不平、天下的危機、生民的艱辛，心中有話要說，
但又不便明說，只好採用隱喻的手法，委婉的言詞，以達到諷諭的目的。

74

他將《詩經》直接列為諷諭傳統的源頭。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從《詩經》開始，
詩與政治有緊密的關係，言志抒情、勸諭君王、改善時政，均是詩重要的作用，
從《詩經》開始延續而來形成了中國諷諭文學的傳統。

⁷⁴王熙元：《古典文學散論》（台北：學生書局，1987年3月），頁220。

第四章 《詩經》諷刺主題與內容

《詩經》裡不論是國風或大小雅均有諷刺詩出現，《國風》一百六十篇，《毛序》中明標為「美」或「刺」者九十八篇，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一。《小雅》實存七十四篇，明標為「美」或「刺」的五十一篇，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九。《大雅》三十一篇，明標為「美」或「刺」的十八篇，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八。雖然《毛序》偏重教化意思，以美刺論詩，但朱自清在《詩言志辯》中也指出：「《三百篇》談到創作目的的有十二篇，這十二篇中，除三篇為頌美外，其他九篇均為諷諫、譏刺，所以『言志』不出乎諷與頌，而諷比頌多。」¹不論漢儒或近代學者對詩旨均有一致的看法，認為諷刺是《詩經》的主要目的。本章將各家學者詩旨整理分析，將諷刺詩分為兩大類，主要一類是諷刺在位者，另一類則為諷刺民情，其下細分類別項目，並分析各詩寫作技巧，將其諷刺內容稍作析論探究，期許在分析過程，能使詩人的創作意涵清晰明確，並進而了解其諷刺藝術特色。

第一節 諷刺在位者

本節將以諷刺在位者為主旨的詩篇列出，並分為九類，分別是：

- 一、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 二、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 三、刺在位者橫徵暴斂
- 四、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 五、刺在位者尸位素餐
- 六、刺在位者度量狹小
- 七、刺在位者除惡不盡
- 八、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 九、刺貴族之表裡不稱

一、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政治清明，國家安定是一國之君最重要的事，若在位者無能昏庸，或者暴虐

¹朱自清：《詩言志辯 詩言志》（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1月出版），頁9-11。

無道，將導致政治敗壞，造成百姓痛苦，也讓國家陷入滅亡的危機中。西周末年，諸侯紛爭不斷，周王室衰弱，人民陷入痛苦深淵中，於是國風和大小雅中，出現一些諷刺詩，內容主要抒發詩人擔憂國事，諷刺在位者暴虐無道的詩，如 邶風 北風、齊風 東方未明、秦風 黃鳥、檜風 羔裘、小雅 正月、十月之交、菀柳、大雅 民勞、板、蕩、瞻卬、召旻。以下將各詩稍作分析解說。

(一) 邶風 北風

《毛詩序》說此詩「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²詩人借北風起興，諷刺衛國的暴虐之政，百姓不堪其苦，不得不相攜逃去。詩三章重章複沓，前兩章內容基本相同，只改三個字，「北風其涼」改為「北風其喑」，強調北風的刺寒；「雨雪其雱」變成「雨雪其霏」，雪勢盛大，因為外在環境太差，所以只好「攜手同行」、「攜手同歸」，一起逃離此處。北風凜冽與雪花紛飛，意指時政的暴虐，讓人不得不逃離。透過景物描寫，渲染悲慘氣氛，使人感受到異常寒冷。末兩句「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程俊英以為這兩句自問自答，忽然改用促音，將緊張的情緒，迫不及待的氣氛表現出來。³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詩人見其同行者從容安雅之狀如此，又速之曰『既亟只且』，猶言事已急矣，尚不速行而為此徐徐之態乎？」⁴認為這兩句是詩人急於奔逃催促友人動作快些。末章後四句與前章相同，唯前兩句「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改敘述，凡狐皆赤，凡烏皆黑，意即現代人所說「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意思，用以諷刺執政者無一不是好人，透露出遭受迫害的心境，也可以說是逃亡沿路所見。此兩句置於最後一章，有畫龍點睛效果，不僅將環境背景作進一步補充，也點出人民之所以逃亡的原因。比興手法的運用，讓詩句意蘊豐富，耐人尋味。此詩偏重描摹景象，營造氣氛，諷刺意味較不明顯，但透過狐與烏的比喻，將執政者暴虐無道，令人不得不逃的形象表達出來。

(二) 齊風 東方未明

齊風 東方未明 三章章四句，句四字，形式與 相鼠 相同。此詩各家說法不一，《毛詩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

²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年10月初版14刷），頁75。

³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13。

⁴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詩類，頁453。

其職焉。」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說：「司夜之官，不能舉職，以致君之視朝，不早則晚。蓋齊侯興居無節，有未明之時，即有晏起之時。舉動任情，必非辰夜之咎。詩人不欲顯君之過，故諉諸具官之不能，冀君之聞而能改耳。」⁵依照王先謙的說法，此詩是藉著指責司夜之官來諷刺君王起居無節，不按規定發號施令，令官員無所適從，顛倒衣裳。君王若憑個人喜好，任意非為，將危及國政，此種行為可說是「無道」。一二章先說君令無常，致使臣下疲於應付，以致於衣裳顛倒，極力描寫天時之黑，以及急於應命的慌張情形。「東方未明」、「東方未晞」，寫出君王出令的無時；衣裳顛倒的原因是因為「自公召之」、「自公令之」，寫出為人臣者不敢怠慢、焦急之情。「顛倒衣裳」一句，牛運震《詩志》以為：「奇語入神，寫忽亂光景宛然。」⁶寫其衣裳都穿顛倒了，足見其手忙腳亂，心慌意亂的神情。末章再以「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兩句，再推進一層鋪敘，朱熹《詩集傳》說：「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仍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⁷以比喻法寫辰夜之分十分明顯，司時之官卻不遵守規定，造成臣下驚懼害怕。蘇轍《詩集傳》以為：「為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⁸暗中點出司時之挈壺氏不能克盡職守，致使君令無常。不直刺君王法令無常，僅責備司夜之官，委婉的諷刺，更見詩人含蓄的指陳。嚴粲《詩緝》曰：「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謂柳柔脆之木，折之以樊籬，其菜園豈足恃？以為內外之限，亦猶瞿瞿然無守之狂夫，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則早，則失之晚，豈足恃以司夜之節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⁹郝敬《毛詩原解》曰：「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¹⁰「不夙則莫」一句只言太早，透露有時太晚，略去太晚不寫，

⁵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詩類，頁513。

⁶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16。

⁷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786。

⁸蘇轍：《詩集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六 經部，詩類，頁54。

⁹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129。

¹⁰郝敬：《毛詩原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八 經部，詩類，頁316。

早晚不分，句盡而意不盡，讀來更顯深意。通篇用賦筆寫臣子忙碌無比，從動作神態中自可看出其慌張焦慮之情，在字裡行間流露諷刺意涵。

(三) 秦風 黃鳥

《毛詩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左傳 文公六年》記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 黃鳥。」¹¹據此來看不僅詩的本事有信史可徵，作詩年代亦有據可考。《史記 秦本紀》亦載其事：「繆（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 黃鳥 之詩。」¹²詩分三章章十二句，分說三良殉葬。第一章悼惜奄息，開頭以「交交黃鳥，止於棘」起興，寫詩人見到黃鳥自在的在林間啼叫，於是興發奄息被迫殉葬的事，人竟不如禽鳥，被迫殉葬更顯悲哀。另外據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解釋，「棘」言「急」，「桑」指「喪」，「楚」之言「痛楚」，古人用物多取名於音近，均是語音相諧的雙關語¹³，渲染出緊迫、悲哀、淒苦的氛圍，為全詩鋪陳哀傷的基調。范處義《詩補傳》則說黃鳥為倉庚，其習性為「必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乃得其所，今止於棘、止於桑、止於楚等木，必為人所捕，失其所矣。」¹⁴中間四句點名要以子車奄息殉葬穆公之事。殉葬者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百夫之特」的子車奄息，進而表現出秦人對奄息遭殉的哀悼同情。後六句寫秦人設想奄息臨穴殉死的惶恐心情。「惴惴其慄」一句，描寫了殉葬活埋慘狀，這種泯滅人性、不人道的行為，使百姓發出不平之鳴，忍不住質問蒼天為什麼要「殲我良人」。表面上是呼天，其實是對統治者秦穆公的譴責諷刺，不敢當面斥責統治者的暴虐無道，只能將矛頭指向蒼天，吐露出極端沉痛的不捨。因其萬般無奈，只好假設若能贖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代替也心甘情願，藉此安慰人民遺憾之情和三良之亡魂。程俊英、蔣見元的《詩經注析》一書，則以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二句，運用了誇飾法，指人民嘆惜好人死於殘酷的殉葬制度，不禁呼天表示情願死一百次來贖回的性命，並認為屈原 離騷 「亦

¹¹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589。

¹²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91、92。

¹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390。

¹⁴范處義：《詩補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146。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兩句由此衍生而來¹⁵。章末運用誇飾手法將詩人惋惜、怨恨的情感達到高峰，也增強了感染力。二、三章悼惜仲行、鍼虎，重章疊句，結構與首章一樣，只更改數字而已。蘇轍《詩集傳》云：「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於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也。」¹⁶清人陳繼揆《讀風臆補》評之為「惻愴悲號，哀辭之祖。」¹⁷詩中以呼告方式，極力敘述穆公以三良從死之不當。黃鳥止於木，交交和鳴，三子卻死不得其所，連禽鳥都不如，更教人悲嘆。本詩運用映襯及雙關筆法，增強了淒涼悲淒的氣氛，控訴了以人殉葬的暴行，更諷刺了統治者的暴虐無道。

(四) 檜風 羔裘

檜風 羔裘 三章章四句。《毛詩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方玉潤頗不認同，他以為：「國君好絜衣服，過之小者也，何必去？即云國小而迫，正臣子相助為理之秋，更不必去。此必國勢將危，其君不知，猶以寶貨為奇，終日遊宴，邊幅是脩，臣下憂之，諫而不聽，夫然後去。去之又不忍遽絕其君，乃形諸歌詠以見其志也。」¹⁸故此詩當為檜國大臣因檜君治國不以其道，被迫離去後所作。檜君「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顛倒服飾，變易常禮。《毛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孔穎達《正義》云：「羔裘是適朝之服，今服之以逍遙。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變易常服也。」君之好絜衣服，不應造成臣下擔憂，但詩句先說逍遙，後說以朝，則表示失其體統，本末倒置，以逍遙遊燕之樂重於朝綱要事，其驕奢怠慢，荒廢國事，令詩人預想國將危殆，不禁「勞心忉忉」。眼見君主日益荒淫，國勢日漸衰微，詩人心中憂愁也越來越深，每章末句寫出他的憂心程度，從「勞心忉忉」、「我心憂傷」到「中心是悼」，逐章加深情感，加強力度，反映詩人對君王從失望到絕望的發展過程。末章「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朱熹以為「賦也。膏，脂所漬

¹⁵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351。

¹⁶蘇轍：《詩集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六 經部，詩類，頁67。

¹⁷戴君恩原本，陳繼揆補輯：《讀風臆補》下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八 經部，詩類，頁214。

¹⁸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2002年），上冊，頁293。

也。日出又曜，日照則有光也。」¹⁹以賦筆直寫太陽照射在潤澤的羔裘上，顯得油亮閃閃，以此諷刺「志好鮮絜」的檜君，耽於宴會享樂，荒於國政的乖謬行徑。

(五) 小雅 正月

小雅 正月 此詩言褒姒亡國之事，乃傷西周覆亡之詩。《毛詩序》：「正月 大夫刺幽王也。」周幽王寵幸褒姒而禍害國家，《史記 周本紀》曰：「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²⁰足見幽王寵愛褒姒之甚，甚至為她廢去申后及太子宜臼，致使後宮動盪，王儲變異，甚至為了討好褒姒終釀成亡國之禍。《史記 周本紀》又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擄褒姒，盡取周賂而去。」²¹故本詩中寫：「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直接指出幽王寵愛褒姒，暴虐無道導致亡國。第一章從天時失常起筆，周朝正月指的是夏曆十一月，正是寒冷降霜之時，但此時降霜繁重，霜多將影響農作物生長，故詩人憂心忡忡。將此氣候的反常，視為上天示儆，以戒惕為政者施行仁政，不可做暴虐之行以殘國害民，使國家走向滅亡之途。第二章寫憂傷生逢亂世，讒邪可怕，令詩人有生不逢時的感觸。第三章憂慮後禍不測。前三章均提到「憂傷」二字，將詩推到極悲哀的氣氛。第四章寄希望於天命，幽王如此昏昧，只能呼天控訴。第五章說謠言不止，是非紛紜，讒人顛倒黑白，無人制止。此章暗中諷刺幽王任用佞臣邪辟，不辨是非。第六章寫人民生逢亂世，危懼不安，壞人如「虺蜴」般可怕。第七章寫自己在朝卻不被重用，君王不親信自己，大有懷才不遇之怨怒。第八章再寫自己擔憂，幽王荒淫無道，必將使國家滅亡。第九章用大車輸載比喻任用奸邪的錯誤，將使國家更陷入危殆，應及時求賢輔助。第十章用行車踰險比喻如何正確治國，就是要任用賢才。第十一章自傷進退維谷，以魚比喻自己難逃禍患。第十二章以當權小人的朋比對照自己的孤立，憂心乖違。第十三章舉出社會不平現象，運用對比法，將小人、人民生活差

¹⁹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801。

²⁰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初版），頁 73。

²¹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初版），頁 73-74。

異寫出，表現詩人難以弭平的憂傷。後三章又強調「憂心慘慘」、「憂心愬愬」，最後到「哀此惻獨」，將詩人的感情提升到最高層次。此詩最大特色是善用了比喻法，「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表示對上位者的批評。對於「虺蜴」一詞，《詩集傳》解釋曰：「虺蜴，皆毒螫之蟲也。」²²以「虺蜴」譬喻惡毒之人，形象具體而生動，貼切比喻出人類竟像虺蜴專做害人的事，發人深省。孔穎達則以為：「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間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虺蜴也，以喻人之局躅也。」²³將人民害怕不安的行為，生動的表達出來。除此之外，或者以烏鴉落在誰屋，比喻人們將流離失所；魚在淺池中，終不免遭殃，比喻人不論如何躲藏，也逃不過亡國之災。這些形象化的比喻讓詩意更具體，反覆詠嘆中，表現了孤獨、憂傷、委曲、失落的情緒。而未兩章的對比手法，寫得勢之人有旨酒佳餚，朋黨相連，聲勢盛大，而百姓無祿窮苦，孤獨悽楚。對比的運用，更直接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貧苦與詩人的怨憤不平，以此諷刺上位者的暴虐無道。《詩經》中較長的詩均使用賦筆陳述，賦筆中如何在冗長的詩句中，變化詩句，靈活使用字句、修辭，是詩人一大巧思，本詩形象化的比喻即是最好的示範，留給後代詩人可供學習的楷模。例如對愛國詩人屈原的影響，離騷中也大量運用了比喻象徵手法，如正月中以駕車喻治國，以秀苗特出喻賢臣，以林中薪木喻小人；離騷中以騎馬喻治國，「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²⁴，以美人香草喻賢者，以惡鳥臭木喻小人，其設喻之意非常相近，不能否認屈原受到《詩經》的影響。而杜甫麗人行、哀江頭等都直接揭露當朝天子不當行為，亦是從此詩特色承襲而來。

(六) 小雅 十月之交

《毛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此詩共八章，分為三部分，前三章為第一部分，將日食、強烈地震與朝廷用人不當聯繫起來，抒發詩人的沉痛與憂慮。開頭記載了十月初一發生了日食。因為日象徵一國君主，日被吞食則代表著王者之昏庸無能，故《箋》云：「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又《正義》曰：「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

²²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六 經部，詩類，頁 831。

²³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三 經部，詩類，頁 534。

²⁴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初版)，頁 19。

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²⁵詩人將日食一事放在篇首寫出，說是「亦孔之醜」、「亦孔之哀」，寫百姓悲哀難抑。第二章將國家政治頹敗、所用非人與日食聯繫起來議論，指因「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而讓月食出現，現在連日食都出現了，國家情勢怎會不危急呢？第三章寫國內發生強烈地震，當時「百川沸騰，山冢峯崩」，其威力極為恐怖，地殼變動，讓昔日之高山變成深谷，而深谷隆起成為高山。此章賦筆描述生動、鮮明，將地震時水勢沸騰，山崩地裂，山谷變異特點點出。《史記 周本紀》：「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²⁶日食、月食、地震在當時皆是驚天動地的事，對百姓尤其造成身家財產耗損，而此時居然接二連三出現，怎不令人聯想是否是在上位者不順天而行？而天災不斷的狀況，上位者卻未將此災變視為警訊，不明天意，依舊暴虐侵民，不能懲戒自省，怎不令詩人哀嘆？第一部分以日蝕之天象與地震為國家將亡的凶象，詩人將這些極度反常的自然現象以賦筆清楚描述，表現了他對國家前途的無比擔憂和恐懼。第二部分(中間三章)則回顧與揭露當今執政者的罪行，列出皇父諸黨的惡行，此人把持朝政，欺上瞞下，強徵民役，搜括民財，還認為這些行為合乎禮法。他明知國家情勢岌岌可危，卻無悔過之心，遠遷於向邑，帶走了貴族富豪，表面是充實新都的府庫，實際是別有居心，妄想中飽私囊，甚至不留任何有用之臣給周王。《毛詩正義》云：「皇父非徒困苦邑之人，又矜貪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己聖。而作都於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為卿，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居向邑。」²⁷以皇父為首的王朝官員，肆意征發賦役，「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

²⁵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538。 @

²⁶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 72-73。

²⁷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543。 @

屋，田卒汙萊。」用這種人當權執政，國家勢必滅亡，反而是誰重用了這人呢？詩人用「豔妻煽方處」含蓄地點出了幕後的周幽王。這一指控其實是帶有說不出的心酸的，不能直指君王不是，只能藉身旁之人來指責。後二章第三部分寫詩人在天災人禍面前的立身態度。他兢兢業業、恪職盡公，他忠直勇敢卻得不到君王的讚賞，所以他哀歎自身命運多舛，哀歎政治腐敗不公，哀歎國家將亡。末章轉為悲憫深沉的哀嘆，強調像皇父這樣的小人能夠得以被進用，一定會釀成災禍，詩人自己不能像其他人那樣漠不關心。全詩直言不諱，卻也充滿冷峻的諷刺，如「豔妻煽方處」、「皇父孔聖」，以反語「豔妻」、「孔聖」讚美之詞加在褒姒、皇父身上，但內容卻都是指責其居高位，奴役人民，以呈現詩人不滿諷刺的心意，是一首深刻的政治抒情寫實詩。

(七) 小雅 菀柳

《詩序》謂：「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吳闈生《詩義會通》根據詩的內容判斷，則以為：「此詩當為刺幽之作，《序》前三語得知，後二語則非。詩中並無不欲朝王及言王不可朝之義，不知作《序》者從何得此異說。此乃有功獲罪之臣，作此以自傷悼。」²⁸內容主要是有功卻獲罪的臣子，揭露幽王暴虐無道，賞罰不公之事。詩分三章，每章六句。首章以「有菀者柳，不尚息焉」突兀起興，為何叫人不要棲息在柳樹下呢？接著自述原因，因為「上帝甚蹈」，指稱幽王善變不可依靠。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解之曰：「詩蓋以枯柳之不可止息，興王朝之不可依倚也。」²⁹比興手法特別，引人注目好奇。五六句再說出他莫名受罰的親身經驗，使他治理國事，後又無端放逐他，讓人了解此說之因。二章和首章形式相似，反覆吟詠間仍表達君王暴虐無常，他被放逐的怨怒之情。末章改變手法，轉為以鳥起興，鳥要飛至天上，飛的再高仍要依附於天，仍有限度，尚可知。但「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幽王的昏庸，變化無常無法得知，這樣的反詰作結讓控訴更有力，而諷刺君王反覆無常暴虐之意，就更明顯了。詩中善用對比，以鳥飛與上帝作比，突顯出上帝無法預測，直指幽王賞罰不公，自己辛勤從事王事，卻無理受罰，那種公道何在、天理何在的感覺就更令人同情了。

(八) 大雅 民勞

²⁸吳闈生：《詩義會通》（台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9月再版），頁190。

²⁹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中冊，頁770。

大雅 民勞 五章章十句，句四字。《毛詩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徭役繁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強陵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朱熹《詩集傳》則以為「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嚴粲《詩緝》則說：「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 板 詩『小子躑躑』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³⁰范處義《詩補傳》則認為：「古者君臣相爾女(汝)，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為嫌。是詩及 板、抑 以厲王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亂如此。故 抑 又謂『未知臧否』，則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不可忽也。」³¹此說可參考。牛運震《詩志》曰：「似是諷戒同官之詞，而憂時感事，忠愛惓惓，總為規君而發，是為善於立言。序以為刺厲王，未得其旨。」³²詳視內容每章開頭都寫「民亦勞止」，直說百姓實在太勞苦，充滿同情弔慰的感情。之後均寫要愛護百姓，禁止暴虐，敬慎己威，親近有德之人。應是藉勸說同僚，希冀厲王勿暴虐無道。每章開頭說人民已經很勞苦了，庶幾可以稍稍休息了。關於每章第二句「汔可小康」、「汔可小休」、「汔可小息」、「汔可小愒」、「汔可小安」，姚際恆《詩經通論》曰：「曰『可』者，又見唯此時為可，他日恐將不及也，亦危之之辭。王所用之人，必陰為詭隨以惑上意，而實為寇虐以害生民，戒以無縱之而式遏之。每章皆提唱此二句，則其意最重乎此可知也。」³³首章寫接著「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希冀同僚要以京畿為重，撫愛國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不要受那些奸狡詭詐之徒的欺騙，聽信讒言，如此方能正君王。接下二到五章的「以為民逖」、「以綏四國」、「俾民憂泄」、「國無有殘」與「以謹愓愓」、「以謹罔極」、「以謹醜厲」、「以謹繾綣」，圍繞著恤民、保京、防奸、止亂幾個方面，以重言說之，希望君王去除姦邪之人，以免寇虐天下。陳子展《詩經直解》說：「蓋詩人已預見厲王潰滅，故不覺其言

³⁰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401。

³¹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338-339。

³²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清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7，頁2。

³³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97。

之叮嚀而沉痛也。」³⁴評論極是。值得注意的是每章都有「無縱詭隨」，隔一句接寫「式遏寇虐」，嚴粲《詩緝》說：「無良、愾愾、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³⁵牛運震《詩志》亦說：「篇中極小人之狀：一曰無良，二曰愾愾，三曰罔極，四曰醜厲，五曰繾綣，而皆曰無縱詭隨。故知詭隨者，乃小人蠹國病根。」³⁶極力描摹出小人種種情狀，渲染出國家混亂將亡的氣氛。不直斥君主，將焦點放在身旁的佞臣小人，無非就是告訴君王你是非不分，任用亂臣賊子，導致百姓生活痛苦，國政敗壞。篇末直書作意「是用大諫」，希望君王好所以作詩勸諫你，婉言說是勸諫，但實際上不折不扣充滿諷刺意味。

(九) 大雅 板

大雅 板 八章章八句，除五章第五、六、八句為五字外，每句四字。《毛詩序》：「板，凡伯刺厲王也。」詩人假託勸告同僚，借以刺厲王無道。作者一開頭直說天道反常，是因為人謀不臧，直接點明作詩以勸諫。首二句「上帝板板，下民卒瘁」以「上帝」對「下民」，因前者昏亂違背常道，所以後者辛苦勞累多難，因果關係十分明顯。而上、下相對自然有顯出彼此對立關係。先說「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不僅說話、決策沒有依據，而且無視聖賢，不守信用。次章到五章，將罪歸於天又寄望於人，反覆勸諫同僚，足見其愛之深。這幾章開頭寫「天之方難」_レ、「方蹶」_レ、「方虐」和「方憊」時，在上位者仍「憲憲」_レ、「泄泄」_レ、「謔謔」和「誇毗」，當天將下災禍時，同僚居然仍縱情享樂、胡亂說話，甚至將老臣的誠懇直言當作兒戲，驕傲面對。此種態度讓百姓生活悲慘，詩人只得直陳他們「不可救藥」。這幾章正言直說，無所掩飾，賦筆筆法特色明顯，但是所謂的「同僚」實指厲王，降低譴責攻擊意味。後幾章又將希望寄託於天，欲其誘民向善，再將天意配合人事，人以天意自警。反覆敘述天人相應之理，希望君王向善善待人民。只要君王善於誘導，不孤立自己，將使國家安定，作者將譴責和同情融和，將文章諷刺性降低，主要目的仍在勸戒君上。對厲王的暴虐無道，詩人一方面採取委婉勸說，一方面採取警告手法，例如屬於勸說的有「無然」三句、「無敢」二句，「無為」_レ、「無自」_レ、「無俾」_レ、「無獨」_レ、「勿以」_レ、「匪

³⁴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第2刷），下冊，頁958。

³⁵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401。

³⁶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7，頁2。

我」各一句，反覆叮嚀勸善，不厭其煩；屬於警告的，則有「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等句，曉以利害，警戒懲惡。兩種方式並用，讓全詩在言事說理方面顯得更為全面透徹，同時也表現了作者憂國憂民之心。詩篇從正反的比較中，表明詩人的是非好惡，希望藉此改變時弊。又運用大量排比句式，使指陳更加雄辯有力，更有氣勢。程俊英《詩經注析》以為此詩運用了比喻手法是其特點，認為詩人為了形容「天之牖民」，連用「如壘如篴，如璋如珪，如珣如攜。」六個明喻，以壘篴、珪璋的相合，說明上天誘導百姓的自然和諧，譬喻奇特貼切。且前兩句四個喻體都是實體，後一句兩個喻體轉用虛，虛實相間形象更鮮明。³⁷

(十) 大雅 蕩

《毛詩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然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詩人哀傷厲王無道、周室將亡，假託文王指斥殷紂王以刺厲王，託古刺今手法，可說是詠史詩的濫觴。鄭玄《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³⁸嚴粲《詩緝》：「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為喻耳。」³⁹點明此詩的意旨。全詩分八章，假借文王感嘆商季之君昏庸殘暴，重蹈夏桀身死國滅的口吻，反覆申說，在章末巧著本意。第一章開頭即揭示「蕩」字，作為全篇的綱領，用呼告語氣「蕩蕩上帝」，「蕩蕩」二字引伸為無視禮法、驕縱貌，如水四處奔流，毫無節制，意指敗壞法度的厲王。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語氣，「疾威」二字是「蕩」字的具體表現，以下各章以「疾威」為中心展開敘述。此章指厲王政教無誠信，有始無終，讀者在「蕩蕩」、「疾威」、「多辟」中，可以聯想到厲王的暴虐無道形象，含蓄又婉轉。八章中，惟此章不用「文王曰咨」起筆，對此孔穎達疏解釋說：「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於上帝也。其實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第一章以後均假託周文王慨歎殷紂王無道之詞。余培林說：「二章以下，

³⁷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下？，頁843。

³⁸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810。

³⁹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405。

皆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發端，固是『借秦為喻』亦以厲王監謗，不敢直刺也。」⁴⁰第二章明斥紂王暗責厲王重用貪暴之臣，連用四個「曾是」，譴責意味濃厚，語氣極強。說他竟然這樣強虐、聚斂、列官位及從事職務，姚際恆《詩經通論》評曰：「『曾是』字，怪之之辭，如見。」⁴¹孫？對此四句解釋說：「明是『彊禦在位，掎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喚以『曾是』字，以肆其態。然四句兩意雙疊，固是一種調法。」⁴²第三章直接指出重用貪暴之臣，必導致賢良受害。四章刺王態度狂妄，驕傲自大，不辨善惡，自己無德國內無卿。「不明爾德」、「爾德不明」顛倒連用，突顯句意，重疊「無 無 無」加強語氣，反覆申說。五章刺王飲酒敗德，忽略國政。第六章稍作小結，將前幾章王之暴行的結果寫出，「咨！咨女殷商。如蜎如蠙，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燹于中國，覃及鬼方。」先連用四個譬喻說明朝政紛亂，社會動盪，民怨四起。「蜎」、「蠙」二字具體描寫商朝百姓的怨聲載道；「沸」、「羹」二字，明確描繪商朝時政的動盪不安。馬瑞辰云：「謂時人悲嘆之聲，如蜎蠙之鳴；憂亂之心如沸羹之熟。」⁴³從章法上說，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應第三章，說明禍患由內而及外，狀況已十分危急了，暗示厲王怎不知收斂暴行。第七章作者對殷紂王的錯誤再從另一面申說，借指斥殷紂王告誡厲王不該重用惡人、小人，責備他「殷不用舊」，「舊」既指舊章程也指守舊的老臣，所以「殷不用舊」與第四章的「無背無側」、「無陪無卿」相承。後兩句「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強調王既不能重用熟悉舊章程的「老成人」，就該自己實行典範，但偏偏王的德行又做不到，因此詩人忍不住直指國家「大命以傾」的災難必然降臨。末章藉諺語「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告誡君王要注意，樹木倒地時根部露出，枝葉沒有損傷但根本之實已先敗壞。君王所做惡行看似無害，實際已讓國家陷入絕境了。末尾兩句語重心長說出寓意，「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借古喻今。以古諷今，政治上前例可循，要王自覺省悟。暗用了《尚書 召誥》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

⁴⁰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增訂二版），下？，頁431。

⁴¹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99。

⁴²孫？：《批評詩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1刷），經部一五0，五經總義類，頁119。

⁴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下冊，頁942。

有殷。」⁴⁴吳闓生《詩義會通》說：「此詩格局最奇，本是傷時之作，而忽幻作文王咨殷之語。通篇無一語及於當世，但於末二語微詞見義，而仍納入文王界中。詞意超妙，曠古所無。」⁴⁵牛運震《詩志》評末章曰：「殷鑑夏以諷周，鑑殷也。向上推進一層，咄然便住，淒婉欲絕，蘊蓄無盡。」⁴⁶裴普賢也說：「最後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的警句來結束全篇等等，形成了一種動人的特殊風格。」⁴⁷余培林《詩經正詁》說：「末二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為千古警語，亦為詩人作此詩之本心也。」⁴⁸他又說：「句言殷人之借鏡並不在遠，即在夏后之世也。即夏后之亡，足為殷之鑑戒也。」⁴⁹詳細闡述詩人作此詩之因。從二章開始均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起筆，排比整齊，一氣呵成，大有陳其過而數之的氣勢，各章之間或上下相承，或前呼後應，或一層深一層，變化多端，使整首詩整齊中富有變化，又極具雄辯效果。陸奎勳《詩學》說：「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所以申明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之意，初無一語顯斥厲王，結撰之奇，在雅詩亦不多覩。」⁵⁰錢澄之《田間詩學》：「託言文王嘆紂之辭，言出於祖先，雖不肖子孫不敢以為非也。過指夫前戴，雖至暴之主不得以為謗也。其斯為言之無罪，而聽之足以戒乎？」⁵¹評論極是。

(十一) 大雅 瞻印

大雅 瞻印 七章，一、二及末章為十句，三至六章八句，除第五章為五字句外，餘者為四字句。《毛詩序》：「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此詩諷刺斥責幽王寵幸褒姒，斥逐賢良，導致政治混亂，民不聊生。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說：「有心的老成人，見世亂，欲匡救之而不能，便將憂亂之心，悲憤之情，一發之於詩。板是警告，瞻印與召旻則直接破口痛

⁴⁴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八 經部，書類，頁 316。

⁴⁵吳闓生：《詩義會通》(台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9月再版)，頁 226。

⁴⁶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 7，頁 6。

⁴⁷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8月，五版)，頁 501。

⁴⁸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增訂2版)，下?，頁 431、432。

⁴⁹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增訂2版)，下?，頁 430。

⁵⁰陸奎勳：《陸堂詩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 362。

⁵¹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八 經部，詩類，頁 688。

了。」⁵²首章以怨天尤人起筆，歸結禍亂形成自天亦由人，但究竟是誰，並未直接說出，但「昊天」暗喻幽王。所以天不愛下民，其實就是幽王不愛百姓。「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四句，說明天降災禍，人民的災難無法結束，以「蠹賊」暗指幽王、褒姒，指其荼毒百姓猶害蟲啃食莊稼。「罪罟」借指兩人恣意妄行，酷刑繁多，多作害人之事。開頭即將幽王、褒姒比為吃農作物的害蟲，既表現了詩人對他們的憤恨，也表現了當時百姓生活的痛苦。第二章敘述上位者的暴行，透過兩個「反」字，兩個「覆」字指出霸道無理的行為。包括強佔土地、人民，無罪的拘捕，有罪的反而為其開脫，任意恣行胡作非為，完全無章法，「反覆」之間可嗅出無法理解，倍感憤慨之情。三章直接點出褒姒為罪魁禍首，因其迷亂君王，導致賢人逃去，國運危殆。先以「哲夫成城」說立國需有才識之士，再以「哲婦傾城」相對，一成一敗之間，凸顯褒姒亡國之錯。以「哲婦」反語指責她亂國。再以鴟鴞惡鳥之鉤嘴，比喻褒姒搬弄是非，詆毀異己之事，直接對褒姒進行強烈的鞭撻，以梟、鴟惡鳥為喻，凸出了褒姒長舌善讒、邪惡兇狠的本質。而「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兩句，又一次抨擊褒姒的讒言亂國。四章依舊責備褒姒無中生有，干預朝政，對褒姒不滿憎惡之情累積到最高點了。五章轉向斥責幽王聽信褒姒之言，是非不分不顧國政，導致人亡國瘁。六章哀憐賢人，抒發詩人憂慮之情。末尾詩人雖極度憂慮卻仍寄予希望，希冀君王能覺悟，勿信褒姒之言，以挽救國運。「鬻沸檻泉，維其深矣」，以常見的泛泉比喻，顯出其內心之憂慮；「心之憂矣，寧自今矣」點出憂患深廣，無法排遣。牛運震曰：「終篇致意，冀王一悟。真忠厚。幽王何等肺肝，猶望其能改，詩人之志，亦可憫哉。」⁵³人民臣子對政治的怨言，必須避諱的藉詩歌來表現，以隱射的方式傳達出這些被執政者所忌諱的聲音。詩裡言辭悽楚激越，既表現了詩人憂國憫時的情懷，又抒發了他疾惡如仇的憤慨。對統治者的種種倒行逆施嚴正的批判；對賢人之亡、國運瀕危，又深感惋惜，痛心疾首。詩人在詩中有時氣憤填膺，言辭尖銳，直接指出了幽王的昏憤無道，聽信婦人之言，斥逐了賢臣，以及褒姒的讒言誤國，如同方玉潤所說，是「窮形盡相，不遺餘力」⁵⁴；有時又哀傷國之將亡，循循善誘希冀幽王聽勸，感情矛盾。方玉潤說：「詩之尤為痛切者，在『人

⁵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2刷），下冊，頁41。

⁵³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7，頁31。

⁵⁴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2002年），下冊，頁569。

之云亡，邦國殄瘁』二語，夫賢人君子，國之棟樑；耆舊老成，邦之元氣。今元氣已損，棟樑將傾，此何如時耶？蓋詩必有所指，如箕子、比干之死於奴，故曰：人之云亡，而邦國殄瘁也。倘使其人無足重輕，雖曰云亡，又何足殄人邦國也耶？惜無可考耳。然而痛矣。」⁵⁵此詩善用比喻、反問、排比，豐富了詩的藝術性。

(十二) 大雅 召旻

大雅 召旻 此詩與 瞻卬 主題相同，均是刺幽王。幽王任用奸人佞臣，造成國政敗壞，詩人不禁以詩刺之。首章呼告「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指天即是指王，因天子暴虐無道，致使天降災禍，讓百姓流亡廢耕。二章進入主題，指出天之所以不仁，乃因王之任人不當，任用的都是些蠹賊，互相詆毀傷害，讓國家前途毀滅。第三章夾雜悲憫自己身分低下，無法挽救阻止。利用疊字詞「皋皋訖訖」、「兢兢業業」，對比小人與自己的心態，以此諷刺奸人不知自省。四章以比喻法寫出國家如此下去，肯定「無不潰止」，正如天災持續不斷，人禍也無從制止改善，怎能不滅亡？五章今昔對比，利用對偶句「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富與疚造成對比反差，斥責奸人生活優渥，不肯退位讓賢。六章以興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強調無法置身事外，都將受到牽連，暗示君王災害將產生，快快警醒。末章詩人仍寄託希望，希望有像前朝一樣的賢臣出來匡正王之缺失，利用反詰法營造出回味無窮，令人省思的效果。孫?《批評詩經》：「音調淒惻，語皆自哀苦中出，匆匆若不經意，而自有一種奇峭，與他篇風格又別。淡煙古樹，入畫固妙，卻正於觸處收得，正不必具全景。」⁵⁶

二、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上位者位高權重，所作所為都將是百姓楷模表率，若君上守禮自重，以德修身，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百姓將受到薰陶，以德自束。但若君上不守禮法，違背倫常，行為荒淫脫序，「上以風化下」，敗德之行為怎能教化民心？百姓口耳相傳上位者的言行舉止，對於其荒淫無恥之行，必恥笑之。身為國家統治者應以身作則，遵守倫常禮儀，為下民作一良善示範。《詩經》裡留下幾首詩歌，

⁵⁵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下冊，頁569。

⁵⁶孫?：《批評詩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1刷），經部一五〇，五經總義類，頁127。

記錄了當時宮廷內的醜事，至今讀之仍不禁斥責其荒淫低下，不知檢點。如衛國宮內因為宣公強佔公子伋之妻，造新臺迎之，時人以為可恥，作 邶風 新臺、 鄘風 牆有茨、 鶉之奔奔 等詩刺之。齊國襄公與同父異母的妹妹文姜私通，文姜嫁與魯桓公後仍不忌諱往來， 齊風 南山、 載驅、 敝笱 就諷刺這二人的淫行。這幾首可視為組詩，圍繞著宣公、宣姜以及襄公、文姜淫邪之行著筆，足見世人對此亂倫淫行之觀感。 陳風 株林 則是陳靈公淫於夏姬的紀錄，遭陳國子民訕笑還不害羞的反駁是「從夏南」。詩中仍可看出詩人筆下的諷刺譏笑，令人可想而知當時肯定鬧的滿城風雨，但當事人卻仍忝不知恥正大光明往來，叫人深感其行無恥到極點。 鄘風 蟋蟀 據方玉潤說法是詩人代衛宣姜答 新台，衛宣公罔顧倫常之重⁵⁷，說明婚姻當明媒正娶，不應強娶佔媳，亦是斥責荒淫無恥之事。

(一) 邶風 新臺

邶風 新臺 三章章四句。衛宣公先與庶母夷姜私通，後又強佔子媳，這種不倫的行徑，衛國人民憎厭他的醜行，做了此詩諷刺他。《毛詩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朱熹《詩集傳》採 詩序 說法並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衛宣公初以禮為伋納婦，而作台於河上，自以詭計要取之，亦敗人倫誠可惡也，是詩皆著其可惡之跡與國人惡之之狀，辭簡而義明也。」⁵⁸《左傳 桓公十六年》：「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⁵⁹根據史實記載此說確定無誤。竟有如此父親強佔子媳，完全無倫理道德觀，怪不得詩人以籬籵、戚施比喻他，這種行為確實不是人類該有的。詩人以新娘角度設想，本以為嫁個如意郎君，沒想到是隻戚施，將宣公比喻成醜陋低下的「戚施」，可說是此詩一大妙筆，也極盡諷刺。全詩前兩章疊？，興中帶賦，衛宣公奪子媳，造新臺掩人耳目。新臺確實有之，但此「新」臺帶有調侃意味，新臺迎新人，新娘子是個美嬌人，但新郎怎麼是個「老」郎呢？范處義對「新臺」一詞說：「凡人之為不善猶有羞惡之心，往往多祕其跡，懼為人所指目，雖其過未有隱而不形。然視宣公於河上鮮明高峻

⁵⁷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65、166。

⁵⁸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72。

⁵⁹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185。

之臺，肆為燕婉之行，固有間矣。國人聞其所為，猶未以為信然也，故過其處者爭往視之。」⁶⁰詩人讚美新臺，說其「新臺有泚」、「新臺有洒」，顏色鮮明，建築高峻，但新臺越美反而越顯出宣公的醜行。宣姜本是「燕婉之求」，竟然得到籬條、戚施，詩人以籬條、戚施這些醜惡的東西比喻衛宣公，凸顯其不倫不當的行為。又責其「不鮮」、「不殄」，「鮮」、「殄」都釋為「善」，則層次更深，刺之更重，透過反襯，醜陋之行更明顯。末章再以「魚網之設」說明婚姻的安排，應是門當戶對、男才女貌，沒想到竟捕到鴻鳥。陳奐《傳疏》：「魚網所以求魚，今反得鴻，此謂所得非所求也。」⁶¹貌美女子本應匹配青年，卻落在醜陋臃腫的老翁手中，多麼不相稱！物的形貌正可顯出詩人對他的評價，比喻法以物擬物，透過籬條、戚施動物形象來形容，詩人對宣公的老醜、臃腫、笨拙，以及他的卑劣、低下之行，做了最適當的評論。末章「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有畫龍點睛的效果，牛運震《詩志》說：「不說宣公淫而不父，卻以老夫女妻為詞，醜極正自雅極。」⁶²林奉仙說：「三章末二句都是用對比手法，『燕婉』代表美色，『籬條』比喻醜人，放在一起對寫，使得美醜之比更為顯明。」⁶³用美醜對比，凸顯衛宣公之惡行，形象鮮明深刻，極盡諷刺的意味。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新臺是《詩經》中有上乘技巧的諷刺詩。對宣公不加責罵，從新娘心理出發，描寫英俊新郎忽然變成癩蝦蟆。癩蝦蟆形容宣公，印象新鮮而生動。前兩章畫龍，此下點睛，便把宣公寫活了。新臺確實是三百篇中的好詩，建立了民間文學諷刺詩的完美風格，冷言冷語，輕描淡寫，卻表現得活龍活現，為後世打油詩所宗。」

64

(二) 鄘風 牆有茨

鄘風 牆有茨 三章章六句。各章第一句三字，餘者皆為四字。本詩是衛人刺公子頑通乎其繼母宣姜，生下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等五個兒女，公子頑即位後就是昭伯，衛國已發生宣公強佔子媳一事，而有 新臺

⁶⁰范處義：《詩補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六 經部，詩類，頁 72。

⁶¹陳奐：《詩毛氏傳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七〇 經部 詩類，頁 60。

⁶²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 1，頁 38。

⁶³林奉仙：《十五國風章節之藝術表現》(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5 月)，頁 105。

⁶⁴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10 月，重印 2 版 3 刷)，上冊，頁 109。

一詩諷刺此事。後其庶長子公子頑又與宣姜私通，宮廷淫亂之事，已無法說清，也不可勝數。而後宣姜讒殺太子伋，二公子怨之而作亂，使衛國宮室三世不寧。

《毛詩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於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此說無誤。茨是蒺藜，果實有銳刺，觸之使人不快，故古人常用之於防衛，如王維《老將行》云「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⁶⁵在牆的周圍種植蒺藜，一方面可以避免閒人接近，一方面也可以護衛屋內的安全，是不可輕易移除的。開頭兩句以「牆有茨，不可埽也」起興，種滿了蒺藜不可以掃掉，為什麼呢？彷彿是在保護但實則不然，實是家醜不可外揚之意。接著寫「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毛傳云「中葍，內葍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考證：「《釋文》：葍，本又作邁。《玉篇》引作？。葍、邁？皆當為垢及詬之假借，猶《易 姤卦》或作邁，邂逅一作避葍也。桑柔 詩『維彼不順，征以中葍』，傳：『中葍』言闇明冥也。王尚書曰『中，得也。垢當為詬，恥辱也。謂行不順以得恥辱。』今按此詩「內葍」亦當讀為「內垢」，謂內室詬恥之言也。」⁶⁶將「中葍」二字解說清楚。宮中之事不可說，為什麼不能說呢？開頭四句引起讀者疑問，讓人不禁想了解到底是什麼事，這麼謹慎、小心。刻意強調「不可」二字，令人更好奇，但真的不能掃，不能說嗎？實則以「不可」二字委婉諷刺。因為不是不可言也，而是不能言，只因事情太淫穢。馬瑞辰說：「詩以牆茨起興，蓋取蔽惡之義。以牆茨之不可埽所以固其牆，興內醜之不可外揚，將以隱其惡也。」⁶⁷王先謙曰：「牆之有茨以固其家，猶人之有禮以固其國。今若埽去其茨，則不能防禦非常。喻宣公恣為淫亂，要娶子妻，隳禮制之大防，將無以為國也。」⁶⁸詩人接著又說：「所可道者，言之醜也。」後兩章只更動幾字，以醜、長、辱三字寫出詩人的真意。宮中之言不可道，因為是醜事，說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是因為言之醜、言之長、言之辱。「道」是說，「詳」是細說，「讀」是反覆言說，三章有層次遞進，這些事都不可說，何況多說細說，更別談反覆說了。就算要說哪說得清，哪說得完呢？方玉潤《詩經原始》說：「衛宮淫亂未必即指宣姜，而宣姜為尤甚。 蓋廉恥

⁶⁵王維撰、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74。

⁶⁶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168。

⁶⁷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168。

⁶⁸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詩類，頁458。

至是而盡喪，有詩人不忍道、不忍詳、不忍讀者。」⁶⁹詩中說「不可道也」並非真的「不可道也」，而是故意講反話，可能是欲蓋彌彰，以退為進，讓諷刺的意味更明顯。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普通百姓發生此種淫行已不得了，更何況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貴族呢？荒淫無恥的行為國人盡知，何必詩人再費力說出？這種具暗示性、欲言又止的態度，揶揄成份更高，也留下更多想像空間給讀者，看似直接實則委婉，看似顯揚實則隱密，言未盡而意也無窮，諷刺的目的便達到高峰。蔣立甫以為此詩：「巧妙地以退為進，故意推脫『不可道』，而實際卻把衛國宮中不堪入耳的醜聞點明了。語言幽默，具有強烈的諷刺性。」⁷⁰所說極是。

(三) 鄘風 鶉之奔奔

鄘風 鶉之奔奔 兩章章四句，每句四字，兩章呈連環式。《毛詩序》說：「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鄭《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⁷¹而魏源《詩序集義》、《詩古微》，方玉潤《詩經原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以為詩中「君」、「兄」同一人，是指公子頑。看詩意此「君」、「兄」應是指男性，故以刺公子頑較為合理。除此之外，衛國宮庭淫亂之事，已在前文 牆有茨 介紹，不論是公子頑還是宣公，均荒淫無恥，都可以是此詩諷刺的對象。詩中每章均以鶉鶉起興，為何以此禽鳥起興？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鶉性醇，竄伏淺草。無常居而有常匹。隨地而安。其行遇小草旋即避之，也可謂醇矣。」⁷²詩人取其不亂匹之意入詩，用以凸出其行為之低下。鶉鶉禽類尚知同類相配，而公子頑與母宣姜淫亂，比禽鳥不如，行為可恥，詩人以此諷刺，語雖平淡，實諷刺極深。再接寫鶉鶉之飛行狀態「奔奔」、「疆疆」，藉著鶉鶉居有常匹，飛時互相伴隨，反興衛公子頑與母私通淫邪的無恥行為，連鳥獸都不如。牛運震曰：「極醜詆之詞，卻自占絕頂雅妙，任他人千百思正無著筆處。」⁷³宣姜之子公子燬即位後為衛文公，復國中興，方玉潤曰：「衛之亡也，以其母；而其興也，在其子。雖曰天道，福善禍淫，本自無常，亦

⁶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56。

⁷⁰蔣立甫：《詩經選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2版），頁49。

⁷¹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234。

⁷²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八〇 子部 一家類，頁377。

⁷³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1，頁41。

足見人君撥亂反正，尤宜有要。」⁷⁴後兩句「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直接寫出對他的鄙夷，竟然要以這種人為兄長、為君，言語中充滿不屑與譏刺，更飽含詩人無奈的感情。此詩結構簡單，寥寥數語卻針針見血，成功運用比興手法，以鶉鳥雙飛，鶉鳥和鳴美好畫面，反襯「人之無良」，造成人不如禽的意象，可謂明快犀利，毫不掩飾。

(四) 鄘風 蝮蝮

鄘風 蝮蝮 三章章四句，四字句為主，第三章第一句五字。《毛詩序》：「蝮蝮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關於「止奔」意思可從「蝮蝮」探出。方玉潤則以為：「此詩捨卻宣姜，別無他解，蓋與 新臺相為唱答也。」⁷⁵王靜芝《詩經通釋》曰：「諦審此詩，初以蝮蝮之莫之敢指起，似有所畏也。次以朝虹濟於西，終朝其雨承之，似含天實為之，莫之能改之意，而此二語皆冠女子出嫁之上，其女子之所嫁，似有所畏，有不得不然者，可以見之。三章之『乃如之人，大無信也』更見其怨意。」⁷⁶方玉潤評此詩曰：「天地淫邪之氣，忽雨忽晴，東西無定，以比宣公，可謂巧譬而喻。」⁷⁷此詩依照上述學者的說法，將其視為衛人刺宣公以暴力強奪其子伋之妻宣姜，宣姜無法反抗，致成此醜事。宣公年老而醜，宣姜年輕貌美，根本不相配，宣公以高台迎之避人耳目，宣姜便成為他的妻子。詩人借以宣姜的口氣諷刺宣公，代替宣姜說話，藉虹出現象徵婚姻錯亂，指責宣公之淫亂，「大無信也」。古代傳說以為蝮蝮是天地交合所生的現象，故以蝮蝮為污穢之物，故有所謂天地淫而生虹的意象，劉熙《釋名》說：「又曰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美於女，女美於男，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⁷⁸這首詩使用虹的意象比喻淫亂的風氣。首章先以虹來比擬惡勢力的求婚者，強橫霸道，眾人「莫之敢指」。接著寫女子遠離父母兄弟，出嫁遠方，而嫁的就是這惡勢力之人，詩中不敢直說宣公強娶宣姜之事，但知此事者就能體會其意。二章寫「朝濟於西，崇朝其雨」，陳啟源《稽古編》「蝮蝮在東，暮虹也。朝濟於西，朝虹也。暮虹截雨，朝虹行雨。」⁷⁹整個早晨

⁷⁴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64。

⁷⁵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66。

⁷⁶王靜芝：《詩經通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叢書，1968年），頁130。

⁷⁷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66。

⁷⁸參見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頁43。

⁷⁹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九 經部，詩類，頁383。

虹都出現，讓天下起了雨，而女子就在這種天氣下出嫁。首兩章以虹起興，「莫之敢指」和「崇朝其雨」並列，渲染氣氛。東虹雨停，西虹雨降，女子淚眼迷濛，顯出孤單無助，諷刺宣公強娶豪奪。第三章改為直斥，詩人替宣姜怒斥惡人枉顧人倫禮儀，破壞婚姻，既無貞信又不守父母之命。這章讓詩旨明顯浮出，就不是婉轉諷刺。裴普賢就說：「此詩一二章比，三章賦。比者，以虹比衛宣公之暴淫，人莫敢指責，更似朝虹知驟雨為患。一個女子的出嫁，遠離了父母兄弟，失卻保障，只有任人擺佈的分了。三章直賦其事，申言竟有這樣惡劣的人，對自己兒媳婦強行婚配，真是太沒信用了。不知道雙方的父母之命到哪兒去了？還剩一點做人的道理嗎？」⁸⁰又有說法意指此詩為非正規的男女結合，詩中的女子遠離家庭，不顧父母之命，而與相愛的人私奔，破壞婚姻制度，罔顧倫常無貞信，故諷刺她荒淫放蕩。如嚴粲曰：「蠓蝮者日與雨交，陰陽之氣相亂，喻淫奔也。不當交而交，故不能久，暮見在東，須臾散矣。」⁸¹《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濟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⁸²此說亦能解釋，故備為一說參考。

(五) 齊風 南山

齊風 南山 四章章六句，句四字。《毛詩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根據《左傳 桓公十八年》記載：「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期，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⁸³內容說明齊襄公、文姜兄妹，婚後仍姦淫亂倫，魯桓公為此事責之，文姜向襄公訴怨，竟使得桓公遭彭生暗殺。齊人以此為恥，作詩刺襄公。雖是以刺襄公為主，但實則也暗刺了與襄公私通的文姜。詩一開頭寫「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先以南山之高興襄公地位崇高，至於為何以雄狐興起，羅願《爾雅翼》：「雄狐者，君之象也。《春秋》：秦穆公伐晉，

⁸⁰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0月重印2版3刷），上冊，頁128。

⁸¹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76。

⁸²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241。

⁸³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190-191。

筮之吉，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蠱，必其君也。』既而獲晉惠公。」⁸⁴故古代可以狐代稱君王。巍峨的南山裡雄狐步履舒緩安適，讓人聯想襄公一樣地位崇高，有安舒自若的風範。一個位高權重的統治者，應具備如南山崔巍的氣度，但襄公卻失去王者應有的氣度風範，做出此淫行，詩人特以「南山」、「雄狐」反諷襄公，地位崇高卻未能為人民表率，以發出更深的譏刺。接著寫「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轉而申說文姜既已嫁予魯桓公，襄公就不該再想著她。《說文解字》：「懷，念思也。」段玉裁注為「念思者，不忘之思也。」⁸⁵又說「念，常思也。」⁸⁶文姜已有夫而襄公猶常思之而與之通，此一字帶有強烈諷刺責備意味，認為其行劣之至也。在此以詰問句收筆，欲使其知禮儀知進退。第二章以鞋帶帽纓起興，說冠履上下各自成雙，就像男女匹偶一樣不能混亂。文姜既已嫁予魯桓公，襄公就不該與她發生淫亂之行。末兩章以種麻劈柴為喻，說明明媒正娶的婚姻，不允許被破壞。婚姻必須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違反禮節，私相通授。而齊襄公縱其私慾，無視禮儀，罔為一國之君。每章末句「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都用反詰語句，對此吳闈生《詩義會通》說：「逆倫蔑理，人道已盡，而詩詞特和緩，若不欲深斥者，所謂微文刺譏，亦溫柔敦厚之旨也。」⁸⁷牛運震《詩志》也說：「四章四詰問，婉切得情，齊襄魯桓，一齊閉口。」⁸⁸朱道行《詩經傳說彙纂引》則說：「譏齊襄在「懷」、「從」二字，譏魯桓在「鞠」、「窮」二字，通篇全以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⁸⁹。「懷」、「從」、「鞠」、「窮」每章各一字，直刺人心，一字之貶，使人無所躲避。吳宏一《白話詩經》認為：「這首詩在修辭上，還有一個明顯的特色，那就是每一章的末句，都用沒有答案的設問口氣，『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顯然易見，這是作者採用微詞多諷的曲筆。」⁹⁰沈時蓉在《詩經鑑賞》書中評析此詩說：「每章的起興各有不同，而每章的結尾詩人卻採用了同一句式——反詰。『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曷又鞠止』、『曷

⁸⁴羅願撰：《爾雅翼》，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一六 經部，小學類，頁 435。

⁸⁵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2 月 2 版 1 刷），頁 505。

⁸⁶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2 月 2 版 1 刷），頁 502。

⁸⁷吳闈生：《詩義會通》（台北：洪氏出版社，1980 年 9 月再版），頁 80。

⁸⁸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 2，頁 18。

⁸⁹王鴻緒等撰：《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收入《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24 卷，頁 372。

⁹⁰吳宏一：《白話詩經》（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 5 月初版第 2 刷），第 2 冊，頁 300。

又極止』四個問號怵目驚心。這種詰問法，不需作答，答案已很清楚。它比直接揭露醜行的語言更含蓄，更有力。在這樣的質問面前，被諷刺斥責的齊襄公是難以置對的。」⁹¹均認為此詩收筆的詰問筆法帶有更深的諷刺意味。詰問語的一再重複，可以想見詩人憤慨難平。作詩譏刺一國之君，不能不有所顧忌，遣辭用字上要特別注意，避免過於明白顯露，只能用隱晦曲折的筆墨來表現。就像本詩各章用字遣詞都很講究，這種暗示性文字透過讀者自己想像，既意蘊豐富，又讓詩人脫身遠罪。像三、四兩章興筆的手法，以種麻必得先整治田壟，砍柴必得先有刀斧，興起娶妻必須憑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進一層推及文姜既已嫁與桓公，襄公又與之淫邪，誠屬違背風俗倫常，就此諷刺了襄公的無恥。陳震《讀詩識小錄》評此詩，謂其「意緊局寬，佈置入化，所謂不接形而接以神者」⁹²，陳繼揆《讀風臆補》說：「全用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的是妙文」⁹³說的極是。方玉潤《詩經原始》說：「欲言襄公之淫，則以雄狐起興；欲言文姜成藕，則以冠履之雙者為興；欲言魯桓被禍，則先以『蓺麻』興告父母以臨之，『析薪』興媒妁以鼓之，而無如魯桓之懦而無志也，何哉？詩人之大不平也，故不覺發而為詩，亦將使千秋萬世後，知有此無恥三人而已，又何暇為之掩飾其辭而歸咎於一人哉？」⁹⁴方玉潤之說以為此詩兼刺魯桓。

(六) 齊風 載驅

齊風 載驅 四章章四句，句四字。關於詩旨部分《毛詩序》說：「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篔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旦至，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 詩曰：「發夕」，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正其時也。 其會兄也竟至樂而忘返，遂翱翔遠遊，宣淫於通道大都，不顧行人訕笑，豈尚知人間有羞恥事哉！」朱熹的《詩序辨說》和《詩集傳》認為此詩是刺文姜之詩，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方玉潤《詩經原始》說：「此

⁹¹周嘯天主編：《詩經鑑賞》（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1月），頁133。

⁹²轉引自趙達夫等編：《詩經三百篇鑑賞辭典》（蘇州：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4月2刷），頁171。

⁹³戴君恩原本，陳繼揆補輯：《讀風臆補》下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八 經部，詩類，頁202。

⁹⁴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34。

詩以專刺文姜為主，不必牽涉襄公，而襄公之惡自不可掩。夫人之疾驅夕發以如齊者，果誰為乎？為襄公也。夫人為襄公而如齊，則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舊說『公盛車服與文姜播淫於萬民』而後謂之刺乎？」⁹⁵故此詩應以諷刺文姜為是。首章敘述文姜夕發，寫其盛裝其車而疾驅魯道之上，用「載驅薄薄，簞芻朱韉」鋪述，強調其聲勢浩大，趕著奔赴某處。牛運震《詩志》評曰：「極醜事敘得極雅。發夕，猶夕發也，倒用奇，婦人不夜行，發夕言犯禮而行急不能待也。微詞入妙。」⁹⁶寫婦人不應夜行，但如今車馬疾驅不知原因何在。次章再敘文姜「四驪濟濟，垂轡瀾瀾」，焦點放在馬匹上，以此凸顯車主身分不凡，而「齊子豈弟」一句，牛運震以為「此何等事而以豈弟言之，二字好羞好笑。母氏聖善，令人嗚咽；齊子豈弟，令人掩鼻。」⁹⁷以此諷刺文姜之無恥。前兩章故意設下謎題，並未指出齊子去哪，只描述出她盛裝載驅，心神愉悅的急於奔赴。三、四章敘述文姜行經汶水之上，「汶水」一詞點出地點，齊子文姜要趕赴齊魯之交會襄公。「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汶水滔滔，行人儻儻」用河水的「湯湯」、「滔滔」與行人的「彭彭」、「儻儻」相呼應，陸上行人熙攘不斷，都對此盛大車隊駐足張望，而文姜仍膽大妄為前去幽會，短短幾字將文姜無恥之行寫出，使作品形象更深刻。牛運震：「只二語直令齊子顏無地。淫樂無恥，只翱翔二字寫盡，正自多少含蓄。」⁹⁸以路人注目的眼光給予文姜指責，注目不是欣賞文姜貌美，也不是羨慕車馬高貴，而是責難評論怎會如此荒淫，毫無節制？藉著眾人注目眼光，代替詩人的指責，諷刺意味就在眾人的目光中出現。牛運震對此詩又曰：「曖昧事極難明斥，只寫車服都麗，道路炫耀之態，而淫邪瀆倫之失自見。得力處尤在一二微詞，敲神欲動也。」⁹⁹陳震《讀詩識小錄》評析此詩說：「(全詩)只就車說，只就人看車說，只就車中人說，露一『發』字，而不說破發向何處，但以『魯道』、『齊子』四字，在暗中埋針伏線，亦所謂《春秋》之法，微而顯也。」¹⁰⁰故全詩雖純用賦筆毫無比興成分，卻是婉轉多諷，韻味無窮。詩中使用了許多疊字形容詞，如首章用「薄薄」描述在大路上疾馳的豪華馬車，字裏行間微微露出在車廂

⁹⁵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38。

⁹⁶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19。

⁹⁷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19。

⁹⁸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19、20。

⁹⁹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20。

¹⁰⁰轉引自趙逵夫等編：《詩經三百篇鑑賞辭典》（蘇州：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4月2刷），頁177。

裏的主人公是那樣地趾高氣揚、態度高傲，卻又急切無恥。二章再以「濟濟」形容純黑的駿馬身材高大雄壯，以「瀾瀾」描寫上下有節奏地晃動著的柔韌韁繩，襯出乘車者的身份與眾不同。疊字的運用讓人物行為具體化，也加強了詩歌的音樂性、節奏感，便於人們反覆詠歎吟誦，以顯出對文姜淫佚行為的不滿。詩人特別寫她返國探親排場盛大，此種描寫別具深意，因為文姜地位不同，一言一行都為世人所注目。但她卻不顧禮法，做出敗壞道德之事，還不顧廉恥的招搖過街，無懼世人眼光，崇高地位和低劣醜行形成強烈對比，詩人諷刺意味極濃厚。此詩明刺文姜，暗刺齊襄公，胡承珙《毛詩後箋》說：「齊人自刺其君，其詞宜隱，故箏箒四驪，但言其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出之，所為言隱而旨顯也。」¹⁰¹「言隱而旨顯」正是溫柔敦厚詩教的特徵，本篇以麗辭寫醜行，用以凸顯諷刺意味。

(七) 齊風 敝笱

《毛詩序》曰：「 敝笱 ，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方玉潤以為：「刺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¹⁰²孔穎達也說：「? 鰓等大魚，非敝敗之笱所能制。喻魯桓公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初歸於魯國，其從者庶姜庶士眾多如雲，以此強盛，故桓不能禁也。」¹⁰³黃翠芬在 談齊風何必刺魯君 一文中，則以為《齊風》 南山 、 敝笱 、 載驅 、 猗嗟 等四篇，未必與魯君有關。認為 敝笱 比喻人倫之道器，刺文姜以君夫人之尊貴，對於禮法視若無睹，恣意妄為，多次歸齊，超越禮義約制，與魯桓無關。¹⁰⁴根據內容判斷，本詩旨在刺文姜淫於其兄齊襄公，婚後仍數次奔往齊國，不顧禮教，淫於其兄，兼責魯桓未能防制，致使其肆無忌憚。全詩三章章四句，複沓類疊，更改幾個字而已。前兩句是興筆，興起下文的感慨。「笱」是設在魚壩的捕魚用具，但以「敝」字形容，敝笱則無法捕魚，只能任魚悠游來去，「敝笱在梁」捕魚作用就喪失。根據聞一多 說魚 篇，運用「隱語」詮釋《詩經》中「魚」字用法，歸結「魚」為「匹偶」或「情侶」的? 語；若是「打

¹⁰¹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七 經部，詩類，頁229。

¹⁰²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37。

¹⁰³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詩類，頁515。

¹⁰⁴黃翠芬：談齊風何必刺魯君，《東海中文學報》，（2006年7月），第18期，頁37。

魚、釣魚」為「求偶」的？語。¹⁰⁵下句借著？鰓、魴鱖肥美之魚，襯出文姜出身高貴，其仗著顯赫的家世背景，任意往來齊魯之間，豈是敝笱所能制者？？鰓鱖這三種魚各有特性，魴和鰓都碩大，鱖似魴厚而頭大，徐鼎《毛詩名物圖說》：「鱖好旅行，相與游曰與，相連屬曰連。」¹⁰⁶鱖魚善游，如同文姜婚後仍與襄公往來，自由往返齊魯之間。若笱完好則無法任意出入，但現在是「敝笱在梁」，就無法限制住魚的出入。桓公無法約束文姜，如同敝笱無法捕魚，僅能任由各種魚類進出，詩歌以此諷刺荒淫無恥的文姜，責備魯桓夫道不振。三四句接寫「齊子歸止」時的盛況，隨從眾多「如雲」、「如雨」、「如水」，雖都是眾多意思，但三個比喻有遞進的因果關係，積雲降雨，雨再化為水，逐層演進，次序不能顛倒，方玉潤《詩經原始》說：「『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其從如水』，非歎僕從之盛，正以笑公從婦歸寧，故僕從加盛如此其極也。」¹⁰⁷意指魯桓陪同文姜歸齊，不能制文姜，也具有可「笑」之處。牛運震也說：「但侈陳徒御扈從之盛，而齊子之淫縱無忌，昭然已見。」¹⁰⁸此詩以敝笱起興，敝笱無法限制？的出入，下接寫文姜歸齊盛況，透過聯想使人想到桓公無法防閑文姜之淫行，詩人諷刺文姜淫邪於齊襄公，不顧自己身份，枉為君夫人，其無所顧忌，傷風敗俗之行，可謂荒淫無恥矣。

(八) 陳風 株林

陳風 株林 兩章章四句。《毛詩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國大夫夏御叔的妻子夏姬是鄭穆公的女兒，生子徵舒字子南。夏御叔死後，陳靈公和大夫孔寧、儀行父常乘車到夏氏封邑私通夏姬。君臣淫亂之事，國人皆知。某次陳靈公和孔寧、儀行父二人到徵舒處飲宴，酒酣之際，靈公對孔寧、儀行父開玩笑說：「夏子南長得真像你倆個。」孔寧、儀行父回敬說：「你們兩個也很像。」夏徵舒在旁邊聽了非常憤怒。宴後，靈公出，徵舒在馬廄門外埋設強弩，將靈公射殺，孔寧、儀行父因此逃奔楚國，事見《左傳》宣公九年、十年¹⁰⁹以及《史記 陳杞世家》¹¹⁰。陳靈公君臣荒淫無道，經常乘車到株邑和夏姬私通，這種醜事，不方便講出來，正如 鄘風 牆有茨

¹⁰⁵ 聞一多：《說魚》收入《聞一多全集》第三冊，（武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34。

¹⁰⁶ 徐鼎《毛詩名物圖說》，《詩經動植物圖鑑叢書》（台北：大化書局，1980年），頁107。

¹⁰⁷ 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37。

¹⁰⁸ 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19。

¹⁰⁹ 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722-723，727。

¹¹⁰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581。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由於國人皆知，故不須說得太露骨，所以詩人便巧妙地假借對話，將醜事宣揚出來。詩第一章以設問形式描寫，一問一答。由詩人提出詢問，引人注意。「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故意詢問假裝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去株林，然後回答是去找夏南。但實際上眾人皆知他們一行人要去找夏姬，而詩人這樣一寫就帶有諷刺意味，有挖苦的感覺，因為此一問句是明知故問，又再正經回答去找夏南，詩人透過含蓄的表達方式，讓諷刺意味浮現。三四句詩人又故意再逼問一句：「匪適株林？從夏南。」「不是去株林嗎？是去找夏南遊玩。」問答之間的刻意描寫，讓諷刺程度直線升高。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上兩句詩人故設為問辭，若不知其淫於夏姬者，以為從夏南遊耳。下二句當連讀，謂其非適株林從夏南也，言外見其實淫於夏姬，此詩人立言之妙。」¹¹¹孔穎達《毛詩注疏》云：「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兮？』靈公為人所責，抵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是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佚，故刺之。」¹¹²孔穎達以為這是透過想像假托方式，刻意模仿靈公的口吻進行強詞奪理的爭辯，諷刺戲謔的意味更深，更能表現出國人對靈公荒淫行為的鄙夷與不屑。牛運震《詩志》說：「自問自答，自駁自解，格法大奇。問得險奇，折得深婉，不曰從夏南之母，而曰從夏南，為尊者諱之也。」¹¹³姚際恆《詩經通論》解釋：「二章一意，意若在疑、信之間，辭已在隱躍之際。詩人之忠厚也，亦詩人之善言也。」¹¹⁴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解釋說：「所以國人作詩刺靈公，自作問答：『為什麼去株林？』說：『不是去株林，是到夏南家裏去。靈公駕車到株之野便打尖，孔寧、儀行父則騎馬到株邑吃早餐』而不忍直指其國君的淫亂。」¹¹⁵周甦在周嘯天主編的《詩經鑑賞》書中評析此詩說：「詩用問答結構，既增強詩的真實感和諷刺味，於簡樸對話中的一逗一演，也自有天然的風韻。」¹¹⁶次章說「駕我乘馬，說于株林。乘我乘駒，朝食于株。」改變敘述

¹¹¹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420。

¹¹²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388。

¹¹³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45。

¹¹⁴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05。

¹¹⁵糜文開、裴普賢著：《詩經欣賞與研究》（改編版）（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8月，再版），第2冊，頁641。

¹¹⁶周嘯天主編：《詩經鑑賞》（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1月），頁185。

角度，由第三人稱轉為第一人稱，寫靈公君臣自株林到株之野，變化車馬，並在那過夜享樂。《毛傳》說：「大夫乘駒」，意指大夫所乘之馬和君乘之馬不同。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靈公初往夏氏，必託言遊株林，自株林至株野，乃說其駕然後微服入株邑，朝食於夏氏，此詩乃實賦其事也。」¹¹⁷胡承珙《毛詩後箋》以為「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駒，以至於株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¹¹⁸靈公中途變換馬車，微服獨行以避人耳目，欲蓋彌彰，將他的淫行寫活了。透過靈公乘馬乘駒的動作，表達出他們鬼鬼祟祟奔赴，迫不及待享樂的淫邪行徑，著實令人不齒。詩人並未直寫其鄙行，但巧妙的設問 問答，賦筆寫他們行程，卻讓靈公醜態畢現。劉勰《文心雕龍 諧隱》曰：「譏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¹¹⁹有些事情不便說破，需要隱約其辭，這種筆法稱為婉曲。詩人就是透過這種婉曲筆法，含蓄將靈公的淫行點出。蔣立甫說：「明明是去幹那見不得人的勾當，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詩人偏不說破，還語帶詭秘地說：『那是去找夏南的吧！』一句未用「比」、「興」，寓揭露於悄妙的嘲諷之中，比之於義憤填膺的直斥，其抨擊力量強似百倍。」¹²⁰方玉潤《詩經原始》認為此詩「靈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事見春秋傳，而此事故作疑信之謂。非特詩人忠厚不肯直道人隱，抑亦善摹人情，如見忸怩之態，蓋公卿行淫，朝夕往從所私，必有從旁指而疑之者，即行淫之人亦自覺忸怩難安，故多隱約其辭，故作疑信言以答訊者而飾其私。詩人即體此情為之寫照，不必更露淫字，而宣淫無忌之情，已躍然紙上，毫無遁形，可謂神化之筆。」¹²¹可以說是最好的評論。此詩寫法與齊風 載驅 類似，但 載驅 著力多，此詩則以不著痕跡的字句，卻讓諷刺意味表露無遺。

三、刺在位者橫徵暴斂

古代統治者權位極大，擁有土地、人民，人民終日辛勤，得繳稅收，還得服

¹¹⁷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詩類，頁546。

¹¹⁸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七 經部，詩類，頁305。

¹¹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276。

¹²⁰潘嘯龍、蔣立甫：《詩騷詩學與藝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頁46。

¹²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89。

勞役。若上位者勤政愛民，能撫育下民，視民生疾苦合理調整徵稅，並在農閒時徵服勞役，則百姓雖苦仍能為國盡心。但若上位者貪婪無知，沉於安逸享樂，無視於百姓是否已休養身息，有餘力服勞役，則百姓將何以為國效命？西周時期厲王、幽王貪暴無道，橫徵暴斂，信用奸臣，國政敗壞，故《詩經》亦多諷刺在位者橫徵暴斂的詩，如 魏風 碩鼠。或如西周王朝征服小國，被征服之國接受周朝的統治，繳稅運送物資至周朝，長久壓迫下百姓痛苦萬分，只覺得西周王朝如吸血鬼般，征斂不斷，小雅 大東 道出了小國百姓的沉痛。

(一) 魏風 碩鼠

此詩三章章四句，重章複沓。《毛詩序》說「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把剝削人民的統治者，借喻比為大鼠，取其猥瑣、令人討厭的外型，及不勞而獲、嚙咬糧食的卑鄙習性，二者形象相合。本詩比喻技巧直接明白，看似人們斥責鼠輩，實則指桑罵槐，斥責上位者橫徵暴斂、剝奪的惡行。每章開頭兩句直呼「碩鼠碩鼠」，再以斥責命令語氣，告誡他們「無食我黍、(麥、苗)」，既是鼠輩怎會聽話呢？此句流露出無奈感，用無用的命令句，表現詩人對其憤恨無奈之情。牛運震《詩志》評云：「疊呼碩鼠，疾痛切怨。」¹²²認為此詩疊呼「碩鼠」是悲憤導致。向熹認為：「『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表示厭惡。」¹²³指高聲重複呼喊「碩鼠」，是為了表示厭惡到極點，故類疊的使用，讓詩人心意明顯宣洩。這些老鼠不僅嚙咬黍麥，甚至連苗都不放過，貪得無厭的習性令農民痛惡。陳子展《詩經直解》說：「食麥未足復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貪殘甚矣。」¹²⁴如同統治者無止盡的剝削。每章三四句進一步揭露碩鼠不知感恩的獸行：「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德、勞)」，多年照顧你，你卻不願意眷顧、感激、慰勞我，多令人傷心、深感不值啊！詩中以女(汝)、我相對，揭示彼此對立關係。一方是養育者，一方是受惠者，受惠者貪婪無盡要求，養育者始終侍奉，如今已受不了對方一再剝奪，發出不平之鳴。末尾四句全相似，為末章末句變調。寫出養育者的心聲與決定，「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直！」既然如此我要離開你，另覓樂園，到一個能得到相等報酬的樂土去，不再讓你剝削。此意即指百姓厭惡上位者的惡

¹²²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2，頁26。

¹²³向熹：《詩經語言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刷)，頁396。

¹²⁴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第2刷)，上冊，頁336。

行，所以決定離開這橫徵貪斂的社會，逃到理想的樂土。「逝」字聲調急切短促，表現了詩人果決的態度和堅定的決心，立志尋找他處安居樂業。「樂土、樂國、樂郊」詞語的使用，反語暗示讀者他們現在生活的地方不是安樂的。此詩筆調連續，未料詩人末章結尾以「誰之永號」一句，轉為哀傷低沉心情控訴，若有樂土誰會長號呢？身邊根本沒所謂的樂土、樂園，此句一出更顯諷刺，偌大國土竟無樂土、樂園，人民又將如何安身立命呢？此詩重章疊句，回環複沓間，有一唱三嘆之妙。

(二) 小雅 大東

《毛詩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此詩是東方諸侯國臣民諷刺西周王室剝削的詩，此詩以對比、暗喻手法，從現實的人間，轉向虛幻的星空，將人民痛苦的生活，不平等的際遇，透過比喻展現出來。首章從「食」切入，見君子「有饜簋飧，有捄棘匕」器具，想起自己生活困頓，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兩句，將周道筆直形象化，剝削之路竟平坦方便。從「君子」、「小人」的不同境遇對比，末句「晷言顧之，潛焉出涕」直寫詩人的傷悲。二章寫「衣」，姚際恆《詩經通論》曰：「杼柚其空，惟此一語實寫正旨。」¹²⁵以織布機上布帛一空，寫人民辛勤織布卻被徵斂一空，身上穿著破草鞋，怎受得了寒霜侵襲？「佻佻公子」卻「行彼周行」，仍持續不斷的來往徵斂，凸顯出詩人對此現象的不滿，卻只能說「心疚」。三章寫勞役，以沾溼薪柴比喻疲敝的人民需要休息，嚴粲《詩緝》以為：「獲薪以供爨，必曝而乾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勞瘁而不能勝矣。」¹²⁶此章善用比喻，將詩意清楚表達。四章透過對比穿著，將「東人之子」、「西人之子」不平等的地位顯現出，也顯出其勞役之多，無法休憩。第五章是承先啟後部份，承前寫飲食穿著，刺其配美玉而無其德，再轉向星空仰天感慨。末兩章透過天上星宿「載施之行」，卻徒勞無功，無法為下民解決困難。猶如現今官員均是剝削者，徒居高位虛有其名，卻未對人民寄予同情憐愛。針對末章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分析：「下四句與上四句雖同言箕斗，自分兩義。上刺虛位，下刺斂民也。」¹²⁷作者意此言彼，以

¹²⁵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51。

¹²⁶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292。

¹²⁷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三，《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

眾多遠在天邊的天象作比喻，揭其名實不符，不稱其職，而徒有其名。既是織女星，為何一天移動七次，卻不能織出布帛花紋來？既名牽牛，為何不能用來駕車？既名天畢如持掩兔之網，何以捕不到禽獸？南有箕星不能簸米揚糠，北有南斗不能挹取酒漿，以上所說就是在刺其徒具虛名。且如歐陽修《詩本義》說：「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¹²⁸方玉潤也說：「詩本？政賦煩重，人民勞苦。入後忽歷數天星，豪縱無羈，幾不可解。不知此正詩人之情，所謂『光燄萬丈長』也。四章以上，將東國愁怨與西人驕奢兩兩相形，正喻夾寫，已極難堪。『天漢』而下，忽仰頭見星，不禁有觸於懷，呼天自訴。因杼柚之空，而怨及織女機絲亦不成章；因織女虛機，而怨及牽牛河鼓難駕服箱。不寧唯是，即啟明、長庚之分見東西，亦若有所怨及焉；以其徒在天而燦然成行也。於是更南望箕張，北顧斗柄。箕非徒無用，不可以簸揚，反張其舌而若有所噬；斗非徒無益，不可以挹酒漿，反揭其柄而若取乎東。民之困於王者，既若彼其窮，而人之厄於天者，又如此極。天乎，何其困厄東國若是乎？民情至此咨怨極矣！」¹²⁹結尾似又怨天，實則以天喻官員，人民敬天畏天，反覆言說間，讓人了解「天」是壓榨東方小民的，諷刺挖苦呈現絕妙的文字敘述。

四、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西周末年，幽王、厲王均昏庸無道，貪圖享樂，放任國事不管，任用小人奸臣，造成國家政治混亂，人民生活痛苦。《詩》中所謂變風變雅，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詩中諷刺君王任用奸邪之臣，遠離賢臣，聽信讒言，是非不分造成國政遭奸人把持，綱紀敗壞，使百姓陷入黑暗生活中，這類詩很多，如 唐風 采芣 小雅 節南山、雨無正、小旻、小弁、巧言、巷伯、青蠅，以及 大雅 桑柔。

(一) 唐風 采芣

三章章八句，重章複沓。《毛序》認為此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三家詩均無異議，獨方玉潤以為：「《序》謂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蓋指驪姬事也。」

詩類，頁 631。

¹²⁸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四 經部，詩類，頁 240。

¹²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下冊，頁 420。

然詩旨未露其義，安知其必為驪姬發哉？」¹³⁰此說亦有理，故將詩旨定為刺在位者聽讒言的詩。每章前兩句均採用採摘植物起興，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為「三者(苓、苦、葑)皆非首陽山所宜有，而詩言採於首陽者，蓋故設為不可信之言，以證讒言之不可聽，即下所謂人之偽言也。 苓為甘草，而《爾雅》名為大苦，則甘者名苦矣。苦為苦茶，而詩言『堇荼如飴』，則苦者實甘矣。 詩以三者取興，正以見讒言之似是而實非也。」¹³¹詩人借物起興，看似無關，但實則暗中用來形容讒言毫無根據，就如同這些植物都是名實不符的。三、四句句字相同，每章只更換一個字，從「無信」、「無與」到「無從」，一層比一層深。先說不要相信，因為那是虛偽的話，不可信；再說不要與他結黨、交好、贊同，最後是不要跟從、信從，從積極的「無信」，到最後帶有懇求「無從」，表示讒言造成作者的困擾，所以詩人接寫疊句「舍旃舍旃」，反覆叮嚀，希望對方不要理會讒言，只要不理會這些讒言，愛說讒言的人得不到好處，讒言就會消失了。詩只從刺聽讒之人方面描寫，強調聽讒之人的不對，要人不理會讒言，原因就在於只要大家都不聽信讒言，讒人自然無從開口、無法開口，因為說了也沒人相信理會，徒勞無功的事誰會去做呢？造謠者自然就會停止造謠生非了。陳繼揆《讀風臆補》評此詩曰「各章上四句，如春水池塘，籠?浣月，汪汪有致。下四句，乃如風起浪生，龍驚鳥瀾，莫可控御，細味其語氣，當自得也。 通篇皆以?語喚醒人，實具無限苦心。」¹³²姚際恆《詩經通論》評此詩：「通篇以疊詞重句纏綿動聽，而姿態亦復搖曳。」¹³³均是適切的見解。

(二) 小雅 節南山

小雅 節南山 全詩十章，共分三部份。《毛詩序》：「家父刺幽王也。」胡承珙《毛詩後箋》說：「許白雲《詩鈔》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又說：「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¹³⁴今從胡承珙說法。一、二章以南山起興，象徵權重的師尹。以山之險比喻其權

¹³⁰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64。

¹³¹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357。

¹³²戴君恩原本，陳繼揆補輯：《讀風臆補》下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八 經部，詩類，頁210、211。

¹³³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98。

¹³⁴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七 經部，

柄之高；以山之不平，比喻其二臣執政不公。「不平」二字在後半又出現，可說是詩的綱領。兩章寫師尹失去民心，卻不知反省，已引起天怒人怨。三到六章為第二部份，進一步點出師尹害人害天，以整齊的句式排列，以「夷」、「已」二字分別從正反兩面對比陳詞，反覆申說，從局勢的危殆、人民的怨恨、國力的耗損，以及小人的乘時崛起，將師尹惡行、幽王昏庸，作一系列鋪陳敘述。重點放在他任用小人，不親自管理政事，造成禍害不斷，人民不寧。五六章以「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和「不弔昊天」呼應第三章的「不弔昊天」，以「君子如屆」、「君子如夷」和「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呼應第四章「式夷式已」，分別以怨天和尤人為軸線展開。末四章由怨怒轉悲嘆，先以馬喻己，寫自己懷才不遇的悲苦。再寫現在小人當道，彼此不和交相攻擊，都是師尹的用人失當。詩人對國家已看清局勢，提出建言勸告，偏君王不聽，只好聊作詩以宣洩心中不滿與擔憂，暗指控君王任用師尹如此佞臣，造成國家局勢混亂。本詩採比喻法，將對師尹的不滿宣洩出來，直斥中帶有委婉，不敢直斥天子用人不當，只好呼天喊天，以示怨忿諷刺。呼告法的使用，讓詩的情感張力更濃，司馬遷《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說：「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¹³⁵

(三) 小雅 雨無正

《毛詩序》：「大夫刺幽王也。」詩旨在刺幽王，刺其昏聩荒淫，任用虢父等佞臣，寵愛褒姒，廢申后、太子？臼，導致申侯不滿，聯合犬戎外族，攻佔了鎬京，讓西周滅亡。詩人眼見幽王昏聩，諸侯不朝，認為西周將滅，人民淒苦萬分，以詩抒發內心悲憤與不滿。全詩共七章，用直述方式表達，少用譬喻，反覆詠嘆，充滿哀怨、質雅的藝術之美。詩以呼天開始，「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彷彿辱罵老天不長眼，對人民恩惠不常，實則意指幽王不修德，才讓喪亂飢饉充斥國內。「旻天疾威，弗慮弗圖」直說上天暴虐，思慮不周，再以映襯手法寫「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強調天確實不長眼，賞罰不公不平。說是天實則以天代幽王。二章再說宗周滅亡，「正大夫離居」，不？國效命，還「覆出為惡」。責備離居臣子不朝見君王，暗批幽王暴虐已眾叛親離。三、四章直指昊天「辟言不信」、「譖言則退」，只聽好聽的話，導致國事日非，群臣不

詩類，頁 449。

¹³⁵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 983。

肯以國家要事告誡君王，只求自保遠禍。末三章寫自己處境艱辛，「哀哉不能言」，忠言逆耳，想要勤於國事勸告幽王，又處境孤危勢單力薄，怕「得罪於天子」，暗中諷刺幽王厭惡忠臣，喜歡邪佞，而像詩人這樣忠心耿耿忠臣，就只能在詩中怨天尤人，吐露心聲了。通篇直述，層層揭露國事，吟詠中夾雜議論，情感在敘述中緩緩傾洩出來，帶有濃濃的憂愁諷刺意味，要讀者聯想究竟是誰造成這種結果，自然就會想到是高高在上的天子。

(四) 小雅 小旻

小雅 小旻 全詩六章，前三章章八句，後三章章七句。《毛詩序》說：「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箋》又改正說：「當為刺厲王。」朱熹《詩集傳》不明言諷刺何王，只說「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¹³⁶觀看詩意作者應是西周末期官吏，而此詩列於 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 後，當屬幽王時期。幽王昏庸無道，聽信邪言，寵愛褒姒，讓國家陷入滅亡邊緣。孔穎達《毛詩注疏》曰：「今日天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可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乃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也，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¹³⁷此詩乃在勸王用人唯賢，不可任用小人以致淪胥自敗。勸他任用賢者，意即是他不用好人，只用奸邪之臣，諷刺他不能採納善謀 任賢臣。作者在詩中以感歎 批判和比喻等方式諷刺君王，表達了他憤恨朝政黑暗腐敗而又憂國憂時的思想感情。方玉潤《詩經原始》曰：「夫天下不患無謀，患在有謀而弗用；不患在有謀而弗用，而患在用非其謀。謀非所用，則好謀實足以誤事。又況以邪辟之人議之於前，而以多欲之言聽而斷之於後也哉？」¹³⁸第一章起筆突兀，「旻天疾威，敷於下土」，以呼天口吻怨恨老天暴虐無道，指出當前朝政不安是因為「謀猶回遹」，昏庸的君王「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其是非不辨、善惡不分，造成國事弊病叢生，令作者對國家情勢極擔憂與憤慨。第二章進一步感嘆，現在「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因而詩人擔憂國勢將日益衰敗，將無法收拾，加深了前一章內容的表述。

¹³⁶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六 經部，詩類，頁 834。

¹³⁷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三 經部，詩類，頁 551。

¹³⁸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下冊，頁 403、404。

第三章指出朝中雖然「謀夫孔多」、「發言盈庭」，但都是無法改善時政之謀略，不敢獨闢眾議負起針砭時事之責。末三章依舊直指政令不當，君王聽信邪僻之言，不加以深究，猶如築室于道謀，怎能有成？如此作為使得朝政更敗壞。再忍不住以勸諫的口吻說，國雖不安定但仍有賢才，但要君王擇善而從之，不要像流泉、夾泥沙俱下，善惡同歸於盡，使賢才流失。末尾以比喻法說眾人皆知暴虎馮河的危險，但不知有更甚於暴虎馮河者，就是詩中所說的「謀猶回遹」，因為暴虎馮河僅傷於己，而謀猶回遹將殃及全國，內容充滿警告之意。作者三番兩次表達自己擔憂國事的沉重心情，其中「戰戰兢兢」三句，以譬喻法敘述心境，形象生動、寓意鮮明，寫出了他焦慮莫名的心態，至今仍廣為流傳。此詩後幾章善用了譬喻法，寫為政的正確方法「如彼筑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寫出心中的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讓意念更凸顯具體。政治清平與否影響到國家的長遠發展，國君用人若不辨善惡，任用奸邪佞臣，則小人橫行無道把持朝政，國家將陷入混亂局勢。小人因想獲得更多的權力與利益，鞏固自身地位，必將異己之人排除，故進讒言於君王，毀謗有德之臣。君王若善惡不分就會被小人遮蔽了耳目，盡聽信小人讒言，貶黜賢臣，使朝政被小人掌控，國家陷入腐敗之中。君王斥賢任用小人，實是一重大錯誤，此詩裡諷刺君王對良策置若罔聞，無動於衷，唯聽邪僻之謀，唯用小人，國家滅亡將是無可避免的事。

(五) 小雅 小弁

小雅 小弁 全詩八章，章八句。《毛詩序》：「小弁，刺幽王也。」詩言君子信讒言，忍心殘害自己，故內心憂愁難以入眠，方玉潤認為此乃「宜臼自傷被廢」¹³⁹之詩，宜臼為周幽王與申后之子，因幽王寵愛褒姒，為立褒姒之子為儲君而廢宜臼。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說：「魯說曰：小弁 伯奇之詩。(尹)吉甫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放之於野。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游，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¹⁴⁰上述說法均未有直接證據，未必可信，為人臣子見黜也會有此感嘆，故此詩視為賢臣受讒遭陷而被逐之詩較客觀，故亦是諷刺君王信讒惑邪斥賢之詩。首章開頭

¹³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下冊，頁406-407。

¹⁴⁰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 詩類，頁618-619。

以呼天控訴起筆，先說鳥類快樂歸飛，而「我獨於罹」，為何獨獨是我遭受此不幸？有人不如鳥的憂傷和悲痛，以此句訴說格外令人同情。以「弁彼鷩斯，歸飛提提」的景象反襯自己際遇，以「民莫不穀，我獨於罹」為對比。連烏鴉都尚可自在飛翔，人民都很平安和善，只有詩人處於憂患，兩相比較之下，其遭遇更不幸了。又以「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感歎，直接說出無奈之情，第一章就以景寓情，人我相比，充分表現內心沉重的憂怨之情。詩人無罪被逐，對天呼喊：「何辜於天？我罪伊何？」以問天的方式道出己身陷於被棄的困境當中，無法置信，不願相信自己遭受放逐，無奈之情溢於言表。第二章寫他放逐在外所見景象，依舊以景寫情，抒發內心傷感。平坦大道上長滿了雜草，如同平靜如水的心起了漣漪，或者是他清白的人格遭受侮辱。他憤怒「怒焉如擣」，他悲傷「疚如疾首」，詩句具體地展現出他憂怨憤懣之情，毫不掩飾的道出心情故事。第三章寫他被放逐的悲哀，不管他怎麼做「必恭敬止」，仍得不到青睞肯定，「不屬於毛，不罹于裏」，只能無奈地歸咎於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四、五兩章仍以在外所見，述自己孤苦無依、漂泊的心情。一切欣欣向榮，自己卻毫無依歸，無處可去，其內心的痛苦憂傷，別人是無法理解的。感嘆自己懷才受誣不受重用，內心憂傷難忍，如同錐心般痛心疾首，身軀如同舟之漂流，無繩繫之，漂泊不知何往，亦不知何處是盡頭，才能得到安定。四、五章善用比喻法，先以舟為喻，借漂流之舟充分表現其內心之惶惶不安與憂心孤寂。再以鹿奔求群，雉鳴求雌，比喻人不可以孤立。《爾雅注疏》記載：「《說文》云：『鹿，解角獸，群萃善走者也。』」¹⁴¹「鹿飲食皆相召志，不忌也。」¹⁴²可見鹿是友善合群的動物。現在鹿、雉都有伴侶，而自己卻遭人離棄，無人相助，更顯無助和悲淒。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曰：「言鹿、雉尚有群侶，己病自內發，無人相助，猶傷病之木無枝葉相扶。故雖心憂而曾無知我者，徒自傷耳。」¹⁴³託鹿與雉寫己悲不為人所知悉也。末尾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君子信讒」，不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結果是非不辨，就成了「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強調山沒有不高的，泉沒有不深的，君子不

¹⁴¹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一五經部，小學類，頁 218。

¹⁴²參見《毛詩草蟲經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清光緒九年，頁 35。

¹⁴³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經部，詩類，頁 620。

可輕易發言，話沒有不被聽見的。日本竹添光鴻剖析「山」、「泉」二喻：「言高者皆山，浚者皆泉，以喻前後左右之人，莫非讒黨，皆凶邪陰險也。」¹⁴⁴進一步以「山」、「泉」，來比喻奸佞當道，君子的處境堪憐。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齊詩》曰：「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¹⁴⁵，忠心的臣子認為君王被小人所蒙蔽，小人遮蔽王之視聽，君王才會誤信讒言，將被逐的罪魁禍首指向小人身上，孫?認為此兩句：「說詩最苦切，真出于中心之惻怛，語語割腸裂肝，此所謂情來之調。」¹⁴⁶因為君王的形象是不允許被破壞的，只有把罪過轉移到小人身上才得以維繫君臣倫理，以及忠君的意識表現。此詩以「憂怨」為基調，對自己被逐後的悲痛心情，反覆傾吐，多次的表述和揭露，感情沉重，言詞懇切，憂怨哀傷之情躍然紙上。此詩採取多種敘述手法，諷刺之意較淺，多以抒發怨情為主。有時直接描述，有時反面映襯，有時借景抒情，或者以外在客觀景物比喻自己的處境，賦比興交互使用，是一首精巧設計的詩。

(六) 小雅 巧言

小雅 巧言 六章章八句，除末句五字外，餘者為四字句。《毛詩序》說：「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主題在於憂讒憂謗，前半刺聽讒，後半刺讒言。首章以呼告法起筆，直呼昊天，傾訴內心無限怨忿。此種筆法讓人忍不住懷想，為何如此呼喊，肯定心中無限怨恨，無處傾訴宣洩，只能呼天怪天。「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幪。」首句開頭呼天而訴之，下兩句訴說呼天原因，是因為無辜獲罪，正因心中委曲無處宣洩，所以只能呼天而告。緊接著「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幪，予慎無辜！」無法洗刷冤情，只能再次呼天加以申辯。牛運震《詩志》曰：「竟呼昊天為父母，便是責望疾怨之旨。」¹⁴⁷二至四章對讒言進行剖析，雖有讒人但若遇明智之人，讒人亦無由造謠。作者在此處有理性的分析，不像首章情感的宣洩。作者以為進讒者固然可怕可惡，但讒言亂政的根源不在進讒者而在信讒者，因為讒言總要通過信讒者才有作用。此詩將君子信讒分出程度，從「君子屢盟」、「君子信盜」、「盜言孔甘」，信讒程度由淺漸深；就亂的程度言，「長」、「暴」、「燄」，亂象由輕而重。余培林

¹⁴⁴竹添光鴻撰：《毛詩會箋》（台北：大通書局，1970年9月初版），冊3，頁51。

¹⁴⁵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詩類，頁619。

¹⁴⁶孫?：《批評詩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1刷），經部一五〇，五經總義類，頁95、96。

¹⁴⁷牛運震：《詩志》，（清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4，頁17。

指出：「燄本進食，引申有進意。與上文『長』、『暴』為層遞。」¹⁴⁸又說：「三章言亂之滋長，在於君子履盟；亂之暴烈，在於君子信讒；亂之增進，在於君子自陷於痛苦之境。述君子信讒三階段，極有層次。」¹⁴⁹吳師道《傳說匯纂》云：「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¹⁵⁰如此安排是因為聽讒者比進讒者責任更大，所以先刺之。末兩章利用層遞法寫出讒言蠱惑人心，亂象日益嚴重，大夫傷於讒言的悲苦心情。進一步揭露小人卑鄙無恥行為，寫小人「巧言如簧，顏之厚矣」，雖是說小人無恥巧言，卻也暗中諷刺人君聽讒，未能謹慎用人。章末說：「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雖未直接指明進讒者為何人，但這人肯定是他熟悉的，朱熹《詩集傳》說：「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¹⁵¹《周本紀》載幽王以「佞巧善諛好利」的虢父為卿而國人皆怨¹⁵²。《國語 鄭語》史伯亦云：「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劓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¹⁵³「詩人情感激昂，直斥其「既微且燿」，《毛傳》云：「鼃瘍為微，腫足為燿」，刺體有殘疾而「職為亂階」的巧言之人，可見其對進讒者的痛惡。雖然作者無辜遭罪，但仍樂觀看待此事，他以為無論小人如何猖獗，還是會如同上章「躍躍毚兔」所言，終會「遇犬獲之」。因為小人短視近利，終究無法禁得起考驗，會自取敗亡。全詩諷刺幽王聽信讒言，任用奸邪，因其信讒誤國，才造成國政衰微。胡承珙《毛詩後箋》說：「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深惡也。大夫傷於讒者，非獨一己傷困於讒，謂大夫傷聽讒之亂政，故其詞屢言『亂』，而深望君子能察而止之。」¹⁵⁴所說極是。話說得再巧妙，仍舊只是花言巧語，無實際作用，只會亂了政事，在位者應考慮清楚，謹慎選擇臣下之言，勿信讒言勿用佞臣。

(七) 小雅 巷伯

《毛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以疊字摹人情

¹⁴⁸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3月再版），上冊，頁175。

¹⁴⁹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3月再版），上冊，頁179。

¹⁵⁰王鴻緒等撰：《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收入《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12月），冊25，頁103。

¹⁵¹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838。

¹⁵²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74。

¹⁵³章昭注：《國語 鄭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六四，史部，雜史類，頁147。

¹⁵⁴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七 經部，詩類，頁481。

狀，連用疊字，「緝緝」附耳竊語之聲、「翩翩」往來繁忙貌；「捷捷」便給之貌，以媚語誘惑他人；「幡幡」反覆之貌，「好好」喜悅得意之態，又以對比手法寫「勞人」與「讒人」差別，反襯讒人得意忘形，趾高氣昂的樣子，讓人對君王信讒程度有了估量。詩歌前兩章以貝錦、南箕設喻，說讒人巧口喧譁，無中生有，編織罪名陷害他人，而四星像簸箕張口，讒人極盡其力，信口雌黃散播是非，方玉潤《詩經原始》說：「凡譖人者，不外文致、簸揚兩端。首二章已將小人伎倆從喻意一面寫足，以下便不費手。」¹⁵⁵朱公遷說：「一章二章責之，三章四章誨之，六章深惡而痛疾之；七章則言作詩以為君子之戒也。」¹⁵⁶詩人對那些譖人極為怨恨，忍不住寫出詛咒的字句，祈求老天對他們懲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語顯出詩人內心的強烈憤慨，正所謂「憤怒出詩人」是也。

(八) 小雅 青蠅

小雅 青蠅 三章章四句，各章第二句三字，餘均四字句。《毛詩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朱熹《詩集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¹⁵⁷鄭《箋》云：「興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¹⁵⁸此詩明顯強烈諷刺進讒者，以人人厭惡的蒼蠅起興，而又以蒼蠅的汙染環境，傳播病毒，必屏之於屋外來比喻讒人，則皆興而比也。蒼蠅具有追臭逐腐、散播病菌、嗡嗡亂叫等習性，是令人厭惡的昆蟲，而這些習性與專找縫隙進讒言害人的小人相同，因此用蒼蠅來喻指進讒者，是很出色的比喻。每章開頭均以「營營青蠅」取喻起興，把青蠅四處飛舞、不停播亂的特性表現出來。每章前兩句僅更換末一字，重章複沓，營造出它不斷飛舞播亂，令人加深厭惡之情。首章作者提出主題，諫王勿聽信讒言，次章申述讒人已攪亂四國，禍國殃民。末章歸結讒人挑撥離間，使人生嫌隙，作者本身亦在讒人構陷之列，戒王勿信也，言「我二人」，可見作者本為王之親信。歐陽修《詩本義》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人引以為

¹⁵⁵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2002年），下冊，頁415。

¹⁵⁶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一，經部，詩類，頁341。

¹⁵⁷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851。

¹⁵⁸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633。

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¹⁵⁹以青蠅為讒人的象徵，營營飛繞的聲音，如同小人盤旋不去，語不肯停。朱鶴齡《通義》說：「青蠅驅之不去，小人亦驅之不去。」¹⁶⁰羅願《爾雅翼》：「君子之於讒也，初蓋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讒。故首章但云勿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使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¹⁶¹而樊、棘，榛，樊最近屋，榛莽最遠，層次分明，越屏越遠，惡之甚也，隱含了對小人見縫就叮、不棄不捨的深刻揭露。本詩特點在取喻確切傳神，同時對讒言的危害和根源有深刻揭示，規勸「無信讒言」顯得充分有力，增強了詩的諷刺、譴責力度。至於詩中所譴責的「讒人」、所告誡的「君子」是何人呢？《毛詩序》既說是刺幽王，則「君子」當指周幽王，魏源《詩古微》云：「《易林》云：青蠅集藩，君聽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曰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汙白，恭子離居。夫幽王聽讒，莫大於廢后放子。而此曰『患生婦人』，則明指褒姒矣，『恭子離居』，同于共伯恭世子之謚，明指宜臼矣。故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謂王與母后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謂戎、繒、申、呂也。」¹⁶²以為本篇乃刺幽王聽信讒言而廢后放子之作，則讒人當指褒姒。又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據《易林 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人」說明齊詩以此詩為「幽王信褒姒之讒而害忠賢」¹⁶³之作，亦指讒人為褒姒。不論讒人是誰，本篇藉物取譬形象生動，塑造出鮮明的特色，留給後世極大的意象概念。

(九) 大雅 桑柔

大雅 桑柔 據《毛詩序》說：「芮伯刺厲王也。」芮伯即芮良夫。《左傳 文公元年》記載秦晉殽之戰後，秦大夫皆以戰敗之罪歸於主帥孟明等人，秦穆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¹⁶⁴其中

¹⁵⁹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四 經部，詩類，頁 245。

¹⁶⁰朱鶴齡：《詩經通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七九 經部，詩類，頁 210。

¹⁶¹羅願撰：《爾雅翼》，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二一六 經部，小學類，頁 477。

¹⁶²魏源《詩古微》中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七七 經部，詩類，頁 248。

¹⁶³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 詩類，頁 647。

¹⁶⁴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 569。

引用周芮良夫之詩，借以說自己實貪導致戰敗。其詩句都見於此詩第十三章，則此詩是周厲王時芮良夫所作無異議。詩旨諷刺政治混亂，臣子奸佞，指責厲王近小人遠賢臣，施行暴政，以至於是非顛倒，民風敗壞，招來外侮，禍國殃民。第一章「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前三句以桑樹起興，桑樹被採乾淨，如同人民被剝削一無所有。也指周王朝建國之初，根深葉茂，覆庇萬邦，何等興盛，但如今君王無道，奸佞當權，人民受難，國家已如一株枝葉凋殘的枯桑，令詩人擔憂不已，而老天竟不憐憫可憐的百姓。次章到四章寫因征役戰爭不斷，人民無法安居，國家無法安定，這些禍根從哪來的呢？暗指厲王造成如此混亂局面，詩人內心痛苦無由申說，只能發出「我生不辰」的感慨。雖然都是寫怨恨老天但實則指厲王無道。五到八章寫為國之道、救國方法。現在國家暴政擾民，人民雖有「肅心」，卻無法實行，都是因為厲王使人民失望，所以國人背叛，厲王應謀求變革。故詩人進忠言，欲上位者任用賢良，善謀國事。百姓均善良，勤於耕稼，人民雖如此辛勞，卻因天災蟲害，讓人民無法生存，更何況面對過多的征役、剝削，百姓自然無法效忠君王。第八章以對比手法寫賢君與厲王的差別，主要在用人方面，賢君用人順情達理，選擇適合人才輔佐，批評厲王一意孤行，任用小人，獨利自己，造成現今動盪不安。前八章主要刺厲王失政，暴虐而好利，激起民怨。詩人總結國家產生禍亂的原因，在厲王暴政虐民，不恤民憂，不用賢良，不知納諫，以致民怨四起，無由消除。後八章從君王轉到朝中臣子，責備同僚之執政者，彼此相讒，缺乏遠見，反覆無常，逢迎巴結君王，加速了國家的滅亡。第九章特以鹿起興，鹿喜群居，相親相愛，而同僚之人反比不上鹿群，對比之下帶有責備之意。十、十一章再用對比手法，將賢愚者點出，刺厲王昏昧不知警醒，讓民眾難忍荼毒，禍亂由此生。十二、十三章以「大風有隧」起興，意指君子小人、賢者愚者各有其道，君子做好事，小人卻會敗壞君子，而君王竟只聽阿諛諂媚的話，信任此種小人，使人民悖亂，國家陷入危急中。後三章詩中寫出同僚虐民，勸告他們要小心。而這些人如此囂張惡劣，使得官逼民反，人心思亂：「民之回遘，職競用力」。指百姓們走上邪路，完全是用強權逼迫他們的結果，想改善混亂局勢，就必須趕緊改正，詩人發出「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的心聲，即使不被接受被毀謗，還是希望對方能改正省悟。全詩十六章反覆描述國事紛擾，都是由於用人不當，並以「惠君」、「不順」、「聖人」、「愚人」、「良人」、「忍心」對比，以理想中君王諷刺

厲王，強調厲王用人失當，聽信讒言，終會使國家滅亡。歐陽修說：「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¹⁶⁵以禿枝的桑樹，借喻無能的君主。余培林說：「首二句以桑葉為喻，最能傳神。蓋桑之為物，其葉最盛，及捋之采之，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喻極盛之周，忽焉凋弊。」¹⁶⁶藉桑葉的零落，借喻周室王朝的凋敝，豐富了詩句的視覺意象。王錫榮則說：「第一章，用桑葉被捋光為喻，說明禍亂對人民危害甚重。」¹⁶⁷以光禿的桑枝，妙喻禍亂對人民的殘害。兩人之說法，實為一體的兩面，朝綱若不振，人民也將身受其害。全詩語言質樸多變化，善用比喻、對比、誇張、感嘆等手法，突出主題，層次分明。

五、刺在位者尸位素餐

西周末年政治動盪不安，天災人禍不斷，百姓必須辛勤耕作才能養家活口，且所得未必與付出成正比。而高高在上的官員過著奢華的生活，五體不勤，未盡責辦公，頂著官員頭銜，終日無所事事，只會作威作福，在其位不謀其政，尸位素餐，役使人民，視人民如草芥。在當時遇到這種惡官，百姓無計可施，只能以詩揭發披露其惡行，在吟誦中宣洩人民怨怒，諷刺譴責他們的惡行。魏風 伐檀 一詩就記載這些厚顏無恥的官員。

魏風 伐檀 三章複沓，意思重疊。《毛詩序》說：「刺貪也 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耳。」指在位者尸位素餐，貪鄙無功而受祿，故君子不得進仕，因此在河邊砍伐檀木，以待河水之清而仕進於朝廷之中，故《毛詩注疏》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崖，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¹⁶⁸崔述《讀風偶識》說：「伐檀，《序》以為刺貪，朱子以為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遯於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為恥。其反覆嘆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

¹⁶⁵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四 經部，詩類，頁 267。

¹⁶⁶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10 月增訂 2 版），下冊，頁 455。

¹⁶⁷周嘯天編：《詩經鑑賞集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初版 3 刷），下冊，頁 1058。

¹⁶⁸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340。

¹⁶⁹魏國地隘民窮，農民終日辛勤耕種、稼穡、狩獵，仍無法溫飽，而上位者未替人民著想，只剝削其勞役收穫，詩人故作此詩諷刺，諷刺統治者剝削勞動者，諷刺不勞而獲的人剝削了勞而不獲的人。每章分成三層脈絡，第一層寫伐木者伐檀造車艱辛勞苦。「坎坎伐檀(輻、輪)兮，真之河之干(側、漚)兮，河水清且漣漪(直漪、淪漪)。」前兩句直接敘述，後一句抒情。先寫他們辛苦伐木，從木頭做到輻，再做到輪，從事辛苦的造車工程。當檀木運到河邊時，看到清澈河水心情不禁愉悅了起來。但旋即想到自身每日辛苦勞動，一點自由都沒有，心中不禁激動了起來。第二層便從除了伐檀造車的勞役外，還要莊稼打獵，不眠不休的工作，如此辛勞所有收穫卻都被占有剝奪，心中的憤怒全都湧現，越想越氣忍不住提出了嚴厲責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億、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特、鶉)兮？」透過詰問質疑在位者為何沒稼穡狩獵，卻有農作物可享用？庭院中有禽與獸？詩中從「縣貍」、「縣特」到「縣鶉」，都是指剝削者攫取人民之獵獲，占為己有，獵物名稱的變換，不僅是更換字詞，亦強調剝削者對獵獲物無論是禽還是獸，是大還是小，一概占為己有，表現了他們貪婪剝削的本性。第三層末尾兩句由上一層而來，直接揭露剝削者不勞而獲的本質，詩人巧妙地運用反語作結：「彼君子兮，不素餐(食、殮)兮」，對剝削者冷嘲熱諷，說他們尸位素餐，抒發胸中的怒火，揭露詩的主旨。方玉潤說：「點明正意。」¹⁷⁰首兩句寫百姓的「勞而食」，跟後六句在上位者的「不勞而食」相映襯，對比出二者不平等。余培林進一步闡釋：「『不素餐兮』乃諷刺之語，謂其真素餐也，舊以為贊美之意，實誤。」¹⁷¹他又進一步說明：「末語『不素餐』、『不素食』、『不素殮』，似有無窮幽怨，亦極盡諷刺之能。」¹⁷²詩中之「不素餐兮」，乃諷刺其真素餐，屬於反諷式的筆法。方玉潤說：「君子食祿必有所報，今但尸位，無所用力，故又以素餐為恥。」¹⁷³陸永品認為此詩：「是用反詰排句和反語來質問和諷刺剝削者。這就使詩作別具一格，具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¹⁷⁴全詩直抒胸臆，事中或直陳或反諷，使感情自由而充分的抒發出來，增加了真實感與揭露力量。陳繼揆《讀

¹⁶⁹崔述：《讀風偶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四 經部，詩類，頁 279。

¹⁷⁰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 248。

¹⁷¹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3月再版)，上冊，頁 303。

¹⁷²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3月再版)，上冊，頁 305。

¹⁷³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 249。

¹⁷⁴周嘯天編：《詩經鑑賞集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6月初版3刷)，上冊，頁389。

風臆補》謂其「忽而？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羚羊掛角，無跡可尋。」¹⁷⁵筆法巧妙由此可見。

六、刺上位者度量狹小：

上位者因其身分特殊，地位崇高，接觸之人事物繁多，若氣度寬廣，有容人雅量，則對事務推展或國家外交，必能有所裨益。若度量狹小，以一己之私待人接物，則必有所疏忽與危害，輕者危己傷身，重者亡國。邶風 旄丘 一詩是黎國遭狄人入侵攻打，流寓於衛，希冀衛國君臣相營救，未料衛君臣竟毫無同情心，袖手旁觀，充耳不聞。黎臣從期盼到失望，進而怨恨，故作詩諷刺衛國君臣量小無同情心。鄭風 清人 一詩則諷刺文公度量狹小，造成高克長久率兵屯於於河上，士兵只得揮舞兵器排遣日子。鄭文公身為一國之君，居然因個人好惡而做出此錯誤決定，耗費公帑軍糧，有失上位者風範。

(一) 邶風 旄丘

邶風 旄丘 四章章四句。《毛詩序》云：「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黎國君臣遭狄人所逐，流亡到衛國，希冀衛國能援助他們，卻久候無動靜，因此做了這首詩來指責諷刺衛國充耳不聞他們的悲苦。首章借旄丘之葛藤起興，連用兩個疑問句。黎臣渴望救援，常登旄丘翹首企盼，卻不見援兵到來，心中不免暗自奇怪，但仍懷抱希望。第二章承「何多日也」而來，以自問自答方式設想衛國救援？何緩慢，或是等待盟軍，或是有其他原因暫不能前來，用賦法代為解說。「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運用兩組「提問」，描繪人情世故的現實，也表現出長久等待，飄泊無依的淒情。姚際恆《詩經通論》闡釋此章曰：「自問自答，望人情景如畫。」¹⁷⁶余培林《詩經正詁》認為：「二章自問自答，表面代衛為解，實則嘲諷之也。」¹⁷⁷連用二個問句，凸顯衛國的不積極，反映出黎國君臣之無奈。詩人自問「何其處也」、「何其久也」，自答是「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概括了君臣寄寓他國的飄泊感受，引發讀者的共鳴，加強了表達效果。

¹⁷⁵戴君恩原本，陳繼揆補輯：《讀風臆補》下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八 經部，詩類，頁206。

¹⁷⁶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50。

¹⁷⁷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3月再版），上冊，頁112。

第三章「狐裘蒙戎」與前兩章相呼應，意指時間流逝經春復歷冬，等待時日已久，已覺衛國無意救援，對自己毫無憐憫之意，心生不滿直接說沒人同情自己的遭遇。朱熹說：「至是然後盡其辭焉。」¹⁷⁸第四章以賦筆寫黎臣流離喪亡，衣衫襤褸，對比衛國群臣「？如充耳」，以此句譏斥衛國君臣盛服盛飾，優游自在，對黎國的求助充耳不聞。「充耳」本是一種掛在耳旁的裝飾，在此諧音雙關「充耳不聞」之意，達到巧妙的諷刺。輔廣《詩童子問》云：「？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¹⁷⁹牛運震也說：「一？字寫聾人宛然。罵得痛切，卻妙在先作可憐態。」¹⁸⁰朱公遷所謂「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又說「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爾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人，如此其人亦可知矣。」¹⁸¹將此詩篇章結構解析十分清楚。黎人心境由盼望希冀、失望自我排解，到末兩章指責挖苦，詩人刻畫入微，寫黎人心情層層推進，層次分明。詩中「叔兮，伯兮」呼告的語句，直陳內心的渴望，牛運震《詩志》曰：「三『叔兮伯兮』，悚籲疾呼，當令衛人耳熟心動，抵過秦庭七日哭也。不驟下怨語，吞吞吐吐，卻怨到盡頭，所以為深厚。」¹⁸²

(二) 鄭風 清人

鄭風 清人 三章章四句。關於此詩，《春秋》魯閔公二年記載：「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¹⁸³《左傳》解釋：「鄭人惡高克，使率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說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故使率師而不召也。¹⁸⁴文公退之不以道，以此方法處理誠為危國亡師之本，故鄭人作此詩諷刺文公。諷刺的對象表面上是高克，但最終則是刺鄭文公的昏庸、度量狹小。詩中未提及鄭文公，但作者巧妙抓住鄭國將士久駐黃河邊上那種無聊閑散模樣，集中描寫反覆吟詠，在看似客觀的敘述中，隱

¹⁷⁸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六 經部，詩類，頁 763。

¹⁷⁹輔廣：《詩童子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八 經部，詩類，頁 321。

¹⁸⁰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 1，頁 33 下。

¹⁸¹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七一 經部，詩類，頁 120。

¹⁸²牛運震：《詩志》，(清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 1，頁 33。

¹⁸³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 年 5 月)，上冊，頁 302。

¹⁸⁴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 年 5 月)，上冊，頁 314。

藏了主要的諷刺。每章前半段極力鋪陳師旅軍隊的戰備完好英勇，馬匹雄壯威武。見到「駟介旁旁」、「駟介麇麇」、「駟介陶陶」，駿馬氣勢壯盛，奔馳勇武，凸顯出師旅的驍勇善戰，兵強馬壯多美的一幅圖。而「二矛重英」、「二矛重喬」，長毛裝飾了鮮麗的矛纓，倍顯士兵英姿煥發，軍隊似乎準備好上戰場作戰了。不料每章末句卻寫「河上乎翱翔」、「河上乎逍遙」、「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和前面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原來浩蕩的聲勢，只是用來消遣休憩，裝模作樣取樂罷了，運用前後對比詩的張力，將將士長時間無事可做，將武器馬匹拿來做樂，不務正業毫無分寸的事寫出，暗中諷刺高克率師屯紮河邊，虛耗兵力，而文公置之不理，做出如此荒謬、度量狹小的決策。孫?說：「只貌其閑散無事，而刺意自見。」¹⁸⁵方玉潤也說：「鄭文公惡高克，而使之擁兵在外，此召亂之本也。」¹⁸⁶一國之君不應以個人喜好決定國家重要決策，度量狹小導致師旅在外玩樂，鄭文公豈能不負起責任？

七、刺在位者除惡不盡

陳風 墓門 《毛詩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左傳 桓公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¹⁸⁷陳佗趁桓公生病時，殺了太子免，桓公死後他自立為王，陳國大亂，《毛序》以為此詩諷刺他。蘇轍《詩集傳》則說：「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 墓門 刺焉。『夫』，指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¹⁸⁸方玉潤也以為：「《毛序》因以此詩為「刺佗」，謂其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雖無實據，而詩與事合，固自可信。然詩非刺佗無良師傅，乃刺桓公不能去佗耳。」¹⁸⁹均認為此詩非刺陳佗，而是刺陳桓公，明知陳佗有野心，卻未事先防範將他除去，導致悲劇的發生。但屈萬里、王靜芝則以為此詩並無法

¹⁸⁵孫?：《批評詩經》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1刷)，經部一五〇，五經總義類，頁67。

¹⁸⁶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08。

¹⁸⁷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138。

¹⁸⁸蘇轍：《詩集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六 經部，詩類，頁71。

¹⁸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86。

確切證明和陳佗、桓公相關，故認為只是刺不能除惡務盡的統治者。¹⁹⁰故本詩旨在諷刺國有亂臣惡人，但君王竟不趁早除去，任其發展，詩人擔憂最後無法收拾，特作詩刺之，俾使其省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

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詩兩章章六句，複沓重唱。前四句平行並列，有對喻的暗示，第五句用頂真法接寫，有連綿效果，主旨在後四句。開頭均以墓門有「棘、梅」起興，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為是陳之城門。¹⁹¹看到墓門有棘樹、梅樹，阻礙了通道造成不便，令詩人想起國內之惡人，破壞了國家安定，故應像棘樹一樣除去。「梅」字魯詩義作「棘」字，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前章言棘，後章言梅，二木美惡大小不相類，非詩取興之旨。 古梅杏之梅作某，古文作?，與棘形相近。蓋棘偽作?，因作某，又轉寫作? 與梅。」¹⁹²棘乃賤惡之樹，城門長荆棘應用斧頭砍伐，但今惡木不除，又棲息了猛禽鴉鳥，無異養虎為患，自找麻煩。嚴粲《詩緝》云：「惡聲之鴉乃萃集焉。萃集非止一鴉，喻群小附和之眾，縱吏之為惡也。」¹⁹³不良之人不儘早除去，終導致禍亂發生，因此詩人以詩抒發感觸警示。詩中善用了因果句承接，「墓門有梅」是因，導致「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是因，「歌以訊之」是果，兩因果句將作詩緣由清楚交代，詩人以此諷刺統治者不能及早處理，怠忽此事必導致咎由自取。明知那人不良，舉國皆知，卻未及早制止，豈不自找麻煩？末兩句「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強調作者的苦心，好心勸告卻不理睬，等到顛覆危急時再想到詩人說的話就太遲了。全詩以四字句斬釘截鐵的語氣，傳達出告誡的口吻，開頭以動植物起興，又帶有比喻作用，含蓄不晦澀，淺顯易懂。

八、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宮中生活安逸，貴族不需勞動，即可享受一切人民所得。貴族婦女身分不同於普通百姓，但應以禮自重，未料 魏風 葛履 一詩出現對貴族婦女的控訴，

¹⁹⁰屈萬里《詩經詮釋》言「刺某在位者之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頁238；王靜芝《詩經通釋》言「此刺時君不能除惡之詩。」(台北：輔大文學院叢書，1973年)，頁285-286。

¹⁹¹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410。

¹⁹²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411-412。

¹⁹³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175。

刺其傲慢褊心，對勞動女僕完全沒有同情心，態度高傲，令人生氣。這位貴族婦女態度高傲，役使瘦弱女僕為其縫裳製衣，卻毫不體恤或感激女僕，反而轉身自顧，是以女僕忍受不了寫詩諷刺她。此詩形象鮮明，將其不當行為寫出，令讀者至今讀之還深感同情。而貴族大夫們，平日安坐高堂，或辦公役使百姓、士人，或安居閒聊，均需符合禮制，動中禮法，更應秉持公平正義，避免役使不均。若部分士人特別勞苦，整日勞動奔波，對於上位者的不滿也就在詩裡表露了。召南 小星、邶風 式微、北門、小雅 北山 便是怨刺大夫役使不均，詩人自覺勞苦異常，苦不堪言。而周朝重禮法，一舉一動間要遵守禮制，故無禮者遭詩人直接辱罵，鄘風 相鼠 中諷刺指責這種人比鼠類還不如。此外宴飲中飲酒亦須符合禮儀，不可過量不可無儀，免得失禮敗德，小雅 賓之初筵 一詩紀錄貴族宴會時飲酒過多，飲宴無節、失序的狀況，諷刺其不當行為。

(一) 魏風 葛履

糾糾葛履，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詩分二章，第一章六句，第二章五句，句四字。《毛詩序》說：「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疾，而無德以將之。」朱熹《詩集傳》進一步推論：「魏地狹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履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襪，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¹⁹⁴此詩寫縫衣女僕受虐心生不滿，故為詩譏刺其主，透過細節的描寫，塑造出貴族婦女驕傲無禮的行為。第一章焦點放在縫衣女僕的手和腳，透過縫衣女子在天寒地凍時，仍穿著夏天適用的涼鞋走在霜雪之上；用纖細瘦弱的手指縫製別人的衣裳，自己卻受凍瘦弱無力，手腳勤於工作勞動，無法得到照顧，兩者描寫顯出悲情。首章末尾「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寫女僕縫好衣服腰身、領子，給「好人」穿上。「好人」這一詞語預留了伏筆，既是好人為何女僕受凍瘦弱呢？此語一出引人質疑。二章筆鋒一轉，著力描寫好人的神情和動作，她在外一副柔順恭敬的樣子，佩戴象牙的髮簪，十分高貴，可是她在家卻對縫裳女器量如此狹小，詩人因作此詩諷刺她。「好人」一詞就變成諷刺了。外表看起來真是「好人」，但內在卻是「褊心」，讓縫衣女僕過得如此辛苦。「葛履履霜」、「佩其象揅」兩相比較，也襯出女主人對她的

¹⁹⁴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六 經部，詩類，頁 788。

苛刻了。裴普賢說：「首章的兩用『可以』，透露了多少委屈之情。『可以』者正是不可以而不得不為之意。『好人』兩字更寓有多少諷刺之意。詩中以『葛屨履霜』『好人服裝』的對照，來顯示這個婢妾生活的困苦，和透露『好人』的褊心，是『以偏概全』法。」¹⁹⁵簡單的對比手法，將縫衣女與女主人對照描寫，兩人的距離立刻拉開，一窮一富，一尊一卑馬上形成鮮明的對照，令人留下了十分強烈而又深刻的印象。末尾直接點題，「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兩句加深刺意，讓畫面說話，更強調了縫衣女僕心中的憤恨之意。

(二) 召南 小星

此詩共二章章五句，重章複沓，讀來反覆回環，以此感嘆命運大不同。舊說為賤妾進御於君之詩，但今人多以為不可信，於詩意來看，是小臣行役之作。¹⁹⁶從詩句判斷確實屬於奔波勞苦臣子之作，以此諷刺貴族役使不當，差使小臣出差趕路。小臣眼見天邊星光閃爍，自己不斷奔走無法休息，只能在詩句末尾以「寔命不同」、「寔命不猶」一句，怨恨自己命不同於他人，比不上他人。委婉譴責諷刺對族，將自身之不幸歸於命運安排，暗中寄託內心不滿與憤恨。

(三) 邶風 式微

《毛詩序》云：「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但此說缺乏史實佐證，故不可信。余冠英《詩經選》以為此詩為苦於勞役的人所發的怨聲。¹⁹⁷詩二章重章複沓，均以設問筆法開頭，「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詢問為何還不返家？以設問自答引人注意，此種無疑而故作有疑的設問形式，使詩篇顯得宛轉有味，啟人深思，所謂不言怨而怨自深矣。再說若不是因為君主之故，怎會如此奔波辛勞。以此諷刺貴族差遣頻繁，導致他夜裏仍無法歇息，諷刺意味較婉轉，只在設問中暗示心中的不滿。方玉潤說：「語淺意深，中藏無限義理，未許粗心人魯莽讀過。」

198

(四) 邶風 北門

《毛詩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鄭《箋》

¹⁹⁵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11月重印2版2刷），上冊，頁246。

¹⁹⁶方玉潤、姚際恆、程俊英等均採此說。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10。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49。

¹⁹⁷余冠英：《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85。

¹⁹⁸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39。

曰：「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程俊英《詩經譯注》認為這是一首官吏不堪其苦而心生苦怨的詩，詩中的小官吏公事繁忙，雖辛勤應對，但上司仍不體諒，不斷差遣使他不堪負荷。家人亦責備他，讓他痛苦難受，悲憤無奈之餘，只好呼天感慨，借以抒懷。¹⁹⁹詩篇三章一層一層鋪述，先說屋舍簡陋，無以自？，二章再說王事加諸己身，勞苦已極，家人又不能諒解，紛紛指責他，先用「益我」、「適我」，三章句意相似，只是推進公務繁重之意，改用「遣我」、「摧我」詞語，加深痛苦程度。全詩只用賦筆鋪陳，每章末尾「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三句複沓筆法，增強怨懟語氣，無奈之餘只得呼天解脫，以宣洩心中不滿，亦是藉此諷刺上位者不明事理，役使不均。方玉潤說：「室家勢利之情如畫，可謂摹寫殆盡。」²⁰⁰此詩亦反映了西周末年社會下層士人的痛苦與不安，辛勤國事卻得不到肯定，面對此種狀態這個小官員只推說是老天注定，足見政治上君上的暴虐與無道，以及貴族使役頻仍，否則這小官員怎會如此可憐呢？

(五) 小雅 北山

《毛詩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關於此詩姚際恆說：「此為士者所作以怨大夫也，故曰『偕偕士子』，曰『大夫不均』，有明文矣。」²⁰¹以為非刺幽王，而是刺大夫。當時貴族階級中，士為最下等，必須擔負許多工作，大夫是士的上司，負責督導指揮。而此詩主要在刺役使不均，詩眼是「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士子強烈的表達出自身的不平等際遇。前三章以賦筆直接陳述士階層工作繁重，朝夕從事，東奔西跑，毫無歇止，讓他忍不住發出「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的憤慨不滿。「嘉我未老」以下三句彷彿寫出統治者的神情，稱讚他年輕力壯、身強體健，正適合多做些勞役，以此方法無限制的派遣、使役士人，讓他無法歇息。這種態度讓人不悅，猶如「能者多勞」的意思。鍾惺《詩經備考》曰：「賢，勞也。獨使我從事於？，自苦之辭。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²⁰²末三章運用對比手法，鋪陳大夫和士的差別，十二句接續寫出二者的形象：士是辛苦勞累，大夫是安舒睡覺；士是慘慘畏咎，大夫是享樂飲酒。在對比中讓讀者領悟二者生活彷彿天

¹⁹⁹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13。

²⁰⁰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46。

²⁰¹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52。

²⁰²鍾惺：《詩經備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1刷），經部六七，詩類，頁355、356。

壤之別，暴露出詩人的心情故事，及士人不合理的生活慘狀。姚際恆《詩經通論》評：「『或』字作十二？，甚奇；末句無收結，尤奇。」²⁰³以鮮明的對比讓讀者自己聯想、判斷，諷刺之意自然在讀者心中浮現了。沈德潛《說詩碎語》說：「北山 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²⁰⁴連用六個對比，將感情蓄積到最高點，然後忽然結束，留下許多餘味與張力。

(六) 鄘風 相鼠

此詩共三章章四句，重章複沓，令人讀來反覆回環，有一唱三嘆之妙。《毛詩序》？此詩：「刺無禮也。」直刺無禮之人，透過老鼠的「有」與人的「無」對照反襯。三章各有側重，首章側重外表，二章指內心，三章指行為，諷刺那人沒有容止、禮儀，言行不一致，連禽獸也不如。全篇章末都用極嚴厲的字句「不死何為」、「不死何俟」、「何不遄死」，反詰諷刺不守禮的人，連鼠類都不如，為什麼不快快去死，蔑視憎惡之情溢於言表。各章第二句與第三句相疊，層層相遞，目的在凸顯無禮之人比不上鼠輩。牛運震曰：「痛呵之詞，幾於裂眦，與不倫措語令人難堪，為頑梗人說法不得爾。」²⁰⁵詩中為何以鼠起興，嚴粲以為：「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汙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此言鼠則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然。」²⁰⁶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曰：「鼠乃貪惡之物，故《傳》以喻無禮義之人。言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²⁰⁷范處義亦曰：「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疾惡之甚，以見清議之不可犯，遷善改過不可不力也。」²⁰⁸詩人以為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無儀故作出見不得人偷竊侵佔之事，而人若無儀何異於鼠？人無儀則更無節制，

²⁰³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52。

²⁰⁴沈德潛：《說詩碎語》，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474、475。

²⁰⁵牛運震：《詩志》，（清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1，頁45。

²⁰⁶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77。

²⁰⁷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九 經部，詩類，頁383。

²⁰⁸范處義：《逸齋詩補傳》輯入《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冊5，頁62。

不死何為？以疊句直接惡毒咒罵，認為其行為還比不上鼠輩，兩者相對比，顯出責罵之深，厭惡之極，更顯出詩人對無禮儀之人無法忍受的態度，可謂是諷刺詩的傑作。

(七) 小雅 賓之初筵

小雅 賓之初筵 五章，每章均十四句，每句四字。諷刺統治者飲酒無度，無禮敗德。《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媾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鄭《箋》：「淫液者，飲食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後漢書 孔融傳》李賢注引韓詩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²⁰⁹《易林 大壯》云：「舉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拔劍斫怒。武公作悔。」²¹⁰是漢代今、古文皆以為此詩為衛武公所作。朱熹《詩集傳》以為：「按此詩義，與 大雅 抑 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詩)義。」²¹¹方玉潤《詩經原始》則以為「二說實相通」²¹²，謂幽王時國政荒廢，君臣沉湎於飲酒作樂，武公入為王卿士，難免與宴，見其非禮，未敢直諫，「只好作悔過用以自警，使王聞之，或以稍正其失」。²¹³陳子展《詩經直解》亦從此解。詩內容大致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兩章寫合乎禮制的酒宴，以正面事物襯托。寫宴會開始時的盛況，參加宴會的人「秩秩」，謙恭有禮。第二部分兩章寫背禮的酒宴，兩者均以「賓之初筵」開頭，以對比方式描寫出二者的差別，前者井井有條，氣勢寬宏；後者從初醉、甚醉到極醉，以層遞手法，極力描寫醉後醜態，一層深似一層，寫出酒醉誤事之弊，令人不禁揣想貴族飲宴酒醉失禮脫序的可笑。第三章起筆「賓之初宴，溫溫其恭」，呼應前文緊密連接，又將第二章末尾「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推進一步，讓結構上產生搖曳之態，堪稱絕妙。後用兩個醉和未醉的反差對比，說明醉態的可憎，「不知其秩」一句帶有強烈批評意味。第四章強化了第三章的內容，更具體描寫醉酒者的形象，從儀表不雅，醉到大吼大叫、翻杯掀盤，走路歪斜，完全不成體統。姚際恆《詩經通論》：「始曰『舍其坐遷，屢舞僂僂』，猶是僅遷徙其坐處耳。再曰『亂我

²⁰⁹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一，史部，正史類，頁 396。

²¹⁰焦延壽撰：《焦氏易林》(台北：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27。

²¹¹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852。

²¹²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2 月)，下冊，頁 451。

²¹³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2 月)，下冊，頁 451。

籩豆，屢舞傲傲』，則且亂其有楚之籩豆矣。 終曰『側弁之俄，屢舞傴僂』，甚至冠弁亦不正矣。 由淺入深，備極形容醉態之妙。昔人謂唐人詩中有畫，豈知亦原本於三百篇乎！三百篇中有畫處甚多，此醉客圖也。」²¹⁴所寫極中肯。第三部分為末章，是總結性的言辭，在前四章的行為鋪述下，發表評論，連用「不」、「勿」、「匪」、「矧敢」等表示否定義的詞，集中凸顯否定意蘊。詩人在前兩章中並未直刺其事，但在第三、四兩章中，透過反覆鋪陳醉酒之態以為警誡，除了爛醉後手舞足蹈的姿勢不惜重言之以外，「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側弁之俄」幾句寫醉後吵嚷不休、弄亂東西、服儀不整的神態行為，抓住了醉酒的特徵，寫出飲宴無節度的下場，借著醉酒形象說話，讓人看了心生警惕，突顯出諷刺統治者飲宴無節的主題。此詩在修辭上，運用極多，除了映襯外，疊字詞的使用也讓摹寫效果加強，像「舉？逸逸」、「溫溫其恭」、「威儀反反」、「威儀忸忸」、「屢舞傲傲」或是類疊修辭，「賓之初筵」、「其未醉止」、「曰既醉止」、「是曰既醉」等句都同章或隔章、鄰章重複一次，產生不同的對比效果。詩人雖未下評論，但借形象說話，已讓人明白飲酒合乎禮節與不合的差別，在誦讀之時，不免恥笑貴族平日端莊，豈知飲酒未節制，失禮敗德，出此洋相。

九、刺貴族之表裏不稱

貴族身份高貴，生活極其奢華，穿著華麗，披金戴玉，不需勞動即可安居。在濃盛的裝扮下，若擁有高貴的內在、德行，德服相符，則令人讚賞欣慕，百姓為之效命亦深感榮幸；若德服不稱，徒有外在，內在本質卻卑劣，甚至失去禮法，則享受人民的成果就成了罪惡。既已不事生產，又徒具虛名，詩人當然無法容忍，如 鄘風 君子偕老 刺夫人外美內無德， 衛風 芄蘭 刺貴族少年裝模作樣，雖佩戴成人飾品，仍是毛頭小子；以及 曹風 候人 諷刺小人無德無行居高位，而賢者卻居下位辛勤戍守。

(一) 召南 何彼禮矣

三章章四句，《詩序》「美王姬也。」又說：「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由執婦道已成肅庸之德也。」范處義《詩補傳》「詩人謂彼車服之盛如唐棣、如桃李，不可謂薄矣。然一遵於禮初無浮靡僭侈之意，

²¹⁴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64。

人之見之皆以為能敬而和，則王姬之德可想而知。」²¹⁵主張此詩讚美王姬身分高貴，卻能敬和遵守婦道。朱熹《詩集傳》亦以為「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²¹⁶但方玉潤《詩經原始》則以為：「何彼禮矣，諷王姬車服漸侈也。此詩果如集傳諸家所云『美王姬之下嫁，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而又能敬且和』？曰未能也。詩不云乎？『何彼禮矣』是美其色之盛極也。『何不肅雝』是疑其德之有未稱耳。有禮艷之色，尤必有肅雝之意以將之，然後德色雙美，可以相慶。今觀王姬下嫁，其色豔如桃如李，何其如彼之盛乎，而德雖未見，第即所駕之車未見肅雝氣象。彼王姬乎，曷不肅肅雝雝，以稱其如桃如李之禮艷而無所疵議乎？由此觀之，美中帶刺。」²¹⁷方玉潤所說頗有道理，「曷不肅雝」讓詩意有了轉折與奧妙，將讚美頌嘆的語氣突然以一句疑問句打斷，彷彿在讚嘆的同時，發現了奇怪的事，故將此詩詩旨視為刺王姬外表本質不相稱，有出色外貌加上出嫁車隊聲勢浩大，卻沒有嚴肅和睦的氣象。此詩一、二章開頭二句均是讚美口吻，以唐棣花兒與桃李起興，鋪陳出嫁車輛的奢華，新娘姿色美麗。但第三句「何不肅雝」反詰語氣，怎麼不嚴肅和睦呢？就讓人啟疑，結婚場面宜端莊肅穆，但此刻卻不肅雝，透露出嫁隊伍場面不肅雝，微露刺意。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即說：「此詩首次兩章都是讚美口吻，只「何不肅雝」一句嵌骨頭話，便讓人體會出語帶譏刺之意。」²¹⁸次章三、四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點出新娘身分，新人地位尊貴，擁有王室的身家背景，這兩句呼應前述「何彼禮矣，唐棣之華」、「華如桃李」，想必穿著上服飾鮮艷，光彩照人，使前幾句的刻畫更富有表現力，更不難想像場面的壯觀奢華。三章以絲？比喻婚姻，朱熹《詩集傳》「絲之合而為綸，由男女之合而為昏也。」²¹⁹如今出嫁場面不肅雝，婚姻無法緊密結合，微刺夫婦之道有了問題。方玉潤解釋：「今則徒使人嘖嘖稱羨，以為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共此絲蘿之美而已矣。其所以能結此絲蘿之美者，豈不以王侯世胄互聯姻

²¹⁵范處義：《詩補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51。

²¹⁶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757。

²¹⁷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 115、116。

²¹⁸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10月重印2版3刷），上冊，頁 54。

²¹⁹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757。

締，如絲之合而為縵乎？由此觀之，美中含刺。」²²⁰方氏主張此婚姻的締合，類似政治婚姻，眾人只是稱美聲勢浩大而已，未說王姬德色相稱。牛運震《詩志》評論說：「此以唐棣之穠，興王姬之不肅離也。不說王姬不肅離，卻說王姬之車，何為不肅離，離合其詞，諷意深婉。」²²¹又說：「後兩章不更提肅離，只將平王孫、齊侯子顛倒詠嘆，言如此貴胄而可以不肅離乎？諷意悠然，高遠之極。」²²²本詩著力在新娘的車服極盛，艷若桃李，卻缺乏肅敬雍和氣氛，讚美之餘以「何不肅離」暗示，諷刺之意要讀者細心體會。早期多以為此詩為「美」，諷刺之意極為委婉。全詩各章首二句都是一設問、一作答，具有濃郁的民歌色彩。陳子展《詩經直解》說：「(此)詩每章首二句，一若以設謎為問，一若以破謎為答，諧謔之類也。此於采蘩、采蘋之外，又創一格。此等問答體，蓋為此時此地歌謠慣用之一種形式。」²²³

(二) 鄘風 君子偕老

全詩三章，一章七句，二章九句，末章八句，以四字句為主，間雜五字。《毛詩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其與君子偕老也。」鄭玄以為：「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²²⁴衛夫人指的就是宣姜，宣姜與公子頑私通，前文已概述此事。此詩著重於描述她的外在，反覆鋪陳她的衣著、飾品，看似讚揚卻是以麗辭寫醜行。首章描寫宣姜的服飾妝容極盛，儀態得體。「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看她首飾多隆重，衣服多適宜，舉止穩重從容，如山如河。但開頭一句「君子偕老」就像當頭棒喝，又像當面甩了她一巴掌，夫人要跟著夫婿白頭偕老，但她做到了嗎？眾人皆知她的醜行，故此語一出已是微微貶責諷刺。就算接著寫她妝容得宜，還是無法彌補此一缺失。再以山、河比喻德行，她一國之母的身分，自應如山、河穩重從容，孔穎達云：「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為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

²²⁰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16。

²²¹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1，頁17。

²²²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1，頁18。

²²³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第2刷），上冊，頁66。

²²⁴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229。

之，是為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²²⁵然而後兩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她德行實在太不好，能說些什麼呢？就點出夫人本應有山河般的德行，如今卻不賢淑，與人私通淫邪，不能與君子偕老，德服無法相稱，前文所說就變成帶有濃厚的反諷意味。二句與「君子偕老」遙相呼應，暗自接合，看似稱讚卻微露刺意。第一章點明了身分、地位，描寫她的體態和舉止，先給人整體印象。第二章從服飾花紋、烏黑秀髮、臉容耳飾著筆，用賦筆反覆吟詠夫人美若天仙、帝子，實在是沒有缺點的外貌，筆觸濃郁，但跟首章相連，又暗中責其冶容誨淫。末章再讚美她一身衣著鮮麗，眉清目秀，襯出其美，尊其為「邦之媛也」，此句隱含諷刺，有德色不能相符的意思。前面已說「子之不淑，云之如何」，此處居然說她是「邦之媛」，明顯是刺她行為不檢，怎能為一國之母？一國之絕色美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謂：「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²²⁶方玉潤曰：「全篇極力摹寫服飾之盛，而發端一語忽提君子偕老，幾與下文詞意不相連屬，諸儒雖多方為之解說，終覺勉強難安，非的然不易理也。豈知全詩題眼，即在此句，貞淫褒貶，悉具其中，今宣姜之於君子也何如乎？其始也，為伋子妻，其繼也，為宣公妾，及其終也，又為公子頑配。則其所與為偕老之人尚不知誰屬，其不淑也益甚矣。」²²⁷高葆光曰：「稱讚一個萬人之上的君夫人，不說到她的道德好，才智出眾，卻一再地稱頌她長相美，衣服穿得時髦，並且誇稱她是個美人，誇得愈甚罵得愈重，文情十分詭詭。」²²⁸全篇寫其華盛絕美的服飾裝扮，稱讚她光鮮亮麗，卻更凸顯出她品德不淑，無法相襯的難堪，以極美反刺德行低下，對比鮮明。嚴粲《詩緝》說 鄘風 君子偕老、齊風 猗嗟 等詩表面上詩文都是稱美之辭，但《詩序》都說是譏刺某人或某事，嚴粲以為：「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²²⁹沈德潛《說詩碎語》評論說：「君子偕老 一詩，只道其

²²⁵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229。

²²⁶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七 經部，詩類，頁 389。

²²⁷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 157。

²²⁸高葆光：《詩經新評價》（臺中：中央書局，1969年1月中1版），頁 76。

²²⁹嚴粲《詩緝》於 鄘風 君子偕老 序 下云：「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 碩人 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 猗嗟 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

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²³⁰王照圓《詩說》言之更詳：「君子偕老 詩，筆法絕佳。通篇止『子之不淑』二句，明露譏刺，餘均嘆美之詞，含蓄不露。如「副笄六珈」、「象服是宜」，是說服飾之盛；「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是說儀容之美。通篇俱不出此二意。『玼兮玼兮』以下復說服飾之盛，『揚且之皙』以下復說儀容之美；『嗟兮嗟兮』以下又是說服飾之盛，『子之清揚』以下又是說儀容之美。抑揚反覆，詠嘆淫佚，句句有『子之不淑』在，言下蘊藉可思。至筆法之妙，尤在首末二句。首云『君子偕老』，忽然憑空下此一語，上無緣起，下無聯綴，乃所謂聲罪致討，義正辭嚴，是《春秋》筆法。末云『邦之媛也』，訕然而止，悠然不盡。一『也』字如游絲裊空，餘韻繞樑，言外含蘊無窮，是文章歇後法。」²³¹評論得十分詳盡。

(三) 衛風，芄蘭

兩章章六句，每句四字，重章複沓。《詩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方玉潤則以為：「然惠公縱少而無禮，臣下刺君，不應直以『童子』呼之。此詩不過刺童子之好躐等而進，諸事驕慢無禮。」故曰：「芄蘭，諷童子以守分也。」²³²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說：「以次章『能不我甲』之句推之，疑為女子戲所歡之詞。」²³³《爾雅 釋言》：「甲，狎也。」²³⁴為親近之意，以內容判斷此說亦頗符合詩意，全詩寫貴族少年擺出大人的架勢，態度高傲，裝腔作勢不理人，女子對貴族少年如此態度頗有怨言，故寫詩諷刺他。詩中開頭寫「芄蘭之支，童子佩觿」，以樣子類似的蘿摩菴葵果起興，看到這個就想起少年身上的解結器，即所謂的「觿」。二章開頭相同，看到芄蘭葉就想到少年的玉扳指。「芄蘭之葉，童子佩韞」，以蘿摩後彎的葉形來對照射箭時套在手指上的玉扳指，所謂的「韞」，二章開頭均是取其外形相似來面對童子佩帶的飾品，對女子來說這位童子身上佩帶的飾物就像是蘿摩菴葵果、蘿摩葉，微不足道

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頁70。

²³⁰沈德潛：《說詩碎語》，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473。

²³¹轉引自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第2刷)，上冊，頁145。

²³²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版)，上冊，頁183。

²³³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12。

²³⁴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一五經部，小學類，頁52。

毫無意義。而少年掛上了觶、鞮，就以為自己成了大人，換了個態度，自以為是。古時男子二十歲時行冠禮，束髮加冠加珮飾，但未必佩帶者都是大人，因此詩人才寫「童子」佩帶「觶鞮」，「童子」一詞語帶諷刺，嘲諷少年一本正經的大人架勢，裝扮成大人模樣。每章的三、四句以少女的心態抒發刺意，強調雖然你佩帶了觶、鞮，難道就和我不知心、不親近嗎，諷刺對方實際上是個童子，再怎樣裝大人模樣，還是不改變真實習性。末兩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再次嘲諷他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縱使外表佩觶、佩鞮卻只是裝模作樣，徒具飾物罷了。錢澄之《田間詩學》說：「觶所以解結，以象智也。智不足，則虛佩觶矣。鞮所以發矢，以象武也。武不足，則虛佩鞮也。」²³⁵詩以一「雖」字轉折，表明童子智武不足徒佩其物，德服不稱，刺意自明。全詩兩章重疊，實際只有三個字不同，一再嘲諷對方有裝扮，無實質內涵，外表本質不相稱。牛運震《詩志》評論說：「『能不我知』、『能不我甲』，諷刺之旨已自點明矣。末二句只就童子容儀詠歎一番，而諷意更自深長，詩情妙甚。」²³⁶

(四) 曹風 候人

曹風 候人 四章章四句，《毛詩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依內容可看出其譏諷「不稱其服」的小人尸位素餐，不勞而獲的醜態。前三章以對比方式呈現。首章只用四句對比賢人與小人的待遇，就讓人看出其中的諷刺意味了。下面幾章就在首章基礎上展開，進一步抒發感慨，以刺「彼子」為主。首章以賦的筆法，將「候人」與「彼子」兩種人對比出差異，候人扛著戈殺，在道路上辛苦執勤。彼其之子則是佩戴三百赤芾，高踞在上，藉此映襯出下位者的無奈。賦筆直接鋪述，從描述中顯出作者的心意，讓讀者自己領悟。「彼其之子」鄭《箋》解為「是子也」，即「那個(些)人」，或更輕蔑一些說成「他那(他們那些)小子」。「三百赤芾」言其位高。《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記晉文公入曹云：「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²³⁷杜預注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乘軒、赤芾是同一等級的待遇，故言乘軒者三百，即三百赤芾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侯重耳圍

²³⁵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八 經部，詩類，頁 459。

²³⁶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卷 1，頁 5。

²³⁷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 年 5 月)，上冊，頁 185。

曹，責備曹共公棄用賢人，卻有乘坐大夫車無能之輩三百人，故「三百赤芾」應是指此事。「三百赤芾」與「候人」相對，賢能有為的君子做起「何戈與祿」的事，地位沉淪至此；無能的小人卻坐在大夫車上得意洋洋，如此不公的事令詩人不吐不快。第二、三章改用比喻法；前二句是比喻，後兩句是主體，是正意所在處。「鷓」為食魚之鳥，郭璞《爾雅注》云：「今之鷓鴣也。好群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²³⁸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鷓，水鳥，形如鷓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群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²³⁹詩人以曹國常見的水鳥起興。詩中的鷓鳥在魚梁之中，羽翼、鳥喙卻不被水所浸濕。《毛傳》云：「鷓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申說：「鷓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²⁴⁰胡承珙《毛詩後箋》歸納說：「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鷓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蓋用物理反常為興也。」²⁴¹本應與眾鳥合力以淘河食魚，卻貪圖無勞而獲，佇立魚梁之上而觀望之，故知此鳥乃眾鳥中之貪惡者，詩中以惡鳥比喻不稱朝服、尸位素餐的貪鄙小人，本是靠『沉水食魚』以為生的鷓鴣，如今卻是『不濡其翼』、『不濡其味』，翅膀不沾水，嘴巴不曾沾浪！用之以喻人，則尸位素餐、不勞而獲之態畢見。第二章說鷓鴣站在岸邊，脖子一伸，長喙一啄即可得到食物，不需沾溼羽毛，以此譬喻說明「彼其之子」，因其地位不同，身佩赤芾，所以享受特權，得到種種便利。而「不稱其服」四字，直接點出其無德無才，跟鷓鴣站在魚梁上享受美食，無勞而有功一樣。第三章再加強諷刺意味，鷓鴣不僅羽毛可不沾濕，甚至有時連長喙都不會沾濕，因為有魚會跳到魚梁上，讓牠輕易得到食物。而「彼其之子」就像是鷓鴣，佔盡便宜之事，但因其無才無德，終究不會長久的，譴責意味更是濃厚。末章以小雲不能成大雨喻小人不能成大事，故《正義》曰：「蒼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

²³⁸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一五經部，小學類，頁205。

²³⁹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四經部，詩類，頁14。

²⁴⁰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經部，詩類，頁401。

²⁴¹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七經部，詩類，頁317。

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²⁴²此即小人之禍亂朝政也。朱守亮《詩經評釋》闡述說：「薈兮蔚兮，南山朝隴謂小人眾多而氣燄盛(薈、蔚本狀草木之盛多，此指雲氣之升騰貌)。而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言賢者守貞反困窮也(季女，少女也，喻賢者)。」²⁴³王夫之《詩廣傳》將「薈、蔚、婉、變」作為人品的比喻，認為「薈、蔚」是比忽興、忽止、忽合、忽離、無堅定操守，專以矇騙取得信任，「婉、變」是比言詞急切而不凌弱，自我約束而不逾矩，前者比昏君佞臣，後者比賢主賢才。²⁴⁴小人當道，坐享高薪，洋洋得意，賢人卻在下位辛勤「何戈與祿」，末章歸結了前三章君子內心的憤慨情緒，以小人得志與自身困厄作對比，顯出在位者無恥居高位不稱其服。全詩善用賦比興手法，由外而內，諷刺在位者，層次明顯。

第二節 諷刺民情

諷刺詩的內容主要跟政治有關，針對時政弊病，君王、在位者行為不當加以譏刺，期許能諷諭導正之。除此之外，《詩經》裡出現少數與政治無關的諷刺詩，諷刺對象可以說是一般人，並非特定指上位者，故將其納為諷刺民情一類。一首是 山有樞 諷刺吝嗇鬼，擁有財富卻不肯享受，令人訝異在周朝時就有如此觀念，適當享受人生，而非累積財富留給後代子孫。以及 邶風 谷風、 衛風 氓 兩首棄婦詩篇，內容寫自己被丈夫拋棄的悲憤。依其所述說被棄之因是丈夫見其年老色衰，故可視為諷刺喜新厭舊者。

一、刺吝嗇者： 唐風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裳。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²⁴²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六三 經部，詩類，頁 401。

²⁴³朱守亮：《詩經評釋》(台北：學生書局，1984年)，上冊，頁 409。

²⁴⁴王夫之：《詩廣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一 經部，詩類，頁 342。

《毛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朱守亮《詩經評釋》云：「此詩刺吝不中禮，未能及時行樂以舒其憂之詩。」²⁴⁵余培林《詩經正詁》云：「山有樞、栲、漆，濕有榆、杻、栗皆天地之材，象徵衣裳、車馬、廷內。酒食乃人之財，夫才也，材也，財也，其所貴者，在乎用，有才、材、財而不能用，是暴殄天物。」²⁴⁶解釋十分有理中肯。開頭先以天地資材興起，再轉入吝嗇之人，應有盡有卻不捨得用，「子有」，但「弗弗」，這些句子一用就立刻鋪陳出他「性儉嗇」的形象，守著滿屋財產器物，卻置之不用，除了吝嗇外，還能有什麼原因呢？三章的末尾刻意帶有批評諷刺意味收束，「他人是愉」、「他人是保」、「他人入室」，造成一節悲一節的效果，從讓別人快樂、保管，甚至到讓人入室，將自身產業送給別人，節儉不用的結果是如此下場，豈不悲哀？此詩不強調及時行樂，而是諷刺過儉的人，使之引以為戒，足見詩人思慮深遠。

二、刺喜新厭舊者：邶風 谷風、衛風 氓

邶風 谷風、衛風 氓 此二首詩均是棄婦口吻敘述遭遇，表達悲傷怨忿之意。《毛詩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決，國俗傷敗焉。」朱熹則以為：「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²⁴⁷全詩共分六章，善用比興描寫婦人心中數不盡的委曲。首章以風雨起興，說丈夫喜怒無常，暴虐無休止。再以「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說夫婦要有始有終，如今拋棄元配，當初的誓言只是虛假。第二章則說她不捨離去，卻不得不走。用食荼如薺、以苦為甜，來反襯婦人內心的苦澀程度，加深了她的哀情。不寫己心之苦只寫荼苦之甘；不說夫待己之薄只說新婚時之燕好，更可見今日被棄之傷痛。第三章「涇以渭濁，混混其汜」，用涇水因渭水流入表面變濁、其底仍清，來說自己亦曾貌美年輕，如今年老色衰反被拋棄，不禁讓她痛苦萬分，她不願丈夫與新人坐享其成，呼告「毋逝我梁，毋發我笱」，繼而又恢復理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領悟到丈夫早已無心於己。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淺泳渡，寫過往生活中她賢慧的一面，操持家務，內外勤勞。進而與前幾章相連，強調被

²⁴⁵朱守亮：《詩經評釋》（台北：學生書局，1994年），上冊，頁319。

²⁴⁶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3月再版），上冊，頁314。

²⁴⁷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762。

棄非因己有過失，而是丈夫的無情。第五章寫己與丈夫共患難，如今生活改善卻得到丈夫無情對待。今昔苦樂不同，見其夫之負心；憶往昔之美滿，增添今日之恨意。「我」、「爾」、「予」字連用，對比明顯。一章一章連貫之間，顯出丈夫之絕情，末章「有洸有潰」回應首章「怒」字，以「不忘昔者，伊余來暨」結尾，詩中將怨懟之氣，又化為纏綿繾綣的癡情，完全體現了《詩經》「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之特質。諷刺意味很淡，但仍有不滿怨刺之情，在深情回顧過往中，看到她的忍辱負重；見到丈夫的無情暴虐，對照之下婦人委實不該被棄，於是諷刺喜新厭舊丈夫之意也就浮現了。

《毛詩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方玉潤《詩經原始》說此：「為棄婦而作也」，認為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相同均是詩人所作，非棄婦作也²⁴⁸。說「此女始終總為情誤」²⁴⁹。朱熹《詩集傳》：「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述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²⁵⁰不論是婦人自作還是詩人代為，不影響此詩的理解，全詩六章，每章十句，以賦為主，兼用比興。全詩敘述和氓戀愛、結婚、受虐、被棄的過程，表達出被棄婦女的悔恨與決心，反映出當時婦女受欺壓，地位低下的狀況。歐陽修說：「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²⁵¹詩三章以「鳩」象徵女子，鳩這種鳥類《毛傳》云：「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²⁵²據郭璞說：「似山鶻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鶻。」²⁵³以鶻鶻吃桑葚過多則醉的特性，比喻女子沉溺於愛情中容易失去理智，不可自拔。前兩章寫相識婚戀，詩句「將子無怒」及「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將女子深情表露無遺。「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此婚事男方占卜並無不妥，未料後竟遭此不幸，借此留下對男方誠

²⁴⁸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79。

²⁴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80。

²⁵⁰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772。

²⁵¹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四 經部，詩類，頁201。

²⁵²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257。

²⁵³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一五 經部，小學類，頁204。

信的懷疑。姚際恆說：「不曰人曰『賄』，妙。」²⁵⁴以為男子心思可議。三、四章寫女被棄感受，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與「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互作對比，以桑樹自比。自己因年老色衰，遭到男子的離棄，勸告女友勿沉溺在愛情裡。責備男子前後不一，喜新厭舊。五、六章，婚後操勞家事，還遭受虐待，如今被棄兄長笑之，回想過往戀情不禁感嘆萬分，充分流露怨悔之情。末章寫氓曾對她說與之偕老，未料今日卻因老而被怨，讓她無法置信。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言『總角之宴』，則婦過氓時甚幼也。又言『老使我怨』，則氓棄婦時，婦已老矣。」

意氓本囊人，賴此婦車遷之賄及夙興夜寐之勤勞，三歲之後，漸致豐裕，及老而棄之，故怨之深也。」²⁵⁵把婦人怨恨之所以深重原因點出。末句「亦已焉哉」充滿無奈之情，猶言「棄捐甚勿道」，想必已是淚盡無以承受，只能安慰自己說算了，此語一出更顯悲情。錢鍾書《管錘編》以為：「此篇層次分明，工於敘事。『子無良媒』而『愆期』，『不見復關』而『泣涕』，皆具無往不復，無垂不縮之致。然文字之妙有波瀾，讀之只覺是人事之應有曲折，後來如唐人傳奇中元稹《會真記》崔鶯鶯大數張生一節，沈既濟《任氏傳》中任氏長嘆一節，差堪共語。」²⁵⁶在敘述中道盡始末，氓與棄婦行為對比，男無情女深情；男無行女有德；始則言偕老終則虐之棄之，諷刺了氓喜新厭舊之絕情。

²⁵⁴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66。

²⁵⁵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九 經部，詩類，頁388。

²⁵⁶錢鍾書：《管錘編》（台北：書林出版社，1990年8月），？1，頁93。

第五章 《詩經》諷刺特色

上一章已討論過《詩經》的諷刺對象、主題，對其內容也略加分析解說過。這麼多的諷刺詩，寫作手法各不相同。賦比興被認為是《詩經》的主要寫作筆法，或以平鋪直敘，直接抒發情感的賦法；或內心的意念情感，受到外物感發的興法；或不直說情感，而引物為喻的比法，使得詩的情感表現多樣豐富而且動人。詩人在表達內心的不滿憤怒時，如何達到既抒發不滿憤怒，又不失文學藝術美感，更能對所刺人物達到勸諫效果，即所謂聞之者足以戒之，而誦之者又能避禍？詩的表達方式和小說、散文不同，小說可以利用故事情節、時空環境以及人物個性、對話，塑造出對此人物、事件的諷刺意味；散文可以詳細的陳述對此事件的喜怒愛憎，毫無阻礙的表達作家心中的不滿怨懟。而詩呢？詩只有短短幾句，寥寥數語，在極短的文字中，要表現對人物的諷刺非常不容易。即便今日要寫一首詩針砭時事，已非易事，豈料約三千年前的《詩經》時代，竟然產生如此出色的諷刺詩，想必是作者強烈的情意，使得他們竭盡心力的創作，以詩記錄下當時的政治社會，抒發內心憤慨不滿，以及憂國愁民情思，讓我們得以一探當時情狀，不禁令人欽佩當時的詩人，生命與情感積澱之深厚，獨具巧思的文學表現技巧，《詩經》的作者真可說是有文學素養的藝術家。

根據上一章的探討分析，詩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要表達諷刺意涵，只要透過某些特殊安排，就能將詩人的心思透露出來。詩人對暴虐無道的政治，或是身受迫害，自身利益受到損傷，擔憂國家前途，作詩譏刺評論；或是眼見百姓受苦，無法置身事外，所以代為運筆解愁消苦，發出不平之鳴。詩人的心境是糾結、失意、悲憤、痛苦的，因為無法改變現狀，無法排解內心痛苦，只好以文字抒發內在，將滿腔怨怒在詩中傾瀉而出，才能求得舒坦、得到釋放。而這些諷刺詩也帶有積極的作用，透過詩篇的流傳歌詠，讓上位者知道警惕，明白百姓疾苦，得以改善其不當行為或政治措施。《文心雕龍 書記》：「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¹刺有達的意思，詩人以詩諷刺，彷彿用針解開線的疙瘩。在敘事時加上自己的意念，針針見血，言詞激切，反映當代政治混亂的情況，可謂是諷刺詩的重點。除了文字選擇使用，在章節安排上，詩人也可以透過反覆鋪陳、吟詠表示內心複雜的情感。這些創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規

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486。

勸、揭發時弊，釐清政治亂象，規勸君王從昏昧中清醒，所以詩如何在句子中凸顯諷刺意旨，就必須靠詩人的智慧。尤其在古代君權盛行時，如何規勸君王行為，如何？百姓疾苦叨絮，又不被責罰，是需要花心思的。《詩經》中或者透過事物的鋪陳，寫出人物的卑下；或欲刺先揚，先將他捧到最高處，然後突然冒出一句別有意涵的話，讓他跌落谷裡，無法翻身；或者二者相比，藉著單純的敘述，讓讀者自行想像二者差別，想像力總是無限寬廣，透過這種方式，諷刺意味遠比作者直接批評指責來得深。本章將諷刺詩的特色稍作分類，在各特色中舉例說明，將其歸納整理，期許能對其表現藝術作更具體清晰的剖析。

第一節 賦與興寫作手法

賦、比、興三義為《詩經》的主要寫作方法，諷刺詩自不例外用此三法。本節將對諷刺詩中採用賦與興寫作手法作一探究，而將較為多樣性的比法放在下一章探析。

關於賦比興中的「賦」，《周禮 春官》中說：「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²風賦比興雅頌稱之為六詩，後來《毛詩序》將「六詩」稱之為「六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³孔穎達《毛詩正義》對此解釋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⁴從六詩到六義，將風雅頌賦比興的意思做了轉變，現在普遍認為風、雅、頌是《詩經》內容的分類，賦、比、興則是詩的表現方法。前人研究《詩經》也以賦比興區分其寫作方法，如朱熹《詩集傳》在《詩經》各詩每章下注明「興也」、「賦也」、或「比也」等分判之詞，以顯示《詩經》寫作不離賦、比、興三法，及其表現之藝術特質。

「賦」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現手法。賦是鋪陳、直言，賦筆的表現特點據王

²鄭玄注，賈公彥疏，陸德明音義：《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八四 經部，禮類，頁 429。

³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119、120。

⁴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120。

世貞《藝苑卮言》的說法是：「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⁵詩人感事寫意，直接書寫內心之意，毫不掩飾，敘事狀物，全是詩人眼見目睹，自然格外動人。透過賦筆鋪陳，論事說理道情，客觀的呈現了當時的場景或生活。黃永武認為：「直陳的賦體意味易盡。」⁶也認為「用比興的手法才能多味，《昭昧詹言》裡說：『正言直述，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人意。託物寓情，形容描摹，反覆詠嘆，以似人之德，所以貴比興也。』正是說明要『感興人意』，比興體較『正言直述』要生動的多。」⁷雖然賦筆屬於直陳其事，筆法較簡單，但在平鋪直敘中，仍可寫出詩人的情感，表達事件過程、原因，任何作家均不可能不用賦筆。諷刺詩既是諷刺時政、時弊，更無法避免使用賦筆以直言其事，在賦筆中雜以抒情與議論闡述，即便一般以為賦筆意味易盡，但是它的諷刺意味卻也帶著一針見血的痛快。例如 齊風 東方未明 此詩以賦筆寫出上位者起居無節，令臣下疲於奔命。詩人透過賦筆呈現畫面，「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敘述天將亮未亮時，君王即出令，致使臣子衣裳顛倒，強調衣裳顛倒都是因為「公召之」，簡單的句子就將臣子慌張忙亂的舉動寫出，十分貼切的諷刺了詔令無節的後果就是臣子手忙腳亂，連衣服都穿錯。

齊風 載驅 此詩純用賦筆，寫文姜盛裝奔赴會襄公，詩人全力鋪陳其車馬聲勢盛大，沿途行人眾多，文姜無視於路人的眼光急驅前往，「豈弟」二字寫她的喜悅，也諷刺了她的無恥荒淫。純賦筆的寫法，看似無意的描寫，實則以此畫面陳述代替詩人的指責與貶抑。除此詩外，鄭風 清人 亦採用此種筆法，清人 前半段鋪陳描寫軍隊師旅兵強馬壯，士兵雄姿英發，彷彿即將上場應戰，結果是「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揮舞著精良武器玩耍，賦筆使得諷刺意味在末尾跳出。

檜風 羔裘 也善用賦筆寫檜君參加宴會，「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穿著潤澤如膏油的小羊皮衣，太陽照射發出閃亮亮的光澤，一國之君喜好浮華，沉湎於享樂，詩人「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怎能不擔憂煩惱呢？未直說君王好遊樂，只寫他穿著華美貴重的羔羊皮衣，在朝會上顯得多引人注目，諷刺意味濃厚。

陳風 株林 末章直接賦寫陳靈公君臣大刺刺乘坐馬車，前往株林與夏姬

⁵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卷4，頁183。

⁶黃永武：《中國詩學 鑑賞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8月1版3印），頁202。

⁷黃永武：《中國詩學 鑑賞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8月1版3印），頁202。

相會，和首章鬼鬼崇崇，扭泥造作，掩人耳目的舉動形成對比。「駕我乘馬，說于株林。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說」、「食」字的使用有諷刺意，為什麼會在株林休息呢？為什麼會在株林用早餐呢？賦筆直寫陳靈公君臣的行為，刻意透露出陳靈公君臣不打自招，難以隱瞞的醜行。末章毫無遮掩的寫出其淫行，諷刺意味自然流露，和首章善於揣摩做壞事的人扭泥之態，表現各具特色的寫作技巧。

在 小雅 節南山 詩中，詩人運用賦筆直接指出造成政治混亂的人是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憊莫懲嗟。」詩人眼見執政者用人不當，任用師尹而國政敗壞，國運危殆，前兩章中他痛心疾首的呼喊，正言直敘，指出師尹地位崇高，卻不公正不盡心，造成百姓生活痛苦害怕，透過賦筆直陳，表現了詩人激烈的情感，與憂國憂民的熱忱，藉此直刺師尹，也令讀者對師尹為政不公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千年後我們能在此詩中得知師尹是個不盡責的臣子，不能不歸功於詩人詳細賦寫此事。

小雅 十月之交：「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豕率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此章以賦筆具體描述自然災異，寫地震時天地變動，高山變為山谷，深谷變為山陵，詩人將當時對社會不滿的描繪，利用自然界中鮮明生動的災異形象直接闡述，姚際恆還評過「寫的直是怕人。」⁸周朝時已有天人感應思想，若是國家安定，政治清明，則不會有如此大的災禍，如今天地變動，必是居上位者不順天而行，倒行逆施，詩人以天人感應，賦寫幽王暴虐，人禍導致天變災害。

大雅 板 前幾章直說厲王時在朝官員縱情享樂，不知反省，將國家推入極危險的地步，透過賦筆鋪陳詩人的責備，諷刺意味明確。

透過賦筆可以直抒胸臆，毫不隱晦，表現詩人真實的感受與情意。諷刺詩中詩人陳述己見，指責執政者為政不當，官員貪圖享受；或諷刺貴族表裡不一，褻心高傲，寫其外表穿著服飾，以其神情態度表露詩中人物的性格，再加上設問、對比、譬喻、誇飾等修辭，就能諷刺其不當行為與過失。王世貞說《詩經》：

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它人入室』。

⁸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142。

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9

以為詩有許多直陳情事的手法，透過這些筆法凸顯刺意。

關於「興」，朱熹認為：「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¹⁰意即興是興詠之意。劉勰《文心雕龍》對比興作如此說明：「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¹¹他先指出「比興」的意義，認為「比」是比附，比附事理的方式是用打比方來說明事理，即所謂以乙來說明甲的意思。「興」是起興，託物起興，以某一事物來寄託情意，表現自己的情感。顏崑陽在《文心雕龍「比興」觀念析論》一文中說：

環譬，就是一種「整體而委婉的設譬方式」，在劉勰看來，這種方式，才能真正達到意在言外，寄託作者的志意，而對政教具有諷諫的效用，故謂之「託喻」。¹²

劉勰又說：「觀夫興之託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¹³進一步說明「興」的「託物喻意」，是措辭婉轉而集結成章，它所舉的名物較小，但含意較大，能概括較豐富的意涵，劉勰還認為「興」是「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¹⁴表明託物喻意的「興」，看似明白卻需仔細體會，具有曖昧性。不論是朱熹還是劉勰都著重於比興，認為詩歌要言有盡而意無窮，必須靠著比興的功夫，增加詩的情感與張力。葉嘉瑩曾針對賦比興三種詩歌的表現手法，以美學立場剖析詩歌中情意與形象之間互動的關係，提出較為完整貼切而令人信服的解釋，能讓我們了解三者的差別：

所謂賦者，有鋪陳之意，是把所欲敘寫的事物，加以直接敘述的一種表達方法；所謂比者，有擬喻之意，是把所欲敘寫的事物，借比為另一事物來加以敘述的一種表達方法；而所謂興者，有感發興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之觸發而引出所欲敘寫之事物的一種表達方法。總之，這種樸素簡

⁹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卷4，頁183。

¹⁰朱熹：《詩經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750。

¹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77。

¹²顏崑陽：《文心雕龍「比興」觀念析論》，《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388。

¹³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77。

¹⁴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77。

明的解說，卻實在表明了詩歌中情意與形象之間互相引發、互相結合的幾種的幾種最基本的關係和作用。¹⁵

蔡英俊 情景交融的理論基礎：「比」「興」 一文中說：

所謂「比興」，原具有兩層不同的含義：一是諷諭寄託，反映詩人對現實政治、社會倫常的批評意見；一是興會之趣，借助於自然物象（或事相）而傳達、喚起一種微妙超絕的意趣——前者強調詩人意志、懷抱（而不只是情感）的重要性，後者則偏重在詩人情感與自然物象融浹交會所產生的趣味、韻致，而兩者又同時肯定一種間接宛轉的語言藝術的創意，也就是一種含蓄委婉之美。¹⁶

據蔡英俊的看法，他以為「比興」一詞實際上含蘊有兩層不同的意義內涵，而這兩層意義又各自對應著不同的創作理念與批評觀點：

就諷諭寄託一層看，「比興」是從詩歌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來考慮詩人的創作意圖與詩歌的效用；而就興會感發一層看，「比興」是就詩歌與情感表現、作者與讀者的美感經驗的關係來衡量詩歌的藝術效果與美學價值。至於後者，則又衍生出具有直觀妙悟的神秘作用的「興」字的意義：一方面指作者所表現的純任天機自然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另一方面則指作品所呈顯的靈妙不假雕飾的渾融整全的藝術境界——循此，「興」字形成另外一種批評的意義與觀念，而強調詩人的創造力與詩歌作品所呈現的渾然整全的藝術境界的一種圓滿的結合。¹⁷

朱自清也說：

「毛傳」「興也」的「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端，一是譬喻；這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是「興」。 前人沒有注意興的兩重義，因此纏夾不已。

¹⁸

故使用比興手法，是詩人創造力、思考力、想像力的連鎖反應，詩人將自身的人生體驗，與當下事件感受結合，迸發出新的情思，引起更深的激情。徐復觀在 釋詩的比興 重新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 一文中說：

比是經過感情的反省而投射到與感情無直接關係的事物上去，賦予此事物

¹⁵葉嘉瑩：《迦陵談詩二集》（台北：東大書局，1985年2月初版），頁119。

¹⁶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8月初版），頁61。

¹⁷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8月初版），頁155。

¹⁸朱自清：《詩言志辨》（台北：五洲出版社，1964年），頁49。

以作者的意識、目的，因而可以和感情直接有關的事物相比擬。興是內蘊的感情，偶然被某一事物所觸發，因而某一事物便在感情的震盪中，與內蘊感情直接有關的事物，融合在一起，亦即是與詩之主體融合在一起。¹⁹認為興是事物與詩人內在正好碰觸，詩人的情感被觸發所引起的反應。他又說：興的發生，是因為情感所積者厚，在抒寫的途中，形成一種頓跌。頓跌中忽然接觸到某種客觀事物，引發更深更曲折的內蘊情感，因而開闢出另一種情境。²⁰

猶如《詩經》以 關雎 為首，作以教化「后妃之德」，《淮南子 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²¹為什麼要以 關雎 作為篇首呢？《詩集傳》說：「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關雎，水鳥，一名王鳩，狀類鷺，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²²這種水鳥不亂偶而居，詩人見河上之關雎，進而興起用之以教化人，希望男子婚後專一，女子幽閒貞靜、品德良善。《易林》：「鹿得美草，嗚呼其友。」²³鹿溫馴合群，君子取之重視其群性。以此二者興美德性高尚，欲教化眾人。周振甫認為：「興是觸物起情，所以都放在每章的開頭。因為觸物起情，所以同一物可以引起不同的情。」²⁴夏傳才在《詩經語言藝術新編》一書中，將興分成三類，認為「興」即起興，一首詩的開頭、一章詩的開頭，先提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第一類興辭是發端起情、定韻作用，與下文並無實際關聯。第二類起興的形象與下文在意義上有某種相似的特徵，能起一定的比?作用，類似於所謂的聯想、託物起興。諷刺詩中以興的筆法帶有特殊意涵，除了能加強詩的感染力外，主要在取其意象以刺之。王充《論衡 商蟲》中云：「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²⁵詩人特以青蠅起興，是因為青蠅污染純淨之物，使之骯髒污穢正

¹⁹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3月5版），頁103。

²⁰徐復觀：釋詩的比興：重新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收入《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11月），頁112、113。

²¹高誘注：《淮南子注》（台北：世界書局，1965年再版），頁352。

²²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750。

²³焦延壽撰：《焦氏易林》（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53。

²⁴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89。

²⁵王充：《論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六八，子部，雜家類，頁199。

如小人無的放矢，亂進讒言，造謠滋事，使賢者蒙塵，在君王面前從清白之身也轉變為黑。這種興筆由青蠅形象聯想起，將讒人與令人厭惡的青蠅放在一起，產生了極大的諷刺意味，只差沒指著讒人罵他蒼蠅！趙沛霖說：「由於比興強調寄託，儒家詩論常常以這種『興寄』的詩歌作為諷諭美刺的手段。」²⁶第三類起興則可交代背景、烘托情境，渲染氣氛，將全詩的意境推到某一層面²⁷。例如 邶風 旄丘 以「旄丘之葛兮」起筆，借景物起興。黎臣渴望衛國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翹首等待，時序變化，葛已蔓延生長，卻未見衛軍到來，不禁哀嘆「何多日也」。藉著眼前景物的生長，興起心中感觸，亦表示時間流逝，最後「狐裘蒙戎」、「流離之子」，猶期盼到埋怨、指責，諷刺意味漸漸出現。朱熹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²⁸

王符《潛夫論 務本》：「詩賦者，所以頌善丑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²⁹詩賦創作目的在於頌善歌美，洩導心中哀樂之情，故要含蓄典雅，透過興喻讓詩意委婉呈現，不直接表露。邶風 北風 中前兩章以「北風」起興，北風即冬天吹拂的風，凜冽而刺人，詩人以此興起下文，讓全詩籠罩在低迷寒冷的氣氛中，時政敗壞人民猶如生活在寒冬之中。寒冬中大雪不斷紛飛，人民卻要攜手逃亡，若非逼不得已，怎會要在如此天氣狀態下逃亡。

邶風 新台 前兩章興中帶賦，以漂亮的新台起筆，在黃河邊建造的顯眼耀人新台，準備迎娶新人佳麗，未料新娘「燕婉之求」，卻得到宣公這樣的新郎。以新台之新，反興新郎之老與不倫行為，透過高築的新台，彷彿看到宣姜的悲怨。

鄘風 牆有茨 以「牆有茨，不可埽」起興，含蓄的點出宮中醜聞不可說，猶如蒺藜不可除去。明明要諷刺宮庭醜聞，卻又以不可掃除起筆，有欲言又止，以不說為說的挖苦意味。

鄘風 鶉之奔奔 每章均以「鶉之奔奔」與「鶉之疆疆」起興，詩人代惠公口吻說見到？鶉都有固定匹偶，而公子頑卻與庶母宣姜淫亂，宮廷醜事如此不堪，與之相比連禽鳥都還不如，不禁感嘆自己竟要「以之為君」、「以之為兄」，

²⁶趙沛霖：《興的源起——歷史積澱與詩歌藝術》（北京：新華書局，1987年），頁235。

²⁷夏傳才：《詩經語言藝術新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1月），頁147。

²⁸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763。

²⁹王符：《潛夫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子部，儒家類，頁361。

這種人竟是自己的兄長，竟是一國之君。劉玉汝《詩續緒》說：「取二物為興，二章皆用而互言之，又是一體。」³⁰陳震《讀詩識小錄》評曰：「用意用筆，深婉無跡。」³¹

衛風 芄蘭 兩章以「芄蘭之支」、「芄蘭之葉」起興，看到芄蘭之支、葉，想起少年身上所佩帶的飾物，不禁埋怨起他的裝模作樣。朱公遷曰：「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無能而不能稱其服。」³²黃佐也說：「首一句興童子不當有其服，下譏童子不能稱其服。芄蘭本是蔓生，今則有枝矣。以興童子本未成人，今則佩觿矣。今雖佩觿，而其舒放之甚如此，何足以稱是服哉？」³³詩人即景起興，以物生情，因為芄蘭的莢實與？外型相似，都是錐形，故詩人產生聯想。？是解結的用具，男子佩？並無年齡限制，《禮記 內則》記載：「子事父母 左右佩用，左佩 小？，右佩 大？。」³⁴毛《傳》謂？是「成人之佩」³⁵，佩鞮表示能射御。貴族男子佩？佩鞮表示有能力持家、從政，擔負起一切。所以詩中的少年佩？佩鞮，便覺得自己成年了，裝腔作勢態度高傲，故詩人作詩諷刺，故意以「童子」稱之。

齊風 南山 首章以「南山崔崔」起興，從南山之高想起襄公之君王身分，亦崇高崔巍不可撼動。未料襄公竟與其妹文姜有不倫之戀，故下句接寫「雄狐綏綏」，以雄狐求偶緩慢步行貌，描寫襄公覬覦文姜，急於與之匹偶享樂的低下行為。之後三章亦以興起筆，分寫鞋帶帽纓、種麻劈柴，以成雙的鞋、帽帶與夫妻兩人匹偶即為一體，不得混亂。而種麻必先整治田壟，砍柴得有刀斧興起娶妻必須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已成婚配就不該再有違背婚姻的行為，以此諷刺襄公與文姜敗壞婚制，地位崇高行為卻低下。

齊風 敝笱 每章以「敝笱在梁」起興，意味深遠。捕魚的魚簍架在魚梁上，希望能捕到魚，可是魚簍竟是破敗的，各式各樣的魚毫無阻礙的游過，這魚簍形同虛設，有何作用？這一比興諷刺了文姜的不顧禮教，亦責備魯桓公無能，

³⁰劉玉汝：《詩續緒》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七一，經部 詩類，頁 606。

³¹轉引自趙達夫等編：《詩經三百篇鑑賞辭典》（蘇州：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4月2刷），頁 82。

³²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一 經部，詩類，頁 148。

³³轉引自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11月重印2版2刷），上冊，頁 152。

³⁴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〇九 經部，禮類，頁 556、557。

³⁵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261。

讓文姜無約束的任意往來齊魯之間，這樣的以物為興，更為形象的比喻人物的行為，也婉轉的表露詩人諷刺之意。

秦風 黃鳥 與 鄘風 ？ 之奔奔 興法相同。每章均以「交交黃鳥」起興，嚴粲以為：「黃鳥飛而往來，止于棘木，得其所也。今良臣從死，非其所也。」³⁶蘇轍也以為：「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于木，交交和其鳴。今三子之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³⁷依照嚴粲與蘇轍說法，此詩開頭以黃鳥自在飛翔棲止，興起下文三良從死之悲哀，鳥類尚能交交和鳴，止于棘木，三良卻需犧牲性命從死殉葬，此一起興帶有渲染氣氛作用，將詩意從快樂飛翔的畫面跳脫到淒涼悲苦的無道，藉此諷刺穆公以人從死的無道行為。

小雅 菀柳 以「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起興，茂盛的柳條，不要去歇息，突兀的開頭起筆引人注意，刻意以眼前所見的植物來起興，詩人將茂盛的柳條與幽王聯想並列，幽王暴虐無常無法依靠，位高權重卻反覆無常，詩人無故被罰，無法預測君王不定的心思。看到柳條隨風搖曳，彷彿幽王搖擺不定的心思一樣，故以此起興。

朱庭珍在《筱園詩話》卷一中論及詩人重含蓄的比興作法，說：

詩有六義，賦僅一體，比興二義，蓋為一種難題立法。固有不可直言，不敢顯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情之境。或藉譬喻，以比擬出之；或取義於物，以連類引起之。反復回環，以致唱嘆，曲折搖曳，愈耐尋求。此詩品所以溫柔敦厚、溫婉和平也，詩情所以重纏綿悱惻、含醞釀含蓄也，詩意所思尚文外曲致、思表纖旨也。一味直陳其事，何能感人？後代詩家，多賦而少比興，宜其造詣不深，去古日遠也。³⁸

強調了詩用比興能使詩情含蓄曲致，肯定比興的筆法。比興適切運用，可讓詩歌更動人、更具體，引人聯想起發；興起感發觸發內心深處，含蓄不露骨，正如同趙沛霖在《興的源起》一書中所說：「運用比興塑造出的詩歌藝術形象具體鮮明，情思委婉含蓄，具有感人的藝術魅力。這是因為比興方法不用直言，而將主觀情

³⁶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九 經部，詩類，頁167。

³⁷蘇轍：《詩集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五六 經部，詩類，頁67。

³⁸朱庭珍：《筱園詩話》，收入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340。

志融於客觀物象當中。」³⁹故諷刺詩用興筆製造了更多的情意，不光是指責貶抑而已，將詩人滿腔的熱情投注其中，取代了直說的平淡與簡約。

第二節 修辭格的運用

雖然《詩經》時代距離今日久遠，當時並無所謂的修辭學，但以現代漢語中的修辭來看，《詩經》普遍存在豐富的修辭格。詩人不自覺的使用了某些特定的手法，用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造成讀者誦讀時受到強烈的感召，體會其文學藝術美，尤其是諷刺詩不能全用直述方式，在表現技巧上就更見斟酌了，因而也形成《詩經》獨特的諷刺藝術特色，以下試就《詩經》中諷刺詩篇，歸納論析之：

一、對比成諷，豐富內涵

詩人在詩中，將人與人、人與事物，或事物間相互對照，使其二者在矛盾對立中，形象突出，主題鮮明，敘述更為真切，文氣更磅礴，諷刺意念更明顯，讓讀者自行領悟。若是正反對比，就又會使得美善的一方，得到肯定與讚美；使醜惡的一方受到批評與譏刺。正如元稹所說：「諷諭之詩長於激。」⁴⁰儘管詩人並未直接說出批評之意，但字裡行間已流露出一不滿之情，讀者自能判斷醜惡高下。儘管是對比修辭，但是其本身就具有嘲弄的效果，據姚一葦《論對比》一文，就「自對比產生嘲弄」，對「嘲弄」的解說：

嘲弄係屬於一種理性的活動，是理智之遊戲。一般人以為凡屬理性的活動往往游離於情感之外，諸如機智(wit)、詭語(paradox)、幽默(humour)、譏笑(ridicule)、愚弄(mockery)、諷刺(sarcasm)、諷諫(satire)、誇飾(overstatement)、抑低的敘述(understatement)等活動，主要均屬理智的遊戲。在它們理性活動之中，有的是善意的，有的則懷有惡意：有的強烈到足以傷人，有的溫和中帶有好感；有的作弄他人，有的嘲笑自己；有的含有規諫之意，有的只在訕笑別人；其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此間所謂的嘲弄，不同於上述各種，它是上述各種活動之總稱；它可以包

³⁹趙沛霖：《興的源起》(台北：明鏡文化公司，1999年9月)，頁265。

⁴⁰元稹：《白氏長慶集》收入《四部叢書正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五十一，頁162。

含上述各種；亦可以包含其中的某幾項；亦可以只有一項，亦即是說它可以是機智的、幽默的、譏笑的、愚弄的、諷刺的，或其中某幾項之和，或專指其中的某一項。⁴¹

嘲弄經常藉著對比嘲諷其中人事物。如 邶風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篠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篠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前二章均強調「新臺有泚」、「新臺有洒」，新臺如此鮮明光亮，河水如此盛大充沛，卻是衛宣公用來強佔兒媳公子伋妻的地方，這麼沒有倫理、醜陋的事，在美好的地方發生，正言欲反，就讓人覺得十分諷刺，新臺鮮明還是遮不住他做的醜事。而新臺是新蓋的，新娘是年輕貌美的，以為嫁給足以匹配的對象，卻「得此戚施」，新舊、美醜間諷刺意味十足。

鄘風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詩以禽鳥起興，透過鶉鵲都有固定的配偶，而公子頑竟然在父親死後納宣姜為妻，如此荒淫無恥，其行為可謂禽獸不如，詩以人鳥對比，萬物之靈的人竟不如鳥類固定專一，諷刺衛國宮廷荒淫低下。

鄘風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也，玉之瑱也，象之掎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全詩細細鋪寫宣姜服飾、容貌之美，可以說是絕世美人，卻用「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之如何」諷刺她，以此對比她空有花容月貌，外在裝飾，卻無內在品德，不足以匹配。

鄘風 相鼠 以人與鼠相比，認為鼠類有皮、齒、體，與人相同，人若無禮儀與鼠不就相同？故諷刺無禮之人，身為萬物之靈，空有軀殼而已，與鼠無別。而人因為有接受教化，有智慧、能力，若無禮儀則什麼事都做的出來，則行為將比鼠類還不如。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可以解釋成對於禮儀若只是做表面功夫，內在並無實質心意，也只是披著人皮的鼠輩吧！有句話說「有體無禮」可能就是從此詩來的。簡單的複沓中帶有極深的感慨，諷刺意思更是強烈明顯。

鄭風 清人 中表面看似諷刺高克，實則諷刺鄭文公的昏庸。朱熹《詩集

⁴¹姚一葦：論對比 收入《藝術的奧秘》(台北：台灣開明書局，1973年4版)，頁199。

傳》中引胡氏語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⁴²此段話？得很好。全詩「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廡廡。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每章開頭先寫清邑士兵在黃河邊上的彭地、消地、軸地駐防時的種種表現，看到的畫面是披甲戰馬強壯，士兵威風凜凜，武器裝飾華麗，感覺武藝戰技高超，似乎可以作戰了。但下一句的敘述「河上乎翱翔」、「河上乎逍遙」、「左旋右抽」立刻出現反差，竟然只是逍遙玩樂，在那河上閒取樂而已，對比前面的姿態諷刺意味就浮現了。

齊風 南山 開頭即寫「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以南山雄狐起興，上一章已說過古代可以狐代稱君王，故詩人以南山如此巍峨，雄狐氣勢不凡對比齊襄公的淫行，身為一國之君，未以身作則，淫於其妹文姜。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⁴³又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⁴⁴以及「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⁴⁵均是說在位者必須端正自己的德行，嚴以律己，才能督導下民，但看襄公之行，完全不符合這個要求，怎能配得上君王雄偉的氣象？他派遣彭生殺了魯桓公，又處死彭生以向魯國謝罪，令彭生含冤而死。《史記 齊太公世家》中記下事隔多年後，襄公去沛丘打獵時所發生的事：

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反而鞭主履者第三百。蒍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襲宮。逢主履蒍，蒍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蒍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蒍先入。蒍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蒍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

⁴²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781。

⁴³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八九，經部，四書類，頁 646。

⁴⁴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八九，經部，四書類，頁 647。

⁴⁵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八九，經部，四書類，頁 641。

自立為齊君。⁴⁶

齊襄公先是淫於其妹，後又殺桓公、彭生，行為如此不良故不得善終，也算罪有應得。

魏風 伐檀 一詩諷刺上位者尸位素餐，強取豪奪。詩分三章，每章後六句分別是「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以君子不事生產卻家有收穫對比，令人不禁遙想原因為何？自然就明白他們是靠著下民辛勤勞動得到的。而下民如此辛勞「勞而食」，就襯出這些所謂的「君子」面目可憎，只是坐享其成，成了如碩鼠般的剝削者了。

秦風 黃鳥 、「交交黃鳥，止於棘。」「交交黃鳥，止于桑。」「交交黃鳥，止于楚。」詩三章開頭都寫黃鳥棲息於樹上，以看見黃鳥自在棲止，對比子車奄息、仲行、鍼虎竟要殉葬從死，令人不禁感嘆人不如鳥，而且這三人都是國家賢良，是「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的傑出人才，詩人以此諷刺穆公殘暴，毫無人性。

檜風 羔裘 詩中以「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前兩章開頭看似敘述國君服飾，但據錢澄之的說法：「《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裘燕服也。逍遙而以羔裘，則法服為逍遙之具矣。視朝而以狐裘，是臨禦為褻媾之場矣。先言逍遙，後言以朝，是以逍遙為急務，而視朝在所緩矣。」⁴⁷—國之君，不以儀禮視朝，不以國事為先，如何以身率民？如何要求臣下盡心國事？更何況當時檜國「國小而迫」，鄰近大國正虎視眈眈，正是危急存亡之時，處境危險而不知，怎不令人焦慮擔憂？這兩章回環往覆描寫中，更讓人感受到詩人對國之將亡，而檜君仍以逍遙飲宴為先的昏庸行為感到怨恨，怪不得詩人要寫「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這是有心救國的詩人所發出無奈的感覺與煩憂。

曹風 候人 首章用賦筆將「候人」與「彼子」兩種不同的人，不同的際遇進行對比。「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詩正義》曰：

⁴⁶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538。

⁴⁷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七八 經部，詩類，頁521。

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 困卦》「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玄端、爵？」，則？之所用，不施于祭服矣。《玉藻》說？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于？，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二者不同也。一命？芾黝珽，再命赤芾黝珽，三命赤芾蔥珽，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尊祭服，異其名耳。黻之言蔽也。？，赤黃之間色，所謂黻也。珽，佩玉之珽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于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⁴⁸

芾，祭祀的服飾，即用革制的蔽膝，按官品不同而有不同的顏色。赤芾乘軒是大夫以上官爵的待遇。穿芾的竟有三百人，卻以「彼其之子」稱呼他們，帶有嘲諷意思，暗示小人居高位，而賢能的候人卻辛勤荷戈執勤。又有小人得志，自己困厄意思，兩相對比以顯出詩人的憤慨不滿。

小雅 節南山 第四章以對比法責備師尹，「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以「夷」、「已」二字為師尹說明為政之法，告知應以事必躬親，任用賢能之人，勿親信小人委以重任。透過說明將師尹的過錯指出，暗中諷刺他們身為國家重要輔臣，竟不努力效命，讓百姓國家陷入絕境中。前後對比，讓詩人的責怨之情漸漸升高。

小雅 正月 詩的最後兩章以對比法講小人與百姓生活差異寫出。「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愍愍！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哿矣富人，哀此惻獨！」寫得勢之人有酒菜享用，有屋可住，有祿可領，朋黨親戚互相往來，其樂融融；而百姓們窮苦無依，飽受天災人禍之苦。小人得勢，如此快樂，詩人與百姓孤單無助，如此可憐，透過對比法表現了詩人極大的憤慨。

小雅 雨無正 第五章以對比法寫不能言者與能言者的差別，「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前三句指的是自

⁴⁸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400、401。

己，說自己可憐無法言說，但不是自己不會說，而是忠言逆耳，說了會使自己陷入憂困處境，惹禍上身，因此「不能言」。而諂媚的小人，花言巧語就像流水一樣，話說個不停，還讓自己能得到美好的處境，如高官厚祿。兩相比較就知道詩人內心多憤慨不平，偏幽王聽不下忠臣之言，只喜歡聽諂媚的話，只好讓詩人以詩諷刺勸諫了。

小雅 小弁 首章開頭兩句以「弁彼鷺斯，歸飛提提」的景象為對比，寫鳥兒從容群飛，對以自己無法自在生活，充滿沉重的憂怨之情。而「民莫不穀，我獨於罹」，大家都很好，為何只有自己遭到禍害，遭受讒言被陷，心中憂傷難平呢？鳥與人、群與己的對比加深了詩人的感傷與情緒張力。

小雅 大東 則以東、西兩國的小人、君子對比，顯示兩者不平等待遇。詩中第二章「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寫東方子民被壓榨一空，穿著單薄。而西方的公子哥兒則往返頻繁，無視於百姓的貧苦，悠哉度日，令詩人看了好傷心。「佻佻公子」指的就是西周的貴族，在兩邊的通路上來往穿梭，毫不在意的搜括享受著。第四章「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強調東方子民悲苦，地位低下，而西方人民中某些社會地位低下的人，也有豐富的物質享受或權力，相形之下更顯得東人勞苦，得不到慰勞。詩中兩章藉著對比句子，鋪述出東人和西人的生活懸殊，刺意隱而不發，讓讀者自行領悟。

小雅 北山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以六組對比的方式凸顯勞役不均。這六組對句，每組第一句均寫官員養尊處優，生活安樂，下一句寫士人終日勞苦，無法休息。大夫成天安閒舒適，在家裏高枕無憂，不知人間煩惱，飲酒作樂貪戀酒色，還隨口亂發評議。士卻得盡心竭力，為國事辛勞奔走，整天忙碌，什麼事都得做，還提心吊膽生怕犯錯。兩相對比，自見其勞逸不均，差異懸殊，這樣兩種對立的形象，用比較的方式對列出來，就使好與壞、善與惡、美與醜在比較中得到鑒別，從而暴露了士人遭受不合理的對待，而上位者只是坐享其成罷了。

小雅 賓之初筵 此詩前兩章寫合乎禮制的宴會，主客溫溫謙恭，讓人看了深覺不愧是禮儀之邦，以為詩人旨在歌頌貴族的優雅。未料第三章開始寫飲酒

過量、喝醉的醜態，與會的貴族們完全忘了風度儀節，手舞足蹈胡言亂語，與前兩章所寫一比，凸顯出醉態的難看與敗德失禮，先寫美再寫刺，詩人運用高超的對比技巧，前後對比下就諷刺貴族飲宴失了分寸，有損身份形象。方玉潤評此詩說：

詩本刺今，先陳古義以見飲酒原未嘗廢，但須射祭大禮而後飲，而飲又當有節，不至失儀，乃所以為貴。古之飲也如是，今之飲酒則不然。飲必至醉，醉必失儀，不至伐德不止，其無禮也又如是。兩義對舉，曲繪無遺。其寫酒客醉態，縱令其醒後自思，亦當發笑，忸怩難安。此所以善為譎諷也。⁴⁹

將此詩寫法說得非常好。

大雅 板 詩一開頭即用對比法，「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將上帝與下民相對，因為上天反覆無常，才讓百姓勞累遭殃，上下之間即形成對比。上者高高在上，地位崇高，指的就是暴虐無道的厲王，因為他「出話不然，為猶不遠」，讓大家受苦受難。而下者可憐的百姓，無法反抗崇高的君上，只好忍耐度日。詩以對比方式陳述兩者差異。

大雅 召旻 責備幽王寵愛褒姒，任用小人。詩中三、五、七章均以對比法諷刺在位的小人，以及今昔國力的差異。第三章「?? 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那些小人欺誑讒毀，還不知自己過錯；而自己地位低下，兢兢業業的從事著，還無法安心。小人怎會不知自己過錯，只是不肯承認罷了，以此諷刺幽王寵信小人，破壞國家政治。第五章「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富」與「疚」形成反差，令人傷心從前富足，今日小人得勢，還不肯退為讓賢。第七章「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從前先王受命，有像召公這樣優秀的輔臣，那時日辟百里地。如今國土收縮減少，國勢漸弱，令人悲痛！不知如今朝中之人，是否還有像昔日般的忠臣呢？以今昔國勢強弱，及朝中是否有賢能之士對比，凸顯出現今日在位者均是貪官污吏，只是進讒言的小人，幽王憑靠這些小人治理國家，國家滅亡指日可待矣！

大雅 桑柔 芮良夫以此詩諷刺任用奸佞的厲王，第八章以對比法寫出賢

⁴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下冊，頁452。

君與厲王的差別，認為厲王所任用的均是讒佞之人，對厲王所作所為只一味逢迎，對國事毫無助益，導致政治混亂，人民惶惶不安。十、十一章亦以君子、小人對比，藉此凸出厲王選錯人才，所用非人。賢愚之間極容易辨識，只是厲王不知檢討，詩人語重心長的話語，終究還是無法喚醒沉溺於享樂的厲王。

詩中使用對比修辭，使得哀樂、是非、曲直、善惡、正邪等等相對的價值判斷油然而生，無形中增加文章的張力，讀者從其中自然能冷靜判斷，領會詩人所欲呈現的情感。對比才能產生反差，才能凸顯問題，詩人就是如此善於妙用此一手法，牽動讀者的判斷思維，從中加以取捨，達到批判諷刺的目的。

二、比喻寄情，具象諷刺

透過最簡單的比擬，將作者的感情生動具體化，化未知為已知，使深奧難懂的事物簡單化，增強作品表現力，亦可表現暗示、諷刺意思。劉勰《文心雕龍比興》：「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⁵⁰劉勰首先說明「比興」的意義，認為「比」是比附，比附事理的方式是用打比方來說明事理，換言之即為「借擬他物，比喻說理」，所以是「以具體來說明抽象」。又說：「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蝮蟪以寫呼號，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於麻衣如雪，兩驂如舞，皆比類也。」⁵¹將比喻區分為比義和比類，所謂比義是「以物比理，以具體喻抽象」，比類是「以物比物，以具體喻具體」。鍾嶸《詩品》則說：「因物喻志，比也。」⁵²認為以具體的物象來打比方，說明心意的是「比」的意義。總括來說「比喻」是用事物來打比方，明白而確切地說明用意。透過比喻可涵括有形的、無形的，如 新臺 以籛蔭、戚施比擬衛宣公，碩鼠 以老鼠比喻奪人糧食的統治者，或者以物的性質做比擬，透過比擬顯出詩人的評價、高下地位，如 相鼠 中以鼠跟人相比，鼠有皮人有儀，人若無儀，則與鼠無差，空有皮囊，還比不上老鼠呢！比擬可讓難懂的事物、道理，變得簡單明瞭，雖說是最簡單的修辭，卻也營造出最直接的畫面，使人心中浮現具體的事物，不由得會心一笑。

邶風 北風 末章裡「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天下沒有不紅的狐狸，不

⁵⁰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77。

⁵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77。

⁵²鍾嶸：《詩品》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3。

黑的烏鴉，比擬筆法寫當時政治昏暗，在位者如狐狸、烏鴉般，給人狡詐、黑暗的感覺，諷刺當今執政者都是這類的人，沒一個例外的！

邶風 新台 第三章開頭說「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比喻所得非所求，架設了魚網要捕魚，沒想到來了隻鴻鳥，真是令人意外又厭惡。此一比法將衛宣公的形象又貶抑一次，比喻極妙。

鄘風 君子偕老 詩中寫宣姜「委委佗佗」走路緩慢，態度從容，「如山如河」，如山般安重沉穩、如河般弘廣。方玉潤說此二句「造語奇」。⁵³又說她「鬢髮如雲」，烏黑頭髮如雲般秀長，不需要借假髮為髻。其描述比喻質美如此，氣象萬千，未料中間夾雜「子之不淑」四字，這些比喻就成了諷刺了，徒有外在服飾妝容，卻無賢慧良善與君子偕老之德，內外不符有失國母之風。姚際恆說：

「『山、河』、『天、帝』，廣攬遐觀，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可釋之妙。」

54

齊風 敝笱 當文姜奔赴會齊襄公時，侍從眾多「如雲」、「如雨」、「如水」，數量多到不可勝數，盛大的陣仗刻意顯出文姜毫不遮掩的無恥行為，無懼眾人目光，無視於禮法存在，只顧著趕緊前往幽會，諷刺意味極濃厚。

曹風 候人 二、三章改為比法，「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喙。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前兩句是比喻，後兩句是詩人正意。鵜鵠站在魚梁上，長頸一伸、隨便一啄就可以吃到魚，不必入水捕魚，更不必沾濕翅膀。之所以能如此輕鬆愜意，是因為位置特殊，靠近魚梁讓它不勞而獲。寫完這句比？再寫現實生活中「彼子」，他也是因為地位不同，享有「三百赤芾」，但卻「不稱其服」。身穿高官服飾，享受種種特權，但卻「不稱」，表示他根本是無才無能，無功無德，與鵜鵠占盡便宜相同。第三章再加深諷刺，說鵜鵠不僅不沾濕翅膀，甚至連喙也不沾濕就吃到魚了，如此幸福的事如同「彼子」一樣，徒享受高官的俸祿待遇，卻無實際作為，名實不符，馬瑞辰說：「上言『不稱其服』，此言『不遂其媾』，媾與服對，亦當為服佩之稱。媾蓋鞫字之假借。佩媾而不能射御，是謂『不遂其媾』，正與『不稱其服』同義。」⁵⁵裴普賢：「次章三章是比而賦，以鵜鵠的未濡喙翼，無魚得食，？候人的枵腹從公；

⁵³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57。

⁵⁴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二 經部，詩類，頁57。

⁵⁵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439。

以『不稱其服』『不遂其媾』刺『三百赤芾』者。」⁵⁶說法雖然稍有差別，但兩章的比喻法確實是諷刺「彼其之子」，將其形象具體形容，使人體會其德服不稱之醜行。

小雅 節南山 一個賢臣諷刺幽王任用小人奸邪，國政因此敗壞，人民憂心忡忡，第七章以駕馬車為喻，「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說自己猶如馬一樣懷才不遇，沒有伯樂賞識他，暗諷幽王無識人之能，有眼無珠，讓賢才到處遊蕩，無處可依身。

小雅 正月 詩中以「虺蜴」指壞人，塑造其狡猾惡毒的形象。《毛詩正義》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間王政，莫不逃避。」⁵⁷第十章又以大車輪載比喻在國政上任用奸邪之人，就彷彿用車載物，又丟棄了車輔，無異自找麻煩，自陷危境。若能請賢臣輔佐，則能導正國勢有所裨益。《毛詩正義》「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⁵⁸方玉潤評此詩九、十章「純以譬喻出之，故易警策動人。」⁵⁹如此比？既將治國方法寫出，又諷刺幽王不知善用賢臣，著實將幽王的過錯置於不可饒恕的地步。

小雅 雨無正 中運用比喻法說小人「巧言如流」，意指他們巧言如水流轉，毫無阻礙凝塞，極為暢快淋漓。諷刺小人的醜惡嘴臉，說話不需打草稿，隨時能說出連珠謊言，臉不紅氣不喘，與今人所說「口若懸河」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小人諂媚君王之事，也就具象化了。

小雅 巧言 第五章「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使用比喻法指君王進用小人，道路上的流言蜚語要仔細分辨，這些小人誇張的胡亂說話，花言巧語像吹笙簧那樣動聽，臉皮極厚。

三、呼告訴冤，加以嘲諷

有時詩人受不白之冤，無法申訴無法擺開，只好呼天而叫，藉此宣說自己

⁵⁶裴普賢：《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11月重印2版2刷），上冊，頁341。

⁵⁷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534。

⁵⁸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535。

⁵⁹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下冊，頁393。

的委屈。有時是不便直接指責諷刺某人，這某人通常是執政者，是君王、天子，故只能呼天而叫，喊出內心的怨憤、譏刺，如 邶風 旄丘 一、三、四章的末兩句分別是「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叔兮伯兮，褻如充耳。」叫著衛國的群臣，先是疑問為何遲遲不見動身營救？再經過一段時間後已認清他們的心意，知道他們與自己心意不相通，而後直接責備他們充耳不聞自身的苦。每一句的「叔兮伯兮」在此看來都格外哀怨與刺眼，彷彿苦苦哀求他們搭救，對方竟然無視於他們的死活，到後來「叔兮伯兮」就變成諷刺挖苦了！

邶風 北門 三章末尾亦以「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三句呼告埋怨，看似無奈的句意中，暗藏詩人無盡的悲痛與不滿。

魏風 碩鼠 每章開頭均呼告「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麥」、「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大聲叫著老鼠不要嚙食我的農作物，極力呼喊聽不懂人話的老鼠，「無食我黍」，充滿悲哀的筆調，從黍、麥到苗，無一不被嚙食，在上位者貪殘、剝削無孔不入，讓人似乎看到詩人含淚控訴他們的暴行與貪婪。

秦風 黃鳥 三章中每一章都寫「彼蒼天者，殲我良人」，詩人對天呼喊，老天爺竟然這樣滅了國家賢才，以此感慨三良從死之不當，以及對他們的同情與悲憤，諷刺穆公暴虐行為，猶如老天不長眼，做出了這種事！

小雅 節南山 本詩諷刺幽王人不當，開頭直說師尹錯誤，使得國家敗壞，後第五章呼天說「昊天不傭，降此鞠？。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指責老天不公不正，降下災禍給人們。第六章又說「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老天真是太無情，讓國家局勢無法安定，第九章再次呼喊「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都是因為老天不平，導致君王也無法安寧，以天人感應之說諷刺幽王，表面上是呼天控訴，其實是對著幽王責罵說他不公不平，使國家無法安寧。

小雅 正月 從一到三章寫詩人擔憂氣候反常，讒言不斷，自己將陷入危機，第四章將所有感情推到極點以呼天手法控訴幽王暴行，「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將錯指向老天，沒人能夠戰勝天，但老天居然如此對待下民，質問老天究竟怨恨誰，而讓國家陷入如此狀況呢？藉此凸顯自身的渺小，以及無力感。

小雅 雨無正 開頭即說「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說蒼天如此遼闊廣大，恩德卻不長久，降下了喪亂飢饉，讓百姓深受其苦。筆調

立刻陷入深痛，彷彿百姓的苦難已經很久了，讓詩人無法坐視不管，所以劈頭直呼天，控訴幽王失德用人失當。

小雅 小弁 賢能之臣受到讒言攻訐而被放逐，開頭五、六句忍不住呼天控訴「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己並沒過錯，為何淪落至此？老天爺啊！「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以此呼天筆法讓怨怒不滿情緒升到最高點，令人同情他的遭遇。

小雅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憯。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憯、予慎無辜。」第一章的詩句讓人讀之不捨，蒼天無眼竟讓詩人遭此橫禍免職，無辜之人無法洗清冤屈，只能對天呼喊「老天爺啊！」我沒有任何過錯，你怎會這樣對我？呼天控訴自己無罪，透露出絕望的哀傷。

大雅 蕩 首章即用呼告筆法，直呼老天「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上帝「蕩蕩」、「疾威」、「多辟」，令人揣想指的究竟是厲王還是上帝？上帝怎會這麼不好呢？當然就是指暴虐無道的厲王了。又說上天生下眾民，他的命令卻不誠信，句句皆指厲王，卻以呼天相告，言在彼而意在此，開頭委婉諷刺厲王，以接續後面幾章假借周文王感嘆商季君王殘暴，重蹈夏桀後塵的內容。

大雅 瞻卬 此詩刺幽王，因其身分如此崇高，詩人即便是滿腔擔憂，滿腹牢騷，也不便指出幽王他該檢討，所以只能呼天而告。「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開頭仰天大呼，指責老天對他不好，降下災禍，讓國家不安寧，令讀者劈頭就感受到詩人心中的不平，也讓全詩氣氛情緒推到悲憤欲絕的地步。朱熹說：「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⁶⁰是「無所歸咎」還是作者出於其他原因不肯歸咎，應是淺而易懂的事，作者鑒於臣子的身分，鑒於勸諫的目的而有所顧忌，有所節制，故意只呼「昊天」而不稱幽王。

大雅 召旻 首章一開始就呼天指責，周人已有天人感應的天命觀，認為國家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會影響上天的意志，要是上位者施行仁政，政治清明，國家就會風調雨順，一切平安；要是在位者暴虐無道，天就會降下各種災害處罰，所以現在詩人說「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篤降喪」必然是在位者失德暴虐的結果，因為這樣，造成百姓饑饉，流離失

⁶⁰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888。

所，連偏僻的地方也是災荒連連。這些都是上位者的錯，指責話語借著呼天而說，使讀者受到震撼，並思索老天為何什麼要降此災禍？就會了解都是因為幽王的關係了。

《史記·屈原列傳》：「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⁶¹《詩經》諷刺詩中一聲聲呼天呼父母，是如此悽厲無告的吶喊與哀號，諷刺了詩中的主角人物，傳達出心中深處的痛苦怨忿，因為無力、無助，所以呼天怨天，強烈的宣洩情感，讓人不得不為之動容。

四、巧為設問，誘人省思

設問指在說話行文時，刻意設計問句的形式，吸引對象注意的修辭方法。通常是作者把早已確定的意見，故意用疑問句式來表達，以引人注意、啟發思考，凸出論點，加深印象。⁶²除了平鋪直敘外，有時善用設問法，將會變化詩意，化平面為立體。因為設問是無疑而故意問，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或自問、或他問，或有問有答，或有問無答，均能引發讀者思考，拓展思路，強化了詩的張力，使情節委婉曲緩，詞語生動活潑。黃麗貞以為「篇首用設問，有提示和強調的作用；段中用設問，有承上啟下、緊密銜接的功能；用設問來結束，感情激越，結論強勁。」⁶³將設問的作用說的非常清楚，分析《詩經》中諷刺詩運用設問法的數量極多，足見其可使詩人充分抒發感情。

邶風 旄丘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刻意自問自答，目的就是諷刺衛人不伸出援手，讓他們空等許久。而詩人故意替衛人設想，解釋尚未前來營救的原因，但這樣一寫，正寫出他們的無情，諷刺意味反而因為此一問答而提升了。

鄘風 相鼠 每章末兩句詰問，「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屬於激問形式，答案在問題反面。強而有力的詰問讓人不知該如何回答，彷彿無禮之人真的不該活著，活著愧對世人，語氣極激烈，令人無法招架。

⁶¹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983。

⁶² 參見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1999年3月），頁173。

⁶³ 參見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1999年3月），頁184。

衛風 芄蘭 每章三、四句說「雖則佩？，能不我知？」「雖則佩鞮，能不我甲？」亦以設問形式諷刺童子難道佩戴了？、鞮，就和我有了距離，不親近？不知心嗎？此一問句透露詩人對貴族童子十分了解，也對他現在的裝腔作勢行為不能接受，所以刻意反問他，而讀者根本不需要聽到答案，就能了解此貴族裝模作樣的可笑程度。

齊風 南山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全詩幾乎均是設問句，透過問答引人思索，將對齊襄公與文姜的諷刺潛藏其中，暗含譏刺。每一個問句都是刻意詢問，既然文姜已經嫁給魯桓，為何襄公還想著她？既然她已經嫁做人婦，為何又跟她發生淫行？就像鞋子均是成雙成對配著，不該亂了規矩，藉著兩個問句責備襄公不當的不倫行為。三四章的內容轉為敘述種麻必先整治田壟，砍柴必具刀斧以興起娶妻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進一層諷刺襄公忽視婚姻明媒正娶的禮節，枉顧倫理大義，只為滿足私慾破壞制度。問答之間刻意強調婚姻的合理合法性，均是暗示齊襄、文姜敗壞了禮儀，上位者只以私人情欲為先，怎能率民以正？故詩人用此一問一答方式，達到了最好的效果。

魏風 伐檀 刺君子不勞而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爾庭有縣貍兮？」以質問方式對執政者提出疑問，這些問題均不需要回答，因為答案已經自然浮現，諷刺意味就很明顯了，就是他們貪取百姓所得。百姓必須辛勤耕耘狩獵，才能求得三餐溫飽，而統治者卻坐享其成，甚至重斂貪取，讓百姓無法生活，負擔太多繇役。若是統治者能使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即使安享尊榮百姓也不會計較，因為他們盡了責任，但偏魏國統治者只顧自己享受，屢徵重稅，連年戰爭讓百姓流離失所，對此狀況農民怎能忍受？藉著伐木製作輪之歌，抒發不平之鳴，諷刺當時在位的君子，都是不能裨益國家的尸位素餐者。

魏風 碩鼠 最後一章兩句說「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馬瑞辰釋「之」字為「其」，猶云「誰其永號？」⁶⁴詩人在斥責完在位者的剝削後，希望到新樂土生活，未料末尾一句打破他美夢，現今世上找不到理想世界，多令人悲哀！此語一出對魏國的政治甩了重重的巴掌，因為治理不當又無理剝削，讓人民失去信

⁶⁴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333。

心，政治的殘害讓人民連樂土都找不到，足見孔子說「苛政猛於虎」一句是多麼深刻的體驗，它讓人失去希望與夢想。

唐風 山有樞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每章起首兩句都用「山有 ， 隰有 」起興，以引起後面所詠之詞。一章寫衣裳、車馬，二章寫廷內、鐘鼓，三章寫酒食、樂器，概括了此人的生活、吃喝玩樂，唯獨此句用設問改變句式，讓詩意跳脫，讓此詩稍靈活不呆滯，也使人深思有這些物質為何不享用呢？就是小氣吝嗇吧！

唐風 采芩 「人之為言，胡得焉？」以末句「胡得焉？」激問提醒，「聽過就算了吧！這些虛偽不真實的話，怎能有所得呢？」要人深思，偽言之不可信、不可採，不要因此受害。若大家都不聽信讒言，則進讒言者就什麼都得不到，只是徒勞無功罷了。

秦風 黃鳥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誰從穆公？子車仲行」、「誰從穆公？子車鍼虎」，每章句中刻意詢問，點出殉葬之人，凸顯其身分重要性，認為其不該殉葬。

陳風 株林 開頭即問「胡為乎株林？」下一句答「從夏南」，詩人借著一問一答間，欲蓋彌彰的寫陳靈公君臣要去找夏姬。詩人故意問他們為什麼要去株林？然後再替他們回答：去找夏南。事實上後面一章證明是去找夏姬，所以第一章這樣假想設問，暗示陳靈公他們的行為是連自己都不敢承認的醜事，設問的使用帶有嘲諷作用。此詩透過一問一答，披露陳靈公君臣三人與夏姬的淫行，不論問答者是旁觀者、第三人、還是陳靈公，詩人都掌握住其淫穢之事眾人皆知，不直接點出被刺者誰，只巧妙設問回答說「從夏南」，這三字引出主角人物，使讀者明白所指之事為何，令人對詩人此番安排，都能露出會心一笑。

小雅 節南山 第六章「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詩人擔憂國事，彷彿喝醉了酒似的，誰能秉持國政呢？幽王不自出政教，有執政之名無執政之實，終讓百姓陷入勞苦。此設問句凸顯幽王任用姻小，不親持政，導致太師尹氏居高位卻未盡忠職守，讓國家日漸敗壞，君王所用非人的結果就是令賢明之臣擔憂不已。

小雅 正月 設問句出現在第二章「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三章「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五章「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六章「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以及第八章「燎之方揚，寧或滅之？」雅 詩

篇幅較長，在敘述中加入設問句能使句式生動靈活，這是使用設問的一個原因。另外每一個設問都能顯出作者沸騰的情感，從二章的感嘆為何生在此時？遭受此不幸，到三章哀憐世人百姓如何避免此不幸，藉著烏鴉要休止於何處，顯示當時生活之困苦不安，諷刺執政者暴虐無道，使人民無法安定度日。第五章說故老、占夢皆謂自己是聖者，但也分辨不出是非善惡，顯示讒言、謠言滿天，讓君王分不出對錯。第八章的設問法表示國內情勢如火燒於原，誰能撲滅呢？以疑問句表肯定語氣，意指國家危急無法挽救，天下已大亂。

小雅 十月之交 第二章與第三章均用設問法結尾，「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 ？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此詩刺幽王任用小人，導致災變不斷，從地震到日食，都是因為國無善政，但是為何天已降下此災禍，君王還是不知戒懼遷善呢？此一問句帶有深深的感傷，足見幽王寵信小人，不知悔改。二章寫地震巨變狀況，末尾傷心中仍疑問：幽王為何不知這是上天對他的懲戒呢？第四章就皇父說，指責他的過錯，偏他還不肯認錯，不和賢臣商量，讓所有人受苦，還說「不是我害的，按禮就當如此。」透過幾個問句婉轉責備皇父，實則恨之入骨，只是懼其位高權重，無法直罵之，所以本詩的問句用意是婉轉刺意，避免太露。

小雅 雨無正 第三章「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作者在此章中直接揭示造成這國家動亂的原因是君王「辟言不信」，不相信法度之言，以問句出現有不可思議之意，堂堂一國之君，居然如此昏庸，怎會不信辟言呢？不循大道走，就無法到達目的地，不用賢才只聽信小人，國家不知會引向何處？偏偏「凡百君子」又「胡不相畏？不畏於天？」不互相尊重，嚴肅其身，難道不怕老天嗎？此章問句較多，寫出詩人心中疑慮與擔憂。

小旻 第三章「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指小人不實事求是，不深思熟慮，占卜過多已無法判定吉凶，雖然獻計謀的仍很多，卻紛雜無用。計謀再多卻無人敢負起責任，只是空談而已。此語一出，表示國內多小人佞臣，無正直之人，這些小人只會媚惑王心，無法對君王提出勸諫，諷刺君王只聽從小人之言，讓國勢

日益敗壞。

小弁 第一章後幾句「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透過激問方式，強烈質疑為何自己遭此不幸，以諷刺幽王聽信讒言，殘害自己。設問的運用，引起了讀者的注意，加強了詩的氣勢與情感深度，產生意猶未盡的餘味，讓此詩開頭即收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第三章「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罹於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透過疑問句寫被放逐的悲哀，為何自己無法依附？老天生下我，我的好運在哪呢？強烈的不安流浪感，讓詩人一再產生疑問，諷刺了上位者的無能與暴虐。

巧言 末章「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嫫，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開頭疑問起筆說：這進讒言的小人究竟是什麼人呢？雖未直說，但點出位置在河邊，詩人不敢直指其名，但也許只要說出位置當時的人就明白所指之人是誰吧！故意留下暗示此人是誰的句子後，詩人又不客氣的罵他沒力氣沒勇氣，腳腫又生瘡，是禍亂的源頭。幾句數落的話說的毫不客氣，再下個結語說他欺誑再多，黨羽再多還是不會長久的！末章詩人彷彿暢快的出了一口氣，吐了他心中的怨言，既辱罵又斥責其無恥進讒言。

大雅 桑柔 第三章「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國家朝政敗壞，百姓生活困苦，無處可往可依，要去哪兒呢？單純的一問句，寄予無限感傷。而是誰造成這種禍亂災害呢？到如今仍傷害著我們。此章設問偏重感嘆憂傷。十章「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以設問說「不是我們不能說，為何那麼害怕呢？」因為厲王只願意聽好聽的話，不願接受建言，導致在位大臣能進言而不進，於是政治越來越差，人民遭此荼毒而造成動亂。詩人以為賢君則能使人暢所欲言，若說了惹來壞禍端，誰願意說呢？以此問句諷刺厲王聽讒言用小人。

瞻卬 第四章「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責備讒人太邪惡，話隨便亂說，極盡所能詆毀他人，而自己卻不遵守。馬瑞辰說：「譖，毀也，數也，謂始譖毀人而終自背之也。始譖毀人乃竟終背之，是責人則明，責己則暗也。譖始所以為伎，竟背所以為忒也。」⁶⁵難道傷害人還不夠嗎？要犯錯到什麼時間。設問句強調讒人為惡不知節制。第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上天為何責備？神為何不降福？兩句質疑的話目的在諷刺幽王用人不當，只聽信

⁶⁵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下冊，頁1031。

婦人、小人之言，毫不體恤百姓生活。

召旻 最後兩句「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以此問句詢問當今之世，是否還有忠心的輔政老臣，詩人對當世均是佞臣在位忍不住發出悲鳴，就算還有忠臣在，但幽王能聽信他、任用他嗎？言近旨遠，又是意在言外的問句。

五、雙關隱語，意味濃厚

有時為了保護自己，或不便直刺上位者，需利用雙關詞或者隱語，表達詩人意見，使意在言外，韻味無窮，富有含蓄婉曲的機趣。假借了字、詞、語句中，同音或多義的條件，使一個詞語或句子同時兼有字面上和字面外的意思，而作者又以字面外的意思為表達目的。⁶⁶作者使用雙關或隱語通常是意有所指，希望藉此能達到一舉兩得的目的。《文心雕龍 諧謔》：「謔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⁶⁷隱語是把說話人真實的意圖隱藏在曲折的比喻中，讓接受者去領悟，劉勰？調諧隱之有「用」，認為其有諷諫作用，藉用某種語言、事物或動作「替代」真實涵義的表現方式，表面上似乎平淡無奇，內裡卻寄意深遠。聞一多在《說魚》一篇中曾詳盡說明「隱語」。聞一多將「喻」、「隱」做對比，凸顯其本質的差異處。他說：「隱語古人只稱作隱（讒），它的手段和喻一樣，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訓曉，是藉另一事物來把本來說不明白的說得明白點；隱訓藏，是藉另一事物來把本來可以說得明白的說得不明白。喻與隱是對立的，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著彎兒，藉另一件事物來說明一事物。」⁶⁸他認為「隱」的目的是透過事物的類比，將原意（喻體）說得含蓄委婉些。例如「魚」字，他說：「正如魚是匹偶的隱語，打魚、釣魚等行為是求偶的隱語。」⁶⁹將「魚」字指向兩性之間互稱的隱語，可以是指魚水之歡，指密不可宣的性關係。《邶風 新臺》中「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魚網之設」即是「打魚」的意，「魚」即指求偶匹配之意。隱語的使用讓詩傳達更多情意，也將不便直說的事物，在此代稱隱語使用下，有了婉轉的說法。

《邶風 旄丘》末尾「褻如充耳」一句，使用了諧音雙關，褻是盛服之意，褻如即盛服而傲慢自大貌。充耳，《毛傳》說「盛飾也。」《鄭箋》：「充耳，塞耳

⁶⁶參見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1999年3月），頁208。

⁶⁷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276。

⁶⁸聞一多：《說魚》《聞一多全集》第三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31。

⁶⁹聞一多：《說魚》《聞一多全集》第三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40。

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袖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⁷⁰充耳本來是一種掛在耳朵旁的首飾，詩人以為衛國群臣只是穿著華麗，有充耳之盛飾，卻無德以稱之。充耳在此又指他們充耳不聞黎人苦難，剛開始迎接黎侯復之，後卻不願伸手營救，在苦等多時後，以此詩責備諷刺趾高氣昂，袖手旁觀。

雙關中最常見的就是諧音雙關，因為讀音相近、相似，造成雙重意思。如 秦風 黃鳥 三章開頭分別是「交交黃鳥，止于棘。」「交交黃鳥，止于桑。」「交交黃鳥，止于楚。」《毛傳》說：「興也。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孔疏》說：「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⁷¹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以為「按《傳》、《箋》說皆非詩義。詩蓋以黃鳥之止棘、至桑、止楚為不得其所，興三良從死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 黃鳥 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又按詩刺三良從死，而以止棘、止楚、止桑為喻者，棘之言急也。桑之言喪也。楚之言痛楚也。古人用物多取名於音近，如松之言容，柏之言迫 皆此類也。」⁷²以為黃鳥棲止所在是諧音雙關用法，替全詩渲染出一種緊迫、悲哀、淒苦的氛圍，為詩旨定下了哀傷的基調。一方面以鳥自在飛翔鳴叫襯出三良不得自由，一方面又以雙關用語渲染情緒。

齊風 敝笱 三章開頭前兩句相似，「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敝笱在梁，其魚魴鱖。」「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以敝笱與魚的關係興起，文姜與齊襄公的淫穢之事由此暗示。隱藏著魯桓公無法制止文姜的出軌，如同破敗的魚笱，毫無作用，只能任由魚兒自由來往進出。如同文姜多次與齊襄公相會，肆無忌憚的進出，聞一多認為：「正如魚是匹偶的隱語，打魚、釣魚等行為是求偶的隱語。」⁷³故此處以魚的隱語，讓詩中指責文姜與齊襄公的意思連上關係，讓詩句更靈活生動。

小雅 大東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孔穎達《正義》說：「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⁷⁴旨在刺「有其位無其事者」。箕、

⁷⁰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211。

⁷¹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374。

⁷²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 390。

⁷³聞一多 說魚 《聞一多全集》第三冊，（武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 234。

⁷⁴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斗既指天上的箕星和斗星，又指簸箕和酒斗，藉著天上有名無實的星象，諷刺人間的高官，尸位素餐毫無作用，以名稱上的雙關隱含雙重意義。

大雅 瞻卬 第二章使用語義雙關法，「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反覆二字指幽王行事毫無可循，不僅反覆不定，根本是霸道無理，以一己之好惡決定，將國家推入深淵中。

六、反語諷刺，拉大反差

「反語」又稱「反話」，指的是運用和本意相反的詞語或意象來表達意思，即所謂的「言與意反」，也就是言說的表層義，和所欲表達的深層義，呈現正負相反的矛盾。黃慶萱在《修辭學 倒反》中提到：「我們必須揭示『倒反』和一切『反諷』一樣，其目標乃是舉發剛愎的無知、自以為是的愚蠢、驕傲、浮華與偽善等等。」⁷⁵所以倒反具有嘲諷、譏刺性質，它的特色是故意用尖銳、辛辣的反話，巧妙的將諷刺隱藏在讚美的語言中，讓作者的思想表達得更深刻，更有力，也更有趣。明明是對當事者醜行的揭露和鞭撻，表達宣洩不滿的情緒，但卻用了讚美之詞，曲折的表達了自己的感情，使當事者看了聽了也發作不得，而讀者看了更明白其挖苦諷刺之意。《文心雕龍 諧謔》就說：「諧之言皆也。詞淺會俗，皆悅笑也。意在微諷，有足觀者。」⁷⁶說明諧謔是帶有諷刺的詼諧文，引人悅笑，它和笑話相近，但卻有諷諭作用，與單純笑話不同。西方人所謂的「反諷」，原為古希臘戲劇中一角色典型，即「佯作無知者」，這種角色在自以為高明者面前說傻話，傻話最後被證明是真理，從而使高明的對手出盡洋相，所以反諷的基本性質是假象與真實之間的矛盾，以及對這一矛盾的無所知，反諷者佯裝無知而口是心非，說假象以暗示真相。⁷⁷後來這個詞被狹義的理解為「諷刺」、「嘲弄」的意思，並作為一種修辭方法使用。顏元叔說：

一個人的智力經驗多寡可由他辨認反諷的能力決定，反諷出現時總有一種冷酷的幽默，作者需有「不動感情的超然」，即便感情激動時也只作冷默的表達。其特有的方式就是在責罵的文字中假作讚賞之意，而在讚賞之中

館) 六三 經部，詩類，頁 581。

⁷⁵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0年)，頁 326。

⁷⁶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 275。

⁷⁷程孟輝：《現代西方美學》上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 245。

真含責罵。⁷⁸

反諷在《詩經》裡常用作「揶揄諷刺」，表面上說好話，實際上表達作者對某特定人事物的諷刺，進行鞭撻、非難的意圖。使用反諷進行責難較間接，不像譏刺傷人，因為作者故意把褒說成貶，把貶說成褒，運用機智的語言文字，對社會進行委婉批判。但也因為使用反諷法，拉大事實真相的反差，形成醜者更醜，美者更美的效果。如 鄘風 牆有茨 每章三、四句相似，分別是「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說不可說，下一句又接「所可道也」、「所可詳也」、「所可讀也」，有欲言又止，刻意做作的感覺，明明說不可以說，又說說出來太醜陋，足見此事多難開口，多令人鄙夷？以不言之言引起讀者好奇，反語的說法讓詩人諷刺衛國宮內醜行暴露，讓詩在此種氣氛中結束，諷刺意味卻迴盪不盡。

鄘風 君子偕老 開頭一句「君子偕老」，以及末章最後兩句「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均用了反語諷刺。詩中雖極力讚美宣姜服飾之盛，卻無法掩飾她不守婦道，與公子頑私通之醜行。貴為一國之母，應有母儀天下的典範，與君王偕老終生，但她卻沒做到，故詩人以「君子偕老」一語反諷她。而末兩句極力讚美她是國家之第一美女，國色天香，無人能及，卻偏偏只擁有外貌而無內涵、品德，故詩句越是讚美，對做了醜事的宣姜來說，就越是諷刺，這比直接辱罵她無恥淫穢還要難堪。

魏風 葛屨 一詩，首章末尾「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好人」這一詞便運用反語諷刺，把偏袒自私的貴婦人稱作「好人」，表面是好人，其實故意用此語指其壞到極點了。從開頭直敘她好人，實際捧的越高，摔的越重，最後證明她「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表面是好人，但骨子裡卻是如此高傲偏心，自私自利，詩人故意選用此語，增強了諷刺的意涵。

魏風 伐檀 三章複沓形式中，末兩句分別為「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看似讚美，實則意有所指。全詩寫伐木者辛勤勞動，在河邊砍伐木頭以造車，無法歇息，卻眼見上位者家中有眾多農穫、獵穫，而自己卻無所得，得不的工作，怎會如此不公不正呢？分明是上位者剝削了他們的作物獵物，而末尾居然說「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讓人懷

⁷⁸顏元叔主編：《西洋文學辭典》（台北：正中書局，1991年9月），頁400。

疑這些伐木者是否累到不省人事？說在位者不素餐，是指其不無功勞而空享俸祿，偏這些人可真是無功勞而有所得，平白得到東西，毫不費力家中即有財物，故在此亦是反語諷刺這些在位者都是不折不扣的剝削者。

小雅 十月之交 反語出現在第四章末句「豔妻煽方處」，以及第六章開頭兩句「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第四章列出國? 居顯位的紅人，指責小人居高位備受重用，主宰了國家大事，而「豔妻」看似讚美褒姒，實則暗諷她煽動幽王，讓幽王更加荒淫無道。而說「皇父孔聖」也是極盡諷刺，明明數落他遷都於向，帶走國家要臣，不留下任何賢能之士輔佐君王，用「孔聖」一詞反語譏刺他聰明，更能看出詩人對他們的憎惡之情。

大雅 瞻卬 中以「哲婦」稱褒姒，將國家滅亡的責任原因指向褒姒身上，卻在詩中寫著「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婦」指聰明才智的女人，句子意指是褒姒這樣聰明才智的女人毀了國家，既是「哲婦」又怎會毀了國家？一詞用的諷刺，除了保護自己外，就是明顯的諷刺了。這種反語的使用，刻畫微妙心理狀況，有著濃厚的言外韻味，具有震撼力和文字張力。

七、誇張鋪述，渲染強化

誇張的描寫即修辭學上的「誇飾」，黃麗貞《實用修辭學》上將其解釋為「誇張是一種『言過其實』的修辭方式，人們為了要凸顯自己對事物的觀點，和強烈感情的傾向，把客觀事物的現象，故意用超過實情來形容，使聽者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就是『誇張』。所以誇張可說是一種『令人同意的謊言』。」⁷⁹利用誇張的描寫，凸出事物的特徵，揭示事物的本質，令人留下鮮明深刻的印象，更可以表達較強烈的情感，諷刺感染讀者。劉勰認為「誇飾」是文學裡長期以來的表現方法，他說「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⁸⁰並舉例說《詩經》和《尚書》的例子，「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崧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⁸¹認為《詩經》、《尚書》中的誇飾並無妨礙，並將詩意完整表達，教人運用豐富想像力體會作者「言過其實」的主要目的。誇飾可

⁷⁹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1999年3月），頁231。

⁸⁰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93。

⁸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93

分為空間擴大、縮小，時間延長、極速縮短，或物象人情的誇飾，透過誇飾法的靈活運用，有時能將不易表達的思想、情感寫出，激發讀者想像力以引起共鳴，暢達作者的本意。諷刺詩利用誇飾的手法，能凸顯出對人物事件的鄙夷，如 邶風 新台 每章三四句刻意將衛宣公醜化，說宣姜本以為是「燕婉之求」，未料「籛篠不鮮」、「籛篠不殄」，得到的是籛篠、戚施，馬瑞辰解釋籛篠、戚施：「物之醜惡者謂之籛篠、戚施。人之醜惡者謂之籛篠、戚施 人有惡行者亦謂之籛篠、戚施，此詩籛篠、戚施對燕婉言，皆以人之醜惡喻宣公。」⁸²事實上史實未紀錄宣公面貌醜陋，如此誇張的描寫，是刻意凸顯出他的荒淫無恥，行為低下醜惡。誇飾法的運用讓詩人對宣公的評價降到最低，把他跟低下動物劃上等號，諷刺意味濃厚。

鄘風 君子偕老 詩中以「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形容宣姜，讚美宣姜宛如天仙下凡、帝子降臨，與凡人不同，美艷極了。極力誇飾她的美貌，目的就在借此諷刺她「德服不稱」，不能與「君子偕老」，跟宣公的庶子公子頑有私情，枉為一國之母。

齊風 敝笱 說「齊子歸止」時，「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其從如水」，抓住文姜盛其服飾，疾驅於大道上，奔赴與襄公幽會，隨從眾多如雲、如雨、如水，誇飾兼比喻法，寫其不避人耳目的誇張行徑，加深其違禮失德的程度。

魏風 伐檀 中說上位者「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三百纏即三百束，極言數量之多，此數字是誇張筆法，透過不勞者「取禾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困」，不獵者「庭有懸貍」、「有懸特」、「有懸鶉」，極言上位者剝削多，獵物由大到小都不放過，塑造出勞動者的不滿與辛勞，只見到他們享受成果，卻未看到他們生產服務，諷刺性也就高了。

秦風 黃鳥 三章每一章末尾都是「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這兩句的意思據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一書，以為這二句運用了誇飾法，對於三良的殉死，人們願意以死贖回他們的生命，就算死一百次也不要緊⁸³。或者如馬瑞辰所說是「願以百人身代之」⁸⁴，認為三良是「百夫之特」，因此願意用很多人來

⁸²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159。

⁸³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351。

⁸⁴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上冊，頁391。

代替他們從死。不論是哪種說法，均認為三良不該從死，穆公以人從死更是無道行為，令百姓痛惋不捨，寧願以人身代替換回其性命，也將對穆公的怨恨感情一併表達出。

第三節 內容特殊安排

《詩經》中某些諷刺詩為了達到效果，詩人巧動靈思，善用了修辭格。除此之外，詩人還運用一些特殊技巧讓人對此詩印象深刻。

一、虛實相生，刻意針砭

現實中的不順遂容易使人產生幻想，希望透過想像讓心情能好些，亦將希望寄託於虛幻中。但有時透過想像，反而讓思緒更加複雜，心情更加愁苦。大東一詩就是這類的作品，詩人以現實人世對比幻想之星空，處於人間繁雜無奈的狀況下，寫西人百般剝削，東人之子勞苦至極，末兩章從現實轉入想像，透過天上星宿「載施之行」，徒有織女、牽牛、啟明、長庚之名卻無實質作用，無法為下民解決困難，怨天不撫恤下民。雖說是幻想之詞，但實則諷刺現今官員，說是官員，實則無實際作為，只是剝削百姓，徒居高位徒有其名罷了。這些西方征服者未對人民伸出援手，寄予關愛同情，反而大肆剝奪，讓東人陷入愁苦。此詩前幾章描寫平淡簡約，但到末兩章將虛實相連，以虛擬實，文筆一變，造成極出色的諷刺作用。詩人心中苦悶，仰天見星宿運行，遙想其名，再聯想到身旁的官員，將怨恨之情轉移怨至其身上，其實是藉此說彼，因為他俯視身旁周遭只見到西人極盡享受，自身卻極悲苦，俯仰之間表現了詩人的冀望與愁苦。

二、藉古刺今，更增深痛

此種方法也可說是藉古諷今，屬於較婉曲含蓄的方式。以古代名士賢人之德行或是古代當政者之仁政，對比當今之亂世，以凸出今日衰敗之勢的形成是當世統治者不賢之故，從中感懷昔日盛世以刺今日之離亂，並告誡君主應法先王行仁政，如此才能國治天下平。大雅 蕩 一詩假託文王指斥殷紂王以刺厲王。商紂王縱情享樂，逆天行事，荒廢朝政，甚至沉湎於女色，終落得國亡身死。詩人假借文王感嘆商季之君昏庸殘暴，重蹈夏桀身死國滅的口吻，希望藉信史明鑑，

諷諫厲王謹記教訓，勿走上相同路途，希望他勿用小人，勤修德政，勿重蹈覆轍，將國家推向滅亡之路。除諷刺厲王外，對於奸佞臣子也是一種諷刺，諷刺在位的臣子，都是小人不知輔佐君王，挽救日漸頹敗的國政，不知以前朝為戒，還曲意承歡，逢迎其意，怎能對國家君王交代？藉古刺今的手法，容易引起讀者深思，諷刺作用並不因此減少。除此之外，曹風 下泉 胡承珙以為「共公寵任小人？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者。」⁸⁵認為此詩亦屬此種筆法。依照胡氏的說法，則末章為以古刺今筆法，從昔日之盛而今日之衰對比，以諷當世統治者沒有晉國荀躒之賢能，進而發出哀嘆之音。⁸⁶

三、以少總多，含蓄諷刺

諷刺詩以刺人刺事為主，透過對一人物、事件的描寫，能具體鋪述其性格，聚焦在某一點或一線上，讓詩產生生命力，讓讀者對詩中人物、事件有深刻的認知。如 鄘風 牆有茨 末句「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將指刺對象擴大，宮廷之內發生淫穢之事，不單是衛國宣姜而已，翻開史冊所列多有，故方玉潤說：「衛宮淫亂，未必止於宣姜，而宣姜為尤其。」⁸⁷ 齊風 東方未明 責備司夜之官，委婉諷刺君上無節，但從此一事件下筆，讓人聯想君王未依法行事，全憑個人喜好，則其它國家要事也必是如此。 檜風 羔裘 寫檜君顛倒服飾，重視逍遙遊燕之樂，將國事置於燕饗之後，耽溺於享樂。本末倒置的行為亦不難想像其他行為將如何昏庸，詩人善用典型的具體事物，對單一事件進行描寫，以小見大，揭露出政治的黑暗，君上的放縱無道，透過文字的描寫，讀者可展開想像，從而明白其諷刺之意。

四、欲刺先美，意在末尾

《詩經》諷刺詩，每每在篇末畫龍點睛，以精簡有力的詩句，闡揚詩旨，揭示主題。或者是句句讚美，以美襯醜，以麗辭寫醜行，點出其卑劣的行徑， 鄘風 君子偕老 不厭其煩鋪寫齊子服飾、容貌，是「邦之媛者」，但「子之不淑，

⁸⁵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六七 經部，詩類，頁320、321。

⁸⁶筆者根據方玉潤看法，認為此詩是「傷周衰」之詩，並未列入刺詩討論。

⁸⁷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156。

云如之何？」微露譏刺，朱熹說：「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⁸⁸或如 鄭風 清人 每章前三句均是贊揚，若不讀到最後，無法了解詩人真意。透過前幾句的讚揚，將諷刺力度從最低提升到最高，不僅刺高克無所事事浪費軍糧，還斥責文公以個人好惡任事的昏庸，刺人在不知不覺中，先給人深刻完美印象，再筆鋒一轉留下反差，塑造出詩人批評的意象。

總括來說，《詩經》中有關諷刺教化的筆法，多為含蓄婉轉的「隱秀」之筆。從孔子「溫柔敦厚，詩教也」開始，後世學者再對此語詮釋解說，使得詩與政治密切結合，諷刺君王使之「足戒」，筆法雖不同，或以物喻君；或興筆諷王；或賦筆則其暴虐，夾雜篇章結構的特殊安排，目的均以揭露當政者之惡行為主，間加以曉諭之音，冀君王、上位者得以自省而改過。

⁸⁸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六 經部，詩類，頁 767。

第六章 《詩經》諷刺詩所反映的周代社會

諷刺詩的出現代表了詩人的個人心聲，雖然詩以情感為主，但詩人脫不了現實社會，離不開群眾，因此透過這些詩篇我們能觀察詩人所處時代的政治、社會現象。這些傷時怨政的政治抒情詩，能夠反映詩人對執政者或時政的不滿。十五國風代表的是廣大平民的心聲，大小雅則是貴族士大夫的隱憂煩惱。從《詩經》裡的諷刺詩，我們可以判斷西周末期，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君王益發荒淫無道，詩人冀望君王勤於國事，聆聽忠臣勸告，維持周朝命脈。《詩經》中大量的諷刺詩，除了展現成熟的寫作藝術，提供文學研究價值外；也讓我們看到周代政治、社會、人民的信仰思維與生活狀態，呈現多元面向的顯影。

第一節 政治風氣的敗壞

二 雅 中許多詩篇反映了幽厲王時期政治，這些詩的作者本身就是周王室的成員，或許是諸侯，或許是大夫。如 節南山 「家父刺幽王也」，諷刺幽王任用姻小敗政；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也」，詩中藉勸說同僚，勸戒厲王暴虐無道之行； 板 「凡伯刺厲王也」，詩人假託勸告同僚，借以刺厲王無道； 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也」，刺皇父亂政以致災變； 正月 「大夫刺幽王也」，諷刺幽王暴虐無道，寵愛褒姒導致國家滅亡。不論是凡伯、召穆公或家父，他們作詩勸諫諷諭君王，目的在於希望國家政權穩固。其中 節南山 詩篇結尾甚至直接寫出作詩原因在「家父作誦，以究王？。式訛爾心，以蕃萬邦。」詩人希望借此改變王心，讓國家能永久安定。透過這些與王室關係親近之人的詩，無隱藏的寫出時政問題在於君王任用小人。這些王室成員身份特殊，使得他們對政局格外擔憂，因為周朝繼承商代的宗族制度，實施宗法制。天子的嫡長子繼承天子之位為大宗，其餘庶子被封為諸侯，是為小宗；諸侯的嫡長子繼承諸侯之位是大宗，其餘庶子被封為大夫，為小宗；卿大夫之嫡長子繼承卿大夫之位，為大宗，其餘庶子為士，為小宗。這種嚴密的宗族制度讓統治者形成緊密關聯，彼此屬於生命共同體，按照宗法制度的組織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統治者，又是全體姬姓宗族的「大宗」，得到全體宗族的敬仰和支持，在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下，族權與政權、財權的結合，鞏固了周天子的統治。 板 詩中「宗子維城。無俾

城壞，無獨斯畏」可看出端倪，鄭《箋》解釋「宗子，謂王之適子」¹，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則說：

周人嫡庶之制，本為天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則不為君統而為宗統，於是宗法生焉。 有繼別之大宗，有繼高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禰之宗，是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此制為大夫以下設而不上及天子、諸侯。鄭康成於《喪服小記》注曰：「別子，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者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又於《大傳》注曰：「公子不得宗君。」是天子諸侯雖本世嫡，于事實當統無數之大宗，然以尊故無宗名，其庶子不得禰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為別子，而其子乃為繼別之大宗。 由尊之統言之，則天子、諸侯絕宗，王子、公子無宗可也。由親之統言，則天子諸侯之子身為別子而其後是為大宗者無不奉天子、諸侯以為最大之大宗。特以尊卑既殊，不敢加以宗名，而其實則仍在也。故《大傳》曰：「君有合族之道。」²

板 詩刻意強調諸侯藩屏周王室的作用，說「宗子成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顯示周王室與諸侯之間關係惡化，而惡化原因是因為厲王暴虐無道，導致失去諸侯的擁戴。從「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幾句看來，「大宗」處於藩屏周王室的中心位置。宗族內的大宗小宗，以正嫡？宗子，宗子具有特殊的權力，有權主持祭祀，掌管本宗財？、宗族成員的婚喪事務，甚至對其成員有管教與懲罰的權力。所有宗族成員必須尊奉宗子。嫡長子有權繼承王位，嫡長子繼位後，將土地與官職分封給他的兄弟們，將國家變成若干個有血親關係的兄弟小國。而大宗與小宗緊密地團結起來，形成一個依靠血親分封的統治集團。詩裡的「大宗」、「宗子」指同姓諸侯的長子，有血親關係的「大宗」、「宗子」就如同保衛王室統治的屏障，支撐王室的棟樑，若這些環護支撐的城牆支柱倒了，王室將孤立無援。詩勸諭君王要改變任用奸邪之心，以養萬邦，緊守著國家的命脈。君王擔負國家命脈延續的重責大任，諸侯原本尊崇著君王，以維持國家的安定，但現在君王無道，詩人心中感觸萬分，認為諸侯無法

¹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 805。

²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收於《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二)(台北：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卷十，頁 456-459。

再像過去一樣擁護著宗主，就造成詩裡的情感。小雅 角弓 勸告君王勿疏遠兄弟婚姻，以免下民起而仿效，而澆薄乖戾，交相怨尤。詩「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作者以王室父兄責備周王親近小人，不親九族，致使骨肉相怨，吐露出被冷落的心情，正因為自己與王室有宗法血緣，才讓他如此擔憂煩怨。總括來說愈是關係親近之人所看更為真切，而諸侯、大夫紛紛作詩諷刺勸諫，足可證明局勢危殆不安，政治風氣的敗壞。

幽厲時期亂政敗國，詩人眼見周室即將破滅，上位者惑於邪謀，聽信讒言，棄賢逐臣，怨亂並生，以至國內大亂，瀕於滅亡，詩人無不擔憂煩懼國勢衰敗，於此之時變風變雅興矣。詩篇 小旻 中詩人描寫決策者的謀畫失當、混亂，「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復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上位者不採用良謀，卻聽信小人之錯誤謀略，導致政局混亂，足見此時君王之是非不明、昏庸無道。全詩暢言當權者對謀略的選擇雜亂無章，無法用其所當用，迷惑於小人之計謀，令國家陷入危難，凸顯出政治的敗壞。桑柔 寫厲王縱容「貪人敗類」，聽到直言諫諍就裝聾裝醉，賢人忠臣反被視為瘋狂糊塗。此詩紀錄芮良夫直言勸諫厲王任用榮夷公一事，厲王放縱奸邪使國家岌岌可危。召旻 中詩人更感慨國勢日益下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這都是因為幽王任用小人敗國的結果。瞻卬 將政治敗壞禍因歸於幽王寵幸褒姒，詩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直指褒姒如貓頭鷹一樣帶來禍害，厭惡其長舌亂言，擾亂國勢，撥弄是非，幽王卻只聽信其言，不明辨是非。詩人在詩中強烈指責辱罵，說「傾城」、「哲婦」、「長舌」、「厲階」，不遺餘力寫褒姒的禍國殃民，足見當時幽王昏亂敗壞到極點，致使王室成員身心備受傷害，痛心疾首。最後驪山烽火焚及鎬京，戎狄乘虛而入，平王倉皇離開，國家就此走向分崩離析，諸侯兼併。正月 詩中甚至直接寫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兩句，當時周王朝並未滅亡，但詩人居然敢寫出此二句，必是天下已大亂，詩人憂心忡忡，憤慨至極。詩人在詩中或者呼天，或者哭號父母，或者自哀哀人，均是其擔憂訛言亂政，君王不思振作所引起，眼見天下紛亂卻只看到君臣縱飲宣淫，不知憂懼，不覺激動直言國家滅亡，足見其哀痛淒切。節南山 寫君王任用姻小敗政，點出師尹秉持大權，未盡忠職守。十月之交 寫皇父亂政，天生變異，天災不斷；雨無正 寫國亂不安，忠臣離散，莫肯護衛君王，肇因為君王不聽忠

言。青蠅 寫讒人造謠生事，詩人將進讒者比喻成嗡嗡作響、傳播病菌的蒼蠅，說他們「交亂四國」、「構我二人」；巧言 斥責信讒者的昏聩與進讒者的無恥，認為他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巷伯 亦寫讒人顛倒是非、造謠惹事害人不淺，末尾還詛咒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昊天。」幾首寫讒人的詩，不僅刻畫讒人撥弄是非的劣行，寫出詩人厭惡的心聲，也表示當時朝政上充斥著眾多小人，其厚顏無恥的卑鄙行為，影響了國家內政。

不只二雅的詩篇，國風中亦有許多諷刺政治敗壞的詩，如 邶風 北風。此詩透過急於逃離的人們諷刺衛國的暴政，北風凜冽吹襲，雪花紛飛，給人寒冷、悲慘感。而執政者無一不是烏鴉、狐狸般狡猾之人，更增添政治的黑暗面。齊風 東方未明 諷刺君王起居無節，不按規定發號命令，令官員無所適從，顛倒衣裳。君王憑著個人喜好，胡作非為，無視於法制存在，豈不昏庸愚昧？檜風 羔裘 諷刺檜君有失體統，顛倒服飾，重視逍遙遊燕之樂，將重要國事置於身後，荒廢國事，亦是昏昧無道。

以上詩篇均可證明西周末年國政失序，君王昏昧導致滅亡危機。而朝政敗壞既源於君王昏庸無道，亦源於佞臣當權，讒人誤國，整個周王朝就陷入混亂當中。高高在上的君王不辨是非，未能知人善用，聽信讒言，將國事託付於邪佞之人，國家政治不可能清平，天下混亂、百姓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節 天人思想的興起

周人的天命觀承繼於殷人，認為天是有意識的人格神，天子為人世最高統治者，人世的禍亂福治乃取決於天意。殷人的「天」觀念，亦是「帝」的觀念，在殷人的觀念中，殷商一族之始是因「天命」而來。周人代殷而起，亦承繼了殷人對於「天」的信仰，認為「天」是具主宰意志之天，小雅 小明 說「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小雅 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大雅 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皆以「天」為崇高的信仰對象，足見周人與殷商同以上天之命來說明周氏族的源起。但周初時，商朝滅亡的教訓讓周人體會到沒有不變的天命，後又發生殷商遺民不服，武庚造反，周公東征之事，因此周人改變了想法，產生了新的天命論「以德配天」，即所謂「天命靡常」與「惟德是輔」。他們認為天命存

亡的關鍵在於君王有德或無德，敬德還是不敬德，與上天的喜好無關。在歷史變動中，「天命」的予奪，是由人的行為而決定的，「人」才是最根本的因素。故西周時期的天命觀念，已將人事作為與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聯繫，其中雖有天命政權的成份，但「敬德」的觀念也在此時提出，顯見周人對「天」、「天命」的理解中，已具有道德內涵，人文精神漸漸興起。西周王朝對德的重視，亦表現在周王的諡號上，如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穆王、恭王、孝王等，這些都是西周王朝有美諡之君王。而厲王、幽王等無德之王則以惡名為諡，像厲王之諡號指的是「殺戮無辜」，幽王則是「壅遏不通」，顯示周人敬德的觀念表現在生活之中。

但周人所強調的「敬」，與宗教上的虔敬，並不完全相同。殷商敬鬼神，「率民以事神」，將神放在最前頭；周人所強調的「敬」則是人的精神，人的主體意識變強。「敬」意指謹慎、恭謹、警惕，是一種自覺、內省的心理狀態，周初文誥幾乎每篇都有敬字，可作為明證。之後敬與德相結合，讓周人的天命觀與人結合。所謂「敬德」指時時刻刻以德為念，不可須臾離德。「敬德」一詞屢見於周代史籍，周朝統治者每以修德、立德為立國的訓典，《尚書》諸篇多次提及此事，如「王其疾敬德」等等³。《史記 天官書》中也云：「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⁴意指大凡天象變化過度才占卜。遇到大的天象變異，國君強大有德行的也會興盛，弱小而又虛偽欺騙的才會滅亡。最高明的是修養德行，其次是修明政治，再其次是採取補救措施，然後是祈禱鬼神，最下等的就是無視天象。因此，古代聖主凡遇天地自然變異，必先修身立德。周人建立了一個由「敬」所貫注的「敬德」、「明德」的觀念，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認為禍福吉凶，成敗之間均與自己行為有密切的關係。故天命加上了「敬德」，天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賞善懲惡的意志，誰有德就獎勵誰，甚至把統治天下的重任賦予誰，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反之如果在位的君主失德，天就會收回其統治天下的重任以示懲罰。由此邏輯可知每個人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由神來決定。在政治上就形成「以德配天」觀念，君王的作為將影響天如何對待下民，周人就從「敬天」轉入

³除此以外還有 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召誥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甘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多方：「惟聖罔念作(則)狂，惟狂克己能」念作聖。」 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懷先王受命。」

⁴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480。

「修德」，確信個人的行為影響未來禍福。

厲王、幽王時期，朝政敗壞，《詩經》中出現了許多怨天、罵天的詩句，周人將對天命的想法也表現在詩中。暴虐無道的周王，讓國家陷入危機，厲王之時板 詩中「上帝板板，下民卒瘵」、「天之方難」、「天之方蹶」、「天之方虐」等詩句；蕩 中「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這些對天埋怨的詩句，雖怨天但仍敬天，對天仍抱持著敬慎恐懼的態度，認為要「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上天已經生氣，君王要敬畏上天，不要再遊戲逸豫，馳驅出遊，如此才可以反亂為治，詩人從個人內省修為上通天道，肯定人的價值，對改變亂世亂政仍抱持著樂觀態度。但是到 節南山 時，變成「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的責天之辭。責備語氣較為激烈、直接。到 雨無正 時，語氣更為強烈，直說「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詩句中表現出強烈責天之辭，漸漸呈現直指上天無德，顯示周人認為自己已失去天命庇護，此原因就在於厲王、幽王無德。林慶彰以為；「從此可以看出天的權威漸漸消失，相對的人文精神也慢慢興起。」⁵甚至 十月之交 中還出現「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對災難有清楚的認知，認為這不是上天的作為，而是由人為導致。在上位者居高位，不能以德配天，讓下民遭受莫大痛苦，該負擔責任的究竟是誰、為何上位者所做的無德之事要由下民承受災難？周人的思想開始產生許多疑問，於是「天命」開始走向個體，與個體的人生發生關聯。因而《詩經》中漸漸出現了具有命運意味的「命」字，如 召南 小星「寔命不同」、「寔命不猶」，以及 鄘風 蟋蟀「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徐復觀先生說：「到了《詩經》中，命運之命字，代天命而出現」⁶這是因為天命已不是眾人所認識的「天」。就像 碩鼠 中? 的：「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已經表現出當時國人以為國君無道，人民可棄之遠去，不再是單純的聽天由命，守著無德殘暴的國家，人文精神漸漸昂揚，自我意識漸漸覺醒，周人的「天」改變，「命」也與先前不同了。

《詩經》中幽厲時期的詩，也可看出詩人的心態已從先前 民勞、板 期許改善政治，抱持一線希望變成對現實徹底的絕望，產生無法釋懷的擔憂。這些

⁵林慶彰：《詩經》中的人文精神，《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1997年12月)第五期，頁17。

⁶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頁34。

痛苦吐露在詩句中，變成一層深似一層的煩憂，不論是 節南山 中「憂心如醒，誰秉國成」；正月「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癡憂以？」，「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還是 小弁「心之憂矣，云之如何」，「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心之憂矣，寧莫之知」，「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諸多詩句強烈、大量的迸洩出詩人個人的憂慮，不僅透露出國家的局勢已如覆巢之卵，危殆不安，亦是周代肯定個人價值的證據，天人思想在當時已興起也慢慢轉變。

第三節 不良習俗的存在

《詩經》十五國風裡眾多民間歌謠，表現人民真實生活，其中出現諷刺以人殉葬、亂倫等陋習的詩篇。

秦風 黃鳥 一詩稱為中國輓歌之祖，透過此詩我們看到了秦穆公以人殉葬的事件，也可藉此了解當時的殉葬制度。黃鳥 主旨在哀悼子車氏三人，卻也表現了對其他眾多無辜犧牲者的惋惜，以及對此殉葬制度的強烈抗議。以人殉葬是非人道的惡習，是君權主義下的作為，殉葬者多半是奴隸身份，或是為人臣者。貴族活著時享有特權，擁有土地人民，死了仍要奴隸服侍，要活人陪他一起死，作法殘酷，令人不敢苟同。連後世以人俑陪葬孔子都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更何況是以人從死、殉葬呢？方玉潤說：「古人封建國君，得以專制一方，生殺予奪，惟意所欲。似此苛政惡俗，天子不能黜，國人不敢達。哀哉良善，其何以堪。雖曰時勢，亦人心為之也。聖人存此，豈獨為三良悼乎？亦將作萬世戒耳！」⁷認為 黃鳥 諷刺當時陋習，詩人存有良善之心。

中國的殉葬制度，依據考古的發現，最早始於殷商時期。殷墟河南安陽發掘的奴隸主墓葬中，一般都有幾個、幾十個人殉葬，有的大墓中，甚至有二、三百人殉葬。殷商以後，周人繼承殷人的禮制，亦有殉葬制度。根據胡厚宣 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 一文統計，已發掘的周代墓中，共殉近四千多人⁸。周代人殉之風依舊盛行，《禮記 檀弓下》記載：

⁷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上冊，頁275、276。

⁸胡厚宣：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 收入《文物》第八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頁56、67。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巳，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⁹

陳乾昔臨死時囑咐讓兩個婢女殉葬。陳死後，他兒子認為此不合禮法，故未遵照父親遺言。鄭玄注：「善尊巳不陷父於不義。」根據《西京雜記》記載：「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¹⁰一般以為其中唯一的男子就是幽王，其他百餘女子應是殉葬的宮婢、妃妾，故幽王時期仍有殉葬之風。《墨子 節葬》篇中說：「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¹¹點出當時已有殉葬制度。東周以後，封建制度崩壞，平民崛起，階層流動，即使是奴僕，只要力爭上游也可成為公卿。對於以人殉葬之法深覺不妥，逐漸廢除了以人殉葬的惡習，改以陶俑或木俑代替。

秦國因位處較西北邊陲地區，文化發展較落後。在秦孝公時力精圖治，商鞅變法，實施嚴格的軍事統治，上位者威權較強，故仍以人殉葬。秦國用活人殉葬始於秦武公，《史記 秦本紀》記載：「武公卒，葬雍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¹²秦穆公死後用人殉葬的數目更多，根據《史記 秦本紀》記載：「三十九年，繆（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¹³太史公亦在文中提及《黃鳥》一詩創作的緣由。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考古學者在陝西鳳翔發掘秦景公墓中，亦發現高達一百八十二個殉葬的奴隸殘骸，可見人殉之風在秦愈演愈烈。《黃鳥》一詩凸顯了三良從死的不人道，此次大規模的人殉也引起了史家的批評，《左傳 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¹⁴《左傳》借君子之語批評秦穆公命三良從死之

⁹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〇九 經部，禮類，頁 211。

¹⁰葛洪：《西京雜記》《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三四一，子部，小說家類，頁 26。

¹¹墨翟：《墨子》收入《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五四，子部，雜家類，頁 64。

¹²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初版），頁 87。

¹³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初版），頁 91。

¹⁴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 年 5 月），上冊，頁 598-600。

事，代表了春秋時期重視生命價值的思維。自秦獻公後正式禁止「人殉」，到了秦國後期，秦國就已經不用活人殉葬，而是用土偶殉葬。秦始皇的祖母華陽太后墓被發掘時，就找到很多土偶，而不見人的骨骸，可以顯示其思想的進步。但秦始皇登基後，慘無人道的「人殉」又不斷出現。《史記 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¹⁵其暴虐無道的行為，也讓秦帝國壽命不到二十年。

周公制禮作樂，以禮作為規制社會階級的上下統治關係，透過禮樂的形式，把社會中各等級的權利、義務制度化，俾始國家長久穩定。但宮廷內卻有踰越倫理、不守禮法規定之事發生，讓詩人不得不作詩諷刺，這些詩集中於 邶風、齊風。邶風 新臺 衛宣公先與庶母夷姜私通，後又強佔公子伋的媳婦，造新台迎之，衛國人民憎厭他的醜行，做了此詩諷刺他。邶風 蟋蟀 則是詩人代替宣姜的身分諷刺宣公，藉虹出現象徵婚姻錯亂，認為宣公淫亂，無視一國之君的身份，帶頭敗壞德行，不遵守父母之命。邶風 牆有茨、鶉之奔奔 亦是衛人刺衛宣公的庶長子公子頑通乎其繼母宣姜，還生下兒女。亂倫行為持續多年，完全不覺羞恥，人們口耳相傳，以為其行比禽類還不如。又透過 君子偕老 一詩諷刺宣姜貌美卻無德行，不能與夫婿白頭到老，淫於公子頑。除此之外 齊風 南山、齊風 載驅、齊風 敝笱 幾首諷刺齊襄公與文姜兄妹亂倫的事。兩人婚前已過從甚密，後文姜婚配給魯桓公，竟無懼於禮法、世人眼光，正大光明多次返國淫於襄公。南山 寫襄公貴為一國之君，作出亂倫獸行；載驅 寫文姜奔會襄公時聲勢浩大，不知羞恥；敝笱 再寫她任意往來齊魯之間，毫無節制。陳風 株林 則是寫出陳靈公和大夫孔寧、儀行父三人私通夏姬之事，三人是君臣關係，同淫於一人，其行低下醜陋。《詩經》裡揭發不良習俗之詩，著重在倫理道德上，亦顯出周人對倫常儀節、人權生命的重視。

第四節 人性弱點的醜陋

¹⁵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122。

人是萬物之靈，有自我意識，能修養心性，提升品德。但因為某些因素使心靈矇蔽，人性的弱點就會出現，例如關係到自身利益時；期望更多物質享受時

《詩經》中針對人性弱點諷刺的有刺聽讒言、好說讒言的；刺吝嗇節儉、刻薄褊心，甚至耽於飲酒的。現代的我們受不了過於節儉的人；厭惡亂說話的人；無法接受別人對我們的偏頗，而二千多年前詩人已經寫出了與我們感受相同的詩篇。

不論在政治上，或是生活上，有時會出現小人，小人之所以可惡，在於他們挑撥離間，製造混亂。小人抱持的心態是為自己利益著想，凡對自身有利的就想盡辦法要讓自己受益，這是人性貪婪、自私的弱點，鄭風 揚之水、唐風 采芩、小雅 巧言、小雅 青蠅 幾首詩焦點放在讒人身上。讒人多舌，不顧正道公平，只為自己謀福利，滋生事端，其煽動人心之嘴臉在《詩經》裡流傳，至今仍歷歷在目。王充在《論衡》中說：「人中諸毒，一身死亡。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¹⁶足見讒言的可怕與危害。揚之水 勸告兄弟勿聽信流言蜚語，勿讓讒言讓彼此失和，傷了手足親情。采芩 勸世人不要聽信讒言，不從讒人過錯下筆，而是強調讒言之虛假、不可靠，要人「無信」、「無與」、「無從」，若眾人都能做到，則讒言也就無用，讒人徒勞無功自會消失。這亦可顯示詩人對小人是無可奈何的，所以只能勸告自己親近的人，勿信讒言，勿理會讒言。巧言 是憂讒憂謗的大夫諷刺幽王聽讒，詩從兩方下筆，先刺聽讒，再刺進讒言。讒人可惡，聽讒者不分是非更是愚昧。而青蠅 中具體以不斷到處播亂的蒼蠅比喻讒人，讓讀者不禁會心一笑。人性弱點透過詩的描寫，更顯出進讒者的自私自利；聽讒者上的昏昧無知，其害人害己的失當行為，讓周朝政治陷入黑暗混亂。

今日我們若說某人是小氣鬼，就是譏笑他過於節儉，不捨得花用錢財或物品，不懂得享受生活。早在《詩經》時古人就已明白過儉並非美德，唐風 山有樞 諷刺儉嗇的人，守著滿屋財產器物，卻置之不用，彷彿守財奴似的。詩人嘲笑他不知善用資材，最後所有家產反被他人享有，而自己彷彿窮民一般，辛勤終身卻不知享受物品，豈不可惜？

邶風 谷風、衛風 氓 均是棄婦心聲，在詩中娓娓道盡遭夫婿離棄的

¹⁶王充：《論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六八，子部，雜家類，頁271。

苦楚。二名婦人？家庭犧牲奉獻，無任何過失，只因丈夫喜新厭舊，被迫離去。

谷風 詩強調自己恪守「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之夫婦常道，透過今昔對比，指責丈夫負心忘情。氓 詩後悔自己一念之差，所託非人，以致不終。在悔誤中含有深重責備，彼蚩蚩來即我謀，現因己年老色衰背棄，其負情背德之罪實無可寬恕。這兩首詩可顯示先秦婦女地位卑賤，婚姻上無法自主，即使無任何過失，都有可能遭到丈夫任意出妻，讓人為其遭遇掬一把淚。而丈夫的卑劣行徑為喜新厭舊，毫無道德責任感，對於辛勤持家的另一伴，未能珍愛疼惜，在她為家庭犧牲奉獻時，未將她的付出放在心底。等到家中經濟狀況穩定時，反而棄之如敝屣，其自私自利的行為，著實讓人厭惡。

魏風 葛屨 寫貴族婦人姿態高，對待女僕褊心刻薄，在冬天裡還穿著夏天的鞋子，辛勤為女主人縫製新衣。可惡的是對待女僕褊心刻薄的她，在外卻一副溫婉謙讓模樣，讓詩人憤慨的作詩諷刺這種兩面態度的貴夫人。其缺失就是驕傲、目中無人、自以為是、虛偽做作，一首詩裡能表露出這麼多的人性弱點，不禁令人訝異詩人的筆法多巧妙精細。

衛風 芄蘭 諷刺貴族小子愛裝模作樣，愛擺架子，以為身上裝飾了觿、鞮，就是個成熟的人。不知重點不在身上配飾，而是內在成熟度。可惡的是他竟在此裝扮後就不理睬人了，那種驕傲、自以為是的個性，讓詩人不禁以「童子」譏刺他，要他自省，別再裝模作樣了。人性弱點中其中一項就是虛榮心，以為使用名牌、穿金戴銀，身分就異於常人，古人與今人均相同，在《詩經》出現的 芄蘭 一詩就是最好的例證。

耽於飲酒是一種缺點，喝酒過多容易誤事，亦損害身體健康，小雅 賓之初筵 諷刺周幽王，先寫彬彬有禮的飲宴，再寫醉酒時行為失態，胡言亂語、走路搖晃，失了禮儀沒了分寸，令人對耽溺飲酒者有一形象認識。人在正常情況下，尚能守禮自重，注意禮儀，因為失了禮儀會遭人譏笑。但一旦喝多了，受到酒精影響，就忘了一切，不小心顯露出內在原始本性，造成言行舉止失常，失去應有的禮節。

貪婪是人性的一大弱點，伐檀、碩鼠 中諷刺上位者的剝削，向人民不斷索取，讓人民受不了其貪婪的行為，忍不住發出怒吼之聲，詢問他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億、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特、鶉)兮？」；要他們「無食我黍」，逼得百姓要逃向他處，其貪婪豪取的行為，令人唾棄。

旄丘、清人 諷刺度量狹小之君臣，衛國君臣不肯伸手救援，鄭文公以一己之私處理國事，任由高克率軍屯於河上，耗費軍糧軍力。度量狹小之人，只以個人喜好行事，往往無法成就大事，因其無容人雅量，故遇事斤斤計較，人有小過則記之，念念不忘，久而久之便有齟齬，無法溝通相處。人還是得有容人雅量才好，度量狹小之弱點，應早去之以免影響生活。

第七章 《詩經》諷刺文學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第一節 諷諭文學觀念的形成

從《詩經》開始，建立了中國文學諷諭傳統，經過漢儒推波助瀾，《詩序》美刺論調，形成詩人創作時抱持「諷諭」的自我要求。因此後代詩文的主題幾乎不出《詩經》的範疇，舉凡政治敗壞、民生疾苦、棄婦悲情、征戍相思等，都出現在詩文裡。皮日休曾說：「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¹這種想法延續到今日，文人創作不單是抒發心境，強烈的使命感讓他們延續《詩經》裡關心時政、反映民生的精神。在各朝代的文學中，不論是詩、賦、小品文、小說均有許多諷刺性強的作品出現。

離騷 率先繼承《詩經》諷諭觀念，司馬遷描述 離騷 與《詩經》的關係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²班固在《漢書 藝文志》中，指出「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³荀子和屈原遭讒憂國，他們的作品具有諷刺的意味並具有古詩之義，此古詩指的就是《詩經》。爾後經過愛好 離騷 的漢武帝使淮南王作《離騷傳》，於是出現許多模擬騷體書寫心懷的作品，如王褒 九懷、東方朔 七諫 等。《後山詩話》說：「宋玉為 高唐賦 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⁴漢賦創作雖靡麗但仍「勸百諷一」、「寓諷於頌」，對君王進行委婉的勸諫。賈誼 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在此託古諷今，以秦覆亡之因，明責始皇不施仁義，暗諷漢朝君主應行仁政，與 大雅 板、蕩 等詩意相同。

尤其到東漢中後期，政治社會的腐敗，讓作家更是以賦體表現個人胸懷情趣，如 兩京賦 諷刺官員驕奢淫逸，刺世疾邪賦 揭露政治腐敗。漢魏時的樂府與《詩經》精神更是相同，以關切政治現實社會觀點來看詩，孤兒行、婦病行、十五從軍征、陌上桑 幾首顯示了生活疾苦、征戍 羈旅、官吏跋扈的

¹見羅聯添編：《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頁238。

²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頁983。

³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 藝文志第十》，卷三十，頁1756。

⁴陳師道：《後山詩話》，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303。

狀況，與《詩經》諷諭精神庶幾無別。古詩十九首 第十五首寫著：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患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對於吝嗇聚財的惜費加以嘲諷，認為為樂當及時，與 山有樞 情感相同。「患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方廷珪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⁵嘲諷之辭語氣尖銳，希冀患者能警醒勿執迷不悟。王夫之特別指出 古詩十九首 能繼承《詩經》的「興觀群怨」⁶。東漢末年建安時期曹丕等人繼承漢樂府反映民生的精神，寫出慷慨激昂 現實主義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瘡痍滿目的戰亂景象。曹操 蒿里行 寫董卓之亂造成的淒涼場面；王粲 七哀詩 寫出亂時婦人棄子的悲哀畫面，「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棄子原因在於「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戰爭導致百姓流離，哀鴻遍野。《文心雕龍 時序》說：「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⁷當時社會變化激烈，讓文人無法與世俗分離，抒發自我時亦表現出對時局的關切，雖然並未直陳刺意，但其悲憫百姓，勸喻國家澄清吏治，停止征戰殘害百姓目的是可想而知的。

雖然在魏晉六朝裡玄學清談盛行，文人學者對政治關注不高，對現實層面描寫不多，但詩歌諷諭的觀念仍在某些人的文學理論中出現。陸機《文賦》說：

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⁸

此一想法主張文學的社會作用，認為文章要能宣揚教化，改善救濟政治。劉勰《文心雕龍 情采》更直接說：「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⁹鍾嶸《詩品》將曹植、陸機等人列為上品，且將他們歸屬於源自於國風的派別，推崇《詩經》裡的國風、小雅為五言詩的源頭，認為詩歌要情兼雅怨，諷諭時不可過於峻切，傷了淵雅之致。¹⁰

⁵參見劉履等著、楊家駱主編：《古詩十九首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97年10月），頁50。

⁶王夫之說：「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為 古詩十九首 能然。」參見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1。

⁷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815。

⁸蕭統編：《昭明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287 總集類，頁178。

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00。

¹⁰關於鍾嶸《詩品》對《詩經》的評價，參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2、3、6、7、8。

唐人反對六朝唯美形式文學，發揚了諷諭比興精神，將詩重視創作技巧的觀念扭轉為文學創作的精神。韓愈提出文以載道，白居易強調詩歌實用價值，繼續肯定《詩經》的實用性，更進一步強調「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¹¹，注重詩「匡時輔政」的政治作用。因為他的推動，使諷諭文學的創作內化為詩人自覺的本能，詩人反映了他的所見所聞，接受了《詩經》諷諭的價值觀，當時許多文人的書信、序文裡都抱持著這種看法。¹² 如李頎的《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13

李頎為盛唐時著名的邊塞詩人，借用漢代樂府歌辭為題，寫征戍者生活之悲苦。「白日」二句寫軍中生活情形，「行人」二句寫邊區夜景，以巡更聲與描述公主遠嫁烏孫之琵琶曲聲，表現出戍守邊境的幽怨淒涼。「野營」二句渲染了邊區之環境，只見野營萬里，無城郭可依，而雨雪紛紛讓人視線不明。「胡雁」二句以景寫情，連生長於此的胡雁胡人，皆不堪忍受何況外來之征戍者？「聞道」二句以古諷今，想當年漢兵攻打大宛失利，漢武帝令人阻斷玉門關，今日班師無望，只能將性命付之於沙場。末二句感慨萬分，諷刺年年征戰的結果只見到蒲桃進獻漢家而已，諷刺意在言外。詩仙李白才氣縱橫，清人王琦認為李白「清平調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¹⁴陸時雍《詩鏡總論》說他「太白長於感興，遠於寄衷，本於十五國風為近。」¹⁵趙翼也說：「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¹⁶在在顯示李白與《詩經》關係密切，繼承《詩經》諷諭文學觀念。清人李兆元認為「三百篇中如『彼譖人者』，亦已太甚，乃『投畀豺虎，豺虎不食』等語，詈之何其甚也。然怒之當理，

¹¹白居易《新樂府之五〇 采詩官》，見羅聯添編《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頁173

¹²關於唐代諷諭美刺文學理論，可參考羅聯添編《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頁1-39。

¹³王啟興主編：《校編全唐詩》（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448。

¹⁴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9月），上冊，卷5，頁303。

¹⁵陸時雍：《詩鏡總論》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414。

¹⁶趙翼：《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頁3。

即怒詈亦不失溫厚，太白詩『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及『董龍更是何雞狗』等句，雖失怒詈，亦合《小雅·巷伯》之旨。¹⁷將李白詩句與《詩經》一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高適《燕歌行》所說的：「戰士陣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則對庸帥的錯誤領導，表達了萬分的憤慨，此與《鄭風·清人》有異曲同功之妙。白居易《賣炭翁》揭露黃門太監剝削百姓的惡劣行徑；《買花》詩「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寫貴族奢靡之陋習。杜牧《泊秦淮》一詩暗中諷刺了耽於享樂的官員：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18

建康城是六代都城，秦淮河流經其中，兩岸酒家林立，眾多貴族、官員士大夫也流連其中，樂不思蜀。此詩表面上說歌女無視於國勢衰弱，實則諷刺了在座中聽歌享樂，忘了國仇家恨的官員們。這些詩作與《魏風·葛屨》、《曹風·候人》主題相似，傳達了百姓居於下層的心聲與悲苦。或如《阿房宮賦》亦借彼喻此：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¹⁹

認為秦始皇驕奢荒淫，暴取民財、大興土木導致亡國，告誡唐敬宗不要為了自己的享樂而勞民傷財，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王維《息夫人》「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此詩有二種說法，均帶有諷刺意味。息夫人名息媯，是春秋時期息侯的夫人。楚文王聽聞其貌美動人，發兵滅掉息國。強占息媯後，息媯卻不與他交談，楚王詢問原因，息夫人說：「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²⁰詩前半二句猶如息夫人獨白，又像作者代受辱者申述幽憤，寫她對故國的眷戀與夫君的忠貞。第三句寫花開本令人愉悅，息夫人卻淚水滿臉，不與楚王說話。在此情景下「無言」形象便點出她的仇恨、創痛。此詩可說是諷刺楚王強佔人妻，造成女子終身痛苦不堪，與《邶風·新臺》相類。另一說法據唐孟棻《本事詩》載：

¹⁷裴斐、劉善良：《李白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027。

¹⁸杜牧：《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冊，頁517。

¹⁹杜牧：《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冊，頁9、10。

²⁰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上冊，頁237。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
一見矚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
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
十餘人，皆當時之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²¹

由此處記載所言，則此詩為託古諷今，用意在譏諷寧王強佔民妻，反映在位者的
驕橫無恥。

杜甫 石壕吏 寫出戰爭頻仍，動員許多男丁人力，連一老婦人都不放過的
誇張行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
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
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
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²²

全詩猶如獨白般並無任何評論，只透過婦人之言表達詩人想法，一方面描繪出官
兵的強暴，一方則表露出對戰爭犧牲眾多性命的滿。政府剝削民力如此，下民
如何自處？詩人只能透過詩歌表達悲憫之意，此與 碩鼠 詩旨相似，但悲哀程
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白石道人詩說》裡說的「詩有出於 風 者，出於 雅
者，出於 頌 者。屈宋之文， 風 出也；韓柳之詩， 雅 出也；杜子美獨能
兼之。」²³除此之外還有諷刺帝王貴族荒淫的詩，如杜甫 麗人行 ；寫苛政慘
狀的白居易 杜陵叟 ；到了晚唐時因為政治敗壞，出現大量諷刺詩、諷刺小品
文，如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人作品，均延續了《詩經》諷諭文學傳統。如皮
日休 賤貢士 ，諷刺君王喜愛珍寶卻不惜賢； 貪官怨 諷刺貪婪的官吏，橫徵
暴斂，說這些官員「毒者如雄虺」，或者 頌夷臣 詩中諷刺尸位素餐的昏官；
又如羅隱 帝幸蜀 諷刺君王重女色， 蜂 諷刺剝奪百姓成果的寄生蟲。曹鄴
棄婦 詩與 氓 、 谷風 如出一轍，描寫棄婦內心情緒起伏，：

嫁來未曾出，此去長別離。父母亦有家，羞言何以歸。此日年且少，事姑
常有儀。見多自成醜，不待顏色衰。何人不識寵，所嗟無自非。將欲告此

²¹孟榮《本事詩》，見丁仲佑《續歷代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上冊，頁12。

²²王啟興主編：《校編全唐詩》（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809。

²³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681。

意，四鄰已相疑。²⁴

棄婦滿腹的委屈不言而喻，令人為之心酸。「到了晚唐，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諷刺文學創作的自覺時代，是產生卓越的諷刺藝術家的時代。」²⁵這些詩與相隔數百年的《詩經》竟有相似的諷刺主題，足見詩人已把批評時政，諷刺上位者暴行當作是詩的功用，而不光是書寫心境而已。柳宗元有《乞巧文》、《罵尸蟲文》、《斬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孫文》、《逐畢方文》、《辨伏神文》、《愬螻文》、《哀溺文》、《招海賈文》等十篇騷體作品，亦以「諷諫」與「言志」為書寫中心，繼承《詩經》美刺諷諭傳統。他以隱微曲折的筆法書寫，正意反說，借題發揮，達到絃外之音的諷刺之妙。例如《乞巧文》中，柳宗元以七月初七夜晚看到女隸乞巧為由，從天孫織女乞巧一事寫起。先說自己「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彷彿自己為一無是處之人，實則以此反語寄託，藉此肯定自己擁有堅貞正直的操守，批評當世「變情循世」的風氣。接著描寫「巧夫」的形象：「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過。探心惡？，踊躍拘牽。」表面看似讚賞巧夫之「巧」，實則揭露陰險狡猾、阿諛奉承之人的劣行，藉此反諷士人不遇的現實，如此筆法讓文章婉轉含蓄不顯露。柳宗元在十騷作品中揭露社會與政治弊端，表達了他對當局政治強烈的諷刺，與《詩經》裡《魏風》《伐檀》、《小雅》《北山》、《巧言》等篇詩旨不謀而合。到明清時小說中以《儒林外史》諷刺技巧表現最為成熟，魯迅說：「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感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²⁶又說其中「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²⁷諷刺小說開啟了諷諭文學的另一天地，從短篇形式的詩歌到長篇小說，歷經文學形式的遞嬗，但諷諭、諷刺的要素卻一直存在於文學作品裡，讓諷諭文學從《詩經》開始源源不絕，激發出中國詩歌現實主義的火花。

第二節 多元諷刺寫作藝術的建立

徐澄宇《詩經學纂要》曾云：

²⁴王啟興主編：《校編全唐詩》（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073。

²⁵齊裕焜、陳惠琴：《鏡與劍——中國諷刺小說史略》（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46。

²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5月初版），頁230。

²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5月初版），頁234。

三百篇為千古詞章之淵海，亦千古詞章之總源，章學誠謂後世文章皆源於六藝，而多出於詩教。蓋後世各體文章，雖支分派衍，而甚少不以詩為之祖，匪獨均文已也。前乎三百篇者，雖間有佳什，然體制或未完整，韻調或未諧美，內容或未充實，情采或未周緻。求其體物賦形，觸景興懷，婉曲皆暢，清華朗潤者，三代以前，莫詩經若也。²⁸

《詩經》是所有文學之淵源，本文所研究的諷刺詩，不僅確立了諷諭文學的理論，讓後代詩歌一直都能體現諷諭精神，更讓詩歌在寫作藝術上，呈現多元的風貌。因為諷諭的對象是操生殺大權的君王或官員，故託諷於詩除了要達到箴諫功效外，還須求自保，是以詩人或目睹政治黑暗，當政者昏昧；或身受不白之冤，滿腔憤懣不吐不快，卻有所顧忌不敢明言直斥，詩人特託以委婉諷喻之筆法，藉以抒發內心豐沛之感觸。「主文譎諫」間，構成了《詩經》特有的寫作藝術，也影響了後代寫作技巧。

一、諷刺形象鮮明

《詩經》的諷刺詩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讓在位者心生警惕，知道施政的得失，符合採詩獻詩的作用。也讓下民有上達天聽的管道，洩導人情，降低人民心中的怨恨。其對後代文學的影響，以意象與技巧為主，尤其是意象部份，因為《詩經》的緣故，啟發了後代的文人思維，延續其意象特色。

詩歌講究含蓄蘊藉，崇尚中和之美，在情與事、理之間要諧和要託詞達意。尤其是諷刺詩，想要做到含蓄蘊藉而富有韻味，就得借助意象。劉勰《文心雕龍》裏說到：

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²⁹

劉勰所謂「神與物遊」，「神」就是「意」，「物」就是「象」，文人要成功馭文謀篇，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創作過程中，產生意象，讓情與物交融結合成「意象」，

²⁸徐澄宇：《詩經學纂要》（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40。

²⁹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515。

這點讓中國文學理論「意象」的概念形成。清人葉燮在《原詩》中說意象之妙，在「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³⁰，藉助意象讓虛實相成，有無互立。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提到：

意象經過作者的選擇和組合，達到意與象互相蘊涵和融合的狀態，它自然成為社會文化的審美載體，一種人文精神的現象。然而由於組成意象的物象來源不一，來自自然或社會，來自民俗或神話，來自作者直覺的靈感、或歷史文化的累積，他們所包含的音韻、味道和幻想形式是千差萬別的，它們所凝聚的文人趣味、世俗氣味或二者的交叉型態也互有差異，他們觸發讀者理解和聯想的方向也是千姿百態。³¹

意象是心物交融、主客合一的結果，詩人在創作過程中，營造個人的思維特質，從心理出發，選擇合適的物象，意與象結合，以具象的物表達抽象的情，造就暗示或象徵的聯想效果。如同《文心雕龍 物色》中所說：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擘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³²

詩人書寫萬象物色之時，將自身安置於感官知覺裡，讓內心與外在自然環境互相交流。因為意象給人的想像空間大，才讓人有更多的意念產生。《詩經》的三種基本的表現手法：賦比興，比興就占了三分之二，所謂「比興」就類似於意象方法。《詩經》以來的興觀群怨意識，讓許多動植物有了固定的意象，借以寄託詩人的心志。《詩經》的諷刺詩，大部分諷刺對象為在上位者，為了遠身避禍，構思必須更精巧。猶如司馬光所說：

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³³

透過言外之意的婉轉曲折，詩人能表達理想又能遠離罪刑。《詩法家數》也說：

古人凡欲諷諫，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於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託物陳

³⁰葉燮：《原詩 內篇下》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頁25。

³¹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313。

³²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845。

³³司馬光：《溫公續詩話》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277。

喻，以通其意。³⁴

詩人在詩中為了表達對人事物的厭惡鄙夷，常透過特殊物象傳神的比喻，或者善用自然界生物特性寫惡人行為。以下分成鳥獸、蟲魚等兩大類敘述其象徵意義。

(一) 鳥獸類

此類詩篇頗多，天空翱翔的鳥兒，給予詩人諸多聯想。激憤難平時，抬頭仰望天空，羨慕自在飛翔的鳥兒，渴望像鳥兒一樣逃離現狀；在外看見黑壓壓的烏鴉，詩人想起時政的敗壞、貪腐，黑暗的一面。眼所見鳥之外型，心所想其習性；耳聽其叫聲，心有所感，相由心生，物象的使用正表露了詩人的心境。

鴟梟，在 陳 墓門、大雅 瞻卬 中均提及。因為鴟梟的鳴叫聲單調粗啞，外體色以褐色系為主，夜間聽來甚不悅耳，有的甚至有恐嚇之勢。再加上流傳牠會「喜破鳥巢而食其子」，「從母索食而不允時，啄瞎母鳥之眼」，故素有惡名。藉由鴟梟的惡名來表達惡人的敗德行為，諷刺除惡不務盡者的軟弱，與褒姒亂政的惡行。《楚辭 怨思》「鴟梟並進而俱鳴兮，鳳凰飛而高翔」³⁵，說小人被進用而論議，賢者隱而深藏無所用。七諫 怨世「鴟梟既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³⁶均是以鴟梟為小人的象徵，說小人受到重用，而位居高官，賢者則被屏棄。到後世賈誼 弔屈原賦 裡說「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蘭茸尊顯兮，讒諛得志」³⁷，將無才的小人比為鴟梟，無才的不肖之徒靠著讒諛得志，享受尊貴，賢明的聖人卻無法立足，橫遭誣言。劉向《九嘆 憂苦》「葛藟蔓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³⁸，寫小人居高位，在王左右。王逸《楚辭章句》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³⁹，認為屈原依據《詩經》的「比興」法引類譬喻，延續了其託喻或象徵意義。曹植 贈白馬王彪：「鴟梟鳴衡轡，豺狼當路衢」⁴⁰，借鴟梟豺狼來比喻離間他們兄弟的小人；元朝張養浩 詠史詩 王莽「桃李原無松柏心，鴟梟強作鳳凰音；當時一切皆從古，底事阿衡用意深。」⁴¹將王莽說成

³⁴楊載：《詩法家數》，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733。

³⁵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頁408。

³⁶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頁400。

³⁷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注》（台北：西南書局，1978年），頁2。

³⁸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頁496。

³⁹《楚辭章句 離騷經章句》引自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頁3。

⁴⁰蕭統編：《昭明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287 總集類，頁255。

⁴¹張養浩：《歸田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三一，

是鴟梟，心存不軌卻假裝成鳳凰，託古改制以達到他的野心。康有為曾辱罵自己的弟子梁啟超，說他是「梁賊啟超」，作詩斥責：「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⁴²將他比喻為專食父母的鴟梟、梟獍，表達對他的憤怒；以上諸詩都繼承了《詩經》裡對於鴟梟為惡鳥，借比為小人或惡人的說法。

曹風 候人 中以鷓鴣諷刺在位者是尸位素餐的小人。鷓鴣這種鳥類據顏重威的說法，常棲停在堤岸或水上，悠閒的用喙梳理羽毛，用喙擠壓出體內的油脂，塗抹在羽毛上，下水後即可防水不沾濕。而牠們在湖中用嘴捕捉魚類，不像在灘地覓食的鴨類，故嘴很乾淨。⁴³將鷓鴣的特質作為詩中小人的惡行，諷刺他們穿著華麗衣服，享受豐厚俸祿，卻不勤於政事。本是鷓鴣的生活方式，卻被拿來諷刺在朝為官的人，足見詩人心中多不屑其行為。劉禹錫 為淮南杜相公謝賜春衣表：「在身不稱，恐招鷓翼之譏」⁴⁴，即運用此一意象的典故，怕人譏笑其不稱其職。

鄘風 鶉之奔奔 以鳥類鶉鴝婚制是一夫一妻，來諷刺衛國宮庭內婚配的混亂：公子頑與宣姜淫亂；衛宣姜本是太子伋的妻子，卻被衛宣公強佔，父親強佔子媳。人鳥相比顯出衛宮廷的淫亂與無禮。《幼學瓊林新注》裡談論做人道理亦說：「非類相從，不如鶉鴝；父子同牝，謂之聚麀。」⁴⁵也以鶉鴝作為對比，非類相從的行為不如禽獸。

烏鴉是中國人不喜愛的鳥類，因為其叫聲粗啞宏大，且性貪⁴⁶， 邶風 北風、小雅 正月、小雅 小弁 均提及。北風 裡以烏鴉寫政治人物惡劣本性，讓人民害怕急於逃避。正月 三、五章以人們厭惡的烏鴉停息何處，倒楣的事會發生在哪，當權的人又有誰可以辨認出烏鴉的雄雌幾句，指責上位者無法判斷謠言是非，讓詩人陷入困境。小弁 中則以為連烏鴉可自在飛翔，自己卻遭遇不幸，利用烏鴉不討喜的特質，點出詩人心中的不滿。烏鴉因其形象不美，在《詩經》裡就形成了「小人」、「庸夫」等意象。李白 烏棲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假借吳宮荒淫來諷刺唐玄宗沉湎聲色，迷戀楊妃。寫

集子部，別集類，頁 659。

⁴²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初版），頁 221。

⁴³顏重威：《詩經裡的鳥類》（台中：鄉宇文化事業，2004年9月），頁 62、63。

⁴⁴見董誥等編：《全唐文》（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卷 602，頁 6079。

⁴⁵胡雲富、李春梅、傅德林譯：《幼學瓊林新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 334。

著烏鴉棲息姑蘇臺上，和宮中美人西施醉態朦朧的剪影，暗示荒淫縱欲者的悲劇結局。張可久 折桂令 九日「回首天涯，一抹斜陽，數點寒鴉」，此曲為張可久寫年老思歸不得的心境，末幾句觸景生情。回首一生，只見黃昏時數點歸林的寒鴉紛飛，藉此述說自己一生無力與無成。而烏鴉紛飛意味著小人當道，讓詩人更增傷感。烏鴉的形象已從其外表、叫聲惹人不悅，提升到內在黑暗、卑劣的特質。儘管烏鴉尚有吉祥的徵兆⁴⁶，但從《詩經》而來的負面形象卻讓中國人印象深刻，因此每每聽到烏鴉啼叫國人就皺起眉頭，認為是壞兆頭。

老鼠這種生物極為卑劣，范處義《詩補傳》中說：「鼠，穿墉也，直穴壞而肆齒。」⁴⁷《爾雅翼》記載：「好自揚弄其鬚，禾稼成時，輒相率竊取，覆藏之以為冬儲。」⁴⁸均說明老鼠會嚙食農作物，竊取人民物品，甚至連衣物都可能遭到其啃食，令人十分頭痛。魏風 碩鼠、鄘風 相鼠、召南 行露 三篇均提及鼠，「碩鼠」比喻不勞而獲的在位者；「相鼠」比喻無禮之人；行露 用「鼠無牙」指有婦之夫對貞女之糾纏，將老鼠形象貶至最低。後代柳宗元著名的散文 永某氏之鼠，借鼠諷刺那些恃寵而驕、為所欲為、不可一世的人，說這些小人最終不會有好下場。唐朝末年，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曹鄴作了 官倉鼠 一詩：「官倉老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⁴⁹此詩諷刺耗費民資的貪官汙吏，以人鼠對話之嘻笑怒罵，諷刺君王殘民自肥。

《三國志 魏書》裡記載鮑勛曾說：「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⁵⁰將壞人比喻成老鼠，要將壞人集中一網打盡。劉向《說苑》：「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

⁴⁶王夫之《詩經稗疏》：「烏者孝鳥，王者以為瑞應，其以鴉鳴為凶者，乃近世流俗之妄，古人不以為忌。且北人喜烏惡鵲，南人喜鵲而惡烏，流俗且異，況於古今？」見王夫之《詩經稗疏》收入《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冊21，頁77。蕭春雷《文化生靈》裡也說：「古人認為烏鴉是慈烏、孝鳥，因為牠會反哺，母親年老飛不動，牠就反哺母親，所謂『母哺六十日，反哺六十日』。這樣一種孝鳥當然是吉祥鳥。晉成公綏 烏賦 稱烏鴉為祥禽、善禽和吉鳥，其序說他看到烏鴉跑來自家屋頂，吃了一驚，趕緊反省自己的品德，問道：『祥禽曷為而至哉？』其實，烏鴉來巢除了表彰房東的道德，有時還表示送來一筆財。元稹詩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白居易和其詩曰：『此烏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可致壽考，下可宜田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97-98。

⁴⁷范處義：《詩補傳》輯入《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冊5，頁35。

⁴⁸羅願撰：《爾雅翼》，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一六 經部，小學類，頁451。

⁴⁹清聖祖御定，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6866。

⁵⁰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卷12，頁251。

燻，何則？所託者然也。」⁵¹以鼠仰仗所處之地，全身遠禍，諷刺小人得勢完全靠身旁的上位者。《新唐書 五行志》：「龍朔元年十一月，洛州貓鼠同處。鼠隱伏象盜竊，貓職捕嚙，而反與鼠同，象司盜者廢職容姦。」⁵²也同樣運用鼠類是壞人的意象，比喻官吏失職，縱容壞人。大陸詩人傅智祥的新詩 碩鼠 沿用了 碩鼠 篇名，寫著：「爬到《詩經》的高度/ 一不改名/ 二不改姓。」⁵³寫碩鼠忝不知恥地「爬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還狂放宣稱：「我是碩鼠我怕誰！」諷刺當今地位較高的貪官，竟如此肆無忌憚！鼠儼然成了仗勢欺人的小人，只會倚靠人勢，令人厭惡。從《詩經》開始，中國文學裡的鼠輩均用在負面詞義，如成語中「狐鼠之徒」、「社鼠城狐」、「獐頭鼠目」，這些詞語不能說與《詩經》沉澱的意象無關。

（二）蟲魚類

小雅 青蠅 三章寫青蠅不斷播亂，藉以諷刺小人到處散播謠言，造謠滋事，此一生動的意象將小人令人嫌惡的嘴臉寫出。後代許多詩人均繼承其意象，最早從《楚辭》開始，九歎 怨思：「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偽質兮，晉驪姬之反情。」⁵⁴將自己深受小人誣陷的委屈之情寫出；三國魏 丁儀 厲志賦「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托」；曹植 贈白馬王彪「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⁵⁵；唐朝陳子昂 宴胡楚真禁所 詩：「人生固有命，天道信無言，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⁵⁶比喻讒人陷害忠良，遂使忠臣蒙冤，清白人格受損。李白 鞠歌行 也運用此詩典故：「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⁵⁷陳師道《後山詩話》記載：「徐有學官喜誅，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⁵⁸清人吳偉業 悲歌贈吳季子「詞賦翩翩眾莫比，白璧青蠅見排抵。」⁵⁹《後漢書 楊震傳》：「乃下詔策曰：『故

⁵¹ 羅少卿注譯：《新譯說苑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9年8月2版），頁351。

⁵²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冊3，頁882。

⁵³ 寒山石：微型諷刺詩 參考網路資料，網址：

<http://www.fengtipoeicclub.com/clm66/clm66-k051.html>

⁵⁴ 洪興祖撰：《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頁478。

⁵⁵ 蕭統編：《昭明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部287 總集類，頁255。

⁵⁶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7刷），第3冊，卷84，頁910。

⁵⁷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7刷），第5冊，卷163，頁1691。

⁵⁸ 陳師道：《後山詩話》，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307。

⁵⁹ 見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7年港1版），頁18。

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⁶⁰眾多詩人延續《詩經》中青蠅的意象，以青蠅象徵小人進讒言行徑，而青蠅其營營飛繞擾人之聲，正恰如小人般揮之不去。如此適切的傳神達意，令人不得不敬佩《詩經》意象的高超，從此以後以青蠅為愛進讒言的小人形象，深植人心。

大雅 桑柔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大雅 瞻卬 「蠹賊蠹疾，靡有夷屆」、大雅 召旻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以啃食農作物的害蟲，象徵昏奄詆毀的小人，外以害人，內又互相讒惡鬥爭，造成人民國家的困擾。唐太宗《帝範》中對進讒言的小人即沿襲《詩》的說法：「夫讒佞之徒，國之蠹賊也。」⁶¹《宋史》記載曹彥約勸諫理宗說：「願陛下倚忠直如蒼龜，去邪佞若蠹賊，其有沮撓讒言者，必加斥逐。」⁶²亦對蠹賊意象有相同的用法。

小雅 正月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詩以虺蜴為醜陋有毒之蟲，可憐當世之人遭此毒害，藉以說人民莫不逃避此一可怕黑暗的政局。政局之所以敗壞是因為小人作祟，蠱惑君王，擾亂國家。唐朝駱賓王 代徐敬業討武曌檄：「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⁶³說武則天有蜥蜴毒蛇般狠毒的心，與豺狼般貪狠殘暴的個性，殺害自己親人，「虺蜴」一詞就成為毒害他人的惡人形象。

李湘在《詩經名物意象》一書中，提出多項關於名物意象的看法，例如「魚」字與男女之情有關⁶⁴，如 齊風 敝笱 以捉魚捕魚比喻求偶；「薪」字與天神賜福、王家美政，以及婚娶之象有關⁶⁵，如 齊風 南山；「飢」、「食」字與男女情欲有關，如 陳風 株林 「乘我乘駒，朝食於株」⁶⁶。這些特定詞語意象使用，顯示了作者的巧思，不直說其行為，而以特定詞語表達其中深義，既委婉又留下較多想像空間，尤其在諷刺意念上更能有欲言又止、盡人皆知的貶責意。李元洛認為：

從詩人的創作過程來看，意象，是詩歌創作構思的核心，是詩的思維過程中主要的符號元素，對意象的融鑄貫串詩的形象思維的始終，具有關係到

⁶⁰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一，史部，正史類，頁 169。

⁶¹唐太宗撰：《帝範 去讒》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二，子部，儒家類，頁 604。

⁶²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十五》（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列傳 169，頁 12343。

⁶³見楊鴻銘：《歷代古文析評 唐宋之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8月初版2刷），頁 11。

⁶⁴李湘：《詩經名物意象》（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7月），頁 1。

⁶⁵李湘：《詩經名物意象》（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7月），頁 87。

⁶⁶李湘：《詩經名物意象》（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7月），頁 145。

一首詩的高下成敗的價值。⁶⁷

舊題白居易所撰的《金鍼詩格》也談到：

詩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理謂義理之理，頌美箴規之類是也。外意欲盡其象，象謂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蟲、魚、草、木之類是也。內外含蓄，方入詩格。」⁶⁸

說明「詩有內外意」，二意要含蓄。舉凡鳥獸蟲魚甚至是自然景物，都成了帶有諷刺特殊意義的詞語，目的在含蓄委婉，言盡意無窮，意在言外。蔡英俊認為：

某些特定的事物或景象，具有了某些固定的指涉意義範圍，因而一旦詩人或讀者在使用或面對某些字詞語相關的意象時，必然要接受這些定格化了的指涉意義的制約。也唯有經由這些具體事例的演示與成規化，理想審美典式中刻意營造的某些隱而未發的意旨，才得以有創作或詮釋的著落點。

⁶⁹

詩在有意無意間，透露出詩人的情意，有了《詩經》諷刺意象的開端，讓後世人對物象有了著落點。

詩人用物象傳達出特殊的情意，堆砌出《詩經》意象的世界，開啟了後代文學的典範與源頭。諷刺詩裡的鴟梟是惡人；烏鴉因為毛色黑所以是邪惡與黑暗；青蠅嗡嗡作響，到處覓食傳播病菌，與愛說讒言的小人行徑相同；老鼠嚙咬穀糧，食人作物，與貪官污吏相同。透過外型、生物特性、聲響，詩人隨著自己心境變化，將人類情感與自然型態特性結合，將自身遭遇投射到蟲魚鳥獸上，給予他們人性的意象，豐富了詩的意涵，構成了細膩具體的名物意象。

二、寫作技巧靈活

《詩經》的寫作技巧已為人所讚揚，賦比興筆法讓詩作變化無窮，或賦而比，或興而賦，借以寄託詩人的心志。詩人因為內在思想感情波動而作詩，內在的思想與感情源自於社會政治或自然景物，所以詩的內容與表現技巧與詩人所處的時代直接或間接產生關聯。周朝時期政治紛亂，諸侯國征戰不休，天災人禍不斷，社會階層流動，人文思想崛起，讓許多有志之士關切時政，正如劉勰《文心雕龍》

⁶⁷李元洛：《詩美學》（台北：東大書局，1990年2月），頁169。

⁶⁸王大鵬、張寶坤、田樹生等編選：《中國歷代詩話選》上冊，（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8月），頁62。

⁶⁹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美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4月初版），頁253。

所說：「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⁷⁰情在前，文在後，感情意念盈滿在詩人胸中，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詩歌作品就出現了。但對時政與執政者的不滿，不能直接表達，要掩飾憤慨不平，要收起心中的激憤，故要委婉含蓄，《詩經》諷刺詩留給後世的表現技巧就是由此而來。

(一)欲刺先揚

詩中對於所要諷刺的人、事、物，筆調先讚美最後再輕輕以一句關鍵句暗中譴責，這就是所謂的「欲刺先美」，以麗辭寫醜行，楊載《詩法家數》：

諷諫之詩要感事陳辭，忠厚懇惻。諷諭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觸物感傷，而無怨懟之詞。雖美實刺，此方為有益之言也。⁷¹

如 君子偕老 一詩的寫法，對後世的啟發頗多，像李白 宮中行樂詞 其二、清平調詞 與其詩意相同，表面似乎一片讚美之詞，實際上暗含諷刺。又如李商隱的 賈生 一詩：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詩人在前兩句表現文帝納賢的一面，才調無倫的賈誼遇上明主，彷彿如魚得水般。但第三句筆調轉變，「可憐」、「虛」掀開「賢臣遇明君」的假象，因為求賢之事竟是「不問蒼生問鬼神」，揭露事情原委，借以諷刺唐朝君王求仙而不理政事的荒謬。或如杜牧 題桃花夫人廟：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詩前面兩句表達出桃花夫人故國故君之思，以及失身的悲痛，彷彿悲憐她的際遇與堅貞。但第三句後轉而提及歌妓綠珠，委婉批評了桃花夫人比不上為石崇殉情墜樓的歌妓，責備桃花夫人苟且偷生。趙翼《甌北詩話》說：「以綠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見，而詞語蘊藉，不顯露譏訕，尤得風人之旨耳。」⁷²

許渾 經始皇墓：

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裡，路人惟拜漢文陵。本詠秦始皇卻以漢文帝昭陵受崇敬作結，形成仁與暴的對比，刺在言外。⁷³方東樹以為杜甫 麗人行 意本 君子偕老，但「諷刺意較顯」⁷⁴，賀貽孫在《詩

⁷⁰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頁600。

⁷¹楊載：《詩法家數》，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733

⁷²趙翼：《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頁164。

⁷³引自杜松柏：《詩與詩學》（台北：五南出版社，1998年），頁308。

⁷⁴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5年），頁257。

筏》中說道：

楊升庵譏少陵 麗人行 云：「《詩》刺淫亂，第曰『誰誰鳴雁，旭日始旦』而已，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蓋謂少陵無含蓄耳。王元美駁之云：「彼所稱者，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必盡含蓄也。」元美辨則辨矣，而未盡也。就「誰誰鳴雁」本章言之，雉鳴求其牡，非比興乎，何嘗含蓄？且鄭、衛刺淫，至於「期我桑中」、「車來賄遷」等語，皆無含蓄。姑不必盡舉，即如同一刺衛宣姜也，有直陳者，新臺 之篇所云「燕婉之求，籛蔭不殄」，牆茨 之篇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鶉奔 之篇所謂「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是已。有隱諷者，君子偕老 一篇，但述其象翟之盛，鬢髮之美，眉額之皙，至於「胡天胡地」，而猶未已；且綴以「蒙彼綉絺，是繼祥也」，則并其褻衣之纖媚而形容之，而以「邦之媛也」四字結之。羨美中有憐惜慨歎，愛莫能助之意，略無一語及其淫亂。少陵 麗人行 ，全從此詩得之。首贊其態濃意遠，肌理細膩，乃至頭上背後足下種種殊妙，富貴氣燄，無不動人，而「青鳥飛去銜紅巾」，則與「蒙彼綉絺」語同一生動矣。惟 君子偕老 篇首章微露「子之不淑」四字，而後章不復補綴。少陵則末語微露「慎莫近前丞相嗔」七字，而前此全不指破，手法微換耳。彼其意以為如此人，如此事，與其直指其穢，徒令人鄙，不若悉舉其美，乃令人恨也。從來美人失身，才子從逆，千古以後，供人唾罵，必甚於他人。如讀漢史至劉子駿陳符命，華子魚弑國后，每令人擲卷而起，以為在他人不足恨，以劉子駿、華子魚為之，則深可恨也。蓋以憐才慕色之誠，迫為嫉惡，其嫉惡更深，所以反覆歎美如此。其用意倍苦，而其刺淫倍刻矣。蓋嘲笑甚於罵詈，而憐惜尤甚於嘲笑也。吾方謂少陵含蓄太深，不為 牆茨 、 新臺 而為 君子偕老 ，用修乃謂其不肯含蓄乎？若其所論《毛詩》舛謬處，則人人知之矣。⁷⁵

認為杜甫採用了與 君子偕老 相同的筆調，欲刺先美諷之更深。或如韓愈 古風：

今日何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

⁷⁵ 賀貽孫：《詩筏》，收入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65-167。

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⁷⁶

本詩反映安史亂後，各地藩鎮擁兵自重，賦役煩苛的情形，詩裡卻說「今日何不樂？幸時不用兵。」苦中作樂一番，正言若反，委婉而含諷。胡渭云：「本譏賦役之困，民無所逃，卻言時不用兵，正宜甘食好衣，相與為樂。辭彌婉而意彌痛，山樞、萋楚之遺音也。」⁷⁷程學恂亦云：「此等詩，直與《三百篇》一氣。」⁷⁸都說明了此詩在內涵與寫作技巧方面源於《詩經》。

(二)章句題材特殊

《詩經》裡有些詩句帶給後世詩人諸多啟發，在句子上承接其寫法，或改採別的物象使用，但本質是相同的。如謝榛《四溟詩話》：「子美『明霞高可餐』，即『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之意。」⁷⁹杜甫窮困潦倒，在《空囊》一詩中說自己只得餐霞食柏，權且充饑，但實有言外之意。明霞翠柏均是不可食用之物，以此為食分明是刻意所為，襲用了《大東》一詩的詩意。王夫之在《薑齋詩話》認為：「『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俗筆必於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⁸⁰又說：「『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三語與上一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開蜀北門，上皇車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用之。蓋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⁸¹

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對《詩經》曾有「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⁸²之語，不論在詩文的內容或章法方面，都有取材襲用，例如《東方半明》援用《詩經》齊風《東方未明》題材而作：

東方半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
殘月暉暉，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⁸³

⁷⁶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一，頁24。

⁷⁷見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一，頁24、25。

⁷⁸程學恂：《韓詩臆說》（台北：商務印書館，1960年7月），卷一，頁3。

⁷⁹謝榛：《四溟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73。

⁸⁰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3。

⁸¹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4。

⁸²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五，頁527。

⁸³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二，頁254。

此詩寫作的背景為貞元二十一年，順宗使太子監國時所作。當時順宗寢疾，皇太子李純雖然尚未繼位，但已為海內眾人所屬心，故以「東方半明」喻之。以大星沒喻順宗晏駕，以太白喻韋執誼，以殘月喻王叔文，兩人進行改革不久，後王叔文母死回家守喪，順宗被迫讓位給太子，李純即位後打擊改革派的王叔文等人，故曰「同光共影須與期」，諷王叔文他們時勢已去，更相猜疑諸人。末尾四句改變句式，看似枯淡，實有豐富之涵意在其中，陳沆《詩比興箋》云：「末語危之快之，亦憫其愚也。」⁸⁴又謂：「此與 三星行 ，皆出於 小雅·大東 之詩。」

⁸⁵錢鍾書《管錐編》評點 山有樞 一詩，認為：

張衡 西京賦 『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愉』，即敷陳詩旨。 杜甫 草堂 云：『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白居易 有感 之三：『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皆此意。⁸⁶

諸多後代文人亦以此為題，張衡諷刺君王貴族過於享樂，倚靠人民過活；杜甫、白居易則勉人及時行樂，勿過於吝嗇。除此之外《管錐編》對於 大東 一詩中「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的諷刺筆法，提出更多遙承其法的作品，約略有四、五十篇⁸⁷。方東樹《昭昧詹言》亦認為古詩十九首裡 明月皎月光 一詩「後半奇麗，從 大東 來。初以起處不過即時即目以起興耳，至『南箕北斗』句，方知『眾星』句之妙。」⁸⁸ 小雅 北山 末尾運用對比手法，連用十二個「或」字，揭露大夫與士的差別待遇，韓愈長篇五言古詩 南山 ，其中有兩段借用了此筆法，一段運用十九個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連用三十個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兩句一對比⁸⁹，雖過度鋪陳繁複，但明顯借鑑於 北山 的句法。或者曹丕的作品中直接化用《詩經》的句子，如 短歌行 「靡瞻靡恃」是從 小雅 小弁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句和 小雅 蓼

⁸⁴陳沆：《詩比興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9月），卷四，頁450。

⁸⁵陳沆：《詩比興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9月），卷四，頁450。三星行 一詩全文：「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659。

⁸⁶見錢鍾書：《管錐編》（一）（台北：書林出版社，1990年），頁120。

⁸⁷見錢鍾書：《管錐編》（一）（台北：書林出版社，1990年），頁153-155。

⁸⁸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5年），頁57。

⁸⁹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四，頁432-435。

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句融合而成⁹⁰，顯示《詩經》對曹丕的影響深遠。

李白四言古詩 雪讒詩贈友人 更遠承《詩經》句子，直接辱罵楊貴妃，詩寫著：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嘗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頑醜。月出致譏，貽愧皓首。感悟遂晚，事往日遷。白璧何辜，青蠅屢前。？輕折軸，下沈黃泉。？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鮮。洪燄爍山，發自纖煙。蒼波蕩日，起於微涓。交亂四國，播於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予之貞堅。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鵠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織羅。積毀銷金，沈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予何。妲己滅紂，褒女惑周。天維蕩覆，職此之由。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蠓螋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辭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子野善聽，離婁至明。神靡遁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庶昭忠誠。

「青蠅屢前」、「萋斐暗成，貝錦粲然」、「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鵠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簡直與《詩經》同出一轍，足見詩仙李白深受《詩經》啟迪，以《詩》為學習對象。

除此之外，《詩經》常用重章複沓寫法，重複疊詠諷刺，只稍微更改數字，如 碩鼠、 敝笱 等，造成詩句連綿，一層深似一層，看似無關緊要，但諷刺之意卻在疊嘆中加深，《詩鏡總論》說：

三百篇每章無多言。每有一章而三四章疊用者，詩人之妙在一歎三詠。其意已傳，不必言之繁而緒之紛也。故曰：『詩可以興。』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其獻笑而悅，獻涕而悲者，情也；聞金鼓而壯，聞絲竹而幽者，聲之韻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韻欲其長也，二言足以盡詩道矣。 夫優柔悱惻，詩教也，取其足以感人已矣。⁹¹

後世詩人寫詩，雖非三章複沓但以類疊方法出現，作用一樣，例如韓愈 青青水中蒲三首：

⁹⁰傅亞庶：《三曹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389。

⁹¹陸時雍：《詩鏡總論》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415。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常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⁹²

陳沆評此詩說：「首章『君』，謂魚也，『我』，蒲自謂也。次章「相隨我不如」，言蒲不如浮萍之相隨也。此公寄內而代為內人懷己之詞。」⁹³本詩共分三章，韓愈以妻子口氣，代擬懷念之辭。詩中以比興手法，反覆詠歎；三章之起句，或以比起或以興起，模擬了《詩經》的複沓章法。朱彝尊說：「篇法祖《毛詩》。」⁹⁴又如現代詩人非馬《端午》一詩：

照例/一隻隻龍舟/爭先恐後/出去
照例/一隻隻龍舟/垂頭喪氣/回來
找遍了/所有的大江小河/湖沼溝渠/找遍了那水花一濺後/一下子便過去了
兩千多年/且看樣子還會綿綿下去的/時間之流/就是不見蹤影
或許/我們該/循江入海/或許/我們並不真的知道/屈原的模樣⁹⁵

詩人由端午節時龍舟競賽引發感嘆，認為端午節時划龍舟是為了紀念、尋找屈原，但現今只成為例行公事，屈原的愛國精神、高尚情操已不復見。現代人對此活動並非表示對屈原的尊重與景仰，甚至有人是盲目、麻木，不認識屈原。詩人一、二小節透過重章複沓筆法，諷刺划龍舟的活動流於形式，無實質意義。還有《通貨膨脹》一詩亦採類疊複沓：

一把鈔票/從前可買/一個笑，
一把鈔票/現在可買/不止/一個笑⁹⁶

從前一把鈔票買一個笑，現在兩把鈔票才能買一個笑，詩歌暗諷經濟的膨脹速度過快，以及買笑與賣笑涉及社會道德淪喪問題，簡潔而幽默的文字蘊含著對社會現象的諷刺。

由此可知《詩經》的諷刺詩給許多詩人在創作句法章法上有所啟發。

⁹²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五，頁22、23。

⁹³參見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五，頁23。

⁹⁴參見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卷五，頁23。

⁹⁵參見劉強：《吉祥鳥——談非馬的諷刺詩》收入《笠詩刊》（1999年10月），213期，頁112-131。

⁹⁶鄭明編：《混聲合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2年），頁20。

(三)雙關隱語

邶風 旄丘 末尾「裊如充耳」一句，雙關「充耳不聞」之意；秦風黃鳥「止於棘」、「止於桑」幾句諧音「急」、「喪」，渲染出緊迫、悲哀、淒苦的氛圍。後代許多詩均用此法諷刺暗示，主題蘊藏不露，吞吐之間帶有神秘感，更讓詩意多重，吟詠之間耐人尋味。如劉禹錫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全唐詩卷三百六十五)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盡淨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全唐詩卷三百六十五)

白居易因王叔文黨禍被貶謫出京，十年後被召回，第一首詩裡諷刺小人都是他離開後所進用，第二首則說種桃道士所種仙桃已無一在，所見均已荒蕪或是菜花，暗諷現今朝中人才拙劣，種桃道士指的是伍元衡等人，而自己雖遭貶謫仍因正直忠心，重新回到京師，兩首詩表面看是詠物記遊玄都觀所作，實則帶有雙關語意，意味深厚。

《晉書 愍懷太子傳》記載一首歌謠，關於晉惠帝皇后賈氏陷害太子的事。歌謠寫著：

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⁹⁷

詩裡用了雙關法，「南風」是賈氏的名字；「沙門」，則為太子的小名，一語雙關點出賈后得勢與太子遭受迫害。

又如曹植所作：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這首詩用燒豆桿烹煮豆子的現象，說明本是同根生的東西，卻殘害了另一方。「同根生」一詞雙關曹植與曹丕兄弟同根。

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⁹⁸

《竹坡詩話》裡所載的這首佚名作 戲題靈素畫像，亦以雙關之意，諷刺攀援富貴者。藉著描寫眼前景象，以景擬情再議論，意蘊深厚韻味無窮。

⁹⁷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二》(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列傳23，頁1460。

⁹⁸收入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壹)(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5月)，頁209。

(四)以少總多

鄜風 牆有茨 一詩用了以少總多的筆法，概括衛宮廷醜聞，只說「不可聞」卻涵括多少宮中羞於啟齒的荒淫事。 鶉之奔奔 亦以「人之無良」一句概括公子頑的醜陋行為，捨棄細節描寫改以四字總括。《文心雕龍 物色》「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即運用精簡的語言，抓住事物的情貌，將情感內容刻劃鮮明。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過華清宮絕句

杜牧的這首詩，上聯鋪寫本題，下聯回想當年，寫滾滾紅塵千里奔波，只為搏得美人開懷。韻取片段畫面，諷刺玄宗荒淫驕奢，寵愛美人的荒唐行徑，由小見大，足見其貪於享樂、醉生夢死，導致安史之亂，國家朝政遭宦官把持。借此諷刺晚唐皇帝，未能知所警惕，只恐重蹈覆轍。又如前文所提 賈生 一詩，亦擷取「不問蒼生問鬼神」一事，諷刺君王行事的荒唐，表面求賢，實則求神拜鬼忘了天下蒼生之苦。

李商隱 齊宮詞 一詩以一個小小的九子鈴，諷刺晚唐昏君忽視前車之鑑，仍昏庸荒淫誤了國事。詩云：

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
九子鈴小小一個，掛在宮裡裝飾，本微不足道，但李商隱卻從它身上看見南朝齊國滅亡，象徵帝王縱情享樂，以小見大，一葉知秋，以知今古，可謂神來之筆。

(五)藉古刺今

大雅 蕩 一詩假託文王指斥殷紂王以刺厲王，託古刺今手法，是詠史詩的濫觴。啟發後代在創作諷刺主題時，亦仿效此法為之。或者避禍，或者借著古代已發生過的相同史實而以此警惕。

陳子昂 題祀山烽樹贈喬十二侍御：

漢廷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這首詩主旨在諷刺唐朝用人不當，卻將時間拉到漢朝，明為悲憐喬侍御，刻意說成桓侍御。影射當時朝廷重用鑽營謀利的小人，輕視實際有功的沙場勇將。喬侍郎如同漢代的驄馬使，一生忠貞為朝廷付出，卻未被重用，末兩句「可憐」、「為誰」相互呼應，令人讀了無限悲思。

李賀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其一：

吳院曉蒼蒼，宮衣水濺黃。小鬢紅粉薄，騎馬珮珠長。路指臺城迴，羅薰

？褶香。行雲霑翠輦，今日似襄王。⁹⁹

李賀以此詩諷刺唐憲宗的荒唐行徑。藉著宮人清早隨從出遊，辛苦奔波來寫憲宗的沉湎於樂。結尾二句寫如同楚襄王夢會神女般，葉蔥奇注疏：「『今日』兩字很有深意，蓋譏諷當時皇帝的荒淫。」¹⁰⁰

杜牧 阿房宮賦 以秦朝的驕奢淫逸，終至暴興暴亡，告誡唐朝君王不要重蹈覆轍。王昌齡 長信秋詞 其中一首「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用漢朝班婕妤的故事，諷諭唐玄宗看不到忠臣美好本質，而誤信小人寵信佞臣。

《詩話總龜》裡記載：

僖宗幸蜀，詞人題於馬嵬驛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或云狄侍郎歸昌詩。同前《鑒戒錄》云是羅隱詩。¹⁰¹

「阿蠻」即「阿瞞」，是唐玄宗的小名。從前玄宗因避安史之亂而入蜀，在馬嵬坡縊殺楊貴妃以杜天下人之口。現在僖宗再次釀禍奔逃，但找不到代罪羔羊，羅隱故意讓已死的玄宗現身說法，諷刺帝王不要諉過於人。

李清照 烏江 一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¹⁰²用項羽不肯渡江，譏刺南宋君臣望風而逃；也用項羽寧死不屈，斥責南宋統治者苟且偷安，將詩人內心的情感淋漓盡致表現出來。

韓翃 寒食 詩中，後兩句：「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¹⁰³亦借古諷今，漢朝時仍沿襲寒食節禁火的習俗，須等到傍晚由宮中傳出蠟燭，輪流到王侯、百官家裡面點亮蠟燭，才表示不再禁火。五侯是漢桓帝時代的宦官，詩人借後漢宦官擅權的事，來諷喻今日唐室宦官的驕盛情形，漢宮亦暗指唐朝皇室。「輕煙散入五侯家」，將權勢富貴比作輕煙，輕煙散入五侯家就如同政權旁落在宦官手中一樣。

藉古刺今在於拉長時間距離，將作者與事件保持距離美感，空間一大，美感也由此產生。既能全身遠禍，亦將自身超脫物外，形成委婉含蓄的諷刺意味。

⁹⁹李賀撰、王琦注：《李賀詩注，李長吉歌詩彙解》（台北：世界書局，1996年7月），頁303。

¹⁰⁰李賀注、葉蔥奇疏注：《李賀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178。

¹⁰¹阮一閱撰：《詩話總龜》（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一），頁49。

¹⁰²王仲聞撰：《李清照集校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127。

¹⁰³王啟興主編：《校編全唐詩》（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048。

三、抒情得宜

人是感情的動物，在生理需求滿足後，還要兼顧心理需求，《禮記 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¹⁰⁴人與外界人事物的互動，在不同階段、環境會有不同的反應，而被觸動的情感需要發洩的出口，才能平衡調和內在心靈，猶如《詩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所說，情感發自於內在，諷諭詩歌的作者，或為自己憤恨宣洩；或為某些不平之事發聲，揭穿社會政治的不平，宣導諷諭教化。詩人適切的表達內在情緒，又能達到勸諭諷刺作用，抒情得宜。東漢末年時流傳著民間諷刺桓、靈二帝的童謠：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105

這種諷刺、批判，對當時顛倒是非的澆薄世風、政治生態，起了不容小覷的作用，對於人們不滿的心境更是一種抒發宣洩。

諷諭詩目的在抒發內在不平，並且使上位者曉諭以改進。《詩經》裡的諷諭詩，透過文字的張力適當的表現了百姓的愁怨悲怒，形塑出下層人民之困頓痛恨，斥責君王的昏庸、官吏的貪殘與驕奢蠻橫。楊載《詩法家數》：

諷諫之詩要感事陳辭，忠厚懇惻。諷諭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觸物感傷，而無怨對懟之詞。雖美實刺，此方為有益之言也。古人凡欲諷諫，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於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託物陳喻，以通其意。¹⁰⁶

「筆以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詩經》裡借物言志，取象隱喻，在細節、瑣碎事物中旁敲側擊，亦呈現了辛辣的嘲諷。

徐禎卿《談藝錄》裡提到《詩經》裡充滿多種不同感情：

氓 蚩 晨風 之悔歎，蟋蟀 山樞 之感慨，柏舟 終風 之憤懣，杕杜 葛藟 之憐恤，葛履 祈父 之譏訕，黃鳥 二子 之痛悼，小弁 何人斯 之怨誹，小宛 雞鳴 之戒惕，大東 何草不黃 之困疵，巷伯 鶉奔 之惡惡，北山 陟岵 之行役，伐

¹⁰⁴鄭玄注，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禮記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〇九 經部，禮類，頁463。

¹⁰⁵劉大杰：《中國文學史》(台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212。

¹⁰⁶楊載：《詩法家數》，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732。

檀 七月 之勤憫，棠棣 蓼莪 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氣辭。¹⁰⁷這麼多的感情，讓《詩經》成了中國詩歌以抒情為主的源頭。千百年來，時移世變，詩歌仍是情感抒發的最佳方式。《詩經》裡抒發情感方式有許多種，強烈不滿的情感或者直接宣洩，如 碩鼠、相鼠、巷伯 幾首詩，詩裡慷慨陳詞，直接發洩心中的積憤，激楚痛罵，毫不掩飾。王夫之說：「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¹⁰⁸清人吳國發說：「三百篇中，何嘗無痛罵不留餘地處？」¹⁰⁹白居易也說：「諷諭之詩長於激」¹¹⁰。有些詩則偏向於議論說理，如 節南山、小旻、民勞、板、桑柔 等，在一章一章中逐漸寫出詩人的悲憤與擔憂。

或者有些詩婉轉含蓄，不間接表露，如 北風、伐檀、新台、黃鳥，詩人透過寫景物的鋪陳，取身旁事物以寫內在心境，用了設問句法將心中的不滿間接表現出來。姜夔說：《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當以心會之。」¹¹¹楊載《詩法家數》裡論及五言古詩，亦繼承了《詩經》的寫作筆法：

五言古詩 或感古懷今，或傷人懷己，或瀟灑閒適。寫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悲懽含蓄而不傷，美刺婉曲而不露，要有三百篇之遺意方是。¹¹²

說《詩經》傳達情感時含蓄不傷，婉曲不露，而五言古詩的佳作就必須繼承《詩經》的抒情筆法。

《詩經》裡有些詩是「卒章顯其志」，在末尾才點出諷諭之意，如 清人、君子偕老，看似無意的鋪陳中，其實帶有深重的貶抑，委婉的諷刺了詩中要諷刺的對象，實踐溫柔敦厚「詩教」意旨。後代某些詩篇亦以此法抒寫，在前文已作說明。

真實的情感總耐人尋味，不論是用何種筆法抒發，都只為表達詩人的內心蘊藏的情感，諷諭詩雖多為激動憤慨之情，但因為詩人抒寫方式得宜，或直接辱罵

¹⁰⁷徐禎卿：《談藝錄》，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768。

¹⁰⁸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4。

¹⁰⁹吳國發：《說詩管蒯》，參見丁仲佑編《清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902。

¹¹⁰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見《四部叢刊正編》(0三六)，《元氏長慶集》卷五十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162。

¹¹¹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681。

¹¹²楊載：《詩法家數》，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頁731。

或拐彎抹角，讓人讀來反而別有韻味。而後代文人創作時亦能仿效《詩經》，抒情得宜，使讀者讀之為之動容，受其筆下所寫感情影響，與詩人同為一氣。

第三節 真善美理想人生的嚮往

不論是諷諭還是諷刺，基本上就是對人事物的不滿，甚至是一種貶抑、譴責的想法。但貶抑與譴責並不是最終目的，亞瑟·帕勒得在《何謂諷刺》中提到諷刺的兩種目的，一是特萊登(Dryden)的主張：「諷刺文的真實目的在於改正邪行。」¹¹³一是迪佛(Defoe)的主張：「諷刺文的目的是在於革新：縱使其作者並不認為改革已通盤停止，但他已著手工作了。」¹¹⁴所以諷刺文是有所圖的，它的目的在於改革、改正邪行、錯誤。它起源於現存社會中，對某人或某團體的不滿，對某種態度、生活習慣的不屑，卻無法改變，無計可施，只好以諷刺的形式表現。俄國巴赫金曾說：「在被譏笑的舊事物形象中，人民譏笑統治制度和它的壓迫方式；在新事物的形象中，人民寄託了自己最美好的夙願與追求。」¹¹⁵在諷刺的背後，人們懷抱著對現實理想的追求，對人生懷抱美好浪漫憧憬，因此對於現實人生的落差無法釋懷，就只好放在諷刺文中，以此改變風俗，推翻弊端，因此我們也可以對中國詩歌諷諭的源頭《詩經》這麼看待。前文曾提到黑格爾《美學》裡對諷刺的看法¹¹⁶，從他的看法中，我們看見：諷刺是因為詩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與精神，去反對與他理念不合的事物，可能帶著憤怒與痛恨，甚至鄙視。而高尚的道德情操，讓他看不慣現實世界裡的罪惡，勇敢的表現出他對世界的看法，揭穿腐朽、破敗的事物。我們可以說詩人是帶著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勇往直前。

以採詩、獻詩方式出現的詩，其目的不外乎端正政教人心，《毛詩序》中提及：「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¹¹⁷強調詩的教化作用，將屬於文學的詩與政治結合，追

¹¹³見亞瑟·帕勒得(Arthur Pollard)著，董崇選譯《何謂諷刺》，收入《西洋文學術語叢刊》(上)(台北：黎明出版社，1978年)，頁189。

¹¹⁴見亞瑟·帕勒得(Arthur Pollard)著，董崇選譯《何謂諷刺》，收入《西洋文學術語叢刊》(上)(台北：黎明出版社，1978年)，頁189。

¹¹⁵見俄國巴赫金(M.M. Bakhtin)著，曉河等譯《諷刺》，收入《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5。

¹¹⁶見第一章所錄，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第2冊，頁279。

¹¹⁷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六三 經部，詩類，頁116、119。

求更完美的境界，達到真善美。詩人抱持著社會責任感，積極干預政治，使作品中的諷刺主題被重視，其終極目的是希望藉著文學的力量，達到諷刺規箴的效果。周人認為人的行為能影響天的作為，若要上天賜福則要修德，即所謂「以德配天」，所有一切應符合道德、法規。在《詩》裡「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¹¹⁸都是有所目的而為，歐陽修《詩本義 本末論》也說：「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¹¹⁹詩歌發揮論功頌德、譏過刺詩，《詩》教美刺作用在此表現。詩反映人生求真求善求美的心境，而真善美的觀念，在春秋時期出現。《國語 楚語》裡楚國伍舉因「何為美」的問題與楚靈王發生爭論。伍舉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¹²⁰伍舉以為善就是美，此種美指的是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都有分寸、都無害，強調善與美之間的諧調，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¹²¹，又說 關雎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 八佾》），可見當時的善與美是相提並論的。因此讀《詩經》的詩，詩裡表現真摯的感情，加上「溫柔敦厚」的原則，正符合真善美的人生理想。

人應該真實面對自己，坦然面對一切，無所掩飾，因為虛偽的面具終究會被拆穿，一旦被揭穿反而讓自己陷入更糟的狀況，故追求真實亦是詩所表現的價值。如諷刺貴族外表本質不相稱的詩：召南 何彼禴矣、鄘風 君子偕老、衛風，芄蘭、曹風 候人，這些詩諷刺了內外有落差的貴族。除了是對貴族的諷刺外，更顯示人追求內在真誠的本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¹²²所謂真即是達到精誠，能夠做到誠實不欺，不媚上諂下、虛偽造假，要堅守正道，不隨波逐流，要以誠待人，不能口是心非。若不真誠則雖現情感仍無法使人信服。

¹¹⁸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49。

¹¹⁹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四 經部，詩類，頁290。

¹²⁰韋昭注：《國語 楚語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六四，史部，雜史類，頁154。

¹²¹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頁39。

¹²²黃錦鈺注譯：《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初版19刷），頁433、434。

何彼禮矣 中詩人對王姬擁有出色外貌卻無肅穆之德感到不妥，足見國人講究的是內外兼俱，若徒具外在即便家世雄厚、身份崇高，亦只惹來誹議與譏刺。芄蘭 一詩諷刺對方裝模作樣，認為其假裝大人的模樣十分可笑。外在妝扮其實是無法掩飾內在真實本性的，世人若以為有良好外貌或高貴妝扮即可博得欣賞與認同，就把人看得太膚淺。那位童子自以為穩重成熟，詩人以嘲諷訕笑的語氣對他做了價值論定。候人 則寫出人們對官員的期待，既在其位則要稱其職，真誠的做好該做的事。未料這些官員都是些小人，無德又無才，只憑著虛偽的阿諛手段成為「三百赤芾」，真正有才華的人卻「何戈與祿」，怎能不令詩人埋怨怨對？《論語注疏》中說：「《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¹²³從「思無邪」中肯定了詩的教化作用，強調詩能讓邪僻之事歸於正道，而不合公理正義之事有違求真的人生理想，更要提出以諷諫之。

人的存在除生理、物質、心理外，還有更高的層次：「向善之心」。《大學》裡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自身為出發點，向外擴展進而達到理想人格，形成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的境界。《詩經》裡詩人或者含蓄諷諭，或者強烈辱罵，均欲「以風刺上」，希冀聞者改善不當行為，屬於善的勸懲，如今日所說的「改過遷善」，例如 齊風 東方未明，明是指責君上起居無節，卻只說司夜之官不按規定發號命令，令眾官無所適從。上位者應以身做則，讓下位者效法，以維護法規秩序。 鄘風 鶉之奔奔 強烈諷刺衛國君王淫穢不倫之事，認為人有禮儀道德，不該做出有失德行之事，何況連禽鵲都有固定匹偶，那麼做出這種事，「人」的尊嚴置於何處呢？追求人之道德良知，即屬於善的部分。與此類相同的還有 齊風 載驅、 敝笱、 陳風 株林 等諷刺在位者荒淫無恥之詩。

詩大序 中說：「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¹²⁴善存於人的內在，人不該做出危害道德良知、傷害他人之事，荒淫的行為是品德上的折損，有愧於內在良知，於倫理不合，更有害於社會風俗。另外許多諷刺讒人的詩，說讒人造謠生事，愛撥弄是非，不良行為導致忠臣受害，國家因此政治混亂，如 唐風 采芣、 小雅 巧言、 巷伯、 青蠅。詩裡刻意塑造小人嚼舌的形象，或說其如貝錦、南箕，編織罪名陷人於罪；或說小人

¹²³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一八九，經部，四書類，頁541。

¹²⁴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六三 經部，詩類，頁119。

「巧言如簧」振之不停，或如青蠅盤旋，讒言未曾停歇。這些小人只為自身利益設想，殘害他人，其不善行為詩人對其憎惡萬分，透過這些詩篇亦可了解勸諭其改正缺失、向善的目標。除此之外即便是在詩裡直接破口大罵，亦是對其帶有求其善的心態，如沈德潛《說詩碎語》中對 巷伯 一詩「投畀豺虎」，惡毒辱罵有另一種見解：

巷伯 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¹²⁵

此說亦可說明詩裡追求善的理想。

美者好也，可求生活美好、人格美好、雖抽象卻具體，畢竟人憧憬一切美好事物，希望生活過得更好。美與真、善相聯繫，美以真為前提，「離開了自然界自身規律性的真，美就喪失了它的基礎和條件。」¹²⁶美要符合自然規律，情感真實，情感真實了才能再談到善與美。善是道德良知，無須外求，只須將本性展露。

《詩經》裡的詩人均以真誠之心，發揮「詩言志」功能，以詩陳志、作詩陳志，用以諷諭時政，企求社會臻於美好，尋求盡善盡美的境界。伍舉以為美是「無害於他」，正是由政治角度來看待「美」，認為君王不應以短視近利眼光處理國政。由此觀點來看《詩經》中隸屬於追求美的詩則有 陳風 墓門，詩旨諷刺除惡不務盡的君王，國有亂臣惡人，竟不趁早除去，反而任其發展。應預先防範除去，以免釀成禍害。國君不除之而後快，任其在城內逍遙，「胡為美？」再看 唐風 山有樞 一詩，詩人諷刺過儉之人，無法將財物合理運用，導致最後空無所有，眼看財物為他人所用，浪費了一生精力只被人訕笑是守財奴，又哪裡是美稱？美是一種生活態度，處事圓轉，無害於他，更無害於己，而儉嗇之人無法拋開身外之財，豈不令人嘆惋，故詩人刻意以「他人是愉」、「他人是保」、「他人入室」，一層比一層深的句子諷刺。

小雅 賓之初筵 對貴族言行為追求完美，古人飲酒如儀，不可隨便。平日進退謹守倫常分際，即便是飲酒也要溫恭守禮，不可造次，詩裡第三章開始寫著酒後失禮敗德的手舞足蹈、杯盤狼藉模樣，損傷了貴族形象，與前二章相比，調侃諷刺意味就濃厚了，彷彿譏刺貴族平日道貌岸然，未料酒過三巡，「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側弁之俄」，什麼都忘了，形象完全破滅。

¹²⁵沈德潛：《說詩碎語》見王夫之等撰《清詩話》（上）（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頁475。

¹²⁶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359。

鄘風 相鼠 諷刺無禮失儀者不如鼠輩，此詩有著極強的情感，直罵無禮之人還不如快死，彷彿曾遭受無禮之人的不善對待，讓他不可置信世上竟有這種無儀、無止、無禮之人，只好以卑賤之鼠相比。這暗示著詩人對人的要求是符合禮儀的，人從行為舉止上凸顯自己身為人的不同。人可透過教化學習，除去不當行為，使之完美，無害於他。孔子所說的「詩教」正指詩歌感發心志，涵養人的內在氣質，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就在《詩經》裡浮現，也影響了後世文學裡求真求善求美的理念：文學要情感真實，立意良善，措辭流暢優美。更甚者讓人嚮往真善美的生活，追求更好更美的未來，企盼能「止於至善」。從諷刺詩中，《詩經》的影響不僅在文學上，更甚者亦表現在人生道德理想上。

結論

本論文分別從《詩經》諷刺詩義界及形成背景、中國文學的諷諭傳統、諷刺詩的主題、諷刺詩的寫作特色、諷刺詩與周代社會、諷刺詩對後代文學的影響等方面，對《詩經》中的諷刺詩相關議題作全盤探討。全文先為《詩經》諷刺詩作界說，探討其形成背景，以及如何形成中國文學的諷諭傳統，並收集《詩經》中的諷刺詩篇，詳析其諷刺主題、寫作技巧、寫作特色等，進而考察《詩經》諷刺詩所反映的周代社會，以及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研究重心與成果大致表現在以下六方面，謹綜合前文探討分析，分別歸結研究成果如下：

一、《詩經》諷刺詩產生於動盪不安的社會

文學不能離開所處時代，一個時代的盛衰影響文學，亦處處呈現在文學作品中。《詩經》諷刺詩之所以出現，反映著當時政治社會的動盪不安，可從政治背景、宗法封建、文化背景三個窗口去考察。

政治背景中又可從周王朝與四方民族的關係、周宗室與諸侯國的關係、諸侯國之間的關係、諸侯國與週邊部族的關係幾個面向來看。因為周王室週邊部族蠻貊、狄人、犬戎、荊蠻等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不同，相處不免時有摩擦，日積月累下交相攻擊征戰。又諸侯國間或與周宗室有親戚關係，或國力較強常侵壓他國，甚至持有併吞中原、窺伺周王朝的野心，周宗室只得派人嚴加戍守各國，遠戍異地；諸侯國間互有兼併，先後混戰；諸侯國又與週邊部族數次對戰，長久以來不論是周王朝還是諸侯國都苦於戰事不斷，生活受到影響。軍士則遠戍征戰，思土懷鄉痛苦不安；百姓則難以安居，忍受剝削勞役之苦。再加上西周末年厲王、幽王的無道暴虐，百姓在長期的壓迫下，怨怒之情懸於胸口，無法不說，故諷刺政治之詩由是而生。

宗法封建是周朝穩固國家政權的策略，透過宗法封建規範了周宗室的權利與義務，各有不同的封地與軍力，從天子、公、卿大夫、士間，均得遵守封建宗法，不得逾越。享受權利的貴族不事生產，剝削民力，讓人民勞苦不安，於是諷刺上位者之詩由是生焉。

文化背景上，周公制禮作樂，形成禮制社會；土地實施井田制，百姓長期淪為貴族的奴隸；信仰上敬鬼神而遠之，強調人的作為，認為人的作為將影響天意。

整個社會為貴賤有差、長幼有序、男尊女卑，階級非常穩固。但後期封建制度解體，讓宗法制度無法維持，禮法亦在政治動蕩不安下崩解。部份上位者無法以身作則，或暴虐、荒淫無道，或行為放縱，巧取豪奪，讓擔負起所有勞役工作的下層階級無法忍受。有志之士在此種狀態下，見政治敗壞，天災連連，征役不斷，不得不發出怨忿之情，作詩以為諷諫。

由於政治、社會、文化上出現複雜問題，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下，詩人透過作詩來抒發心聲，形成以詩諫上的風氣，藉以改善政治、社會。

二、《詩經》諷刺詩形成中國文學諷諭傳統

采詩與獻詩是《詩經》詩篇的來源，其目的是為了了解政治施策恰當與否，將民間的心聲上達天聽，以此改善施政，故詩的出現與政治具有密切關係，在當時就已擔負起諷諫的功能。春秋外交應對上，每每引詩、賦詩言志，「不學詩無以言」，雖未必使用詩之原意，常有斷章取義之事，但卻注重以詩喻志的能力，更將詩與政治密切結合。孔子時以政教觀點說詩，以詩教育門下弟子，認為詩可以興、觀、群、怨，用之以事君事父，詩成了儒家弟子必學的功課。漢武帝獨尊儒術，造成漢代經學興盛，「可以怨」一句，孔安國、邢昺將它解釋為「刺上政」、「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認為具有由下而上的勸諭功能。《毛詩序》再將詩六義掛上美刺意義，把美刺比興變成《詩》的主要作用，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每首詩都成了帶有教化意味的作品，從此以後《詩經》裡的詩非美即刺，脫不了政治意涵，即便是頌美之詩，亦往往以美為刺。

由一開始的采詩、獻詩，到孔子將《詩》貼上「可以怨」的意涵，具有社會政治、道德教化的作用，再到《毛詩序》提出美刺比興，均認為詩與政治密切相關，將諷諭列為《詩》的重要作用，從此文學裡詩人創作時抱持「諷諭」理念，出現各種體裁作品，均關注民生疾苦，帶有諷諭作用，流露出深厚的政治意涵，包括屈原之《離騷》、漢代樂府、唐代白居易新樂府運動等等。這些作品延續《詩經》裡關注政治、反映現實的一面，以詩美刺政治，勸諭君王、改善時政，中國諷諭傳統由是漸漸形成。

三、《詩經》諷刺詩主題多以在位者為主，兼論及民情

統計《詩經》中的諷刺詩，數量將近五十首。其諷刺主題，可分為諷刺在位者與諷刺民情兩大類。其中諷刺在位者，又可細分為九小類，分別為：

- (一)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 (二)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 (三)刺在位者橫徵暴斂
- (四)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 (五)刺在位者尸位素餐
- (六)刺在位者度量狹小
- (七)刺在位者除惡不盡
- (八)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 (九)刺貴族之表裡不稱

此九小類均與統治階層相關，諷刺高高在上的君王、貴族行為偏差，造成百姓痛苦。因為國君的無道暴虐，橫徵暴斂，信讒斥賢，使國政淪為小人掌控，政治陷入混亂局勢。無道之君的貪婪愚昧，賞罰不平，讓忠臣憂心忡忡，眼見君王沉溺於安逸享樂中，國勢日益衰弱，卻無力挽救，遂發出沉痛之聲，此類詩篇包括 邶風 北風、齊風 東方未明、唐風 采芣、秦風 黃鳥、檜風 羔裘、小雅 正月、十月之交、菀柳、節南山、雨無正、小旻、小弁、巧言、巷伯、青蠅、大雅 民勞、板、蕩、瞻卬、召旻、桑柔 等。不僅政治混亂，部分上位者甚至言行荒唐無恥，宮廷醜聞不斷，影響國家形象，如衛宣公強佔子媳，齊襄公、文姜兄妹亂倫，陳靈公君臣三人同與夏姬私通。此種荒淫無恥的行為，國人無不知曉，詩人以 邶風 新臺、鄘風 牆有茨、鶉之奔奔、齊風 南山、載驅、敝笱、陳風 株林 等幾首詩諷刺其事。再加上某些官員尸位素餐，剝削民脂民膏，導致百姓更加勞苦，魏風 伐檀、碩鼠 記下這些劣行。其他或如 邶風 旄丘 道出黎國臣子的無奈與衛人的無情；鄭風 清人 刻劃文公公私不分，量小無以善用人材。魏風 葛屨 以女僕角度寫出貴族婦人苛刻無禮，態度高傲；召南 小星、邶風 式微、北門、小雅 北山 怨刺大夫役使不均，讓士人異常勞苦；小雅 賓之初筵 道出飲酒失德的醜態，這幾首詩諷刺貴族階級行為不當。陳風 墓門 則刺除惡不務盡者，任由他坐大，未事先防範，徒增困擾。

另一大類屬於諷刺民情詩篇，則以一般人為諷刺對象，包括 唐風 山有樞、

邶風 谷風、 衛風 氓 三首詩，吝嗇者、喜新厭舊者都被列入諷刺的對象。這些詩篇顯示《詩經》不僅關注政治民生，亦十分注重個人的品格，關注不良人格特質所表現於日常生活中的不當行為。透過這些諷刺詩反襯有禮、大度、重情義的可貴人性，希冀人能呈現完美品德，以達到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由此可知《詩經》亦是一部強調修身正己，內容豐富的待人處事哲學寶典。

四、《詩經》諷刺詩寫作特色鮮明

《詩經》裡的諷刺詩，根據撰者的研究將近五十首，雖不及《毛詩序》所言高達一百五十四首，但實具有許多寫作特色。諷刺主題主要與政治相關，對象多以上位者或統治階級為主，故其諷刺筆法皆經過詩人特殊安排，以巧妙呈現詩旨，借此全身遠禍，也因為如此，諷刺詩的寫作特色格外鮮明。筆者分析其寫作筆法，發現詩裡有許多鮮明的寫作特色，不管是賦筆鋪述或因事起興、觸景生情，均能巧妙地揭露上位者的不當行為。再加上運用大量修辭技巧，立即將刺意凸顯，讓詩中人物劣行完全畢露。有些詩純用賦筆描寫，如 齊風 載驅、 鄭風 清人 等，雖是直接鋪述描寫，寫其行為、裝飾、動作，無辱罵責備之語，卻達到詩人以畫面陳述的目的，委婉而含蓄的諷刺詩中人物。有些詩則以景物起興，讓詩的情意在景物的烘托下，更加悲淒或昂揚，如 秦風 黃鳥 以鳥叫「交交」聲起筆，襯出三良從死殉葬不如鳥的悲哀； 齊風 南山 以「南山崔崔」起興，襄公君王身分崇高卻做出低下行徑，諷刺意在言外。在修辭技巧上可分為七項，包括：

- (一)對比成諷，豐富內涵
- (二)比喻寄情，具象諷刺
- (三)呼告訴冤，加以嘲諷
- (四)巧為設問，誘人省思
- (五)雙關隱語，意味濃厚
- (六)反語諷刺，拉大反差
- (七)誇張鋪述，渲染強化

運用了這些修辭手法讓詩情感豐富多變，將諷刺意涵以不同樣貌展現，而不單只是鋪陳直述心中不滿，託物起興渲染氣氛。詩人除了在句子上變化，更在內容上作特殊安排，以增加諷刺意味，包括：

- (一) 虛實相生，刻意針砭
- (二) 藉古刺今，更增深痛
- (三) 以少總多，含蓄諷刺
- (四) 欲刺先美，意在末尾

四種筆法交相使用，與修辭法相互輝映，讓諷刺主題鮮明，意象清晰，凸顯出其諷刺對象的形象，讓這些政治人物的不良行為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諷刺的詩句一箭射的，譴責不善行徑之人。這些詩歌流傳至今，仍令人懾服於詩人的匠心獨具，精心安排。

五、《詩經》諷刺詩是周朝史實的反映

《詩經》諷刺詩不僅宣洩詩人不滿心志，更反映出當時的周代社會風貌，讓我們看到周代政治、社會、人民的信仰思維與生活狀態。從刺詩中首先了解周朝政治的敗壞，而敗壞的原因在於君王昏庸無道，任用讒邪之臣，斥逐賢臣，造成國政由小人掌權，再加少天災不斷，國勢日益下滑，忠臣無計可施，只能在詩中勸諫進言，希望國君能悔悟。

其次周人鑑於殷商滅亡之事件，了解「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明白人的表現可決定未來，除了天命外亦強調「敬德」，從敬天到修德，將天命觀與人結合，故周朝時天人思想已覺醒。諷刺詩裡所出現的責天罵天詩句，更顯示周人已有自我意識，不再認為天有至高權威，尤其當國君無道時，人民可遠離去之，無須守著殘暴之國，聽天由命的想法變了，改為對人為的認知，天命開始走向個體，有了自我命運的觀念。

再來是《詩經》裡的刺詩反映周朝時秦國有殉葬的劣習，以及王室有不倫之荒淫行為出現，顯示在當時周公雖已制禮作樂，規範個人行為，但仍無法約束周人行為、習俗。那些諷刺淫行的詩，不論是調侃語氣或直罵其不如禽鳥，均充分表露出詩人的憎厭、不滿。而人性弱點：自私、愛亂說話、吝嗇、褊心刻薄、喜新厭舊、裝模作樣、度量狹小等的醜陋行為，亦紀錄在《詩》裡，讓當時無德之人的醜態畢現，流傳至今日。可見《詩經》是一本生活記錄的詩歌，毫不掩飾人的陋習，注重言行表現，追求人格完美。

六、《詩經》諷刺詩影響後世文學的發展與創作寫作技巧

從《詩經》諷刺詩來看，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深遠，首先是諷諭文學觀念的形成，因為《詩經》的注重現實，關注政治民生，使後代文學亦將美刺諷諭作用視文學重要的精神。從 離騷、漢賦、古詩十九首到唐朝詩歌，均能體現《詩經》諷諭精神，以詩文反映政治不當之處，感受百姓之苦。

這些諷刺詩建立了多元諷刺寫作藝術，詩裡諷刺形象鮮明，以特殊物象傳神比喻，使用自然界生物特性描寫惡人行為，鳥獸蟲魚等各有其諷刺喻意，建立了物象概念，影響後世詩人創作時的名物意象觀，如以鼠類寫剝削者；青蠅寫讒人；虺蜴寫惡人。因為《詩經》寫作技巧靈活，包括欲刺先揚、句法章法特殊、雙關隱語、以少總多、藉古刺今等，諸多寫法讓後代詩人均以《詩經》為學習對象，延續或遙承其筆法，運用在詩篇創作上，使詩歌藝術臻於完美。《詩經》抒情得宜，不論詩人何種心境，均能怨而不怒的表達情意，又兼顧勸諭諷刺作用，完美的呈現詩旨。讓後世詩人亦模仿學習其筆法，或含蓄委婉，或直接表露，靈活的寫作技巧讓人讀詩時別具韻味。此外詩裡充滿對真善美人生理想的嚮往，以詩教化人心，感發心志，涵養氣質，訴求人格完美，影響後世詩歌文學，甚至於真實人生求真求善求美的理念。

雖然民國以來學者批評漢儒喜以美刺說《詩》，不符合詩人真正旨意，但經過本文的考察研究，《詩經》中的確存在許多反映政治、社會的諷刺詩篇，數量高達近五十首，約佔《詩經》總量的六分之一，這些諷刺詩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舉凡其所塑成的諷諭傳統，表現的諷刺主題，諷刺的寫作筆法等等，均已成為一種文學傳統與典範，值得加以重視，可惜後人對此關注不多，研究者亦未對此加以研究，造成美刺之說漸被駁斥，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引發更多學者深入的討論，讓更多人認識《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刺在言與不言之中。

參考書目

一、古籍

(一)詩經類

(東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三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宋)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宋)蘇轍：《詩集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宋)王質：《詩總聞》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宋)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宋)朱熹：《詩集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宋)嚴粲：《詩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宋)輔廣《詩童子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元)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元)劉玉汝：《詩續緒》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明)孫?：《批評詩經》，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1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明)戴君恩原本，陳繼揆補輯：《讀風臆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王夫之：《詩廣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牛運震：《詩志》，《空山堂文集》，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
- (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3刷。
- (清)胡承珙：《毛詩後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惠周惕：《詩說》收入《詩經要籍集成》第二十六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
-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魏源：《詩古微》中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崔述：《讀風偶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台北：中華書局，2006年2月。
-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吳闓生：《詩義會通》台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9月再版)
- (清)牟庭：《詩切》，收入夏傳才、董治安編：《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12月。
- (清)陸奎勳：《陸堂詩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二)經類

- (春秋)左丘明著，竹添光鴻箋：《左傳會箋》，台北：天工書局，1993年5月。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東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2版1刷。

(東漢)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晉)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

(三)史類

(南朝)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三國)韋昭注：《國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10月。

(四)子類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五)集類

(梁)蕭統編：《昭明文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六)其他

王夫之等撰：《清詩話》，台北：西南書局，1979年11月。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著：《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李賀注、葉蔥奇疏注：《李賀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港1版。
- 洪興祖：《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4月。
- 杜牧：《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趙翼：《甌北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4月。
- 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2刷。
-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9月初版4刷。

二、近代專書

(一)詩經類

- 王靜芝：《詩經通釋》，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1968年7月。
- 朱自清：《詩言志辨》，台北：五洲出版社，1964年。
- 朱守亮：《詩經評釋》，台北：學生書局，1984年。
- 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2月。
- 向熹：《詩經語言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刷。
- 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10月增訂2版。
- 李湘：《詩經名物意象》，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7月。
- 杜松柏：《詩與詩學》，台北：五南出版社，1998年。
- 吳宏一：《白話詩經》，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5月初版第2刷。
- 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年10月初版14刷。
- 周嘯天主編：《詩經鑑賞》，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1月。
- 高葆光：《詩經新評價》，台中：中央書局，1969年1月中1版。
- 高亨：《詩經今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2月。
-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台北：萬卷樓出版社，1993年初版。
- 夏傳才：《詩經語言藝術新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1月。
- 陳沆：《詩比興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0年9月。
- 陳子展：《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2刷。
- 程學恂：《韓詩臆說》，台北：商務印書館，1960年7月。
-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
- 楊合鳴、李中華：《詩經主題辨析》，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趙達夫等編：《詩經三百篇鑑賞辭典》，蘇州：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4月2刷。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8月5版。

蔣立甫：《詩經選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2版。

潘富俊著、呂勝由攝影：《詩經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6月

顏重威著、陳加盛攝影：《詩經裏的鳥類》，台中：鄉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9月。

(二)其他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

王仲聞撰：《李清照集校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王大鵬、張寶坤、田樹生等編選：《中國歷代詩話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8月。

王啟興主編：《校編全唐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

阮一閱撰：《詩話總龜》，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李元洛：《詩美學》，台北：東大書局，1990年2月。

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3月5版。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

徐復主編：《廣雅詁林》，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姚一葦：《藝術的奧秘》，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73年4版。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馬銀琴：《兩周詩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2月。

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程孟輝：《現代西方美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年。

黃永武：《中國詩學 鑑賞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8月1版3印。

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1999年3月。

黃錦鈺注譯：《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初版19刷。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武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葉嘉瑩：《迦陵談詩二集》，台北：東大書局，1985年2月。

楊義：《中國敘事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8月。

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美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4月。

劉熙載著、王氣中箋注：《藝概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劉大杰：《中國文學史》，台北：華正書局，1994年。

劉懷榮：《周漢詩學與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9月。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5月。

錢鍾書：《管錘編》，台北：書林出版社，1990年8月。

顏元叔主編：《西洋文學辭典》，台北：正中書局，1991年9月。

羅聯添編《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隋唐五代》，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

亞瑟 帕得勒(Arthur Pollard)著，董崇選譯《何謂諷刺》，收入《西洋文學術語叢刊》，台北：黎明出版社，1978年。

俄巴赫金(M.M. Baxtnh)著，曉河等譯 諷刺，收入《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教育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三、單篇論文、期刊：

林坤鎮：談詩經的諷刺詩與讚美詩，《國立空中大學共同科學報》第1期，1999年6月。

孫嘉鴻：詩經采詩說與中國諷諫傳統，《嘉南學報》第30期，2004年。

文航生：論二雅怨刺詩的創作動機，《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3期，2008年5月。

周東暉：二雅刺詩內容探討，《詩經國際學術研討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

周東暉：二雅刺詩內容再探，《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4年。

胡厚宣：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文物》第8期，(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4 年)。

胡楚生：詩序與詩教——從詩序內容看詩經之教化理想，《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 2002 年 11 月)

孫嘉鴻：詩經采詩說與中國諷諫傳統，《嘉南學報》第 30 期，2004 年。

施榆生：毛詩序與美刺說，《電大教學》第 5 期，1998 年。

梅運生：試論白居易的美刺與比說，《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1989 年 6 月。

彭昊：詩經諷刺詩與怨刺詩之區別及其特色，《長沙大學學報》第 14 卷第 3 期，2000 年 9 月。

黃翠芬：談齊風何必刺魯君，《東海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6 年 7 月。

傅麗英：詩經中的怨刺詩與傳統忠諫思想，《詩經國際學術研討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 年 6 月)。

傅兆寬：詩經國風中的怨刺詩，《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3 期，1985 年 7 月。

劉俊陽：論雅詩中的抒情詩與中國詩歌抒情傳統的形成，《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 2 期，2005 年。

劉素琴：也談詩經的怨刺詩，《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 卷第 7 期，2007 年 7 月。

四、學位論文

王淑麗：《詩經中倫理關係與詩教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朱我芯：《詩歌諷諭傳統與唐代新樂府研究》，東海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6 月。

陳文珍：《詩經三百篇結語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

傅含章：《晚唐傳奇集之諷刺類型研究》，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

劉幸怡：《晚唐諷刺詩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6 月。

附錄

本文諷刺詩一覽表

編號	類別	篇目	諷刺對象	諷刺主題
1	召南	小星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2	召南	何彼? 矣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表裏不稱
3	邶風	谷風	民情	刺喜新厭舊者
4	邶風	式微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5	邶風	旄丘	在位者	刺上位者度量狹小
6	邶風	北門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7	邶風	北風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8	邶風	新台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9	鄘風	牆有茨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10	鄘風	君子偕老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表裏不稱
11	鄘風	鶉之奔奔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12	鄘風	蝮蝥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13	鄘風	相鼠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14	衛風	氓	民情	刺喜新厭舊
15	衛風	芄蘭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表裏不稱
16	鄭風	清人	在位者	刺上位者度量狹小
17	齊風	東方未明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18	齊風	南山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19	齊風	敝笱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20	齊風	載驅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21	魏風	葛屨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22	魏風	伐檀	在位者	刺在位者尸位素餐
23	魏風	碩鼠	在位者	刺在位者橫徵暴斂
24	唐風	山有樞	民情	吝嗇
25	唐風	采芣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26	秦風	黃鳥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27	陳風	墓門	在位者	刺在位者除惡不盡
28	陳風	株林	在位者	刺在位者荒淫無恥
29	檜風	羔裘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30	曹風	候人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表裏不稱
31	小雅	節南山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32	小雅	正月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33	小雅	十月之交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34	小雅	雨無正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35	小雅	小旻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36	小雅	小弁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37	小雅	巧言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38	小雅	巷伯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39	小雅	大東	在位者	刺在位者橫徵暴斂
40	小雅	北山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41	小雅	青蠅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42	小雅	賓之初筵	在位者	刺貴族之行為不當
43	小雅	菀柳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44	大雅	民勞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45	大雅	板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46	大雅	蕩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47	大雅	桑柔	在位者	刺在位者信讒斥賢
48	大雅	瞻卬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
49	大雅	召旻	在位者	刺在位者暴虐無道